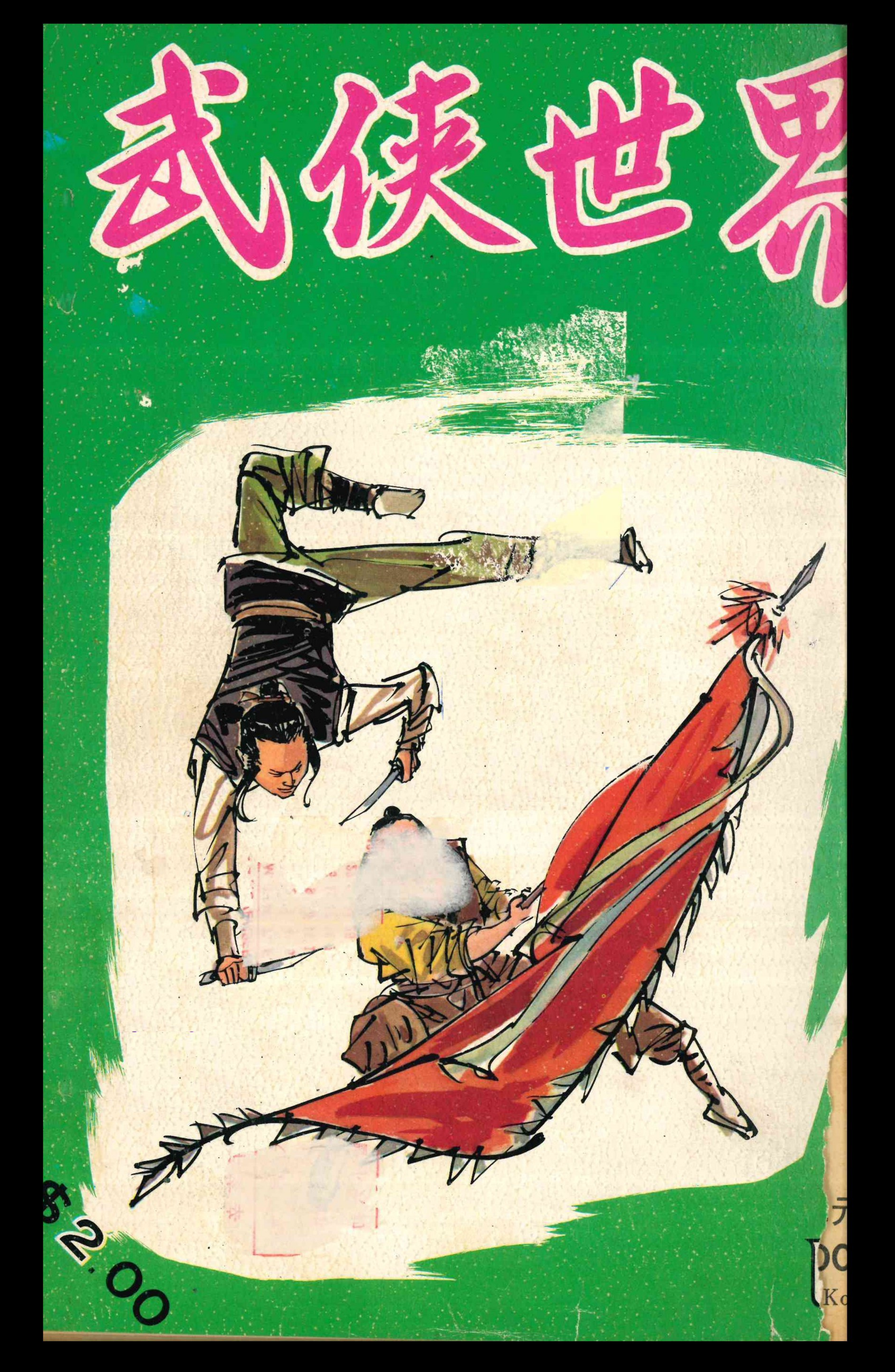


武俠世界
$2.00

· 特別介紹 ·



路見不平故事集：**瘋女相思** 淚客 · 著

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匹夫之勇也。路見不平，視若無睹，非眞君子也。路見不平，袖手旁觀，必遭天遣也。路見不平，趁火打刦，死有餘辜也。朋友：假如有一天你路見不平，你將採取什麼態度呢？請參閱是期本刊，便能令你有所適從！



督印人：羅輯
主編：羅斌
執行編輯：鄺光

出版者：武俠世界出版社
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
電話：四五六一二一（4線
承印者：環球印刷所

BOXING MAGAZINE
7-13 NEW ST. 2ND FL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澳連郵：半年港幣	$ 45.00
一年港幣	$ 88.00
外埠連郵：半年港幣	$ 51.00
一年港幣	$100.00

半年（26期）一年（52期）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軟新字409號
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
台灣發行所：
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棟二樓109號
電話：33625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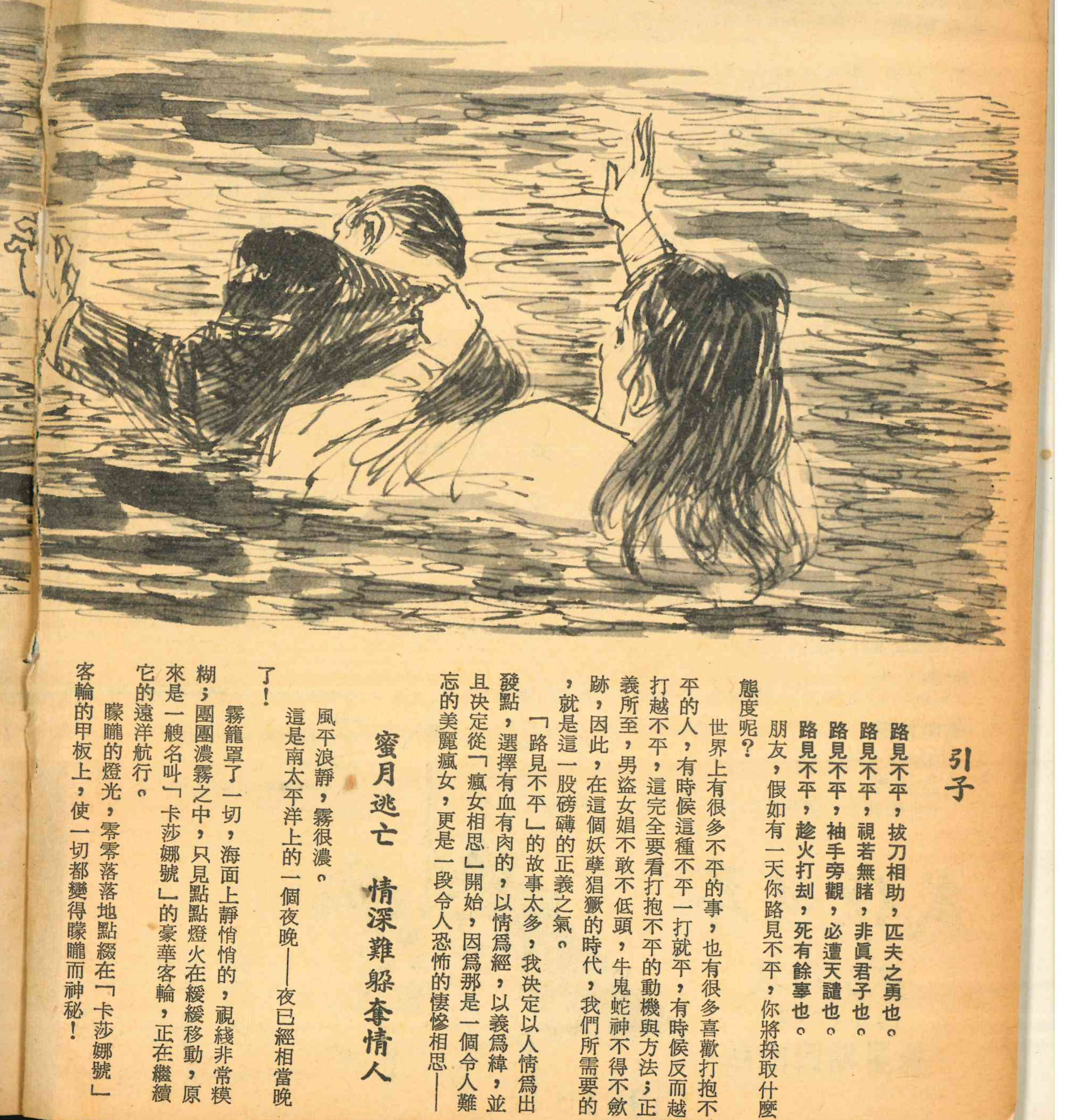
武俠世界
第607期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四出版

· 每册港幣二元
H.K. $2.00
Printed in Hong Kong

路見不平故事集

浪客・文
培新・圖

瘋女相思



引子

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匹夫之勇也。
路見不平，視若無睹，非眞君子也。
路見不平，袖手旁觀，必遭天譴也。
路見不平，趁火打刦，死有餘辜也。

朋友，假如有一天你路見不平，你將採取什麼態度呢？

世界上有很多不平的事，也有很多喜歡打抱不平的人，有時候這種不平一打就平，有時候反而越打越不平，這完全要看打抱不平的動機與方法；正義所至，男盜女娼不敢不低頭，牛鬼蛇神不得不斂跡，因此，在這個妖孽猖獗的時代，我們所需要的，就是這一股磅礴的正義之氣。

「路見不平」的故事太多，我決定以人情爲出發點，選擇有血有肉的，以情爲經，以義爲緯，並且決定從「瘋女相思」開始，因爲那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美麗瘋女，更是一段令人恐怖的悽慘相思——

蜜月逃亡　情深難躲奪情人

風平浪靜，霧很濃。

這是南太平洋上的一個夜晚——夜已經相當晚了！

霧籠罩了一切，海面上靜悄悄的，視綫非常模糊；團團濃霧之中，只見點點燈火在緩緩移動，原來是一艘名叫「卡莎娜號」的豪華客輪，正在繼續它的遠洋航行。

朦朧的燈光，零零落落地點綴在「卡莎娜號」客輪的甲板上，使一切都變得朦朧而神秘！

就在這朦朦朧朧的神秘氣氛之中，靠客輪尾部的右舷，有一個身材窈窕的少女，穿了一身很動人的白色迷你裝，長髮披肩，面向海洋，雙手輕扶欄杆，緊緊地依偎在一個青年人的懷裏，看起來那樣甜蜜，那樣幸福，然而她却是：花容含凄楚，美目淚欲滴，好像正在偷偷哭泣。

那青年很魁梧，一條筆挺的西裝褲，一件舒適的短袖運動衫，越發顯出他的健壯與洒脫；霧夜看海景，佳人懷中抱，應該是一種難得的艷福，然而他臉上只有憤怒，他眼裏只有仇恨之火，他默默地凝望着這一片沉悶的霧的世界，緊緊地擁抱着依偎在他懷裏的少女，好像怕濃霧把少女吞噬，又好像怕風浪把少女捲走——

「卡莎娜號」繼續在霧中向前摸索！

霧太濃，夜太深，甲板上只有他們兩個人！

他們是什麼人？是什麼關係？要到那裏去呢？

他們有緣同行，又能相偎相依，爲什麼沒有歡樂呢？

青年沉默良久，忽然低頭吻上少女的秀髮，並且痛苦憤恨感慨道：「唉，小蘭，妳說這算什麼蜜月？」

「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該愛你！」少女聽到青年的感慨，忽然轉身抱住青年表示歉意，芳心一酸，淚流滿面，又埋首在青年懷中哭訴道：「以前我不相信，現在我完全相信了，仲康，女人是禍水，一點都不錯，我就是禍水，我害得你好慘，你太慘了，嗚嗚嗚——」

少女忍不住內心悽楚，終於在青年懷中放聲痛哭！

她叫艾小蘭，今年十九歲，父母雙全，家境富裕，是個不肯輕易向命運低頭的少女；十六歲開始

談戀愛，一談就是三年，始終如一，深情不變，正式結婚還不滿一天！

她是出門渡蜜月的！

她的丈夫叫徐仲康，就是眼前這個沒有歡笑的青年！

徐仲康今年二十四歲，大學剛畢業不久，愛上艾小蘭，娶了艾小蘭，下午在法院裏公證結了婚，馬上就帶着艾小蘭搭上了「卡莎娜號」客輪；他想到很遠的地方去渡蜜月，越遠越好，最好永遠不要回家。

吻着艾小蘭的秀髮，聽着艾小蘭的哭聲，不由心如刀割，近乎哀求地抱緊艾小蘭狂叫道：「不要說了，小蘭，我求求妳，請妳不要再說了！」

「爲什麼不要說？我害得你父母被殺，我害得你家產被奪，我害得你無家可歸，你爲什麼還要和我結婚？爲什麼還不怕死？」艾小蘭邊哭邊喊。

「我什麼都不怕，我愛妳，我說過要和妳結婚，任何人都不能阻止！」徐仲康咬牙發誓。

「可是——」艾小蘭心亂如蔴。

「只要妳也愛我，我絕不後悔，這就是愛情的代價，如果我半途而廢，父母不是白白被殺，家產不是白白被霸佔了嗎？」徐仲康悽慘地叫着，終於淌下了眼淚。

「仲康，我對不起你！」

「這不是妳的錯，小蘭，我們已經很慘了，不能再失去彼此非愛不可的信心，想開一點，好好渡我們的蜜月吧！」

「這算是什麼蜜月？」艾小蘭忽然抬頭發出悲鳴。

「這怎麼不是蜜月呢？」徐仲康忍淚裝歡，想改變艾小蘭的心情，又指着面前的朦朧霧境溫和地安慰道：「妳看，夜多靜，霧多美，這不是一個很幸福的蜜月旅行嗎？」

「你心裏比我清楚，這不是蜜月旅行，這是逃亡，我們是在逃命；你被害得家破人亡，不但沒有機會報仇，連忍辱偷生的餘地都被剝奪了，你爲什麼不哭？爲什麼不放棄我？爲什麼還要自欺欺人來安慰我？」

徐仲康道：「因爲我愛妳，小蘭，我愛妳，妳不知道嗎？」

「我不配，我是禍水，我是禍水！」

艾小蘭突然衝出徐仲康的懷抱，獨自沿着船邊的欄杆，往前奔跑，又突然伸手抓住了欄杆，停住腳步——

她太痛苦！心碎，腸斷，都無法形容她此刻的心情！

她有足够的勇氣葬身海底來解除這份痛苦，但是她沒有勇氣讓徐仲康再失去她，因爲她更知道徐仲康一直都在深深地愛着她，在徐仲康孤獨無依、仇恨滿身的時候，她能離開徐仲康嗎？

徐仲康黯然站在霧中，茫然望着霧中的艾小蘭，似乎又想到了另一個永生難忘的夜晚——

那夜爲了逃避蔴通的追殺，他躲在海邊的椰子樹下，不敢進城；更不敢回家，因爲蔴通的爪牙，正在城裏搜索埋伏，揚言要結束他這一條倔强的性命。

他並不怕死，然而在父母之仇未報以前，他不願意再被蔴通奪去性命，所以他必須日夜不停地躲藏。

那夜像今夜一樣安靜，只是不像今夜這樣多霧，天上佈滿了烏雲。

他伏在椰子樹下的沙灘上，隨時注意着四周的動靜，不久，艾小蘭慌慌張張地跑來給他送麵包，怕他捱餓，怕他寂寞。

見到艾小蘭滿頭大汗，他先向四周望了一眼，斷定了沒有人跟踪以後，才感激而關心地，埋怨着說道：「小蘭，告訴妳不要再來找我，妳怎麼又來了？」

「你一個人躲在這裏，不吃東西怎麼行？」艾小蘭坐到徐仲康身旁，沒有責怪徐仲康不知好歹，只是忙着從紙袋裏拿出一隻麵包和一瓶可樂，體貼地催促着說：「快吃吧，你大概早就餓了。」

「我不餓！」

「仲康！」

「我眞的不餓！」

「一整天沒吃東西，怎麼會不餓？」

「小蘭，我已經對妳說過好幾次了，蔴通的目標只有我一個人，只要妳不和我見面，他就不會爲難你，妳爲什麼總是不肯聽我的話？」

「你願意我嫁給蔴通嗎？」艾小蘭有些生氣。

「我不願意再連累妳！」

「是我先連累了你，是因爲你一定要愛我，蔴通才向你父母下毒手的，你現在已經家破人亡，我能讓你一個人在這裏受苦捱餓嗎？」

「我不需要同情！」

「這是愛！」

「這是拿性命當兒戲！」

「我不怕，要死就死在一起，除非你已經不再愛我！」艾小蘭强調着自己的決心。

徐仲康痛苦地說：「不，我愛妳，小蘭，我永遠愛妳，只是——」

「仲康！」

艾小蘭沉痛地喊了一聲，緊緊地握着徐仲康的

手，好像緊緊地抓住了徐仲康的心，那樣懇切，那樣堅定，又那樣情深義重地請求着說：「不要再爲我的安全担心了，我們要用事實來向蔴通抗議，讓蔴通知道惡勢力不能摧毀眞正的愛情；仲康，我永遠都是你的，無論生死存亡，我都要和你在一起，你一定要答應我！」

「………。」

就這樣，徐仲康終於和艾小蘭勇敢地走進了法院，不顧一切地結成了夫妻——

這是一對人間最苦命的夫妻！

這件事發生在「大溪地」！

「大溪地」——這個位於南太平洋中的觀光樂園，這個對男人特別具有魅力的熱帶島嶼，你聽說過嗎？

徐仲康和艾小蘭都是在「大溪地」出生的華僑子女，生活很美滿，戀愛很幸福，只因爲一個無惡不做的蔴通，而使他們走上了悲慘的命運——

蔴通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？

嚴格說起來，蔴通並不是黑社會人物，然而他的作爲比黑社會人物還要毒辣，因爲他是「大溪地」土生土長的土人，祖宗八代都是大地主，擁有非常雄厚的惡勢力，平時作威作福，專門魚肉鄉民，連當地政府官吏都要讓他三分，人人都把他看成一個操縱生殺大權的土皇帝，他家裏妻妾無數，却又看中了艾小蘭。

他派人到艾家逼婚，叫艾小蘭準備嫁給他，艾小蘭的父母說艾小蘭已經決定嫁給徐仲康；他又派人到徐家提出警告，禁止徐仲康和艾小蘭結婚，結果徐家也拒絕了他的警告。

就這樣，他惱羞成怒，獸性大發，先派人到徐家縱火，把徐仲康的父母活活燒死，霸佔了徐家的產業，還要斬草除根，派出大批爪牙，到處追殺徐仲康，可見他是何等地惡劣，何等地混蛋了——

徐仲康沒有能力報仇，也知道自己拚不過這個爲非作歹的惡霸，但是心裏並沒有忘記這一筆血債；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他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，先使艾小蘭遠離危險，然後再回來找蔴通算帳，於是，當「卡莎娜號」經過「大溪地」的時候，他先買好了船票，在開船前一個小時，也就是今天下午，他和艾小蘭到法院公證結了婚，然後就隨着「卡莎娜號」的航程，開始了逃亡流浪的蜜月旅行……。

愛情的力量眞是不可思議！

在重重死亡的威脅之下，他們居然還能結爲夫妻，這種勇氣和毅力是值得歌頌的，然而這種悽慘的遭遇，更值得我們同情！

海面上的風浪漸漸大了，霧還是那樣濃！

無聊的海風，吹亂了艾小蘭的長髮，捲起了艾小蘭的迷你裙角，露出兩條修長而健美的玉腿，在起伏不定的海面上，在朦朧霧中，更增加了青春少女的風韻和魅力；難怪徐仲康愛她入骨，這麼可愛的一個美人兒，如果落入蔴通手中，豈不是太可惜了嗎？

甲板上沒有別人，她也懶得去管裙角被風吹得有多高！

吹吧，我的一切都是屬於仲康的，何必在他面前掩飾我的肌膚呢？最好能把我再吹進他的懷裏，或者把他吹到我的身邊，讓他盡情地愛我、撫我、慰我吧！

經過一陣痛苦的激動，艾小蘭的情緒逐漸平靜下來！

我已經是他的妻子，爲什麼不能帮助他快樂呢？爲什麼不能使他享受蜜月的幸福呢？

徐仲康慢慢走到艾小蘭的身旁，先替艾小蘭拉了拉被風捲起的裙角，又替艾小蘭整了整被風吹亂的長髮，然後把艾小蘭輕輕摟進懷裏，低頭吻着艾小蘭的面頰，語氣深沉地安慰着說：「小蘭，悲憤不能消解我們內心的仇恨，不管怎麼樣，我們總算遠離了那個魔鬼，現在已經得到安全和自由了，這是不幸中的大幸，我們應該滿足，應該盡量高興才對！」

「是的，我們應該滿足，應該高興了！」艾小蘭喃喃地重覆着徐仲康的話，知道徐仲康希望她能高興起來，於是又轉身投入徐仲康懷裏，像一隻依人的小鳥，柔順地用自己的面頰磨擦着徐仲康的胸膛，沉默了很久，忽然又抬頭望着徐仲康，抱住徐仲康問道：「仲康，我很高興能嫁給你，你眞的一點都不後悔嗎？」

「以後不准妳再問我這些話，我爲什麼要後悔？在悽慘的逃亡之中，有妳陪伴，有妳安慰，我還苛求什麼？」

「謝謝你對我說這些話，仲康，不要再把這次旅行想成逃亡，我們已經逃出蔴通的魔掌，我們是在渡蜜月，我們可以做一對最恩愛的夫妻，誰也不能拆散我們了，你說是嗎？仲康！」

「是的，我們要永遠在一起，誰也不能再把我們拆散！」

「仲康，自從我十六歲那年第一次遇見你，我就一直希望能嫁給你！」

「我也一樣，三年以來，我從來沒有再愛過第二個女孩子！」

「哦，仲康，你對我太好了，我總覺得像一場夢似的，我怕——」

「不要胡思亂想，小蘭，妳現在是我唯一的親

人，我很需要妳，我愛妳，我會永遠照顧妳的！」

「仲康，我會這樣幸福嗎？」

「會的，妳一定會幸福的，我——」

兩人相擁互訴心聲，由悲憤而惶恐，由委屈而辛酸，終於忍不住抱頭慟哭；就在這時候，身後突然傳來一陣刺耳的狂笑和冷語——

「呵呵呵，你們這是在表演『殉情記』嗎？」聲音過份刺耳，令人不寒而慄！

像一聲晴天霹靂，驚醒了這一對正在抱頭慟哭的新婚夫妻！

徐仲康不敢相信自己的命運會如此悽慘，當時心頭猛然一震，連忙下意識地把艾小蘭拉到船邊，自己擋在艾小蘭身前，才急速轉身，一看之下，不由面色蒼白，目射恨光，緊張而憤怒地暴喝道：「你想幹什麼？」

「來看看你們能逃到那裏去！」

語氣輕鬆而惡劣，態度狂妄而兇狠，霧中，甲板中央，離徐仲康約有一丈多遠的地方，站着一個五十左右的男人，長得肥頭大耳，穿得華麗高貴，嘴裏咬着雪茄，手裏拿着手槍，正向徐仲康表演各種陰險而得意的冷笑；不必多加介紹，這當然就是那個叫人恨之入骨的麻通——

麻通也上了「卡莎娜號」客輪，這是徐仲康和艾小蘭都沒想到的事！

艾小蘭躲在徐仲康身後發抖，提心吊胆，魂飛魄散，抱住徐仲康，又推開徐仲康，最後竟不顧一切地張開雙臂衝向麻通，並且心急如焚地叫着說：「我願意嫁給你，麻大爺，請你帶我走吧！」

「嘿嘿，眞够意思！」

麻通又是一陣仰天狂笑，右手持槍，左手攬住艾小蘭的纖腰，往懷裏緊緊一抱，吐掉嘴裏的雪茄，便粗野地吻上了艾小蘭的櫻唇——

陣陣烟臭令人欲嘔，艾小蘭含淚委屈求全！

怒海毀舟　紅顏義重抱仇身

徐仲康心碎恨生，雖然麻通手裏有槍，他仍認爲艾小蘭不必如此犧牲，他想衝上去和麻通拚命，又怕麻通先向艾小蘭猝下毒手，急躁矛盾之中，不由聲色俱厲地向艾小蘭責備道：「小蘭，妳——」

「我喜歡嫁給麻大爺，你還不快滾！」

艾小蘭向徐仲康痛罵一聲，立刻轉身抱住麻通，連麻通持槍的右手一起抱進懷裏，暗示徐仲康趁機逃命，可是——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徐仲康絕不肯獨自逃命，麻通也絕不肯輕易放過徐仲康！

霧越來越濃！風越來越急！浪越來越大！夜越來越深！船越搖越兇！

驚風駭浪，增加了甲板上的緊張氣氛！

麻通看穿了艾小蘭的企圖，頓時妒火中燒，醋勁大發，突然把艾小蘭甩向一旁，仍舊抓住艾小蘭的手腕，舉槍破口罵道：「臭婊子，既然喜歡嫁給我，就乖乖的在這裏等着陪我入洞房，讓我先幹掉這小子再和妳成婚。」

「你殺他，我就不嫁給你！」艾小蘭想和麻通攤牌。

「他媽的，妳有什麼資格和大爺談條件？」麻通把艾小蘭往身前一拉，一巴掌把艾小蘭打倒在甲板上，馬上又舉槍向徐仲康獰笑道：「小子，今夜就是你的死期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狗東西，我非殺掉你不可！」

狗急跳牆，人急懸樑，徐仲康忍不下這口氣，突然怒吼一聲，便含恨撲向麻通——

殺了父母，毀了家園，如今又來搶妻奪命！

天下還有公理嗎？好人還能生存嗎？難忍的仇恨衝破了他的理智防線，使他忽畧了麻通的手槍！

這實在太危險了！

只要麻通一開槍，他當場就要斃命！

麻通有恃無恐，冷笑舉槍向徐仲康慢慢瞄準！

艾小蘭見狀大驚，奮不顧身地由麻通背後猛撲而上，拉住麻通的右臂便咬。

「哎喲！」麻通大意被咬，痛叫失聲，手一鬆，鎗落地，失去了殺害徐仲康的機會；暴怒之餘，抓住艾小蘭的長髮便打，並且不停地大罵：「臭婊子，臭婊子！」

「住手！」徐仲康凄厲地叫了一聲，瘋狂地撲了上來，抱住麻通拚命一甩，把麻通和艾小蘭一起摔倒在甲板上，緊跟着又追上去騎到麻通身上，握緊拳頭咬緊牙關，往麻通肥頭大耳的臉上狠搗一頓，把麻通打得鼻青臉腫，却又被麻通摔倒——

這是因爲他缺乏經驗，沒有打到麻通的致命之處！

麻通年近五十，平時很少親自動手打架，手脚並不比徐仲康靈活；因此，摔倒徐仲康以後，馬上起身找手槍，還想一槍把徐仲康結束。

緊要關頭，船首忽然發出一聲巨响，三人同時驚住！

沒等想通是怎麼回事，便聽到船上的播音器緊急報告道：「各位旅客，各位旅客，『卡莎娜號』不幸觸礁正在下沉，請各位保持冷靜，我們——」

話沒說完，又是轟然一聲！

這一聲太可怕！

慘叫四起，火光四迸，「卡莎娜號」爆炸了！

誰也沒想到變化這樣大！

誰也沒來得及離船逃生！

頃刻之間，屍體滿天飛，海上一片紅！

「卡莎娜」已經支離破碎！

求救之聲此起彼落，造成了霧夜的海上浩刧！

徐仲康，艾小蘭，麻通，還在同一塊破碎的甲板上！

麻通已經拿到手槍，搖搖欲墜地站起身來，仍不知死活地舉槍向徐仲康發狠道：「臭小子，大爺先送你去見閻王，嘿嘿！」

「仲康，快逃，快逃！」艾小蘭又向麻通衝去，死死地抱住麻通，和麻通一起跌落海中，轉眼間便失去了踪影——

紅顏情義重，危急見眞心！

生死關頭，竟用自己的性命去搶救結婚不到一天的丈夫，這份情義再到那裏去找呢？

徐仲康慌了手脚，海面上一片雜亂，一片驚險，縱身跳入海中，不知嬌妻被巨浪捲向何方，只有放聲急喊道：「小蘭，小蘭，小蘭，小蘭！」

喊破了喉嚨，瞪大了眼睛，在駭人的怒濤之中盲目地四處搜尋，忽然發現艾小蘭和麻通的頭又浮出水面，可是——

麻通已經被艾小蘭纏住，浮沉之間，一邊揮拳怒打艾小蘭，一邊又惶恐地大罵道：「臭婊子，妳抱住我不讓我游泳，想和我一起淹死嗎？」

「仲康，快逃，不要管我！」

艾小蘭忍痛閉眼咬牙，死纏住麻通不放，只希望徐仲康逃生。

徐仲康見狀大急，連忙游向艾小蘭叫道：「快放開他，小蘭，快放開他！」

「不要管我，仲康，快逃！」

「他媽的，臭婊子，臭——」

「小蘭，小蘭！」徐仲康邊游邊喊，心如刀割，欲哭無淚，眼看着麻通舉起巴掌又要打艾小蘭，却被艾小蘭拖進水底——

啊，艾小蘭，這是爲何呢？

爲什麼不放開了麻通，跟着自己丈夫一起逃生呢？

親愛的朋友，不管你會不會游泳，一定懂得艾小蘭的一番苦心！

如果放開麻通，麻通就有機會不死！

如果麻通不死，徐仲康就永遠得不到安寧！

她是徐仲康的妻子，她愛徐仲康，更感激徐仲康對她的愛；她希望徐仲康平安，不希望在海上再連累徐仲康，爲什麼不趁此機會替徐仲康報仇？爲什麼不趁此機會讓徐仲康可以永遠無憂無慮地生活下去呢？

這便是她決心與麻通同歸於盡的理由！

麻通的游泳技術本來就不高明，再拖着一個會游泳而不肯游泳的女人，當然感到非常吃力，吃力的後果是可以想像得到的——

「小蘭，小蘭，快放開他！」

「小蘭，妳在那裏？」

「小蘭，小蘭，小蘭——」凄慘的呼喚，抵不住汹湧的海浪！

徐仲康急得快要發瘋，可是發瘋又有什麼用？無情的浪濤，不斷地向他襲擊！過份的急躁，消耗了他的體力！

他喝了兩口水，趕緊掙扎着抓住一塊木板，盡量穩定自己的情緒，然而情緒沒等穩定，附近又是轟然一聲爆炸，又使他失去了知覺——

這一對爲愛情奮鬥的新婚夫妻，在逃亡流浪的密月之中，難道就這樣悽慘地分手了嗎？

× × ×

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房間，又好像是一個露天的廣場，四周站滿了人，都在七嘴八舌地指着中間紛紛議論——

中間放了一張簡陋的木板床！

徐仲康獨自仰臥在床上，不敢睜眼，也不敢翻身，只是默默地躺在那裏接受衆人的指責：

「徐仲康，你太沒有良心了！」

「徐仲康，艾小蘭是你的太太，你爲什麼不救她？」

「她不顧一切危險嫁給你，你呢？你給了她什麼？」

「你給了她痛苦，給了她死亡！」

「你太自私！」

「你不配做丈夫！」

「你不配做人！」

「你不配活在這世界上！」

「徐仲康，你想裝死嗎？」

「你以爲裝死就能逃過這一場審判嗎？」

「這個沒有用的男人，害死了自己太太還在裝死！」

「哈哈！」

「……！」

指責，控訴，和冷嘲熱罵的聲音，如雷貫耳，如針刺心，使徐仲康有口難言，閉目悲泣。

四周的聲音，越來越大，衆人的情緒，越來越憤慨！

徐仲康問心無愧，不想逃避，決定接受這一場恐怖的審判！

這時候，忽聽耳邊還有人輕聲喊道：「仲康！

仲康！」

「啊？」

徐仲康嚇了一跳！

這是艾小蘭的聲音！

吃驚地睜開兩眼，果然看到艾小蘭站在床邊，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艾小蘭長髮披肩，身上一絲不掛，赤裸裸地站在他的床邊，靜靜地望着他微笑，忽然又開口向他問道：「你不是徐仲康嗎？」

「是的，我是仲康！」徐仲康冒着冷汗點着頭，下意識地爬起身來坐在床上，望着不可能出現在他面前的艾小蘭，像遇見鬼似地，吞吞吐吐地問道：「小蘭，妳，妳怎麼會到這裏來？」

「你不高興我來嗎？」

「高興，我很高興，小蘭，妳——」

「我忽然想到一件事，特地趕回來找你的！」

「妳找我有什麼事？」

「我做了你妻子，不到一天就淹死了，還沒有把貞操獻給你，所以才特地趕回來向你獻身，你不會怪我吧？」

艾小蘭說着笑着，同時更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床上的徐仲康，慢慢移動了脚步。

這是不可能的事！

徐仲康不敢接觸艾小蘭的視線，斷定艾小蘭已經化爲鬼魂之身，一邊往後退，一邊搖手拒絕道：「我絕不怪妳，我不要妳獻身，小蘭，請妳原諒我，在海上，我已經盡了力，我絕不是個見死不救的人！」

「這些話以後慢慢再說吧，仲康，我不是來向你興師問罪的，我要向你獻身，盡一次做妻子的所應盡的義務，你不要怕，快過來，我來幫你脫！」

艾小蘭依舊含着笑，並且伸手去拉徐仲康的衣服！

徐仲康感到一股陰森森之氣撲上身來，驚恐之中，仍戰戰兢兢地哀求道：「原諒我，小蘭，我不是故意不救妳，我盡了心，盡了力！」

「我知道，我不怪你，快過來嘛！」艾小蘭不慌不忙地往床上爬。

「小蘭，我對不起妳，妳不要上來，你不要上來！」

徐仲康不停地哀求，退到床下跳去——

「噗通！」一聲，灌了一口水，睜開了眼，徐仲康突然清醒！

這是一場令人斷腸的惡夢！

他還是在海上！

清醒以後，他馬上抓住了身旁「木板床」——那是一塊又長又厚的木板，他就是靠這塊木板活命的。

悽慘的夜已經過去了！

豪華的「卡莎娜號」客輪已經不見了！

頭頂陽光正毒，海面上不見一物！

看看手錶，已經是第二天的下午！

計算時間，已經在海上漂流了十個小時以上！

這是什麼地方呢？

昨夜「卡莎娜號」在什麼地方觸礁？在什麼地爆炸？離這裏有多遠呢？

廝通是不是已經被艾小蘭拖進海底斃命？

艾小蘭是不是已經爲他犧牲？

他不敢多想，也無法判斷，只感到一片空虛和茫然！

碧綠的海水，掀不起一點波浪，海面上太平靜了，連一隻海鳥都看不到；前後左右都是海，近處遠處都是海，只有一塊厚木板陪伴着他，這究竟是什麼地方呢？究竟離陸地有多遠呢？

他爬上厚木板，想到剛才的惡夢，不由又陷入痛苦的回憶——

他和艾小蘭相戀三年，並沒有超過友誼的限度，昨天下午在法院公証結婚以後，就偷偷摸摸逃上船，也沒有急着貪圖肉體上的享受，因爲他們的心靈早已連在一起，他們是爲愛而愛，爲恨而婚；艾小蘭確實還是貞潔的處女之身，怎麼會夢到這些事呢？

「啊，小蘭，妳爲什麼不肯聽我的話？爲什麼一定要和那個魔鬼同歸於盡？剩下我一個人，怎麼辦？」

徐仲康伏在厚木板上，面對海水含淚哭訴，不知嬌妻葬身何方！

「小蘭，妳在那裏？」

「小蘭，小蘭！」

「……」

堅貞的愛情，勇敢的婚姻！

悽慘的遭遇，殘酷的離別！

可憐的徐仲康，就這樣失魂落魄地伏在厚木板上，一邊流淚，一邊呼喚，任其浮沉漂流，不覺夕陽西下——

燦爛的夕陽照到他的臉上，絢麗的晚霞喚醒了他的知覺；他忽然感到有些涼意，睜開眼睛抬頭一看，立刻興奮地爬了起來！

那不是一個小島嗎？

看到小島，想到小島上可能有人居住，於是肚子裏開始作怪，一不小心，竟翻落水中去了！

在海上泡了一整天，不吃不喝，那種滋味絕不會好受！

盲目的漂流，使他感到孤獨與恐懼！

有了小島就有了目標，有了目標就有了希望，有了希望就有了勇氣；轉念之間，他的精神開始振作，馬上展開行動，雙手扶住了厚木板的尾端，靠着厚木板的浮力來節省體力，迫不及待地向小島游去——

他希望先找到人，先要一點吃的，然後再計劃其他的事情，可是，剛游了一會兒，又聽到海面上飄來一陣陣哀怨，凄楚，而緩慢的歌聲，那是白光的一首老歌：

「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，你爲什麼不回來？你爲什麼——」

唱到一半，忽然哭了起來！

哭了一陣，却又笑了起來！

這是什麼？

痴痴苦等　不幸人憐斷腸女

徐仲康聽到這奇怪的聲音，立刻停止了手脚的活動！

是誰唱得這樣哀怨？

是誰哭得這樣傷心？

是誰笑得這樣凄涼？

回頭仔細一看，在附近不遠的海面上，他看到了一艘小船——

那是一艘很漂亮的小船，船尾好像還裝有馬達，爲什麼船上沒有人呢？

夕陽尚在，視線非常清楚，沒有人怎麼會有聲音？

那歌聲，那哭聲，那笑聲，明明都是從小船那邊傳過來的，難道說——

他想不通是怎麼回事，然而一種強烈的好奇心催促着他，使他毫不考慮地放棄了相依爲命的厚木板，又匆匆向小船的方向游去。

小船無人操縱，飄盪在海上，顯得格外孤獨！

游到離小船只有二公尺時，忽然又聽到一陣歌聲，那也是一首老歌：

「我想忘了你，可是你的影子，佔有了我的心房，我想忘了你，可是你的歌聲——可是，可是你的歌聲——」

唱到一半，重複了兩句，又已泣不成聲！

歌聲是從小船上傳過來的，徐仲康聽得清清楚楚，小船上一定有人，而且一定是個相當不幸的斷腸人！於是，徐仲康加速游到小船旁，伸手抓住船舷，引身探首一看——

「啊！」徐仲康幾乎叫出聲來！

小船上仰臥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孩子，只穿了一條迷你式的淺黃色小三角褲，雙峯如筍，兩眼失神，淚從眼角流向耳邊，身材極美，可惜有些瘦弱，面貌極艷，可惜有有些憔悴，好像已經受過長期的打擊與折磨，嬌嫩的肌膚被太陽晒得發紅，烏黑的秀髮被海風吹得零亂；這樣一個可愛又可憐的女孩子，孤伶伶地躺在孤伶伶的小船上，癡癡地仰望着天空，雙腿直伸，兩手放在頭下，一會兒唱，一會兒哭，爲什麼呢？

徐仲康雙手抓住船舷，把視線移向那一張帶淚的面孔，忍不住輕聲關懷地喊道：「小姐！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小姐，天快黑了，妳還不回家嗎？」

「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，你——你爲什麼，爲什麼不回來？嗚嗚……。」

女孩子好像不知道已經有人來到身旁，又哭哭啼啼地唱了起來，唱得徐仲康陣陣辛酸湧上了心頭，淚水在眼眶裏不停地翻滾。

太可憐了！

這是那一家的斷腸人？

先唱「我等着你回家」，又唱「我想忘了你」，當然是想用熟悉的歌曲來發洩自己的心聲！

她要等誰回來？她想忘了誰？

徐仲康正在不幸之中，面對這個不幸的斷腸人，內心充滿了同情與親切之感，他很想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更想替這女孩子分担一點痛苦，他心裏太急，急得拚命搖動小船，又大聲喊道：「小姐，妳不要再哭了好不好？」

女孩子驚呼一聲，猛然從痛苦中清醒，轉過頭來看到徐仲康，眼神一怔，忽然從小船上爬起身來，興奮地瞪着徐仲康叫道：「啊，你回來了，長風，我知道你一定會回來的，所以，我天天在這裏等你！」

過份的興奮，神色顯得有些失常！

興奮之中，一邊叫着，一邊流着眼淚，竟張開雙手向徐仲康懷裏撲去——

船很小，人一動，船一搖，身體失去平衡，頓時跌落海中，使徐仲康大大地吃了一驚，脫口便喊道：「哎，妳怎麼這樣冒失？」

嘴喊着，連忙翻身潛入水中，抓住一條張皇失措的玉臂，又把女子抱上小船，自己仍舊扶着船邊解釋道：「小姐，妳認錯人了，我不是長風！」

「你不是長風？」

「我叫徐仲康！」

「徐仲康？」女孩子茫然地唸着這個生疏的名字。

「是的，我叫徐仲康，不是妳所說的長風！」

徐仲康急於澄清自己的身份。

「長風，你爲什麼要改名換姓呢？你不愛我了嗎？」

「小姐，妳——」

「爲什麼你要叫我小姐？爲什麼你不叫我的名字？」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楚楚，上官楚楚，你不是常說這名字很美嗎？」

「是很美！」徐仲康很快地點了點頭，望着這個自稱上官楚楚的女孩子，無可奈何地叫着說：「楚楚，妳仔細看看，我沒有改名換姓，我叫徐仲康，不是長風，妳看，我怎麼會是長風呢？」

小說中經常出現面貌相同的角色，可以製造很多戲劇性的情節，然而徐仲康不相信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，他用雙腿盤水，盡量使身體露出水面，同時特別仰起面孔讓上官楚楚辨認。

上官楚楚坐在小船上，慢慢把視綫移向徐仲康，瞪着一雙失神的目光，認眞地看了很久，才失望地點着頭說：「嗯，你不是長風，長風比你漂亮，比你白，比你——」

認眞地觀察，仔細地比較，忽然嬌軀一震，酥胸一挺，又下意識地用雙手掩住胸前，畏縮、惶恐，而憤怒地叫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怎麼知道我在這裏？誰叫你來找我？」

「我叫徐仲康，昨夜坐船遇難，無意中漂流到這裏來的！」徐仲康趕緊解釋。

「你騙人！」

「我可以發誓！」

「你們男人都會發誓！」

「楚楚，我說的都是實話，本來我是想到那個小島上找東西吃的，剛才聽到妳唱歌，聽到妳哭笑，一時好奇，才游過來的。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聽到徐仲康的解釋，上官楚楚又笑了！

笑得那樣難聽，笑得那樣可怕！

不久，忽然又指着徐仲康問道：「你也喜歡聽我唱歌嗎？」

「我——」徐仲康一時不知應該如何回答。

「不喜歡？」上官楚楚歪着頭又想笑。

「喜歡，很喜歡！」

「喜歡什麼？」

「喜歡聽妳唱歌，妳的歌聲——」

徐仲康逐漸發覺這可憐的女孩子不太正常，想順便讚美幾句，給她一點安慰，可是說到歌聲時，又發覺自己有些失言。

她的歌聲是哀怨的，凄然的！

她的歌聲是由心底迸發出來的傷感與痛苦！

怎麼能夠說喜歡聽她唱歌？這不等於是諷刺她嗎？

正當徐仲康左右爲難時，上官楚楚忽然發出了兩聲怪笑聲，又向徐仲康逼問道：「我的歌聲怎麼樣？」

「妳的歌聲——」

「哼，你也不是好東西，我一看就知道！」

「楚楚，妳——」

面對着這一個喜怒無常的不幸人，徐仲康還能說些什麼呢？

他想走，又覺得上官楚楚太可憐！

他想問，又怕上官楚楚受到刺激！

不可否認地，上官楚楚一定是在等那個「長風」回來，一定是想忘了那個「長風」就代表壞人嗎？

長風一定是個男人！一個女孩子被一個男人折磨到這種程度，不必問也可以想像得到，那男人不是無情無義就是始亂終棄！

但是——上官楚楚怎麼會獨自坐小船到海上來？爲什麼要在海上苦等那個長風呢？

不管是什麼情形，讓上官楚楚一個人在海上漂流，天馬上就要黑了，這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！

雖然上官楚楚穿得太暴露——對了，她這麼痛苦，爲什麼還這樣暴露？

管她爲什麼暴露，即使她一絲不掛，看到她這一副可憐的樣子，徐仲康也不能不管，人本來就應該互助合作的，誰忍心讓她一個人繼續在海上漂流？來了颱風怎麼辦？遇到鯊魚怎麼辦？碰上海盜怎麼辦？下雨着了凉怎麼辦？

想到這些問題，徐仲康忘掉了自己的不幸，又熱心地問道：「楚楚，妳住在那裏？」

「幹什麼？」

「讓我送妳回去吧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天快黑了，妳總不能在海上過夜呀！」

「哈，你以爲我這是第一夜在海上過夜嗎？」

上官楚楚又笑了，笑得徐仲康心驚肉跳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她不是第一次在海上過夜？難道她——

徐仲康用力搖了搖頭，仍搖不去滿心的疑問！

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楚楚，妳是不是住在那個小島上？」

「你是壞人，不告訴你！」

「我不是壞人，我只是想幫助妳！」

「如果不是壞人，爲什麼要叫徐仲康？」

「這——」這眞是笑話，難道徐仲康這三個字就代表壞人嗎？

徐仲康有些啼笑皆非，同時更斷定上官楚楚的神經確實已經失常！

這叫他怎麼辦呢？

心裏正感發愁，忽聽上官楚楚自言自語道：「如果你是長風多好，像以前一樣，我躺在你懷裏，聽你唱歌，唱歌給你聽，自由自在，恩恩愛愛，可是——嗚嗚嗚！」

她又哭了！哭得那樣傷心！

徐仲康第一次遇到這種場面，實在不知道怎麼辦才好！

看看天色已晚，附近又沒有別的陸地，料定上官楚楚一定是住在小島上，於是毅然游向船尾，決定強制執行，護送上官楚楚回小島。

沒想到正當他伸手想發動小船上的引擎時，上官楚楚突然瘋狂似地抓住他的手叫道：「你想搶我的船？」

「我送妳回島上去，免得妳父母担心！」

「我沒有父母！」

「那也不能讓妳的家人担心！」

「我沒有家人！」

「那妳和誰住在一起？」徐仲康詫異地望着上官楚楚。

「和長風，我什麼都沒有，只有長風！」上官楚楚瘋狂地叫着，忽然又無力地哭着說：「可是，可是，可是長風也走了——」

「妳是說那島上只有妳一個人嗎？」

「不，還有長風，長風一定會回來的！」

「楚楚！」徐仲康聽到這些話，眼淚忽然奪眶而出，再也說不出話來！

上官楚楚看到徐仲康流淚，毫無表情地注視了很久，忽然推開徐仲康的手，語無倫次地冷笑道：

「告訴你，別想叫我可憐你！」

「楚楚，妳——」

「我只愛長風，絕不愛第二個男人，你白費心機了，哈哈哈哈！」一陣狂笑，上官楚楚跌倒在小船上，急忙伸手發動引擎，駕着小船便向小島駛去，只留給徐仲康一片汹湧的浪花——

徐仲康已經放棄了厚木板，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！

望着上官楚楚獨自奔向小島，他能不去嗎？

相思成瘋　船來不見郎歸來

夕陽悄悄地走了，天色開始昏暗！

即使不管上官楚楚的閒事，徐仲康也必須到小島上暫時過一夜才行，何況他現在正關心着上官楚楚，正想解開上官楚楚相思成瘋之謎呢？於是，他也隨後向小島游去——

途中，他不但對上官楚楚的身世感到可疑，而且對眼前這個小島也充滿了疑問！

上官楚楚說只有她和長風住在島上，如今長風遠去，只剩下上官楚楚一個人，這可能嗎？難道這是一個荒島嗎？

一個神經失常的少女，住在一個無人居住的荒島上，這簡直是件不可思議的事！

今夜月亮來得很早，在月光的照耀之下，游了半個多小時，徐仲康才游到小島的邊緣——

他已經筋疲力盡了！

從水中站起身來，走上海灘，沒走多遠便身不由主地倒了下去！

他伏在海灘上，一邊休息，一邊打量面前的環境，但見島上大部份都是沙灘，中央有一片不太高的小山，看不到樹木，也看不到房屋，確實很像一個荒島，那麼上官楚楚住在什麼地方呢？

「不可能，一個女孩子，怎麼敢一個人住在這種鬼地方？」

徐仲康正在搖頭，正在找尋上官楚楚的踪影，忽然又聽到了那種令人心寒的歌聲，還是那幾句悽慘的歌詞——

「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……」

「唉，可憐的楚楚！」徐仲康沉痛地嘆了口氣，由歌聲辨別出方向，他要去看看上官楚楚，却又聽到歌聲忽然停止，使島上充滿了恐怖的寂靜。

奇怪，爲什麼不唱了？這回是想哭還是想笑？

聽着，聽着，越聽越靜，越靜越覺得可怕！

突然之間，上官楚楚的聲音又傳了過來，那不是歌唱，不是哭泣，而是一種聲嘶力竭的吶喊——

「長風，你爲什麼不回來？」

「長風，你到那裏去啦？」

「你說你馬上就回來，已經兩個多月了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快回答呀，爲什麼不回來？」

「聽到沒有？我問你爲什麼不回來！」

「回來吧，長風，快回來吧！」

「再不回來，楚楚就要愛別人囉！」

「哈哈哈哈，我是和你開玩笑的，你不回來，我也不會愛別人，知道嗎？」

「長風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哈哈哈哈，長風，長風，長風——」

就這樣自言自語地喊着叫着，你說叫人聽了有多難受？

徐仲康循着聲音往前跑，跑到小山下，看到地上搭了一個帳幕，聽到上官楚楚在裏面哭泣，立刻

徐仲康閉上眼睛，準備接受殘酷的命運之際，槍聲突响。

走近帳幕的入口，探首往裏一看，上官楚楚已經脫去身上唯一的掩避物，赤裸裸地躺在帳幕內的草蓆上，緊緊地抱着一個枕頭，面朝下，孤孤伶伶地，又在那裏哼着「我等着你回來」！

眞是豈有此理！

那個叫長風的混蛋男人，爲什麼不回來？憑什麼不回來？怎麼可以兩個多月不回來？是病啦？是死啦？還是存心一去不回啦？

徐仲康非常不平，始終想不通長風是那一種類型的男人，更想不通長風爲什麼要走？爲什麼一直不回來！

是不是長風在離開上官楚楚以後，發生意外了呢？

「楚楚！」徐仲康看到上官楚楚全身赤裸，不好意思走進去，仍舊站在帳幕口外問道：「楚楚，長風怎麼會帶妳到這種地方來？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楚楚，這島上眞的只有妳一個人嗎？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楚楚，長風是不是對妳變了心？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一個人住在這裏，吃什麼？喝什麼？妳不怕嗎？」

「楚楚，楚楚，楚楚！」不停地詢問，無限地關懷，始終得不到一句答覆！

徐仲康不顧一切地衝進帳內，蹲在上官楚楚身旁，鼓起勇氣伸手輕拍上官楚楚的芳肩，希望上官楚楚能把隱藏在心底的秘密吐露出來，他也好幫助上官楚楚出個主意，否則眞能把人急死——

肌膚的接觸，使上官楚楚赤裸的胴體抽動了一下！她停止了哭泣，沉默了一會兒，慢慢翻過身來，仰臥在草蓆上，看到徐仲康蹲在身旁，畧微吃了一驚，却又指着徐仲康笑道：「哈，又是你，你眞的愛上我了嗎？」

「楚楚，妳先把衣服穿上再說，我們來好好的談談。」

徐仲康很不習慣這種場面，順手拿起放在草蓆上的一件洋裝，掩住上官楚楚最不能在男人面前暴露的地方，然後轉過身去催促上官楚楚趕快穿衣。

豈知上官楚楚抓起洋裝往徐仲康頭上一丟，霍然起身走到徐仲康面前，毫不遮掩地嬌叱道：「我警告你，別想破壞我和長風的感情！」

「咦？我叫妳穿上衣服是好意的，這怎麼能說是破壞你們的感情？」徐仲康也莫名其妙地站了起來。

「怎麼不是？」上官楚楚軀體一挺，瞪了徐仲康一眼，又低頭欣賞着自己的胴體，擺出各種刺眼的姿勢，沾沾自喜地說：「長風說我的身材最美，最欣賞我的曲綫，你想叫我穿上衣服，遮住我的優點，好讓長風不喜歡我，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壞心眼嗎？」

「唉，妳怎麼能有這種想法呢？」

「告訴你，不管你說什麼，我都不會上當的，我要保持窈窕的身材，鍛鍊豐富的曲綫，留着給長風回來欣賞，你走吧，我是專情的女孩子，我只愛長風一個人！」

「我知道妳只愛長風，可是——」

徐仲康感到有些頭痛，路見不平，不能袖手旁觀，也不能視若無睹，可是上官楚楚喜怒無常，語無倫次，明明被長風遺棄，還死心塌地的愛着長風，等着長風，這種閒事叫他從何管起呢？

滿腔熱血，偏遇瘋佳人！荒島無路，又不能偸走上官楚楚的小船！

難道就叫他在這小島上永遠聽上官楚楚的相思歌聲和瘋狂的哭笑嗎？

正在進退兩難，忽然聽到一陣機器的馬達聲！那是從快艇上發出來的！

「長風回來了，長風，長風！」上官楚楚的耳朶特別敏感，聽到聲音，雙脚一跳，推開徐仲康便赤裸裸地往帳幕外衝去！

徐仲康更想看看那個長風究竟是什麼東西！追出帳幕，在月光的照耀之下，果然看到海面上駛來一艘快艇！

「長風，我在這裏，你的楚楚在這裏！」

上官楚楚瘋狂似地奔向海邊，跌倒了又爬起來，跑了幾步又跌倒，就這樣跌跌倒倒地往前跑，嘴裏還不停地叫着——

徐仲康比較冷靜，但也走得很快！

走到半路，忽然發覺上官楚楚停住了脚步，怔怔地瞪着靠岸的快艇，震驚地，失望地，一步一步地開始往後退——

快艇上跳下四條大漢，手裏都拿着短刀。

爲首一個獨眼矮子，衝到上官楚楚面前，看到上官楚楚全身赤裸，嚥了一口唾沫，才陰陽怪氣地說：「小姐，我們是來接妳回去，妳趕快收拾一下吧！」

沒等上官楚楚回話，那獨眼矮子一眼看到徐仲康隨後走來，立刻回頭招手，四人排成一排，各自持刀舉步慢慢走向徐仲康，並且指着徐仲康喝道：「程長風，你的任務已經結束，今夜該歸天了！」

這是「獨眼矮子」對徐仲康所說的話，說話時，並且率領其他三名大漢持刀衝向徐仲康，使徐仲康萬分吃驚，同時更發覺這件事相當複雜：

第一，程長風是上官楚楚的愛人，帶上官楚楚到這荒島來，又獨自離去。

第二，上官楚楚痴心苦等程長風，已經相思成瘋。

第三，從「獨眼矮子」的話中，可以知道他今夜是專程來殺程長風的，但是他却把徐仲康誤認是程長風，顯然他過去根本沒見過程長風。

爲什麼會產生這種誤會呢？

爲什麼要殺程長風呢？

冷鎗活命　薄倖爲何含淚走

「獨眼矮子」說程長風的任務已經結束，是什麼任務呢？

目光之中，徐仲康站在海邊的沙灘上，聽到「獨眼矮子」的話，見到「獨眼矮子」率領三名大漢，持刀衝來，立刻退後兩步，大聲喝叫道：「你們站住！」

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獨眼矮子」十分張狂，已經和另外三名大漢把徐仲康包圍。

徐仲康赤手空拳，覺得情勢對自己非常不利，當時掃了上官楚楚一眼，又向「獨眼矮子」問道：「你們是什麼人？」

「職業兇手！」「獨眼矮子」非常乾脆。

「爲什麼要殺程長風？」

「受人之託！」

「誰？」

「你管不着。」

「我當然管不着，不過你最好先看清楚。」徐仲康看不慣這種盛氣凌人的樣子，忍不住滿腔怒火

，又向「獨眼矮子」冷冷地問道：「你認爲我就是程長風嗎？」

「他媽的，這荒島上只有一男一女，男的當然是程長風，你敢不承認？」

「這不是敢不敢的問題，告訴你，你認錯人了，我不是程長風！」

「少來這一套，你趕快準備保命，我們要開始殺人了！」

「獨眼矮子」舉手揮刀，和其他三名大漢慢慢逼向徐仲康，根本不相信徐仲康的話。

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！

面對四名職業兇手，徐仲康雖然心裏很生氣，然而仍不想糊裏糊塗地拚命，於是向「獨眼矮子」吼道：「你以前見過程長風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！」

「那你憑什麼斷定我就是程長風？」

「憑經驗，憑事實，憑你這一臉怕死的樣子，我就可以斷定你是程長風！」「獨眼矮子」斜瞪着徐仲康冷冷一笑，又强詞奪理地說：「我們是受人之託而來，殺不掉你就無法交差，所以你也不必多囉唆，咱們各憑運氣，各靠本領，如果你想不死，就要想辦法把我們四個都殺掉，這是一場很公平的決鬥，現在就開始吧！」

這傢伙好像很有把握能把徐仲康殺掉，假仁假義地說了一套不成理由的理由，又要動手和徐仲康拚命。

徐仲康已經被包圍在中間，前後左右都有人要殺他，相距約有一丈多遠，隨時都會衝過來，四個對一個，四把刀對兩隻手，這算是什麼公平決鬥？

緊要關頭，上官楚楚忽然挺身而出，衝向「獨眼矮子」叱問道：「你們眞是來殺程長風的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小姐！」「獨眼矮子」對上官楚楚比較客氣。

「是誰出的主意？」

「是令尊大人，上官霸先生委託我們來的，他叫我們殺掉程長風以後就接妳回家。」

「胡說八道，我爸爸鼓勵我和程長風戀愛，送我一艘最漂亮的遊艇，叫程長風帶我到海上來旅行，並且說等我們玩够了就給我們成親的，他怎麼會叫你們來殺害程長風？你騙人，你想阻止我嫁給程長風，你這個流氓！」

上官楚楚的情緒非常衝動！

衝動之餘，狠狠地打了「獨眼矮子」一巴掌！

這一巴掌打得太任性，「獨眼矮子」一把抓住上官楚楚的手腕，把上官楚楚用力往身前一拉，瞪着上官楚楚美麗性感的胴體，兩眼直冒火，喉嚨直發乾，考慮了很久，忽然又推開上官楚楚，兇暴地叫道：「看妳爸爸的面子，我原諒妳一次，妳趕快去穿好衣服準備回家！」

荒島之上，這種殺人不眨眼的職業兇手，被一個赤身裸體的美人兒打了一巴掌，很容易由老羞成怒而趁火打刼的，但是「獨眼矮子」沒有這樣做，只是吞了幾口口水就把上官楚楚推開了，這——

這並不表示「獨眼矮子」有人性！

這表示上官楚楚的父親——上官霸很有份量！

徐仲康好心惹上麻煩，隨時都會遭受殺身之禍，看到這種情形，料定「獨眼矮子」不敢得罪上官楚楚，便趁機對「獨眼矮子」說：「你問她好了，她可以告訴你我是不是程長風！」

「他媽的，你還囉唆什麼？」

「獨眼矮子」捱了一巴掌，正感無處發洩，一聽徐仲康揷嘴，轉身便向徐仲康破口大罵，同時舉刀便向徐仲康撲去。

徐仲康不敢大意，連忙閃身躲刀，仍不甘心地大叫道：「你既然受人之託，爲什麼不問清楚再動手？」

「獨眼矮子」道：「不用問，他就是程長風，我不跟你們回家！」

上官楚楚突然伸手向徐仲康一指，回身便往帳幕那邊跑去！

這等於是宣佈了徐仲康的死刑！

徐仲康做夢都沒想到上官楚楚會這樣狠心，震怒之中，來不及向上官楚楚理論，「獨眼矮子」又舉刀撲來——

這一回他再也無法忍耐了！不求生就得等死！不拚命就要被殺！

他沒有做錯任何事，當然不甘心被殺，於是他含恨躲刀，急中生智，作勢要和「獨眼矮子」死拚，却突然回頭衝向身後的大漢。

那大漢正在用心學習「獨眼矮子」的殺人技巧，忽見徐仲康衝來，想揮刀截殺，沒等動手就被徐仲康捉住持刀的手腕。

「獨眼矮子」一見情形不妙，一個箭步跳到徐仲康身後，舉刀便向徐仲康背上刺去——

但聞「哇！」地一聲慘叫！

徐仲康已經奪下那大漢的刀，同時抓緊那大漢的手腕用力一甩，結果那大漢正好被「獨眼矮子」刺中要害——

「啊？」

「獨眼矮子」大吃一驚，頓時不知所措！

另外兩名大漢急忙上前查看同伴的死活，不再急於逼殺徐仲康！

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，徐仲康有刀在手，

如果能把握機會展開反攻，至少可以再殺掉一個，解除一半的死亡威脅，但是他覺得這樣拚下去太荒唐，便退向一旁再度否認道：「告訴你們，我叫徐仲康，不是程長風！」

「他媽的，不管你是誰，殺人就得償命！」

「獨眼矮子」失手殺死自己的同伴，竟遷怒於徐仲康，當時暴喝一聲，又向徐仲康撲去，另外兩名大漢也同時展開了聯合攻勢，一心想殺掉徐仲康解恨，這些傢伙眞是太不講理了。

徐仲康剛被麻通害得家破人亡，連新婚的妻子也遭了殃，心情已經相當悽慘，如今又被這批無法無天的劊子手，逼得走投無路，他還能再忍受下去嗎？

雖然他不想殺人，但是他也不顧被殺！

他恨這個世界上壞人太多，更恨上官楚楚太過不知好歹，於是在忍無可忍，逃無處逃的情形之下，終於揮刀拚殺起來——

今夜月光非常明亮，沙灘上充滿了殺機，「獨眼矮子」平時以殺人爲職業，根本不把人命當一回事，每一刀都想刺中徐仲康的要害，一陣猛攻之下，逼得徐仲康左閃右躲，險象叢生，他却樂得大笑道：「哈哈哈哈，老子受託殺人，有勝無敗，你今夜休想活命！」

「我就沒見過像你這種不講理的人，你爲什麼一定要說我是程長風？」徐仲康邊打邊叫。

「他媽的，我也沒見過像你這麼怕死的人，如果你不是程長風，怎麼會到這荒島上來？又怎麼會和上官小姐在一起？」

「這當然有原因，因爲——」

徐仲康正想說明自己和上官楚楚相遇的經過，忽見一名大漢揮刀由旁邊刺來，只有閃身急躲，沒想到剛躲過一刀，竟被另一大漢由身後抱住。

這實在太危險了！

他想把這大漢甩開，原先揮刀的大漢又揮刀刺來！

這時候，「獨眼矮子」忽然張狂地喊道：「先把他擺平，咱們慢慢整他！」

「對，讓他好好嚐嚐刀子的味道！」

兩名大漢異口同聲，合力把徐仲康壓倒在沙灘上，一個抓住徐仲康的雙手，一個壓住徐仲康的膝蓋，使徐仲康失去了反抗的能力——

「哈哈哈哈！」「獨眼矮子」放聲狂笑，不慌不忙地燃上了一支香烟，悠閑地吸了兩口，又慢呑呑地向兩名大漢問道：「你們說，先從什麼地方開始？」

「當然先從眼睛開始，你不是常說希望天下人都變成獨眼龍嗎？」一名大漢似乎早已看出「獨眼矮子」的心意。

「他媽的，你眞是我肚子裏的蛔虫，哈哈哈哈哈！」

「獨眼矮子」的笑聲太刺耳，嘴裏咬着香烟，持刀來到徐仲康身旁，蹲下身向徐仲康冷冷一笑，又裝腔作勢地舉刀向徐仲康問道：「小子，你希望留那一隻狗眼？我一定照你的意思！」

「哼，上官霸委託你來殺程長風，你把我殺掉就能交差嗎？」

徐仲康被壓倒在沙灘上，面對奪命之刀，仍希望「獨眼矮子」能認清他的眞實身份，可是「獨眼矮子」臉上毫無表情，因爲上官楚楚已經親口誣賴他是程長風，使他有口難辯。

「獨眼矮子」一手抓住徐仲康的頭髮，一手持刀慢慢移近徐仲康的左眼，有些變態似地兇狠地笑着說：「其實你也不必再緊張，像我這樣只有一隻眼不是很漂亮嗎？」

「混蛋的東西，你爲什麼不先查明我的身份？」徐仲康至死不屈，憤聲大叫。

「你敢罵我？」

徐仲康又罵道：「我罵你太無能，根本不够資格做職業兇手！」

「他媽的，現在，我就讓你看看，我够不够資格！」

「獨眼矮子」咬牙舉刀，照準徐仲康的左眼便刺了下去！

徐仲康失去活動的自由，趕緊閉上眼睛，準備接受這一場殘酷的命運。

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，空中忽然傳來三聲鎗响——

「砰！砰！砰」三聲鎗响帶來了三聲悶哼！

徐仲康猛然睜眼，愕然一驚，立刻爬起身來找尋救命恩人，然而沙灘上一片冷清與恐怖，除了四具該死的屍體以外，他並沒有看到別的人出現——

這是誰？是誰救了他而不露面？

他擦了擦額上的冷汗，狠狠地踢了「獨眼矮子」一脚，詫異地走了幾步，忍不住大聲問道：「那一位朋友救了我？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朋友，請出來接受我一謝好嗎？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唉！」

徐仲康連喊兩聲都得不到反應，只有搖頭感嘆，匆匆奔向山脚下的帳幕。

他不相信這荒島上還有第三者存在！

他要去問問上官楚楚，同時他還要找上官楚楚

算帳！

如果不是有人及時開鎗相救，豈不是要被上官楚楚那句話害了嗎？

「楚楚，楚楚！」憤怒地喊着，衝動地跑着，帶着滿肚子的火氣，跑到帳幕門口，見到上官楚楚躲在帳內地上依舊一絲不掛，並且在神經兮兮地喃喃自語——

「殺掉徐仲康，就不會再殺程長風了！」

「爸爸爲什麼要派人來殺程長風呢？」

「不會的，爸爸絕不會這樣做的！」

「爸爸說程長風是天下第一美男子，可以做我的丈夫，一直鼓勵我愛他，把貞操獻給他，怎麼會派人來殺他？」

「哦，長風，你到那裏去了？爲什麼這麼久還不回來？」

「明天再回來吧，今夜他們殺掉徐仲康，以爲已經把你殺掉，你明天再回來就不會有危險了，長風，明天回來好不好？」

「哈，他們眞傻，我說徐仲康是你，他們就相信了，長風，你說我聰明不聰明？」

「不要怕，他們不會再來找你了，長風，答應我，明天就回來吧！」

「長風，長風，你讓我等得太久了，我要和你結婚，做你的妻子，每天晚上——」

雖然有些語無倫次，卻充份地傾訴了眞摯的相思！

上官楚楚喊着程長風的名字坐起身來，忽然發現徐仲康站在門口，不由微吃一驚，畏縮地喊道：

「你是鬼，你被他們殺掉，爲什麼來找我？」

「我不是鬼，我是人，他們沒有把我殺掉，妳是不是很失望？」徐仲康氣得臉色鐵青。

「你騙人，我知道你已經變成鬼了！你看你的臉，一點人色都沒有，和鬼的臉一模一樣，哈哈哈哈！」

上官楚楚指着徐仲康哈哈大笑，根本不覺得自己有對不起徐仲康的地方。

徐仲康死裏逃生，本想來向上官楚楚興師問罪，問上官楚楚爲什麼要陷害他，可是聽到剛才那段話，又對上官楚楚充滿了憐憫與同情，覺得不應該和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孩子過份計較，便改口查問道：「楚楚，這島上還有什麼人住？」

「沒有，只有我，還有長風，還有——」

「還有誰？」

「還有你！」

「那剛才是妳開的鎗？」徐仲康不敢相信。

「開什麼鎗？」上官楚楚茫然不解。

「妳沒聽到鎗聲？」

「沒有，我剛才正在和長風聊天，什麼聲音都沒聽到。」

「這就不對了！」

徐仲康有些緊張，如果上官楚楚沒有開鎗，就表示這荒島上還有別的人！

是什麼人在暗中帮助他？爲什麼要帮助他？那個人是跟踪「獨眼矮子」而來？或是本來就潛伏在這荒島之上？

他沒有辦法判斷，他只覺得這件事太神秘，也太可怕，更覺得上官楚楚在這裏太不安全，基於同情的立場，他應該把那個神秘的人物找出來才對，可是正當他對你採取行動時，突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，因爲他突然聽到一聲啜泣——

那是一聲克制不住而發出來的啜泣，轉眼間又消失了！

徐仲康驚魂未定，立刻冒險衝出帳外，結果他看到一條神秘的黑影，正沿着山脚下急竄而去，顯得十分慌張，於是，他毫不考慮地喝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黑影沒有答腔，繼續往前狂奔。

上官楚楚走出帳外一看，突然振奮地叫道：「是長風，那是長風！」

像剛才聽到快艇的馬達聲一樣，這個可憐的女孩，又不顧一切地隨後急追，並且凄厲地哭叫道：「長風，等等我，我要跟你一起走！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長風，你不要拋棄我，我愛你，我要跟你一起走！」

「唉！」徐仲康看上官楚楚這種瘋狂的樣子，心裏非常感慨，恐怕上官楚楚發生意外，也連忙隨後急追。

見到男人就以爲是她的程長風回來了，可見她對程長風的痴情已經到了令人担心的地步，否則怎會相思成瘋呢？

「長風，等等我，長風，長風！」上官楚楚不停地追，不停地喊，喊得徐仲康心頭，湧起陣陣辛酸。

徐仲康想告訴上官楚楚那不是程長風，那可能是剛才開鎗的人，豈知話沒出口，忽聽那黑影回頭向上官楚楚叫道：「楚楚，不要追我，快回去！」

「什麼？」徐仲康一聽，不由勃然大怒！

原來那黑影眞是程長風！既然是程長風，爲什麼要逃？

既然是程長風，爲什麼還要把上官楚楚留在這荒島上？

這個無情無義的臭男人，難道他一點都不珍惜

上官楚楚對他的這一片痴情嗎？難道他不知道上官楚楚已經爲他相思成瘋了嗎？

憐香惜玉　借船惹禍添新仇

女人生下來就是準備讓男人愛的，然而身爲一個男人，應該保持男人應有的風度和氣魄，敢愛就愛，不敢愛就別愛，如果愛到一半又撤手，那還算是什麼大丈夫？

徐仲康心裏非常不平，認爲程長風太給男人丟臉，決心追上去問個淸楚，查個明白，替可憐的上官楚楚主持一次正義，可惜當他追到山的另一面，追到海邊時，只見上官楚楚跪在沙灘上發呆，程長風已經逃上一艘豪華的遊艇離去——

這簡直太不像話了！

徐仲康望着遠去的遊艇生氣，遲疑片刻，又回頭向上官楚楚問道：「他眞是程長風嗎？」

「——。」上官楚楚流淚點頭。

「他爲什麼不帶妳走？」

「——。」上官楚楚泣不成聲。

「他有沒有對妳再說什麼？」

「他，他叫我回家！」

「妳怎麼說？」

「我說，我還要在這裏等他，一直等到他再回來！」

「楚楚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既然他不肯帶妳走，爲什麼又要回到島上來？」

徐仲康越想越糊塗，實在猜不透那個程長風存的是什麼心，對於程長風和上官楚楚之間的關係，更是莫測高深。

他希望上官楚楚能把事情詳細說明一下，可是上官楚楚只是呆呆地望着海面流淚，一句話也不說；正想再問時，忽見上官楚楚爬起身來便往海裏跑去，嚇得他連忙上前拉住上官楚楚驚問道：「妳要幹什麼？」

「我要跟長風一起走，快放開我！」上官楚楚拚命掙扎。

「他是坐船走的，妳走路怎麼能過海？」

「我不管，我要跟他一起走，長風，長風！」

「楚楚，妳要冷靜一點！」

「別管我，放開我！」

「楚楚，楚楚！」徐仲康緊抓不放。

「救命啊，長風，有人欺負我，快來救我呀！」上官楚楚突然又發瘋大叫。

「妳——」徐仲康沒有辦法，揮手打了上官楚楚一個嘴巴！

這個嘴巴打個很有效，上官楚楚馬上安靜下來了！

她怔怔地瞪着徐仲康，臉上淚痕未乾，停了很久，忽然詫異地向徐仲康質問道：「你，你又不是長風，爲什麼打我？」

「長風時常打妳嗎？」

「胡說，他最愛我，從來都捨不得打我，也捨不得罵我，你不要侮辱他！」

「可是他——」徐仲康欲言又止，不忍心再追問程長風始亂終棄的事，便拉着上官楚楚的手溫和地說：「楚楚，跟我走吧！」

「跟你走？」

「我送妳回家，一個女孩子在這荒島上太危險了！」

「我不怕，我要等長風回來！」

「他恐怕不會再回來了！」徐仲康希望上官楚楚死心。

「誰說不會，他一定會回來的。」上官楚楚仍舊充滿信心。

「唉，楚楚，妳太善良，太純潔！」徐仲康感慨萬千，不能强迫上官楚楚離開荒島，又無法查明程長風薄倖無情的原因，臨時靈機一動，又向上官楚楚試探道：「楚楚，妳的家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在帳幕裏，那是長風和我兩個人的家，沒有你的份，你別想叫我嫁給兩個男人！」上官楚楚神經質地笑着。

「不，我是問妳爸爸住在那裏！」

「你想求我爸爸准許你和我結婚？」

「我要去求妳爸爸別再派人來殺妳的長風！」

「眞的嗎？」上官楚楚似乎對這句話，很感與趣。

「眞的，我覺得妳和長風很相配，妳爸爸應該早一點讓你們結婚才對。」徐仲康趁機改換語氣。

「有什麼用？長風又走了！」

「沒有關係，我可以替妳去把他找回來！」

「你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知道。」

「你眞的願意替我去找他回來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幹什麼多少錢？」

「你要免費爲我服務嗎？」

「當然免費，我完全是義務帮忙！」

「爲什麼對我這樣好？」

「因爲妳是好人，我也是好人，好人與好人應該彼此帮忙。」

徐仲康盡量敷衍上官楚楚，希望能得到上官霸

的住址，解開這一個複雜而悽慘的謎底。

正常人聽到這些話，一定不會相信的；然而上官楚楚不但深信不疑，而且非常認眞地向徐仲康問道：「你要叫我幫什麼忙？」

「我沒說要叫你幫忙呀！」

「你不是說要彼此幫忙嗎？」

「哦，我只希望妳和程長風結婚時，請我喝一杯喜酒就行了。」

「好，我答應你，你快去吧，我爸爸住在『大溪地』的首都，你到那裏一問就知道了，他很有名氣的！」

「妳不跟我一起回家嗎？」

「我絕不離開這裏，我怕長風回來後，找不到我！」

「好吧，不過妳以後最好別坐船出海，一定要在帳幕裏等長風，免得再發生意外。」

徐仲康覺得上官楚楚的話也有道理，雖然程長風不太可能再回來，但是誰也不能斷定程長風一定不會再回來；因此，他一邊陪上官楚楚走回帳幕，一邊仔細叮嚀囑咐，提醒上官楚楚不要再到海上去亂唱歌，萬一遇到壞人，後果是不堪設想的。

上官楚楚聽說徐仲康要去找程長風回來，對徐仲康特別友善，回到帳幕以後，站在徐仲康面前，攬住徐仲康的腰，忽然自動送上一吻，並且天眞地解釋道：「我的貞操只能留給長風，這一吻代表我對你的謝意，你一定要把長風找回來！」

「好的，我一定盡力而爲。」徐仲康面對這樣一個艷麗癡情的美人兒，心魂難免有些盪漾，於是又對上官楚楚說：「妳也要答應我一件事！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把衣服穿起來，以後不准隨便亂脫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這樣很容易引誘男人犯罪！」

「可是長風喜歡我的身材，我要給他欣賞。」

「那妳就等他回來再脫，不要讓別的男人看到妳的身體，這樣長風會不高興的，懂不懂？」

「懂，我馬上就把衣服穿起來，絕不讓別的男人看到，你快去吧！」

上官楚楚很同意徐仲康的說法，不但馬上穿好衣服，而且還拿起一條床單把身體包了起來，然後又愼重地向徐仲康問道：「這樣長風會高興嗎？」

「好，這樣很好，我走啦！」

徐仲康不願意和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孩子多談這些事，當時微笑點了點頭，便獨自走出帳幕，匆匆奔向海邊——

海邊停泊着「獨眼矮子」駛來的快艇，如今「獨眼矮子」全軍覆沒，快艇正可以做爲他的交通工具，於是他爬上快艇，走進駕駛間，按照程長風逃走的方向，駕着快艇疾駛而去——

這是一次盲目的航行！

雖然他從小在「大溪地」長大，但是，自從「卡莎娜號」客輪失事以後，他已經在海上迷失了方向。

程長風是不是逃往「大溪地」？「大溪地」離這裏有多遠？這裏在什麼地方？

他一點都弄不清，只有靠運氣盲目前進，希望快艇能帶他到「大溪地」去——

夜漸漸深了！

海面上見不到任何船隻！

徐仲康盲目前進，心底忽然發出一個疑問——

爲什麼要管這種閒事呢？

親愛的朋友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，也是整套「路見不平」故事的主要關鍵；徐仲康身負血海深仇，然而廝通已經被艾小蘭拖進海底，他已經無家可歸，無妻可愛，你叫他幹什麼呢？

他恨這個世界，更恨這個世界上的壞人，偶然在海上遇到上官楚楚，同是不幸人，所以他要爲上官楚楚打抱不平——

「來吧，我現在已經什麼都沒有了，我要爲一切不幸的人主持正義，我要和一切仗勢欺人的人拚到底，看看這個世界上究竟有沒有眞理！」

這就是他的心願！

這就是他的抱負！

他自己已經不幸，他要幫助不幸的人，減少不幸！

對於上官楚楚，這件事，他認爲首先應該查明兩點：

第一，上官霸鼓勵自己的女兒和程長風戀愛，爲什麼又要派人謀殺程長風？

第二，程長風爲什麼把上官楚楚拋棄在荒島之上？爲什麼又返回荒島？爲什麼在帳外啜泣？爲什麼又落荒而逃？

這都是些充滿神秘矛盾問題，一個相思成瘋的女孩子，那麼年輕，那麼純潔，那麼癡情，那麼漂亮，那麼可憐；請問，只要是稍微有一點人性的人，能視若無睹嗎？能袖手旁觀嗎？

「路見不平」的故事都是耳聞目睹而來，並非憑空虛構，所以對故事的起因必須做個交代，請記住徐仲康的悽慘遭遇，請記住徐仲康對廝通的仇恨，請記住徐仲康的鐵血眞情，以後就可以瞭解徐仲康的個性轉變了——

且說今夜月明夜深，風平浪靜，徐仲康駕駛快艇在海上摸索了一陣，忽然發現左前方出現了一艘

快艇，正在快馬加鞭地向他駛來，使他大爲振奮，連忙調轉船頭迎上前去，希望能打聽到「大溪地」的正確方向。

兩艘快艇相對疾駛，轉眼間便會了面！

相距約有十餘公尺時，徐仲康減速停船，正想走出駕駛間問路時，忽聽對面快艇上有人喊道：「喂，辦成了沒有？」

「唔？」徐仲康聞言生疑，暗自吃驚，又把一條剛跨出去的腿縮回駕駛間，並且下意識地閃身躲藏戒備，靜待對方的反應，因爲他發覺對方的話很有問題，可能又是認錯了人。

什麼事辦成了沒有？爲什麼沒見到人就講話？正納悶時，又聽到對方不耐煩地罵道：「混蛋，你想跟我『鐵管家』捉迷藏嗎？」

「——。」徐仲康不敢隨便開口。

「他媽的，矮子，你在攪些什麼名堂？」自稱「鐵管家」的人忽然暴躁地叫道：「辦成了就過來領錢，沒辦成也得出來做個交代，你他媽的藏頭藏尾的算什麼玩藝兒？」

「啊？」徐仲康暗呼一聲，頓時恍然大悟！

「鐵管家」喊他「矮子」，一定指的是「獨眼矮子」！

問他辦成了沒有，一定指的是有沒有殺掉程長風！

「鐵管家」沒見到人就問東問西，一定是認識他所乘的快艇，以爲「獨眼矮子」在快艇上，因爲這是「獨眼矮子」的快艇！

那麼，這個「鐵管家」，一定是上官楚楚家裏的管家了！

上官霸委託「獨眼矮子」謀殺程長風，急於知道結果，所以又派「鐵管家」來調查實況，一定是這麼回事，否則「鐵管家」絕不會一見到這艘快艇就亂吼亂叫——

徐仲康想通以後，馬上挺身而出，但見對面快艇上站着一個男人，年約五十左右，生了一張判官臉，長了一雙順風耳，兩眼內陷，精光深藏，穿了一身米黃色的西裝，戴了一頂文明草帽，雙手叉腰，火氣很大，一看就知道不太好惹。

他想說明「獨眼矮子」的下場，「鐵管家」却搶先伸出一隻右手，指着他盤問道：「喂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我叫徐仲康！」

「叫矮子出來！」

「矮子已經死了！」

「死啦？」「鐵管家」吃驚地往前走了一步，重新打量了徐仲康一眼，鐵青着面孔問道：「另外三個人呢？」

「都死了！」

「哦？」「鐵管家」混身一震，伸手摸了摸鼻尖，突然望着面前的海水沉默下來——

也許這消息太使他吃驚！

也許他連想到「獨眼矮子」失敗的後果！

沉默良久，又慢慢抬起頭來瞪着徐仲康問道：「是你幹的？」

「當然不是，我是死裏逃生，僥倖活命的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哼，『獨眼矮子』見到我，不問青紅皂白，動手便殺，硬要說我是程長風，結果他們全被殺光了！」

「怎麼可能。」

「怎麼不可能？」

「你不是說不是你幹的嗎？」

「是一個主持正義的人，在我最危急的時候，突然在暗中開槍把他們殺掉的！」

徐仲康簡單說明了荒島之夜的歷險，並沒有說明是程長風帮的忙，因爲他還沒有證實是程長風開的槍。

「鐵管家」聽到這段意外的經過，臉上沒有任何表情，只是用手慢慢地摸着自己的鼻尖，想來想去，不再研究「獨眼矮子」的問題，却向徐仲康陰沉地問道：「你見過她嗎？」

「見過了，她很可憐，被程長風遺棄在荒島上兩個多月，天天在等着程長風回去和她結婚，現在已經有些神經失常了！」徐仲康說明上官楚楚的慘狀，忍不住又憤憤不平地向「鐵管家」質問道：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上官霸既然鼓勵楚楚和程長風戀愛，爲什麼又命人謀殺程長風？」

「你對這件事這麼清楚？」「鐵管家」非常不安。

「是楚楚告訴我的！」

「那就很抱歉了，我們主人有令，凡是知道這個秘密的人，都要離開這個世界，我是奉命來收拾『獨眼矮子』，想不到會遇上你這個不幸人！」

「鐵管家」臉色一沉，竟掏出手槍向徐仲康瞄準——

巧計緩兵　鐵胆上門查因果

凡是知道秘密的人都要離開這個世界！是什麼秘密這樣嚴重？看樣子這「鐵管家」比「獨眼矮子」還要不講理！

人在射程之內，面對無法無天的槍口，剛剛死裏逃生，又要丟掉性命，這該怎麼辦呢？

槍比刀厲害，一扣扳機就會喪命，沒有絲毫緩衝的餘地！

徐仲康禍不單臨，此刻不但憤怒，而且惶恐；他想不通自己的命爲什麼會這樣苦，提心吊胆地注視着「鐵管家」手裏的槍口，無法預料子彈什麼時候會射出來，他覺得這種威脅太大，忍不住大聲抗議道：「你們主人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？有什麼資格隨便殺人？」

「這只能怪你運氣不好，你爲什麼要知道這個秘密？」「鐵管家」居然强詞奪理。

「是楚楚告訴我的，這怎麼能怪我？」

「不管是誰告訴你的，反正你現在已經知道了，所以我不得不送你離開這個世界，如果你有什麼後事，可以交代給我，我負責替你辦理。」

「鐵管家」的態度非常平靜，好像認爲殺人是應該的，根本不考慮是否有權毀滅一條無辜的性命；他不但理直氣壯地說明謀殺徐仲康的理由，而且還虛情假意地叫徐仲康交代後事，實在太叫人難以忍受了——

徐仲康氣得直冒烟，恨不得跳過去好好把「鐵管家」好好敎訓一頓，然而當視綫再度接觸槍口時，不得不理智地爭論道：「鐵先生，你——」

「混你媽的蛋，你叫誰鐵先生？」「鐵管家」突然破口大罵。

「你不姓鐵嗎？」徐仲康有些意外。

「誰說我姓鐵？」

「那你爲什麼自稱『鐵管家』？」

「這是我用心血贏來的稱號，大家叫我『鐵管家』，是因爲我做管家很能幹，可以替主人保障生命財產，你他媽的在臨死之前還要給我改名換姓，是不是想——」

「好了，好了，一切都是我的不對！」徐仲康連忙道歉認錯，又緩和地質問道：「鐵管家，你既然能贏得這個榮譽的稱呼，一定是個正直的好人，難道你一點道理都不講嗎？即使上官霸認爲這是個秘密，難道殺掉我就能解決問題嗎？」

「嘿嘿嘿嘿，你這張嘴巴眞厲害，如果不收拾你，這件事恐怕沒有辦法再保守秘密了！」

「鐵管家」沒有理由回答徐仲康的問題，只想除掉徐仲康以絕後患，當時勉强發出一陣冷笑，言罷便向徐仲康開槍。

徐仲康不敢大意，立刻閃向駕駛間後面躲避，並且急忙叫道：「鐵管家，我是替楚楚辦事的，你不能殺我！」

「你能替楚楚辦什麼事？」「鐵管家」不肯相信。

「這是秘密，我必須親自對上官霸說！」徐仲康故弄玄虛，又機智地强調着說：「現在楚楚和程長風之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，如果不趕快設法解決，很可能會危害楚楚的性命，希望你馬上帶我去見上官霸，否則一切後果我都不負責！」

聽到這番話，「鐵管家」又習慣地摸了摸鼻尖，似乎在考慮徐仲康的話是否可靠。

摸了半天鼻尖，忽然悻悻地說：「我告訴你，徐仲康，即使讓你見到上官霸，你也沒有機會再活下去，所以你不必枉費心機！」

「受人之託，忠人之事，你只要帶我去見上官霸就行，至於我的死活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！」

徐仲康的態度逐漸强硬，一再强調自己負有重要使命，希望能打消「鐵管家」行兇的念頭，再找機會逃脫「鐵管家」的控制。

這是一個試探性的鬥智場面！

其實上官楚楚並沒有委託他，是他自己要找上官霸調查眞相的，然而他現在想不出別的脫身之計，只有用這方法來試探「鐵管家」的反應，再隨時臨機應變。

提到上官楚楚，「鐵管家」好像很傷腦筋，但見他皺了皺眉頭，十分關切地問道：「她還在島上嗎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程長風呢？」

「在我手裏！」

「在你手裏？」「鐵管家」忽然瞪大了眼睛。

「當然在我手裏，否則『獨眼矮子』怎麼會失敗？」

徐仲康察顏觀色，覺得這辦法可能有效，故意得意地笑了一下。

這一笑，笑得「鐵管家」心神不定，馬上變色怒吼道：「原來是你從中阻撓？」

「我只是主持正義而已！」

「你和程長風是什麼關係？」

「他是中國人，我也是中國人，就這麼一點關係！」

「好，你很够英雄，我現在帶你去見上官霸。」「鐵管家」信以爲眞，冷冷地諷刺了一句，接着便收槍向徐仲康招手道：「你過來吧！」

「謝謝！」徐仲康毫不猶豫地跳上「鐵管家」的快艇，見到「鐵管家」收槍入懷，才暗自鬆了一口氣；這是沒有辦法的事，爲了緩和眼前的緊張情勢，爲了找機會和上官霸見面，他不得不賭命扯謊，保全性命。

「鐵管家」奉命來截殺「獨眼矮子」滅口，以便繼續保守上官霸的秘密，沒想到會遇上陌生的徐

仲康，如今聽說程長風已經落入徐仲康手中，當然不敢再隨便殺掉徐仲康，於是立刻吩咐手下開船，並且派出一名大漢去駕駛徐仲康所乘的快艇，然後浩浩蕩蕩地向「大溪地」進發——

× × ×

「大溪地」是南太平洋上最誘惑人的一個島嶼，法國人稱它爲「魅力之島」，美國人稱它爲「愛情的樂園」，英國人稱它爲「水手的加油站」，我說它是「混血兒的天堂」，因爲目前在「大溪地」的居民之中，幾乎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混血兒，而且在混血兒之中，氣質最高尙，風度最優雅，人數最多又最動人的，是「大溪地」與我們中國人的混血兒。

走遍世界任何一個角落，只有居住在「大溪地」的混血兒，不會受到歧視，這裏沒有種族的糾紛，也沒有種族的界限，大家都是混血兒，不必再計較混血的成份，所以，我說這裏是「混血兒的天堂」就是這個緣故——

談到「大溪地」，很容易使人連想到「夏威夷」，但是在「大溪地」的人們看來，夏威夷的草裙舞太古板，太枯躁，太缺乏青春活力，至於被公認爲熱情如火的夏威夷少女，「大溪地」人却認爲她們是些不解風情的乾冰，由此可知「大溪地」的風土人情了。

如果談「大溪地」的奇風異俗，三天三夜也談不完，好在徐仲康從小在「大溪地」長大的，對「大溪地」絕不會陌生，因此，我們只要記住「大溪地」是個熱情風流的熱帶島嶼就够了。

這個島的四周，是一片狹窄而美麗的平原，中央是原始的山嶺叢林，首都叫「潘彼地」，位於島的西北岸，其繁華不亞於香港，其靡爛更勝過巴黎，一年四季都擁擠着來自世界各地的觀光客，最受歡迎的却是單身的男客——

且說徐仲康隨「鐵管家」乘快艇登岸，馬上有轎車在岸上迎接，載着他們直達「潘彼地」市區，在一座寬大而華麗的花園洋房門前停下。

「鐵管家」首先下車，叫開大門以後，才回頭對徐仲康冷冷地說：「這裏是上官大人的公館，一切言行不得放肆，知道嗎？」

「趕快帶路吧！」徐仲康很不耐煩地瞪了一眼，跟着「鐵管家」走進大門，發覺這上官大人的公館確實很够氣派，只看前院的花園，就有數百坪之大，使他想不通上官霸究竟是什麼身份。

「潘彼地」是他的生長之地，如今已經家破人亡，無家可歸！

昨天他才帶着艾小蘭逃上「卡莎娜號」客輪，今夜又回到這一塊仇恨之地！雖然麻通已經葬身海底，但是舊地重遊，想到慘死的父母、被毀的家園，以及貞烈重情的艾小蘭，他的心——唉，他的心情能不沉痛嗎？

剛走進客廳，就看到沙發上坐着一個穿睡衣的男人，約有四十多歲，比「鐵管家」年輕很多，五官端正，相貌不凡，不像是個壞人，正仰在沙發上看報，好像沒有發覺有人進來。

「鐵管家」很緊張先做手勢叫徐仲康在客廳門口等候，然後戰戰兢兢地走到那男人身旁，規規矩矩地鞠了一個躬，又故作神秘地湊到那男人耳邊開始報告——

那男人的臉色隨着「鐵管家」的報告而不斷地變化，突然甩開報紙拍了一下桌子，揮手把「鐵管家」趕出客廳，接着便把視綫移向徐仲康。

那是兩道極爲憤怒的眼光！

像兩把利刃，射到徐仲康身上，使徐仲康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冷顫，暗自後悔道：「糟糕，如果他眞向我要程長風怎麼辦？」

這問題太嚴重！

剛才是想阻止「鐵管家」開槍，不得已扯謊，說程長風在他手裏，現在見到上官霸——雖然未經介紹，也可以判斷那男人就是上官霸——他該如何應付呢？

正担心時，忽聽上官霸開口問道：「你就是徐仲康？」

「是的，我就是徐仲康！」

「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「你應該是上官霸才對！」

「嗯，你很有眼光，我正是上官霸！」上官霸的態度有些傲慢，微微點了點頭，嘴角現出一絲不可一世的冷笑，忽然又扳起面孔向徐仲康問道：「你爲什麼要管閒事？」

「因爲看不慣！」徐仲康毫不客氣。

「看不慣什麼？」

「看不慣你這種卑鄙狠毒的作風！」

「你敢罵我卑鄙？」

「有什麼不敢？你已經做了卑鄙的事，我當然可以罵你卑鄙的人！」

「哈哈哈哈！」上官霸笑了，笑得非常粗獷！

然後，他搖着頭站起身來，帶着一份怪異的表情走到徐仲康面前，注視了一陣，又拍着徐仲康的肩膀稱讚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就喜歡這種個性的年輕人，當初長風的個性也和你一樣，請坐，咱們坐下來好好談談！」

「謝謝！」徐仲康沒想到上官霸如此大量，心裏揑了一把冷汗，稍微鬆了一口氣，便走到沙發前

坐了下來。

上官霸回到原來的沙發上，燃上一支雪茄，望着徐仲康端詳了很久，好像眞的很喜歡徐仲康這種不怕死的個性，只見他又搖了搖頭，才溫和地問道：「徐仲康，你把程長風藏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這問題最好等一下再談！」

「你希望先談什麼問題？」

「先談談你的問題！」徐仲康急於解開這個不合情理的謎底，便毫不思索地質問道：「你既然鼓勵令愛楚楚去愛程長風，爲什麼又想派人把程長殺掉？」

「這是誰說的？」

「是楚楚親口對我說的！」

「胡說八道，我怎麼會鼓勵自己女兒去愛一個流氓？」上官霸矢口否認。

「你說程長風是流氓？」

「當然是流氓，他整天勾引楚楚，又强迫楚楚和他私奔，我爲什麼不能殺他？」

「這，這是眞的嗎？」

徐仲康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朶，如果程長風眞是這種人，還値得再爲程長風打抱不平嗎？

他急切地望着上官霸，希望上官霸再給他一個肯定的答覆。

可是，上官霸並沒有再看他，好像有意要迴避他的眼光，低着頭，臉色很難看，情緒很激動，沒有答覆徐仲康的問題，只是自言自語地發狠道：「我非殺掉他不可，一切都是爲了楚楚，楚楚太可憐了，太可憐了！」

「你知道楚楚現在的情形嗎？」

「不知道，楚楚離開我已兩個多月，一點消息都沒有，她是個好孩子，很乖，很聽話，可惜，可惜——」

上官霸拚命地搖頭，說到一半忽然住口，神色痛苦萬分。

徐仲康覺得奇怪，趁機探問道：「上官先生，你有什麼苦衷嗎？」

「自己最心愛的女兒遭遇到這種不幸，你說這算不算是苦衷？」

「聽說這裏面還有一個很大的秘密，凡是知道這個秘密的人，你都要讓他離開這個世界，是不是眞有這回事？」

「徐仲康！」上官霸忽然大叫一聲，非常衝動地指着徐仲康發了脾氣，「你算什麼東西？你有什麼資格盤問我？你以爲我不敢派人殺掉你嗎？」

「我只是同情楚楚的遭遇，她現在見不到程長風，已經變成神經病了，所以我特地來問問是怎麼回事，你發什麼脾氣？」徐仲康很不高興。

「你既然同情她，爲什麼要讓她見不到程長風？」上官霸的聲音越吼越大。

「程長風帶她到島上去以後就走了，這怎麼能怪我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你聽不懂中國話嗎？」

「你是說程長風沒有和楚楚在島上同居？」上官霸似乎很重視這件事。

「這我怎麼會知道？我只聽你女兒神經兮兮地說，要把貞操留給程長風，等程長風回到島上和她結婚！」

「糟了，糟了，我白費心血了！」

上官霸急得直跺脚，大叫「白費心血」！

徐仲康心裏一怔，不由大吃一驚——什麼叫「白費心血」？

一方面恨程長風拐帶女兒私奔，要殺掉程長風解恨；一方面聽說女兒的貞操還沒有被奪，竟直呼糟糕，天下會有這種矛盾而莫名其妙的父親嗎？

反覆無常 管家要狠强留客

一句衝動的話，引起徐仲康更大的疑心！

太不合情理了，他吃驚地望着衝動的上官霸，怎麼想也想不通，終於又忍不住追問道：「上官先生，難道你希望你女兒失身於程長風嗎？」

「混蛋，我——」上官霸破口大罵，却又改口向徐仲康逼問道：「你把程長風藏在什麼地方？趕快交出來！」

「老實告訴你好了，我根本不知道程長風在什麼地方！」

「你想包庇程長風？」

「我說的是實話，程長風遺棄你女兒，已經兩個多月，我只是今天在海上無意間和你女兒相遇的，怎麼可能知道程長風的下落？」徐仲康不得不把事情解釋清楚。

「剛才你不是對『鐵管家』說——」

「那是沒有辦法的事，他一定要殺我，我只好採用緩兵之計囉！」

「緩兵之計？」上官霸當然不肯輕易相信！

冷冷地瞪着徐仲康，仔細地分析徐仲康的話，很久很久，忽然又緩和地說：「徐仲康，你是一個很有正義感的青年，像程長風這種流氓，你認爲應該讓他逍遙法外嗎？」

「當然不應該，不過我確實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！」

「你最好能說實話，免得我對不起你！」

「如果你不相信，可以去問你女兒，爲什麼不趕快把她接回來呢？」徐仲康再三表示自己沒有說謊，願意叫上官楚楚回來作證，又很不諒解地責備着說：「一個神經失常的女孩子，單獨住在荒島上，一會兒哭，一會兒笑，經常坐小船四處亂跑，有時候連衣服都不穿，上官先生，我請問你，萬一被無聊的男人發現怎麼辦？你敢想像會產生些什麼後果嗎？」

「如果眞能遇到無聊的男人倒好了！」

「你——」徐仲康聽到這句話，突然起身衝向上官霸，揮拳便向上官霸的嘴巴上搗去！

上官霸那裏想到徐仲康敢向他動手？發覺時拳已上嘴，一拳見血，牙齒想掉，打得他當場怔住，怔了很久，才氣呼呼地吼道：「你，你——」

「你算是什麼父親？你希望自己女兒被强姦？」徐仲康還想動手。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我絕不是這個意思！」上官霸連連搖頭，聲音已經有些嗚咽。

「那你是什麼意思？爲什麼要說那種不倫不類的話？」徐仲康十分憤慨。

「我沒有說什麼，是你誤會了！」上官霸沮喪地搖着頭，不願意再談這個問題，馬上又向徐仲康追問道：「你眞的不知道程長風的下落嗎？」

「不知道就是不知道！」

「好，我相信你，我不再逼你，你也不要再追問了。」上官霸有氣無力地走到徐仲康面前，伸手抹了抹淌血的嘴角，忽然壓低聲音說：「徐仲康，在『鐵管家』沒發現你打我以前，你趕快走吧！」

「他能把我怎麼樣？」

上官霸道：「他能殺掉你，也能做出任何不利於你的事？」

「你願意放我？」

「我沒權扣留你！」

「不怕我洩露你的秘密？」

「你不像是那種撥弄是非的人，我看得出！」

上官霸扶着徐仲康的肩膀，推着徐仲康走向客廳門口，催促徐仲康及早離開。

徐仲康明知此地不宜久留，然而想弄清的事越弄越糊塗，很不情願這樣白跑一趟，所以走到客廳門口時，忽然誠懇地說：「上官先生，既然你瞭解我的爲人，我希望你能把這件事告訴我，也許我可以爲你効勞分憂！」

「唉，家醜不可外揚，你還是走吧！」

「那你打算什麼時候把楚楚接回來呢？」

「找到程長風以後，我會好好安排的！」

「爲什麼一定要等找到程長風以後？」

「不是一定，我的意思是——」上官霸吞吞吐吐，矛盾萬分，說到一半，忽然拉住徐仲康懇求道：「徐仲康，你很難瞭解一個做父親的心情，我恨程長風，更恨我自己，你能不能够帮我把程長風找到？」

「你還是想殺他？」

「不，我只是想問清楚，如果他沒欺負楚楚，我絕不殺他，我並不是不講理的人！」

「如果我帮你找到他，如果他沒有欺負楚楚，你是不是馬上就放掉他？」徐仲康試探上官霸的眞實目的。

「那怎麼行？」上官霸不同意。

「怎麼不行？」

「那樣的話，我就叫他和楚楚結婚！」

「你是不是有神經病？」

「我很正常，你不會瞭解的！」上官霸感慨地搖了搖頭。

「我當然不瞭解，任何人都不會瞭解的！」徐仲康很不耐煩地叫着說：「如果程長風欺負了楚楚，你就要殺他，如果他沒有欺負楚楚，你就叫他和楚楚結婚，這種話你自己能懂嗎？你不是說，他是個流氓嗎？」

「唉！」上官霸只是沉重地嘆了口氣，沒有再和徐仲康辯駁。

徐仲康想再追問，他却推着徐仲康走出客廳，像勸告，又像警告似地說：「不要多問了，瞭解得太清楚，反而會對你不利的！」

「乾脆一句話，我替你找到程長風，你把全部事實告訴我，幹不幹？」徐仲康的性子很急。

「好，就這樣決定！」上官霸握着徐仲康的手，訂立了君子協定。

徐仲康完全是想知道上官楚楚爲什麼會相思成瘋，所以決定揷手帮忙找尋程長風；其實，如果他不答應帮忙，恐怕也很難離開上官霸的公館——

兩人化敵爲友，剛要分手，忽見「鐵管家」由暗處閃身而出，開口便向上官霸檢擧道：「老爺，這是他的脫身之計，你怎麼能上他的當呢？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——」上官霸懷疑地望着「鐵管家」。

「你想想看，這件事與他風馬牛不相及，他怎麼會帮忙去找程長風？」

「你認爲他是騙我？」

「不管他騙不騙，爲了你的聲譽，我認爲不能放他走。」「『鐵管家』不知存的是什麼心，忽然掏出手槍，一邊監視徐仲康，一邊又向上官霸慫恿道：「老爺，你要特別理智一下，放他走了以後，後

果是不堪設想的！」

「那就乾脆殺掉他算了！」上官霸顯然很担心後果。

「殺人是犯法的，老爺，我認爲可以用他來代替程長風！」「鐵管家」忽然提出妙計。

「他？」上官霸皺眉望了徐仲康一眼。

「爲了小姐的幸福，爲了證實他不知道程長風的下落，我們就——」

「鐵管家」說到一半，又湊到上官霸耳邊嘀咕起來——

徐仲康覺得問題嚴重，再看上官霸時，上官霸臉上逐漸透出興奮的笑意，「鐵管家」自認建議有功，竟放肆而陰險地狂笑起來。

這傢伙眞是個程咬金！

徐仲康有火無處冒，只有不動聲色，冷靜地向着上官霸問道：「怎麼樣？咱們的協定，還算不算數？」

「情況已經改變，不算了！」上官霸言罷轉身離去。

「那你們是想扣留我了？」

「一點都不錯，我們捨不得你離開，快跟我走吧！」「鐵管家」舉槍揮手，又得意忘形地向徐仲康笑道：「叫你代替程長風，是你交了桃花運，你應該感激我才對，嘿嘿！」

「嗯，我很感激你！」徐仲康狠狠地瞪了「鐵管家」一眼，本想硬往外闖，可是臨時心念一轉，又放棄了硬闖的念頭——

叫他代替程長風交桃花運，必定還有想像不到的新花樣，爲什麼不趁此機會去探索這個不合情理的秘密呢？

如果叫他代替程長風和上官楚楚結婚怎麼辦？

地獄懷春 情竇初開香閨苦

「鐵管家」把徐仲康押到後院，一手持鎗，一手掏出鑰匙開門，扭亮房內的電燈以後，又向徐仲康冷笑問道：「我再問你一遍，你把程長風藏在那裏？」

「我已經對上官霸解釋過了，以前說程長風在我手裏，只是一種不得已的緩兵之計，我根本不知道他在什麼地方！」徐仲康對「鐵管家」的印象很壞，說話很不客氣。

「那就不能怪我對你不够意思了，快進去等着代替程長風吧！」

「鐵管家」臉色一沉，手一擺，强迫徐仲康進房。

徐仲康遲疑了一下，覺得這件事越來越不合情理，便向「鐵管家」追問道：「你打算叫我代替程長風做什麼？」

「很簡單，像以前一樣，繼續去愛上官楚楚，然後再和上官楚楚結婚！」

「爲什麼要這樣做？你們不是說程長風是流氓嗎？」

「不必多問，快進去吧！」

「難道上官霸願意把女兒嫁給一個流氓？」

「他媽的，告訴你不必多問，你還囉囉嗦嗦些什麼？」

「鐵管家」突然伸手把徐仲康推進門內，立刻鎖上房門，匆匆返回前面的客廳去找上官霸。

上官霸坐在沙發上吸着雪茄，不停地搖頭嘆息，似乎覺得這件事太棘手；見到「鐵管家」進來，急忙不安地問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「已經關起來了！」

「唉！」上官霸愁眉若臉地嘆了口氣，好像已經拿不定主意，反而向「鐵管家」徵求意見：「你看這樣做合適嗎？」

「老爺，一切都是爲了小姐，我們不能顧忌太多！」

「萬一徐仲康不肯怎麼辦？」

「我有辦法，這回絕不能再失敗，一定要讓徐仲康和楚楚小姐結婚！」

「能像你說的這麼簡單就好了！」

「老爺，你交給我去辦，我——」

「鐵管家」又湊到上官霸耳邊出主意，嘀咕了半天，又陰險地笑着說：「這樣一來，神不知鬼不覺，保證不會影響到您的面子。」

「可是楚楚——」

「沒有關係，時間可以沖淡一切，而且我們這樣做，完全是爲了她好，即使她知道了，也不會怪我們的，老爺，您不能再三心二意了，程長風已經逃得無影無踪，我們怎麼能再放掉自動送上門來的徐仲康呢？」

「鐵管家」花言巧語，再三强調機會難得。

上官霸沉思良久，終於揮手煩躁地說：「好了，你去辦吧，千萬不能讓外人知道！」

「這是您的秘密，我會愼重處理的，老爺，您早一點休息吧！」「鐵管家」隨時表示自己的忠心耿耿。

「唉！」

上官霸沉痛地搖着頭離開了客廳——

「鐵管家」拿起上官霸放在烟缸上的半截雪茄，裝模作樣地吸了兩口，又坐到上官霸剛坐過的沙發上，用力顛了兩下，便開始自我陶醉地搖着狗腿

佈置陷阱——

這一對主僕究竟爲什麼要這樣神秘呢？

時間已經是後半夜了！

月光雖然依舊，但是後院的小屋仍顯得那樣孤獨！

徐仲康被關在裏面，除了生氣以外，更感到奇怪，因爲他發覺這小屋非常特別——

他扭亮所有的電燈，首先發覺這小屋的建築很像一個旅館的套房，進門以後是臥室，臥室裏面，左邊連着浴室，右邊連着書房，只有一個門可以出入。

接着，他發覺這套房型的小屋屬於一個少女的，因爲裏面全是少女穿用的衣物，每一件都是香噴噴的！

接着，他又發覺這是上官楚楚的小屋，因爲牆上掛了很多上官楚楚的彩色放大照片，書房裏的每一本書上，也都寫着上官楚楚的名字！

發覺這是上官楚楚的小屋以後，他馬上想到兩個奇怪的問題——

上官楚楚是上官霸的掌上明珠，爲什麼要孤伶伶地住在後院這種隔離式的環境裏？

「鐵管家」把他看成俘虜，爲什麼把他鎖在上官楚楚的小屋裏？

每件事都不太合情理，無形中使他更增加了對上官楚楚的關懷，於是他開始重新仔細打量這謎一般的小屋；結果，他又發現兩件更不合理的事：

第一件，他發現那個唯一可以進出的房門，只能從外面鎖，不能從裏面拴；換句話說，外面的人可以阻止上官楚楚出去，而上官楚楚却無法阻止外面的人進來，這是爲什麼？

第二件，他發現臥室、書房，和浴室的每一個窗子外面，都裝有防盜鐵條，外面的人進不來，裏面的人也出不去，眞是爲了防盜嗎？

「唔？」

徐仲康在小屋裏走來走去，越想越覺得不對勁，最後，他忽然產生一個奇怪的念頭，匆匆走進書房，打開書桌的抽屜，找到了上官楚楚的日記——

偷看別人的日記是不道德的，然而他已經被强迫拖進上官楚楚漩渦，不管爲了什麼，他都認爲自己有權調查上官楚楚獨留荒島的原因，於是他坐在燈下開始翻閱——

日記簿是新的，不是從元旦寫起！

徐仲康翻開第一頁就開始吃驚，一直吃驚到日記中斷，上面究竟寫了些什麼呢？

×月×日

今天是我高中畢業的日子，也是我滿十八歲的生日！

寂寞的十七歲終於捱過去了，爲什麼我還覺得寂寞！

啊，寂寞，寂寞，爲什麼永遠纏着我？

爸爸說女孩子到了十八歲，已經完全成熟，要開始做「女人」了，所以特地在後院爲我建了這一棟小屋，做爲我十八歲生日的禮物，叫我住在這裏學習做「女人」。

我很喜歡這一塊屬於我自己所有的小天地，但是，什麼叫完全成熟？什麼叫「女人」？女孩子和「女人」有什麼分別呢？

爲了迎接「女人時期」的開始，我要換一本新的日記簿，來記載我學習做「女人」的經過；媽，「女人」應該怎麼做？如果您在，如果您能敎我多好！

×月×日

一個禮拜過去了！

我不知道自己已經學會了多少「女人」的事情，不過我已經逐漸覺得生活比以前更加寂寞，難道「女人」就一定要這樣寂寞嗎？

下午，爸爸給我買了很多書，很多布，還有很多零食；叫我看書，叫我學做衣服，叫我不要離開小屋，如果我感到無聊時，就叫我吃零食打發時間；他說從今天開始，一日三餐都叫張媽送來，免得我出去麻煩，這是爲什麼呢？

我又不是病人，爲什麼不讓我出去？

我一定要問問爸爸——

×月×日

爸爸說外面的世界太可怕，一個成熟的女孩子，最好不要和外界接觸！

我眞不懂！

×月×日

天還不亮，嚇死我了！

剛才做了一場惡夢，夢見媽媽披頭散髮，滿臉瘡疤，伸出雙手要勒死我，我拚命逃，拚命叫，媽媽還是不肯放鬆！

大概是我叫的聲音太大，把爸爸吵醒了！

爸爸慌慌張張地跑進來，問我什麼事，我說是做夢，可是爸爸的臉色很難看，一直摸我的臉，看我的臉，問我有沒有不舒服的感覺！

我說心裏很悶，像火燒，結果爸爸的臉突然變得像紙一樣白，馬上叫「鐵管家」給我拿兩粒藥，叫我吞下，我猜一定是安眠藥，因爲我現在眼皮越來越沉重了——

啊，我想睡覺，我支持不住了！

媽，您爲什麼一直追着我不肯放鬆呢？

您離開我那麼久，是不是在陰間太寂寞？是不

是想叫我去陪您？

×月×日

一場惡夢，給我帶來了無妄之災！

「鐵管家」派工人在門外加了鎖，又派張媽在窗外監視我，像個幽靈似的，隔一會兒就問我有沒有不舒服？眞是活見她的大頭鬼，難道別人都沒做過惡夢嗎？

我叫張媽找爸爸，爸爸見到我就流淚，他說他最喜歡我，最痛我，一切都是爲了我的安全——

奇怪，難道我離開這小屋就不安全了嗎？

×月×日

雖然要什麼有什麼，但是我討厭這種高級囚犯似的生活；從早到晚，從床鋪到沙發，從書房到浴室，這些就是我的活動範圍，爲什麼要這樣的限制我？

啊，悶死我了，連呼吸我都覺得有些窒息，這樣下去，我一定會悶死在這小屋裏！

張媽送晚飯來的時候，我求她讓我到前院去散散步，她說爸爸不准，眞是豈有此理，我和她大吵了一場，打了她兩個耳光，把送來的飯菜都打翻了，有什麼用呢？

爸爸不在家，「鐵管家」跑來把張媽拉了出去，又把房門從外面鎖上了。

我伏在牀上大哭，哭到深夜，爸爸在窗外一直叫我，我不理他，哭到喉嚨發痛，回頭看看窗外，才知道爸爸還站在窗外流浪——

這是爲什麼？

爸爸爲什麼忽然對我這樣殘忍？

是不是有人故意造謠說我有了男朋友？

是不是爸爸怕我亂交男朋友而不准我出門？

天曉得，天曉得，天曉……。

×月×日

做夢也沒想到，張媽送來午飯，遠遠地站在一旁說，爸爸叫我打扮一下，要讓我走出小屋去散散心！

這會是眞的嗎？

我高興得發狂，跑過去拉着張媽的手問她是不是眞的！

張媽直點頭，直流淚，直往後退，好像怕我把她吃掉似的，我眞的那麼可怕嗎？

雖然只是准許我走出小屋散散心，我却像要去和男朋友約會似的，穿上自己最喜歡的衣服，打扮得好漂亮，臨出門時，我又在身上洒了些香水——爸爸叫我學習做「女人」，「女人」出門不是都要洒香水嗎？

走出小屋，才發現爸爸站在門外等我！

爸爸說，這些日子我一定很寂寞，要給我介紹一個朋友，當時我心裏一跳，連忙追問是男朋友還是女朋友，爸爸摸着我的頭，愁容滿面地笑着說：「女孩子長大了，應該交男朋友了！」

聽到爸爸的話，我的心差一點跳出來！

我要交男朋友了！

有了男朋友，大概就不會整天被關在小屋裏了吧？

跟着爸爸走進客廳，看到沙發上站來起一個男人——

啊，不曉得怎麼攪的，一見到他，我的手就開始發抖，臉也開始發燒，心也越跳越厲害，很想再多看他幾眼。

可是，可是我的頭却越來越低，只覺得混身上下都不對勁，這是爲什麼？

這就是一見鍾情嗎？

回到小屋，一躺上牀，一閉上眼，就看到他的影子！

那麼帥，那麼壯，那麼樸素，那麼穩重！

尤其是那一雙深沉的眼睛，他一看我，我就情不自禁地要發抖。

但是，我願意發抖，我恨不得能在他的注視之中永遠發抖——

爸爸又來了，臉上似乎已經減少了很多憂愁！

爸爸說他叫程長風，也是中國人，今年三十歲，是一個由孤兒奮鬥長大的單身漢，是爸爸公司裏新聘的工程師，很願意和我做朋友，問我喜不喜歡他？

我撲進爸爸懷裏，一直把爸爸推出小屋，情願讓爸爸再把我鎖在小屋裏！

眞討厭，這種事還要當面問我，我爲什麼不喜歡？

×月×日

一個十八歲的女孩子，可以和一個三十歲的男人做朋友嗎？

管他的，無論如何，這是我生命中的初戀！

上午，我正在想他的時候，他來了，是爸爸帶他來的——

「楚楚，長風來看妳啦！」

「哦！」

我有些緊張，整了整頭髮，照了照鏡子，想去開門迎接時，他已經進來了……眞糟糕，他不會發現我是被鎖在小屋裏吧？

爸爸拍着他的肩頭對我說：「楚楚，爸爸有事要出去一會，讓長風陪妳聊聊，或者陪妳出去玩玩吧！」

還沒有等我表示意見，爸爸就走了，這回沒有

鎖門——

我好緊張，站在主人的立場，我不能太冷落這個初次上門的客人，於是我鼓起勇氣，抬頭望了他一眼，盡量鎭定地說：「程先生請坐！」

「謝謝妳！」他向我笑了一下，一點都不拘束，一點都不輕浮，就像老朋友似的，在我指定的沙發上坐了下來。

啊，他眞沉着，我爲什麼不能像他一樣？

坐在他的對面，我低着頭，計算着自己心跳的次數，始終想不出應該說些什麼；這怎麼辦？以前在學校裏我是很健談的，爲什麼見了他就張不開口，是因爲他是男人嗎？還是因爲我已經偷偷喜歡了他？

眞的，憑良心說，我眞的已經喜歡了他！

只要能和他在一起，不必說話，也不必談情，更不必接吻，我就會感到幸福；怪不得同班的女同學都急着交男朋友，原來其中有這麼大的奧妙——

中午，不用我吩咐，張媽就送來了兩份豐盛的午餐！

下午，他開始主動地和我說話！

他眞會說話，無形中使得我放棄了矜持與生疏，他說我也說，他笑我也笑，在他的引導之中，我不再覺得人生還有什麼煩惱，直到張媽送晚飯來，他才起身告辭——

該死的張媽，爲什麼要送晚飯來？

我寧肯不吃飯，只要他不走，可是他走了，他說明天還希望能來看我，問我可不可以！

傻瓜，難道你還看不出我隨時都歡迎你來嗎？

×月×日

他眞的來了，雖然讓我等到下午三點多鐘，我還是很高興。

我就知道他會來，因爲我先看到張媽急急忙忙地跑來開門。

張媽眞好，居然能想到給我留面子，如果被他知道我是被鎖在小屋裏，那多麼難爲情！

可是，爸爸既然給我介紹了男朋友，爲什麼還要鎖住小屋的門呢？

唉，鎖就鎖吧，只要有他來陪我，我什麼都不在乎！

今天他聽說我會唱歌——一定是聽爸爸說的——談了一會兒，他就走到鋼琴前，問我會不會唱徐志摩所寫的那一首「偶然」？我點了點頭，他就開始爲我伴奏了！

眞想不到，一個孤兒能奮鬥成工程師，一個工程師又能彈出一手好鋼琴——

啊，他好棒，我好喜歡他，看到他閉目彈琴的傳神風采，我眞想，眞想跑過去——

×月×日

幸福的日子過得特別快！

這是我認識長風的第七天晚上！

我等了一整天，長風一直都沒有來，昨夜臨別時，說好要陪我出去游泳的，爲什麼突然失約？

問張媽，張媽說也許他臨時有事！

找爸爸，爸爸不在家！

我想出去看看，「鐵管家」不准開門！

這個死管家，從小我就討厭他，媽媽也討厭他，就好像這個家是他的，什麼都要管，他憑什麼不准我離開小屋？

氣得我躺在床上大哭，後來爸爸回來了！

爸爸走進小屋，來到床前，我向爸爸告狀，說「鐵管家」把我當成囚犯，爸爸沒有管這些，只是叫我擦乾眼淚，然後才故作神秘地向我問道：「楚楚，假如長風向妳求婚，妳願不願意答應？」

「什麼？」

聽到爸爸的話，我緊張地跳了起來！

我不相信！

我抓緊爸爸的手，瞪着爸爸，希望爸爸再說一遍！

爸爸避開我的視線，走向窗前嘆了口氣，停了很久，忽然掏出手帕擦了擦淚，又回頭對我說：「楚楚，長風很喜歡妳，我知道妳也喜歡他，所以我已經答應了他的求婚！」

「啊？」

我差一點昏倒，這會是眞的嗎？

我撲進爸爸懷裏，過度的興奮，忘掉了應有的含蓄，直搖着爸爸問道：「長風在那裏？爲什麼今天不來看我？」

「妳先告訴爸爸，這樁婚事妳同不同意？」

「爸爸已經答應人家了，我還能夠拆爸爸的台嗎？」

我緊緊地擁抱着爸爸，這時候才想到自己應該表示害羞！

過了一會兒，又聽到爸爸有些感慨地說：「唉！長風是個正人君子，妳能夠嫁給他，爸爸就放心了！」

「他在那裏？」我急於見到長風。

「他去買東西去了。」爸爸扶起我的頭來，望着窗外繼續說道：「在『大溪地』的東北方，有個美麗的小島，我給你們買了一艘最豪華的遊艇，明天，他就帶妳去旅行，妳在這小屋裏悶壞了，出去好好的玩玩吧，玩够了以後，爸爸就給你們舉行婚禮。」

我只知道高興，不知道應該說些什麼！

後來，爸爸又拉住我的手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楚楚，長風是個值得信任的男人，如果他對妳有什麼要求，那是他愛妳的表現，妳就答應他吧！」

「嗯。」

我點了點頭，轉身跑向一旁，好像已經聽懂了爸爸的暗示，心裏不由掀起一陣甜蜜的驚慌——長風會對我有什麼要求嗎？

爸爸的話很對，反正我已經決定嫁給他，我的一切都是他的了，我不會拒絕的，我會爲他奉獻一切——

啊，明天，明天，美麗的明天！

× × ×

日記到此中斷，顯然上官楚楚沒有帶着日記簿去旅行。

徐仲康把日記簿放回抽屜裏，燃上一支香烟，對這件事不但沒有清楚，反而更加糊塗起來——

上官楚楚和程長風之間的感情，可以說是上官霸一手造成的！

楚楚已經成熟，爲什麼要被關進小屋？

既然不准楚楚走出小屋，爲什麼又給楚楚介紹男友？

小屋是送給楚楚十八歲的生日禮物，好像已經有計劃要限制楚楚的行動自由，爲什麼？

一方面關心楚楚的安全，一方面又鼓勵楚楚跟程長風出海旅行，更暗示楚楚不要拒絕程長風可能提出的要求，這又是爲什麼？

所謂要求，當然指的是超友誼關係的要求，一個關心女兒的父親，可以暗示女兒不要拒絕這種要求嗎？

程長風是上官霸公司裏新聘的工程師，是奉命愛楚楚？還是眞有勇氣求婚？

別的不談，只談幸運的程長風，有機會和楚楚結婚，將來做了上官霸的女婿，就可以繼承上官霸的産業，既然求成了婚，爲什麼又在旅行途中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上？

「太不近情了！」

徐仲康連連搖頭，他覺得除了上官楚楚以外，其他的人都有問題。

尤其是上官霸派「獨眼矮子」去謀殺程長風，又派「鐵管家」去攔殺「獨眼矮子」，這些，更叫人想不通——

這裏面一定有個相當可怕的陰謀！

孽緣難解 多疑試走鴛鴦路

夜已經很深了。

徐仲康被關在上官楚楚的小屋裏，在强烈的好奇心的驅使之下，不由放棄了設法逃走的念頭——

他仰在沙發上，靜靜地望着牆上掛的彩色照片，想着上官楚楚的奇異戀情，以及被拋棄在荒島上的慘境，心裏難免要憤憤不平。

這麼可愛的女孩子，爲什麼要遭受了這種折磨？如果上官霸和上官楚楚不是父女，這件事就比較容易判斷了，然而上官霸偏偏是上官楚楚的父親，而且很關心上官楚楚的安全，有了這一層關係，才使人無法捉摸。

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

徐仲康忽然想到上官霸剛才在客廳裏的矛盾談話！

上官霸說程長風是個流氓，又說程長風誘拐楚楚私奔，所以要殺掉程長風！

後來聽說程長風沒有和楚楚發生關係，又有些失望！

後來又說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話！

後來又拜託徐仲康把程長風找回來，叫程長風和楚楚結婚！

最後當「鐵管家」不准徐仲康出門時，又同意强迫徐仲康代替程長風！

這算什麼父親？這算什麼關心？

從楚楚的日記中，可以揭穿上官霸兩項謊言：

第一，程長風不是流氓！

第二，程長風不是誘拐楚楚私奔！

這好像是一齣荒唐的醜劇，完全由上官霸自編自導，那麼上官霸爲什麼要在徐仲康面前說謊呢？是掩飾買兇殺人的行爲？是後悔當初看錯了程長風？

還是——

「唉，這件事非找到程長風不可，否則永遠也弄不清！」

徐仲康躺在上官楚楚的床上，決心帮助可憐的上官楚楚，同時也決定了目標。

上官霸滿懷苦衷，不會說實話！

上官楚楚神經失常，語無倫次，問也問不出什麼！

只有程長風才能解開這個謎，可是到那裏去找程長風呢？

不離開小屋怎麼能去找程長風呢？

× × ×

第二天一早，一個中年婦人送來了早餐，放到茶几上，瞪着徐仲康不停地打量，好像想研究徐仲康是屬於那一類的人。

這婦人年約三十五六，也許是由於環境的磨煉，舉止非常穩重，一看就知是個城府很深的人——

徐仲康靈機一動，温和地搭訕着說：「妳大概就是張媽吧？」

「您認識我嗎？」

「妳是不是張媽？」

「您怎麼會認識我？」

「因爲楚楚曾經在我面前提到妳！」

徐仲康不好意思說偷看了楚楚的日記，隨便編了一個理由。

豈知張媽一聽，眼淚馬上流了出來，來不及克制自己的情緒，便急切地問着說：「徐先生，我們小姐好嗎？」

「一個人住在荒島上，隨時都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危險，妳想她怎麼會好？」

徐仲康看到張媽流淚，料定張媽很關心楚楚的處境，而且以前一定和楚楚的感情不錯，所以特別强調楚楚的危險，暗中試探張媽的反應，希望張媽能透露一點蛛絲馬跡。

張媽擦了擦眼淚，嘴巴動了好幾次，心裏似乎隱藏了很多話要說出來，却又冷冰冰地說：「徐先生，飯菜快要凉了，您趕快吃吧！」說完話，便要離開小屋！

徐仲康眼明手快，突然閃身伸手攔路，坦率而誠懇地說：「張媽，我是覺得楚楚太可憐，爲了救楚楚才冒險到這裏來的，如果妳也關心楚楚，一定要帮助我！」

「您想叫我帮助你什麼？」

「把眞相告訴我，否則我根本無法插手！」

「對不起，您找錯人了！」

張媽臉上毫無表情，繞過徐仲康身旁便往門外走去——

她只說徐仲康找錯了人，並沒有說她不知道事實眞相，當然是有不便開口之處！

徐仲康覺得機會難得，立刻隨後喊道：「張媽，妳等一下！」

「幹什麼？你對下女也感興趣嗎？」

一句充滿侮辱性的話，發自陰險「鐵管家」的口中！

「鐵管家」帶來一個人，擋住了徐仲康的去路，一隻手扶着門框，一隻手插在口袋裏，向徐仲康冷冷一笑，慢慢掏出手槍亮了一下，又放回口袋對徐仲康說：「這是本地最有名的裁縫，老爺嫌你太寒酸，特地叫他來給你量尺寸，替你做幾套像樣的衣服。」

「是的，小弟三代祖傳，專做紳士內外衣褲，保證上手剪裁，手工第一，價錢公道，嘿嘿！」

裁縫師花言巧語，笑着走到徐仲康身旁，鞠了一個躬，便掏出皮尺量了起來——

徐仲康沒有拒絕，只是望着遠去的張媽發呆！

一提到楚楚就流淚，可見張媽是個相當重感情的人，爲什麼不肯說呢？

裁縫師走後，「鐵管家」又摸着鼻尖向徐仲康冷笑，一句話也不說，笑得徐仲康直冒火，直到發覺徐仲康想動手時，才機警而陰沉地警告道：「還是忍耐一下吧，發脾氣對你不會有好處，嘿嘿！」

張狂地笑了兩聲，溜溜躂躂地走出了小屋！

回頭鎖門時，又向徐仲康指指點點地說：「我告訴你，有些事你必須想開一點，否則只有自討苦吃！」

「那些事？」徐仲康終於憤憤地問了一句。

「比方說吧，我對上官霸忠心耿耿，張媽對我忠心耿耿，你如果想向張媽打聽什麼，那就是白費心思，因爲我已經對她交代過了，她不會帮助你的，你懂嗎？」

「我不願意和你這種『狗腿子』打交道，你去叫上官霸來！」

「很抱歉，上官霸也不願意和你這種小人物打交道，任何事情都要由我處理。」「鐵管家」對於徐仲康侮辱他的話並沒有生氣，反而神氣活現地向徐仲康炫耀他的權勢，摸了摸鼻尖，又歪着頭對徐仲康笑道：「你如果有什麼意見，現在可以向我請示！」

「昨天晚上上官霸要放我，你爲什麼反對？」

徐仲康認爲「鐵管家」另有陰謀。

「做管家的必須爲主人利益着想，我們主人的心太軟，差一點被你唬過去，所以我不得不建議主人把你留下，其實對你來說，這是一種福氣，你怎麼不高興呢？」

「這算什麼福氣？我高與什麼？」

「咦？你不是見過楚楚嗎？」「鐵管家」忽然壓低聲音，無恥地笑着說：「那麼漂亮的小妞，今年才十八歲，我現在建議主人白白送給你，讓你和她結婚，在荒島上渡蜜月，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，反正她的神經已經不正常了，這種艷福你到那裏去找？我可以保證，一定比正常的女孩子有味道，將來你一定會樂不思蜀的，嘿嘿嘿！」

「去你媽的！」

徐仲康一脚踢上小屋的房門，不願意再聽「鐵管家」的下流話——

實在太下流了！

楚楚相思成瘋，應該同情她，帮助她，更應該把她接回來請醫生治療才對，爲什麼還要留她一個人在荒島上？爲什麼還要强迫一個陌生男人去玩弄她？姦污她？

這是一種傷天害理的勾當！

這是一種違反人性的行爲！

即使「鐵管家」另有陰謀，上官霸也不應該同意這樣做呀！

「不對，不對，這件事——」

徐仲康拚命搖頭，心念一轉，忽然對這件事想到了三種可能性：

第一，楚楚可能不是上官霸的親生女兒，否則上官霸絕不應該對楚楚這樣狠心！

第二，上官霸可能已經身不由主，受到「鐵管家」的要挾，否則「鐵管家」絕不會如此張狂！

第三，楚楚以前可能被騙失身，上官霸發覺楚楚有了身孕，怕肚子大了不好看，一方面爲了自己的名譽，一方面爲了女兒的前途，所以急於找個男人和楚楚結婚，先找到自己新聘的工程師程長風，後來程長風跑了，現在又强迫徐仲康代替程長風，反正目的是想給楚楚肚子裏的孩子找個爸爸遮羞！

「嗯，也許就是這麼回事！」

徐仲康自言自語地點着頭，想來想去，覺得只有第三點比較合情理，否則上官霸絕不會那樣迫不及待地促成楚楚和程長風的戀愛，「鐵管家」也絕不會這樣不擇手段地强迫他代替程長風去和楚楚結婚，可是——

楚楚眞的被騙失身了嗎？

楚楚肚子裏眞的已經有孩子嗎？

「不對，不對！」

想到這裏，徐仲康又搖了搖頭，又把自己的想法推翻了——

楚楚的日記裏並沒有提過這件事！

昨天在海上遇到楚楚時，楚楚赤身裸體，十分窈窕，並沒有懷孕的現象。

如果剛剛發覺懷孕，可以找醫生打胎，如果已經無法打胎，肚皮一定會大起來，同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上官霸眞是因爲楚楚懷了孕才急於讓楚楚嫁人，那麼當程長風帶楚楚到海上旅行以後，爲什麼又派「獨眼矮子」去暗殺程長風呢？

殺掉程長風還叫誰做孩子的爸爸？

可見不是爲了孩子的問題！

可見楚楚沒有懷孕，沒有失身！

那究竟是爲了什麼呢？

「啊——」徐仲康頭昏腦脹，已經無法再想！

中午，張媽送飯來，板着面孔，一句話也不肯說！

晚飯時，徐仲康再三懇求，張媽仍舊是守口如瓶！

這是徐仲康被關進小屋的第二天，疑問越來越多，想調查的事毫無進展——

第三天，裁縫師送來了大批的外內衣褲，連皮鞋和襪子都有，對徐仲康相當優待！

第四天下午，「鐵管家」笑嘻嘻地來看徐仲康，並且交給徐仲康一個信封，態度十分親切，還敬了徐仲康一支烟。

徐仲康仔細一瞧，信封裏裝的竟是百元一張的美鈔，一共是一百張，不由驚奇地問道：「給我這麼多錢幹什麼？」

「這是我們主人對你一點心意，希望你能好好照顧楚楚！」

「哼，用一萬美鈔的代價，想强迫我賣身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何必說得這麼難聽呢？」「鐵管家」發覺徐仲康的臉色不對，又鼓起他那三寸早就該爛的舌頭，花言巧語地笑着說：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這是理所當然的事，我們主人怕楚楚婚後吃苦，特地送一萬美鈔做陪嫁，這也是人之常情，你別往壞的地方想嘛，嘻嘻！」

「你們一定要逼我和楚楚結婚？」徐仲康冷靜地瞪着「鐵管家」。

「我覺得只有你才是最理想的人選，你千萬不要誤會。」「鐵管家」摸着鼻尖，滔滔不絕地說：「島上的洞房，是我親自替你們佈置的，一切東西應有盡有，雖然不敢說像天堂，至少也可以讓你們舒舒服服地渡蜜月；上次的遊艇被程長風開走了，這次主人又給你新買了一艘，比上次的還要豪華，如果你們在島上住膩了，可以乘遊艇四處逍遙，多痛快呀！」

「你打算什麼時候叫我去見楚楚？」

「明天，明天早上我親自送你上船，這裏有一張地圖給你，免得你在海上迷失方向。」

「鐵管家」從口袋裏掏出一張航海圖交給徐仲康，上面註明了那一座荒島的正確位置。

徐仲康不動聲色，收起地圖和美鈔，沉思片刻，又向「鐵管家」試探道：「結婚是大事，爲什麼不接楚楚回來，在家裏舉行婚禮，然後再出去渡蜜月？」

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！

上官霸是當地的名人，有財有勢，爲什麼不趁勢熱鬧一番呢？

「鐵管家」呑了一口口水，摸了摸鼻尖，明明是有難言之隱，却仍舊强顏歡笑地說：「哈，這你就不懂了，我們主人是大戶人家，一切都要講求時髦，這是最豪華、最別緻的結婚方式，普通人還辦不起哩！」

「到時上官霸去不去主婚？」徐仲康越聽越不對勁。

「不去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咦？你怎麼這麼土？」「鐵管家」兩眼一瞪，忽然陰陽怪氣地比劃着說：「天主婚，地證婚，大海做介紹人，島上的花草樹木做來賓，不是很詩意嗎？」

「好，好，眞是太詩意了，謝謝你！」

徐仲康連連點頭讚美，並且感激「鐵管家」服務週到，心裏却已在暗思對策。

「鐵管家」聽到這番話，怔怔地瞪着徐仲康，摸了摸發紅的鼻尖，不由多疑地問道：「你不反對嗎？」

「得到一個年輕漂亮的富家小姐做太太，又可以賺一萬美金，我爲什麼要反對？」

「鐵管家」道：「這麼說，你是答應了明天去和楚楚結婚啦？」

「我說過不答應嗎？」

「好，好，我早就知道你會愛上楚楚的，嘿嘿嘿嘿！」

「鐵管家」得意忘形，用力推了徐仲康一下，幾乎把徐仲康推倒，然後，才心滿意足地走出了小屋——

剛走出小屋，忽然又停步回頭，大概是覺得徐仲康答應得太爽快，又指着徐仲康警告道：「大丈夫說話要守信用，識時務者爲俊傑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鷄蛋不和石頭碰，你懂不懂？」

「我不懂！」

「公館四周的圍牆上，都裝有通電的鐵綫網，插翅難飛，碰到就死，你懂不懂？」

「謝謝你的提醒！」

「好好準備做新郎吧！」

「鐵管家」冷冷一笑，鎖上房門走了——

徐仲康沒有找機會動手脫身，只是靜靜地站在屋中。

難道他眞想去做這個撲朔迷離的新郎嗎？

忠僕悲婚　闖進茅屋遇雌虎

夜又深了！

這是徐仲康被關在小屋的第四夜，也將是最後的一夜；躺在楚楚的床上，望着楚楚的照片，好像又聽到楚楚從海上傳來的哀怨歌聲——

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……。

我想忘了你，可是，你的影子，佔有了我的心房……。

「唉，該死的程長風！」

幻想之中，徐仲康猛然嘆了一口不平之氣，煩躁地跳下牀來。

他覺得程長風太混蛋！

不管有什麼苦衷，也不應該把楚楚一個人拋棄在荒島上！

如果不願意和楚楚結婚，就乾脆別帶楚楚出海，既然帶走楚楚，就要對楚楚負責；這樣始亂終棄，一走了之，算什麼玩藝兒？

「哼！」

徐仲康氣極揮拳，恨不得找到程長風狠揍一頓替楚楚出一口氣，然而身繫小屋之中，什麼事也辦不成——

明天「鐵管家」就要押他上船了，楚楚是因爲想程長風想得神經失常，肯嫁給他嗎？

即使楚楚肯嫁，他能眞要嗎？

這問題他必須先做個決定，否則明天再見到楚楚時，他會手足失措的！

屋內靜悄悄的，屋外更靜！

看看手錶，已經是深夜兩點多鐘了！

他從臥房走到書房，又從書房走到臥室，正在研究明天應該採取什麼態度，忽然聽到窗外傳來一陣陣隱約的悲泣——

「誰？」徐仲康吃驚地問了一聲，沒有得到反應！

跑向窗前，往外一看，原來是張媽獨自在屋外窗旁，倚牆擦淚，於是，他又低聲問道：「張媽，妳——」

「我對不起小姐，我害了小姐，我——」

張媽見到徐仲康，忽然轉身奔向窗口，痛哭流涕地，向徐仲康說了這麼的兩句話，便伏窗泣不成聲。

聽到這兩句話，徐仲康心裏一震，又怕被別人發覺，連忙勸道：「張媽，妳先冷靜一下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小姐沒出世以前，我就在這裏服侍太太，太太對我很好，臨死的時候，還叫我照顧小姐，可是我不但沒有盡到責任，反而害得小姐一個人被拋棄在荒島上，徐先生，你說我該不該死？」張媽的情緒非常激動。

「這怎麼能怪妳呢？」

「因爲程長風是聽了我的話以後，才遺棄小姐的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雖然同情小姐的不幸，可是我覺得老爺這樣做太自私，所以我就忍不住告訴了程長風，結果程長風就眞的把小姐遺棄了！」

「妳對程長風說了些什麼？」徐仲康急急地追問。

「我——」張媽遲遲不語。

「沒有關係，我會替妳保守秘密的！」

「不，我不能說，我太痛苦了，一方面希望小姐幸福，一方面又不忍心看着無辜的人受害，所以我告訴了程長風，害了小姐，現在又連累了你，徐先生，我究竟應該怎麼辦呢？」

「張媽，妳的話我越聽越糊塗，爲什麼不能直接告訴我？」徐仲康急得要命。

「聽我的話，你絕不能和我們小姐結婚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才冒死來告訴你，徐先生，趁天亮以前，你趕快逃走吧！」

「逃走？」徐仲康沒想到張媽會說這種話。

「是的，我可以給你把門打開！」張媽掏出鑰匙。

「圍牆上的電網怎麼辦？」徐仲康終於產生了興奮。

「我可以設法關掉電門！」

「能有把握逃出去嗎？」

「現在正是機會，老爺和『鐵管家』都睡了，守夜的人已經被我灌醉了，徐先生，你再不逃就沒有機會了！」

張媽淚痕滿面，語氣誠懇，說話時，不停地回頭張望，神色很惶恐，很矛盾，也很痛苦，看不出什麼陰謀和企圖。

然而徐仲康仍不得不慎重地質問道：「張媽，請原諒我的多疑，我與妳素昧平生，妳爲什麼要冒着性命危險帮助我逃走？」

張媽道：「像帮助程長風的理由一樣，你可以去問他！」

「他在那裏？」

「我已經兩個多月沒有見到他了，不過，你可以到『茅屋酒吧』去打聽一下，他有個親戚，住在那邊。」

「眞的嗎？」徐仲康覺得事情變化太大。

「徐先生，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多疑？」張媽忽然沉下了面孔。

「哦，對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請妳體諒我的立場！」徐仲康慚愧地向張媽道歉，又關心地問着說：「妳帮助我逃走以後，怎麼向上官霸和『鐵管家』交代？」

張媽道：「我早就替自己打算好了，謝謝你的關心。」

張媽擦乾眼淚，忽然堅強地打開房門，帶着徐仲康離開小屋——

× × ×

這是誰都料不到的事！

徐仲康在張媽的協助之下，順利地逃出上官霸的恐怖公館，剛跑到路口，便聽到公館內傳出一聲驚魂的槍聲，不由使他停步發出一聲驚呼——同時更下意識地喊了一聲：「張媽！」

這是誰開的槍？

難道是張媽畏罪自殺了嗎？

「哦，張媽，張媽！」

徐仲康沉痛地喊了兩聲，回頭跑了幾步，望着上官霸公館的大門跺了跺脚，又理智地展開了逃亡的路程。

不管是不是張媽自殺，槍聲一定會驚動夢中的上官霸和「鐵管家」，他必須馬上離開這個危險的地方，找到程長風，解開謎底，然後再研究如何**救的**助可憐的上官楚楚——

「茅屋酒吧」的名氣，相當於巴黎的「紅磨坊」，是一個通宵瘋狂的地方，凡是到過「大溪地」的人，沒有不去送鈔票的。

當年美國米高梅電影公司拍攝「叛艦喋血記」時，就是以「大溪地」做背景，男主角馬龍白蘭度，每天晚上都要到「茅屋酒吧」去風流一陣，後來由於受不了「大溪地」少女的熱情爭寵，只有呆在旅館避難清修。

談到「大溪地」少女的熱情，那是絕對不在話下的！

她們不但嬌艷，而且潑辣；不但純潔，而且任性；不但大胆，而且充滿了原始的悍野；每當夜幕低垂時，她們便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走出家門，到處尋求陌生的約會；她們對一切都很隨便，她們找男人只是爲了玩，只要你請她們跳舞，再送她們一些小禮物，她們就會做你的臨時情人，甚至於帮你租一間小屋，做你的臨時太太；但是如果你送鈔票給她們，她們會毫不猶疑地賞你一記「再見耳光」的，當然具有中國血統的少女還是比較保守——

「茅屋酒吧」位於「大溪地」旁邊的「基因島」，據說雖然設備簡陋，却是目前世界上最瘋狂、最粗野、最混亂的酒吧；在這裏，一天晚上打五六次架，是很平常的事，不過那只是英雄式的比武，絕沒有動刀殺人的，打起來時，杯盤齊飛，其他的人圍起來欣賞，還有樂隊伴奏，打完了大家一起帮忙收拾現場，再繼續跳舞唱歌，就好像沒發生過什麼事似的——

這是一種相當奇妙的民族！

徐仲康趕到「茅屋酒吧」，已經是凌晨四點多鐘！

還沒有走進酒吧，就會聽到裏面樂聲震耳，鼓

聲喧天！

剛走進酒吧就被一隻玻璃杯打了一下，幸而沒打到臉上，只是洒了一身酒，濺濕了新做的西裝，原來又遇到了打架的場面——

旁觀的人圍得水洩不通，個個磨拳擦掌，躍躍欲動。

樂隊人員全體起立演奏，累得滿頭大汗，仍不休息。

這就是「茅屋酒吧」的特點！

徐仲康是來找人的，沒有心情看熱鬧，直接走到了櫃枱前，要了一杯酒，燃上了一支烟，先付過小費，才向酒保問道：「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，可以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你說說看，是個什麼樣的人？」酒保收起小費，格外慇勤。

「有個叫程長風的人，兩個多月以前被上官霸先生請去做工程師，你聽說過嗎？」

「哦，程長風以前常到這裏來！」

「最近有沒有來？」

「昨天還來過！」

「眞的嗎？」徐仲康興奮地瞪大了眼睛。

「咦？我收了你的錢，怎麼能騙你呢？」酒保很坦白。

「聽說他這裏有個親戚，你知不知道是誰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我可以見見他那位親戚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不過你最好等一下！」

「你是說現在不在？」

「在！」

「那——」徐仲康以爲酒保想趁機敲竹槓。

「現在正是高潮，恐怕不能和你見面。」酒保含笑向場內指了一下。

「哦，謝謝你！」

徐仲康知道程長風那位親戚正在場內打架，便好奇地往人羣擠去——

擠進去一看，不由吃了一驚，原來場內正打得難解難分的，竟是兩個年輕健美的女將，難怪大家看得這樣起勁，樂隊演奏得那樣賣力！

兩個女將之中，一個是長髮披肩，一個是短髮齊耳！

長髮少女穿的是黃色迷你裙！

短髮少女穿的是紅色迷你裙！

兩人纏在一起，滾在地上，連扯帶拉，連抓帶打，不但迷你裙都分了家，而且都已經衣不蔽體，原形畢露——

那一位是程長風的親戚呢？

徐仲康回過頭去，伸長了脖子，用眼光向酒保問。

酒保簡單扼要地做了個手勢，原來是那個穿紅色破迷你裙的短髮少女！

這實在太不像話了！

這麼多人看兩個女孩子打架，居然看得津津有味，無人勸阻，這算是什麼心理？

路見不平，不能不管！

但是如果硬要制止這一場香艷刺激的打鬥，掃了大家的興，萬一惹起公憤，在這種環境之中也是不好玩的；因此，他首先擠出人羣，走向樂隊領班，左手抓住領班的指揮棒，右手掏出一張美鈔往領班手裏一塞，低聲微笑道：「老兄，擦擦汗，叫你的樂師們休息一下吧！」

「他——」

領班剛想瞪眼開罵，忽然覺得手心裏的東西值得研究，低頭斜眼一瞧，認清是一張印有美國字的鈔票，馬上彎腰鞠躬，「他」字已經出口，連忙收回「媽的」，立刻服服貼貼在改口陪笑道：「他們是應該休息了，我馬上叫他們休息！」

於是，指揮棒一揮，樂隊馬上停止了變態的演奏！

這邊剛停止演奏，那邊圍觀的人馬上回頭提出抗議！

領班認錢不認人，聽到抗議，一邊伸手揷進褲袋揑緊美鈔壯胆，一邊滿口仁義道德地和抗議的人理論！

徐仲康趁機衝進場內，來到了兩名少女的身旁，用責備的口吻急忙勸阻道：「喂，在這麼多人面前打架，內褲和乳罩都打出來了，成何體統？還不快住手！」

這是實在的情形，憑良心說，確實是很不雅觀的！

然而兩名少女正打得火熱，對徐仲康的話，充耳不聞，繼續在地上翻滾纏鬥，那短髮少女還抽空賞了徐仲康一脚，大概是提醒徐仲康趕快讓開。

徐仲康碰了釘子，又捱了一脚，心裏覺得很不是味道，當時望着地上的兩名少女皺了皺眉頭，突然心血來潮想出絕招，但見他跨步彎腰，雙手同時一抓——

「哎喲！」兩少女齊聲嬌呼，可能是被抓到了癢處，頓時撤手各自滾向一旁，先後從地上躍身而起，及至發覺是受到徐仲康的偸襲時，那短髮少女首先抬玉手，揮香汗，喘息之中，竟怒指徐仲康嬌叱道：「你這個臭男人是從那裏來的？爲什麼亂動手管閒事？」

「請二位姑娘不要誤會，我——」徐仲康一時

想不出恰當的詞句來解釋。

「狗拿耗子，修理他！」

長髮少女不知好歹怒吼一聲便向徐仲康撲去。

短髮少女不甘落後，也衝向徐仲康狂叫道：「對，先擺平他，咱們再繼續比賽！」

「我一個人就可以修理他，不用妳帮忙！」長髮少女揚言要獨鬥徐仲康。

「笑話，如果我擺不平他，就算我輸妳！」短髮少女不肯讓長髮少女獨發雌威。

「哎，妳們講不講理？我勸架的，妳們——」

徐仲康沒想到會演變成這種局面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當然不好意思和兩個衣衫不整的女孩子動手，所以他只有一邊後退，一邊當衆提出抗議，希望這兩名蠻橫的少女能稍微講一點道理。

豈知話沒說完，理沒講清，長髮少女已經領先攬住他的幸運之腰，短髮少女也隨後抱住他的多禮之腿；轉眼之間，正當他尷尬爲難的時候，長髮少女挺胸一擠，短髮少女，但聞噗通一聲，當場便把他摔了四脚朝天——

「好，好！」

「精彩極啦！」

「喂，別給男人丟臉，快起來呀！」

「骨頭已經被摔散啦！」

「哈哈哈哈哈！」

一陣哄堂大笑，旁觀的人又七嘴八舌地圍攏過來——

這也叫陰溝裏翻船嗎？

吧女賭情　爬出水溝見逃夫

迷你裙兒成條，兩女瞪眼叉腰；

不知衣破可羞，一味耍寶胡鬧！

徐仲康的後頭被迫吻上了地板，但覺一陣眩暈，頓時頭大眼花。

他用力閉了閉眼，聽到四周傳來的嘲笑，心裏不由暗暗冒火；冷靜了一會兒，再睜眼時，發覺兩名少女站在身旁，長髮在左，短髮在右，雙雙瞪眼叉腰發出冷笑，似乎有意再摔他一交。

堂堂大丈夫，竟被兩名小女子當衆摔得如此悽慘，若不還她們一點顏色，怎麼好意思走出「茅屋酒吧」的大門？

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都說男女已經完全平等，「好男不和女鬥」的說法，早已落伍；於是，徐仲康在嘲笑聲中緩緩起身，站在兩名瞪眼叉腰的少女中間，先搖了搖頭，又分別向兩名少女發出一絲苦笑，然後，突然伸出雙手，猛向左右一抓、一甩、一鬆——

「好！」

衆人立刻發出一聲驚心動魄的喝采，兩名少女已經凌空飛出，老老實實的平擺在地上，誰也沒有看清楚是什麼門路——

其實這並不算什麼絕技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此乃「大擒拿」十八式中的「雙輪飛」也！

徐仲康神色莊肅，慢步走向兩名少女，見兩女東倒西歪，緊咬櫻唇，忍淚欲哭，像兩個小可憐的，驚愕地瞪着他，臉上的蠻横之氣早已全消，使他感到萬分慚愧，連忙上前伸手說道：「好了，這樣可以拉平了，快起來吧！」

「放你的屁，沒那麼便宜！」

長髮少女忽然發出河東獅吼，人躺在地上，身子用力一扭，捉住徐仲康的小腿便咬了上去；咬完起身衝出人羣，羞憤交加地逃出「茅屋酒吧」——

徐仲康痛得冒了一頭汗，咬緊牙齦抬腿一抖，竟從褲管中掉出一塊帶血的肉來，而且鮮血也沿着小腿往下流。

這塊肉是被長髮少女咬下來的！

他沒有喊叫，也沒有追趕，只是掏出手帕綁住小腿止血，然後，擺出硬漢作風，盡量平靜地，忍痛向那短髮少女問道：「怎麼樣？妳還要不要再打呢？」

「我——」短髮少女見肉心慘，坐在地上不敢再撒野。

看熱鬧的人恐天下不亂，仍圍在原地不動，希望徐仲康再製造一場高潮。

徐仲康是個提得起，放得下的人，不但沒有向短髮少女報復，反而非常温和地問道：「妳認識程長風嗎？」

「程長風？」短髮少女有些吃驚，沒敢馬上表示態度。

「我是爲了程長風的事，特地來找妳的！」

「他怎麼啦？」

「換個地方談談好嗎？」

「好，你跟我來吧！」

短髮少女詫異地望了徐仲康一眼，猶豫片刻，隨即起身帶着徐仲康離開了現場；剩下那些看熱鬧的人，瞪着地上的肉，呆了一陣，才失望地各自散開，繼續在酒吧裏尋求自己的狂歡，樂隊也開始了瘋狂的演奏，很快，就把打架的事抛到九霄雲外去了——

「茅屋酒吧」的後院，有一排門窗緊閉的平房，是吧女們的香閨；此刻吧女們都在前面招呼客人，後部顯得格外安靜。

短髮少女打開第三間的房門，扭亮電燈，回頭

含笑對徐仲康說：「房間很小很亂，不過是屬於我的，請進吧！」

「謝謝！」徐仲康點頭進門，發覺短髮少女的話並非客氣，因爲這房間確實又小又亂；小得只能够容納一牀一桌，亂得到處都堆放着女人穿用的「零件」，一股濃郁的脂粉氣息，使他幾乎透不過氣來。

短髮少女手忙脚亂地把牀邊的衣褲往裏一推，紅着臉搓着手，有些尷尬地說：「很抱歉，你就坐在這裏吧，地方太小了！」

「沒關係！」徐仲康爲了減輕短髮少女的不安，馬上在牀邊坐下來，然後自我介紹道：「我叫徐仲康，來打擾妳，很冒昧！」

「我叫顧小娟，請多多指教！」

「顧小姐，妳和程長風——」

「長風是我的表哥，是個不主張『親上加親』的木頭人！」顧小娟一句話說明了自己和程長風的關係，更透露自己的心事，這是個心直口快的少女，斜倚在桌旁，居然又向徐仲康埋怨道：「你這個人也是天下少有，如果你早對我說是來找我的，怎麼會犧牲一塊肉呢？」

「一塊肉沒什麼了不起，我仍有很多肉！」徐仲康不經意地笑了一下，馬上正色問道：「聽說程長風昨天來找過妳？」

「是的，他說以後再不來了！」

「他來找妳幹什麼？」

「叫我辭職回家，別再做吧女，我偏不肯！」

顧小娟倔强地跺了一下脚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顧小娟道：「他不答應和我結婚，我就永遠不聽他的話！」

「哦！」徐仲康吃驚地應了一聲，沒想到程長風和顧小娟之間還有這麼一段糾紛，無形中對程長風又增加了一份反感。

沉默片刻，又向顧小娟試探道：「他最近在情場上又有了新的發展，妳知道嗎？」

「怎麼不知道？他現在有了富家的千金小姐，當然更不會要我了！」顧小娟充滿了醋意。

「妳很愛他？」

「我才不那麼下賤哪！」

「下賤？」

「他不愛我，我何必愛他？」

「他以前曾經愛過妳？」

「至少沒像最近這樣陰陽怪氣！」

「妳是說——」

「哎，你這個人是怎麼攪的？你到底是來找他，還是來調查我的情感？」

顧小娟忽然挺胸瞪眼，似乎要想找徐仲康來出氣！

徐仲康發覺自己不該如此好奇，連忙改口解釋道：「我因爲聽到妳的話，替妳抱不平，所以多問了幾句，顧小姐，妳別誤會，我是專程來打聽他的下落的！」

「你來晚了，爲什麼昨天不來？」

「妳知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你認爲他會告訴我嗎？」

「這——」徐仲康覺得顧小娟的嘴巴太厲害，遲疑了一下，又反問道：「剛才妳說他不願意妳在這裏做吧女，而你又對他表示非做吧女不可，妳想他會不會再來勸妳回家？」

「他很反對女孩子做吧女，如果他有時間，也許還來罵我的，我就準備在這裏等他來罵！」顧小娟越說越露骨。

「妳看他還會到什麼地方去？」

「你爲什麼不到上官霸家裏找他？」

「他不在那裏！」徐仲康有些失望。

「那我就不知道了！」顧小娟輕鬆地聳了聳肩說。

「他在『大溪地』有沒有比較知己的朋友？」

「當然有，誰沒幾個知心朋友。」

「都住在什麼地方？」徐仲康興奮地站起身來問。

「你是不是很想找到他？」顧小娟忽然刁鑽地掃了徐仲康一眼。

「是的，我有很要緊的事必須馬上找到他！」

「乾脆我帶你去找，怎麼樣？」

「眞的嗎？」

「神經病，我騙你有什麼好處？」

「那眞是太謝謝妳了，顧小姐！」

徐仲康沒想到顧小娟會這樣熱心，與奮之餘，不但忘掉了傷口的疼痛，似乎還覺得那塊肉犧牲得很有價值。

約好時間，辭別顧小娟，離開「茅屋酒吧」，他馬上打了個電話給上官霸——

「三天之內，如果找不到程長風，我馬上去見楚楚！」

這是他在電話中向上官霸提出的保証，希望上官霸不要影响他找尋程長風的工作。

他的計劃是：只要找到程長風，他就可以讓賢，讓程長風去做那個難做的新郎，解除楚楚相思之苦，完成楚楚的癡情心願；萬一找不到程長風，他決定重回荒島，去帮助可憐的楚楚，因爲楚楚實在太可憐了——

上官霸鞭長莫及，知道不同意也沒有用，只能在電話中再三警告他要守信，並且提醒他注意失信的後果！

事情就這樣決定了！

天將明，夜將去，人間一片曚曨！

徐仲康掛上電話，暫時鬆了口氣，然上一支香煙，走出路旁的電話亭，想找個地方好好睡一覺，然後再和顧小娟一起去找程長風，豈知剛才走出電話亭，就糊裏糊塗地被打了一拳，打得他兩眼直冒火星，來不及生氣便跌進路旁的水溝——

能够把徐仲康一拳打進水溝，絕不是普通的拳頭！

幸虧水溝是乾的！

徐仲康不敢大意，更不敢怠慢，馬上跳出水溝應戰，但見一個三十多歲的壯漢站在面前，正怒氣冲冲地瞪着他，顯然不是打錯了人，於是他厲聲喝問道：「憑什麼打人？」

「打你是對你客氣，以後少管閒事！」

壯漢盛氣凌人，當面提出警告，然後便轉身揚長而去——

這是什麼人？

為什麼對徐仲康這麼大的火氣？

拳下分手　踏破鐵鞋來上鈎

徐仲康糊裏糊塗捱了打，又受到這種莫名其妙的警告，心裏當然不服，所以當那壯漢揚長而去時，他馬上追上去喊道：「站住！」

壯漢聞聲停步，回頭掃了徐仲康一眼，又冷冷地問道：「是不是不服氣？」

「你最好把話說清楚再走！」

「我叫你以後少管我的閒事，還有什麼地方不清楚？」

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「混蛋，不知道我是什麼人，有什麼資格管我的閒事？」

「你——」徐仲康聽到這種語氣，心裏猛然一怔，立刻變色驚問道：「原來你就是程長風？」

「不錯，我就是程長風，你有什麼意見？」

壯漢毫不顧忌，當面承認了自己的身份，對徐仲康充滿了厭煩。

他就是那個無情無義的程長風！

他就是那個愛楚楚，而又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之上，使楚楚相思成瘋的薄倖工程師！

因為他拋棄了楚楚，害得徐仲康幾乎喪命在「獨眼矮子」的刀下；因為他逃避做楚楚的丈夫，害得徐仲康被「鐵管家」軟禁在小屋之中；如今他居然明目張胆地找上徐仲康，而且還揮拳逞兇，禁止徐仲康多管閒事，豈不是太混蛋了嗎？

徐仲康氣得無法忍受，不由牢騷滿腹地斥責道：「程長風，現在『鐵管家』要强迫我代替你去和楚楚結婚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這是你愛管閒事的結果，你不必怪我！」程長風一點都不表示歉意。

「好，我不怪你。」徐仲康忍怒點頭，為了瞭解事實眞相，又向程長風質問道：「可是你既然答應要和楚楚結婚，為什麼又中途變心？即使你要變心，也應該把楚楚送回家才對，為什麼你要把楚楚留在荒島上？為什麼要騙楚楚說你還要回去和她結婚？」

「這是我和楚楚之間的事，你無權過問！」

「我已經被你捲入漩渦，為什麼不能問？」

「那是你自討苦吃！」

「程長風，你講不講理？你有沒有良心？你這種作風算什麼男人？」

暴怒之中，徐仲康終於動了手！

看程長風生得一表人才，說起話來却完全像個無賴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他覺得不必再對程長風客氣，所以揮拳便向程長風搗去——

他想先把程長風打垮，然後再强迫程長風說出原因！然而一拳搗出去以後，但見程長風不閃不躲，仍舊站在原地未動；直到拳近身時，左手突然往上一擋，右手突然往前一抓，說起來叫人難以相信，就這麼一擋一抓，竟把徐仲康凌空甩了出去，而且摔得相當悽慘。

人都是有自尊的！

見面不到五分鐘，就被整了兩次，這口怨氣誰也無法忍受；徐仲康顧不得腰酸背痛，爬起身來便向程長風吼道：「好，今天我和你拚了，程長風，除非你把我打死，否則你一定要說出拋棄楚楚的原因！」

話沒說完，人已經衝到程長風面前，抓住程長風的衣服又打了起來——

這一回程長風沒有馬上還手，讓徐仲康打了一拳，才跳向一旁叫道：「好了，我現在已經不欠你了，你趕快給我滾開！」

「你為什麼要拋棄楚楚？」徐仲康仍不死心。

「我又沒有拋棄你，楚楚又不是你的什麼人，你少管閒事！」程長風始終不肯回答。

「這件事我非管不可，你說說看，楚楚對你那樣痴情，上官霸對你也不錯，你有什麼理由這樣狠心？」

「當然有理由，你以為我是你所想像的那種人嗎？」

「有理由就說出來！」

「你有什麼資格叫我說出來？」

「不說就表示沒有理由，你這個無賴，你這個愛情騙子，你這個殺人不見血的劊子手，今天我非代替楚楚教訓你不可！」

徐仲康實在太氣了！

明知打不過程長風，然而激於義憤，為了眞理，又不顧一切地向程長風撲去——

程長風臉色一沉，挺身而上，三拳兩脚又把徐仲康打倒在地上，非常衝動地叫着說：「徐仲康，你給我聽清楚，今天是你自討苦吃，並不是我程某人欺負你，我現在正式警告你，以後不要再找我，也不用你代替我去和楚楚結婚，你根本就不够資格抱打不平！」說完，怕徐仲康再糾纏，拔腿便飛奔而去——

這究竟是為什麼呢？

難道程長風一點人性都沒有嗎？

徐仲康躺在地上，含淚看天，悲憤不已；一陣辛酸湧上心頭，竟狠狠地打了自己兩個耳光，放棄了追趕程長風的念頭——

絕不是他不够資格抱打不平，而是程長風的手脚太厲害！

他有一顆强烈的同情心，可惜他心有餘而力不足。

遇到這樣一個兇悍難鬥的頑劣之徒，他還能有什麼辦法呢？

× × ×

很多事情都是無法預料的！

徐仲康一心一意想從程長風口中查明眞相，設法挽救上官楚楚的不幸，沒想到和程長風見了面以後，會產生這種氣人的結果。

下午，他躺在旅館的床上，睡了一覺，養足了精神，想到蠻橫粗暴的程長風，覺得這件事再找程長風已經沒有用處，所以他又到「茅屋酒吧」去找顧小娟，決定取消原來的計劃——

六點鐘，「茅屋酒吧」開始營業，顧小娟特地請了假，打扮得整整齊齊，站在酒吧門口等候徐仲康，因為她已經答應幫忙找尋程長風，不知道徐仲康已經和程長風見過面，吵過嘴，還打過架。

見到徐仲康鼻青臉腫來赴約，顧小娟芳心大驚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「徐先生，你怎麼啦？」

「被程長風修理了！」

徐仲康沒有掩飾自己的慘敗，把經過情形坦坦白白地告訴了顧小娟。

顧小娟聽後連連跺脚，立刻感慨地說：「我就知道他的牛脾氣永遠改不過來，一句話不對就動手動脚，上次他叫我別再做吧女，我頂了他兩句，他就打了我一個耳光，所以我才答應帶你去找他，主要的就是怕你們單獨見面發生衝動，想不到——」

表哥的脾氣，表妹當然摸得最清楚！

說到這裏，顧小娟輕嘆了口氣，有些歉疚地望了徐仲康一眼，忽然又皺眉納悶地說道：「不過他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，怎麼會用這種態度對待你呢？」

「我說的句句都是實話，今天早晨我們分手以後，我到那邊路旁的電話亭，打了一個電話給上官霸。」徐仲康指着前面不遠的電話亭說：「就是那個地方，我剛走出電話亭，他就一拳把我打進水溝，後來我質問他為什麼拋棄楚楚，他滿口不說人話，氣得我向他動了手，結果他又把我打成這樣，還警告我不准再找他，也不准再管楚楚的事，就這樣走了，妳還說他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？」

「不是，絕對不是，我很瞭解他，這裏面一定還有別的原因，在情感方面，他也絕不是一個始亂終棄，和見異思遷的人！」

顧小娟替程長風說了很多好話，無形中又流露出自己對程長風的一份愛慕之心，緊接着便毫不考慮地對徐仲康說：「走吧，我帶你去找他！」

「還去找他！」徐仲康認為不會有什麼結果。

「為什麼不去？你捱了打，至少也應該把事情弄清楚才行呀！」

顧小娟瞪了徐仲康一眼，主動地挽着徐仲康的臂胳向前匆匆行去；一方面為了幫忙徐仲康查明原因，另一方面，聽說程長風已經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之上，又使她情不自禁地對程長風產生了遐想——

徐仲康不是一個怕捱打的人，當然不好意思辜負顧小娟這一番好心，於是，在顧小娟的鼓勵與强迫之下，又展開了找尋程長風的工作——

顧小娟非常熱心，徐仲康非常感激，然而事情並沒有想像中那樣順利！

凡是和程長風有關係的地方，他們都找過了，三天的期限已經到了，他們始終找不到程長風的影子！

程長風到那裏去了呢？是故意不肯露面？還是已經離開了「大溪地」？

徐仲康很失望，顧小娟不但失望，而且有些不安，她怕從此再見不到那個又愛又恨的表哥——

這是第四天的中午，徐仲康請顧小娟在飯館裏吃飯，顧小娟芳心焦慮，一定要喝酒解悶，徐仲康不便拒絕，向僕歐要了一瓶白蘭地，然後舉杯對顧小娟說：「小娟，謝謝妳三天來的幫忙，雖然沒有找到程長風，我也應該對妳表示謝意，來，我敬妳

一杯！」

「你說他會藏在什麼地方？」顧小媚問道。

「唉，恐怕已經離開『大溪地』了！」徐仲康喝了一口酒，自言自語地分析着說：「他拋棄了楚楚，上官霸絕不會饒過他，他怎敢還留在『大溪地』呢？」

「這個死人眞是有點神經病，楚楚長得很漂亮，人也很好，家裏又有財有勢，他既然愛了人家，怎麼可以再把人家甩掉？」顧小媚也開始替楚楚叫屈。

「這正是我要調查的問題，除非他是個愛情騙子，否則這件事實在很難解釋！」

「你不是說他並沒有騙取楚楚的貞操嗎？」

「也許他是爲了錢，上官霸既然肯給我一萬美鈔，當初也不會少給他，他得到錢以後，如果是個見利忘義的人，當然很可能一走了之！」

徐仲康分析程長風拋棄楚楚的動機，很難得到一個肯定的結論，沉思片刻，又自己否定着說：「這樣想也不合情理，如果程長風貪財，應該和楚楚正式結婚，將來可以繼承上官霸的財產；如果程長風貪色，應該趁機先奪取楚楚的貞操，玩够了再拋棄也不晚，可是他都沒有這樣做，看起來像個正人君子，談起來守口如瓶，一點原因都不肯說，還要動手打人，這又應該怎麼解釋呢？」

「你看會不會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？」顧小媚提醒了一句。

「那怎麼可能？他是當事人，而且是聽了張媽的話以後，才決定拋棄楚楚的，當然知道其中的原因！」

「那你爲什麼不去問張媽呢？」

「張媽也不肯說，他也不肯說，『鐵管家』和上官霸肯說，但是說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話，叫人越聽越糊塗，唉！」

徐仲康忽然喝乾杯中酒，情緒非常煩躁。

他有個怪脾氣，越是弄不淸的事，他越要弄淸楚不可，於是他起身向顧小媚再度感激道：「謝謝妳的帮忙，我要走了！」

「你想——」

徐仲康道：「三天的期限已到，我不能對上官霸失信！」

「你打算代我表哥去和楚楚結婚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現在心裏很亂，反正我覺得楚楚太可憐，絕不能永遠被拋棄在荒島上，我要去看看她！」

「我表哥不是不准你再管這件事嗎？」

「爲什麼不管？既然被我遇上，我絕不袖手旁觀！」

「那——」顧小媚又喝了一杯酒，緩緩起身，若有所思地猶豫了一下，又爽快地說：「好，你走吧，如果我見到表哥，一定替你把原因問出來。」

「謝謝妳。」

徐仲康付了帳，在飯館門口和顧小媚分手，直接向上官霸的公館趕去。

顧小媚站在飯館門口，望着徐仲康遠去的背影，想到她的怪表哥程長風，也毫不猶豫地隨後採取了行動——

× × ×

午後，上官霸和「鐵管家」在客廳裏愁眉不展。「鐵管家」在上官霸身旁走來走去，忽然抬頭向上官霸埋怨着說：「老爺，不是我多嘴，您怎麼能相信徐仲康的話呢？今天已經是第四天了，可是到現在都見不到他的影子！」

「我看他不是一個輕諾寡信的人，如果找不到程長風，他一定會對我有個交代的。」上官霸坐在沙發上，神色持重，語氣深沉，似乎對徐仲康的爲人很有信心，吸了兩口烟，忽然又有些矛盾地說：「我在想如果他眞的再回來，我們眞能把他送到島上去嗎？」

「老爺，您怎麼又這樣想了呢？」

「我始終覺得這樣做太不道德！」

「現在我們不能再顧忌道德的問題，您只有一個女兒，太太去世的時候，曾經再三懇求您不要虧待小姐，難道您都忘了嗎？」

「可是——」

上官霸心裏確實很矛盾，從他每次談話的痛苦表情來看，他還不是那種自私自利的人，只不過是經不起「鐵管家」的慫恿而已。

此刻聽到「鐵管家」提起他的亡妻，突然激動地站了起來，正想大發牢騷時，忽見他的司機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，便改口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「報告老爺，徐仲康回來了！」

「啊？」上官霸和「鐵管家」同時吃了一驚，都沒想到一個被他們無理軟禁的人，在逃走以後，還會自動依約回來！

上官霸受到感動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「鐵管家」胸有成竹，馬上對上官霸忠心耿耿地說：「老爺，一切由我處理，您休息吧！」

「徐仲康是個好青年，我們不能——」

「我知道，您放心好了！」

「『鐵管家』，事成以後，我看就饒他一命好了，反正——」

「老爺，您要理智一點，不能和自己的名譽身份開玩笑。」「鐵管家」推着上官霸走出客廳，又

强調着說：「如果這一次確實能成功，我們絕不能讓徐仲康再活下去，您趕快到房裏去休息吧，這邊由我來應付。」

「唉——」上官霸長嘆一聲，搖着頭走進自己的臥室——

「鐵管家」馬上擺出第二主人的派頭，陰森森地對司機命令道：「帶他到後院小屋見我！」

「是！」司機鞠躬告退——

「鐵管家」看了看手錶，燃上一支烟，摸了摸鼻尖，便首先含笑走向後院——

這傢伙喜歡摸鼻尖，每次摸鼻尖都會摸出陰謀詭計，如今鼻尖已經被他摸得又紅又乾了，可見他這一生沒做過什麼好事——

小屋依舊人依舊，閫門深鎖一片愁；

路見不平俠心動，只爲楚楚難罷休。

徐仲康沒有考慮到自己的安危，一心只想帮助上官楚楚解除相思之苦，來到了小屋門前，見房門未鎖，便逕自走了進去——

「嘿嘿嘿嘿，徐老弟言而有信，見義勇爲，佩服佩服！」

一進門就聽到「鐵管家」的邪惡笑聲，一抬頭就看到「鐵管家」的陰險嘴臉，徐仲康心意已決，不再計較這些，開口便冷冷地說：「我回來了！」

「找到程長風沒有？」

「找到了，可是他又跑掉了！」

「在什麼地方？」「鐵管家」吃驚地站起來。

「是他先找到我的，後來我一直找了三天都沒找到。」

「他有沒有對你說什麼？」「鐵管家」有些緊張。

「說了很多。」

「有沒有說爲什麼要拋棄楚楚？」「鐵管家」的臉色開始蒼白。

「你猜猜看！」徐仲康靈機一動，想趁機讓「鐵管家」說實話。

「鐵管家」瞪着徐仲康，又摸了一陣鼻尖，馬上狡猾地笑着說：「你這種小角色不必和我鬥法，我猜他根本沒有告訴你！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徐仲康暗自怔了一下。

「很簡單，如果他告訴了你，你就不會再回來了。」「鐵管家」察顏觀色，認爲自己的判斷不會錯誤，立刻又輕鬆地賣弄着說：「你們這種血氣方剛的小伙子，我很淸楚，愛管閒事，愛抱不平，自以爲是眞理的象徵，正義的代表，你是因爲好奇才回來的，對不對？」

「廢話少說，你現在打算叫我怎麼樣？」

「照原定計劃，馬上出發，我送你去和楚楚入洞房！」

「能不能先把眞相告訴我？」

「不能！」

「楚楚愛的是程長風，會要我嗎？」

「這一點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，只要你照我的話去做，保證可以享受程長風所沒有享受到的艷福，和楚楚在荒島上過一段神仙生活，嘿嘿嘿嘿！」

「鐵管家」轉身打開床上的一隻旅行皮箱，拿出一樣東西，含笑遞到徐仲康面前。

徐仲康打開一看，不由大驚失色——

原來那是一張程長風的面具！

原來「鐵管家」是準備叫他冒充程長風去和楚楚結婚！

這樣一來，問題就更加嚴重了！

他怔怔地望着手裏的面具，有些惶恐似地向「鐵管家」問道：「這樣能行嗎？」

「楚楚愛程長風，已經神智不淸，只要看到程長風的面具，就會把你當作程長風，和你入洞房，向你奉獻貞操的，你只管放心去享受就行了，嘿嘿嘿嘿！」

「鐵管家」越說越下流，越笑越低級。

徐仲康怒火燒心，知道多言與事無補，便憤憤地問道：「什麼時候出發？」

「馬上出發，這隻皮箱裏都是爲你新做的衣服，你戴上面具，我替你提皮箱，天黑以前就可以見到楚楚，然後，嘿嘿，你就——」

「好了，把你那張爛嘴給我閉起來吧！」

「是，我的未來的姑爺！」

「鐵管家」提起皮箱，嬉皮笑臉地向徐仲康鞠了一個躬，並且改變了對徐仲康的稱呼。

徐仲康戴好面具，站在鏡前看了一會兒，瞪了「鐵管家」一眼，終於，匆匆地走出了那謎樣的小屋。

他是決心要帮助楚楚的，怎麼能冒充程長風再去欺騙楚楚呢？

啊，可憐的楚楚……。

替人重逢　淚眼含悲把婚求

一艘乳白色的豪華遊艇，浩浩蕩蕩地出海了。

徐仲康抱着捨己爲人的決心，獨自站在甲板上，望着洶湧的海浪發呆了，心裏不由地感到一陣悵惘。

曾幾何時，他的新婚妻子小蘭陪伴在他的身旁，兩人相對悲泣，爲往事凄慘憤恨，爲來日的前程發愁，又爲能逃出虎口結爲夫妻而互相安慰，結果

麻通突然露面，「卡莎娜號」客輪突然爆炸，艾小蘭突然與麻通同歸於盡。

一切都發生得太突然，命運之神製造了海上的慘劇，使他們結婚不到一天就分了手，又使他在漂流之中遇到了相思成瘋的上官楚楚——

親愛的朋友，你能說這不是命運的安排嗎？

南太平洋的太陽，照到身上非常難受，然而徐仲康好像失去了知覺，他的腦海中充滿了艾小蘭的影子，恍惚之間，似乎又聽到了艾小蘭的悲泣；他趕緊閉上眼睛，就覺艾小蘭已經來到面前，睜開眼一看，又好像看到艾小蘭正在浪濤中浮沉掙扎——

這是白天，爲什麼會產生這種錯覺呢？

難道是艾小蘭的陰魂不散嗎？

「哦，小蘭，我對不起妳，妳死得太慘了！」

徐仲康情不自禁地叫了起來，下意識地打了一個寒顫，愣然揮汗回頭，沒有看到他的艾小蘭，却發覺「鐵管家」正站在背後冷笑。

「你鬼鬼祟祟地站在這裏幹什麼？」徐仲康痛恨地向「鐵管家」發出怒吼。

「怕你寂寞，特地來陪陪你。」「鐵管家」輕鬆地攤了攤雙手，非常好奇地摸着鼻尖，打量了徐仲康一眼，又很不正經地問着說：「哎，小蘭是什麼人？」

「你管不着。」徐仲康轉身而向大海。

「何必這麼兇嘛，你馬上就要和楚楚入洞房了，可不能再想什麼小蘭喲！」「鐵管家」又湊到徐仲康身旁胡言亂語。

「混蛋，你來囉嗦什麼？」

徐仲康心裏正煩，被「鐵管家」纏得冒火，突然暴喝一聲，揮拳便向「鐵管家」搗去——

這一拳相當準，正好搗在「鐵管家」常摸的鼻尖上！

「鐵管家」沒想到徐仲康如此大胆，一時閃躲不及，但覺奇痛無比，伸手一摸，摸了一手血；鼻子破了，鼻樑歪了，鼻血流進口中，說不出是什麼味道，又氣又痛，臉色馬上變得像狗肝。

他想還一拳，又怕打壞徐仲康臉上的面具！

他掏出手槍，想給徐仲康腦袋上穿個洞，又怕打死徐仲康影响計劃；氣了半天，瞪了很久，面對不怕死的徐仲康，只能咬牙舉槍作勢，氣急敗壞地發狠道：「好，好，我暫時饒你一次，咱們明天再瞧！」

「明天你能把我怎麼樣？」徐仲康忽然產生了敏感。

「哼！」

「鐵管家」發覺自己失言，冷哼一聲，便收槍走進艙內——

甲板上只剩下徐仲康一個人，仍在思索着「鐵管家」最後的一句狠話：「咱們明天再瞧！」

明天是什麼日子？今天强迫他去和楚楚入洞房，難道明天就要殺掉他嗎？

「嗯，我得小心一點才行！」

徐仲康點點頭喃喃自語，忽然提高警覺，增加了戒心。

上次他在島上，正好遇到「獨眼矮子」奉命帶人來謀殺程長風，原因是他們以爲程長風已經和楚楚發生了關係；這次漏他來代替程長風，當然也不會輕易讓他活下去，他覺得死神已經逐漸接近，但是他仍不想逃避——

他要面對現實！他要以靜制動！他要解除楚楚的不幸，揭發恐怖的陰謀——

黃昏時分，他獨自在甲板上沉思，又聽到了「鐵管家」邪惡笑聲——

「嘿嘿嘿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洞房之前火氣大，我不會怪你的，快準備上岸吧！」

聽到上岸，徐仲康猛然抬頭，才發覺荒島已經近在眼前，再看「鐵管家」時，「鐵管家」右手提槍，左手提着皮箱，鼻子上貼了膠布，滿臉虛僞的奸笑，要多討厭就有多討厭。

想到馬上就要冒充程長風和楚楚見面，徐仲康心裏非常不安，但仍强自鎭定地向「鐵管家」問道：「上岸以後，你還有什麼指示？」

「指示倒不敢，不過爲了楚楚的幸福，我必須提醒你注意幾點。」

「說吧！」

「第一點，別忘了你的身份是程長風！」

「第二點呢？」

「要編一套理由，向楚楚解釋你爲什麼離開兩個多月才回來！」

「很抱歉，這種理由我不會編，編出來楚楚也不一定相信。」徐仲康認爲不容易。

「不會編也要編，反正楚楚現在已經有些失常，只要見到你，什麼理由她都會相信。」「鐵管家」認爲很簡單。

「好吧，我答應你。」徐仲康懶得多囉嗦，點了點頭，又煩躁地問道：「第三點是什麼？」

「見到楚楚以後，要答應楚楚的一切要求，還要主動地和楚楚入洞房！」「鐵管家」非常認眞。

「爲什麼一定要急着入洞房？」徐仲康最懷疑這一點。

「咦？男女結婚就要睡覺生孩子，爲什麼不急着入洞房？」「鐵管家」認爲理所當然。

「不行，一定要舉行婚禮以後才能入洞房！」

徐仲康堅決反對。

「君子做事講求實際，何必在乎那些虛僞的形式？」

「胡說八道，你這算什麼理論？」

「不管是什麼理論，你都要絕對服從，否則的話：——」

「鐵管家」冷冷一笑，舉槍向徐仲康點了兩下，開始用武力恐嚇。

不服從就要槍斃！

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徐仲康還有選擇的餘地嗎？

徐仲康想了很久，不但沒有生氣，反而溫和地說：「鐵管家，楚楚年輕漂亮，非常可愛，憑良心說，我很願意能娶到這樣一個女孩子做太太，但是我討厭你這種强迫的手段，楚楚又不是嫁不出去，你何必這樣緊張呢？」

聽到這番話，「鐵管家」不由當場怔住！

也許他想分析徐仲康說這番話的用意，遲疑了一下，忽然也溫和地笑着說：「你誤會了，不是我緊張，是我們老爺心太急。」

「他急什麼？」徐仲康趁機試探。

「家產無數，繼承無人，只有楚楚這一個獨生女，當然希望楚楚早日結婚生子，他怎麼能不急？」「鐵管家」說得頭頭是道。

「就爲了這一點原因嗎？」

「你想還會有什麼原因？」

「我始終覺得你們做事太不近情理！」徐仲康故意搖頭。

「你放心好了，待會兒上岸以後，我絕不打擾你，讓你盡量減少被迫的感覺，這總可以了吧？」「鐵管家」親切地拍着徐仲康的肩膀，忽然大方友善起來！

徐仲康沒有再表示懷疑，只是謹愼地向「鐵管家」問道：「你上不上岸？」

「你去入洞房，我上岸幹什麼？」「鐵管家」好像很識相。

「那你——」

「我在海上替你警戒！」

「警戒什麼？」

「什麼都警戒，一定要讓你平平安安地享受一個幸福的洞房之夜！」

「你什麼時候回去？」

「明天！」

「明天？」

徐仲康對明天特別敏感；尤其是聽到「鐵管家」在海上警戒，心裏更覺得性命凶多吉少，然而事到如今，只有硬起頭皮貫澈到底；心想反正「鐵管家」不上岸，只要自己見色不亂，誰也不會知道他有沒有和楚楚入洞房；至於明天，明天還遠得很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躲不過，現在焦急也解決不了問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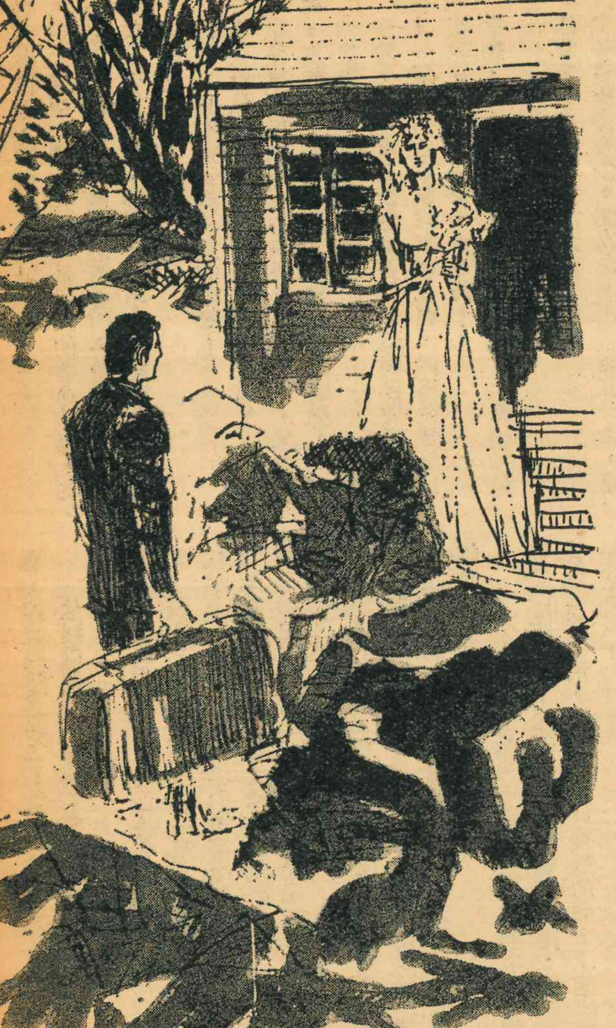
想到這裏，他故意露出應有的興奮，又向「鐵管家」認眞地問道：「還有沒有第四點？」

「沒有了，這是你的皮箱，你準備下船吧，吃的用的，穿的住的，島上應有盡有，都是我特別替你們安排的；以後希望你別忘了我這個忠心耿耿的老管家。」「鐵管家」把皮箱交給徐仲康。

「謝謝你，我會記住你的！」

徐仲康接過皮箱，遊艇忽然停止前進——

「鐵管家」吩咐手下放下一條小船，率領十名



上官楚楚身穿禮服，手捧花束，歡迎徐仲康。

大漢列隊歡送，顯得很够意思。

徐仲康明知這批人都將是明天的奪命煞星，仍不動聲色地提着皮箱跳上遊艇邊的小船，回頭向「鐵管家」含笑揮手，接着便將小船划向荒島——

夕陽已經歸去！

離荒島只有兩百多公尺的距離！

很久沒見到楚楚了，這些日子都好嗎？

徐仲康划得很慢，心裏很亂，想前進，又想向後轉，這時候，島上又傳了楚楚的哀怨歌聲——

「我等着你回來，我等着你回來……。」

平時，徐仲康很喜歡這首歌，然而自從識楚楚以後，一聽到這首歌就忍不住流淚，因爲從楚楚口中唱出來，實在太凄慘，太可憐！

歌聲，越來越響，荒島越來越近，天色越來越黑！

黑暗之中，島上突然大放光明！

徐仲康覺得奇怪，認爲島上不可能有燈光，連忙抬頭一看，頓時大吃一驚，原來幾天不見，島上已經完全變了樣——

原來上官楚楚所住的帳幕已經拆掉了！

山脚下新建了一棟木造的房屋，塗着白色的油漆，背山臨海，草木青翠，環境非常幽靜；屋簷下掛了四盞煤油燈，照亮了屋前的沙灘，也照亮了孤獨寂寞的上官楚楚。

此刻上官楚楚穿了一襲非常漂亮的白色結婚禮服，手裏捧着一束紅玫瑰，頭上戴着白色的新婚面紗，正站在門燈之下，倚門遙望，含淚而歌——

「唉，眞是造孽！」徐仲康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十分憤慨；這都是「鐵管家」一手編導的好戲，蓋了房子，送來禮服，做好圈套，如今又押解他冒充程長風來欺騙楚楚，楚楚正在等待程長風回來結婚，連禮服都穿好了，他算個什麼角色呢？

他這樣做，是幫助了楚楚？還是幫助了「鐵管家」？

這樣做能對得起良心嗎？

猶豫之中，小船已經靠岸；他跳下船來，把船往岸上一拖，先讓自己的情緒冷靜了一下，回頭看「鐵管家」時，「鐵管家」仍站在遊艇上監視，顯然是怕他臨陣脫逃，於是他提起皮箱，毅然向白色的木屋行去——

白色的木屋，今夜就要變成可怕的洞房，而他，這個一心想替楚楚打抱不平的人，卽將被迫成爲摧殘楚楚的劊子手，他能向「鐵管家」屈服嗎？他能向楚楚下手嗎？

「不，我絕不能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，我要和楚楚好好談談，然後再設法把楚楚帶走，擺脫「鐵管家」的控制，找醫生治好楚楚的病，才能瞭解全部的陰謀。

徐仲康提着皮箱邊想邊走，決定幫助楚楚恢復正常，解開這個可怕的謎底，再替可憐的楚楚伸張正義——

荒島之夜太安靜了！

上官楚楚正在痴痴苦等，忽然發現一條人影走來，神色不由一怔，及至徐仲康提着皮箱來到面前，看到徐仲康臉上的面具，根本沒想到會是假的程長風，立刻撲進徐仲康懷裏，緊緊地擁抱着徐仲康，悲喜交集地喊着說：「長風，哦，長風，我想得你好苦！」

「楚楚！」

「長風，爲什麼到現在才回來？爲什麼叫我等這麼久？」

「楚楚，我不是——」

徐仲康聽到這種悽涼的控訴，實在不忍心再欺騙下去，他決定向上官楚楚，表明自己的眞實身份，他想說他不是程長風，然而，他說不出口，他怕再刺傷上官楚楚的心，更怕上官楚楚受不了這種打擊。

上官楚楚愛程長風太深，此刻見徐仲康言語支吾，馬上伸手掩住徐仲康的嘴巴，體貼地阻止道：「不要說了，長風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請答應我，以後不要再離開我了，長風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我不再離開妳了，我們到屋裏去吧！」

徐仲康憐香惜玉，悲天憫人，在這種情形之下，只能黯然點頭，扶着上官楚楚走進房內，暫時逃避「鐵管家」的耳目——

「鐵管家」的話一點都沒錯，吃的用的，房間裏應有盡有；外面一間是客廳兼飯廳，中央放了一張方桌，桌上擺滿了酒菜；裏面是臥室，放了一張舒適的雙人床；再裏面就是浴室，從山上引來泉水當自來水，雖不豪華，却也相當方便。

上官楚楚好像怕再失去自己的夢中人，一直依偎在徐仲康懷裏，攬着徐仲康的腰，帶着徐仲康參觀完了新房，又回到飯廳，拉着徐仲康在飯桌旁坐下，掩不住內心的幸福，帶淚含笑坐在徐仲康身旁，指着桌上的酒菜說：「『鐵管家』眞不錯，替我們建了新房，買來大批的傢俱和食品，這些都是罐頭食品，你喜歡嗎？」

「我——」徐仲康只覺得心神不定。

「長風，先將就一下吧，爸爸說等我們回去以後，要送給我們一棟最漂亮的花園洋房，叫我們在這裏先成親。」

「妳知道妳爸爸爲什麼要這樣做嗎？」

「聽『鐵管家』說，爸爸是爲了讓我們有一個

安詳的洞房之夜，免得親友們來鬧。」

「哼，都是『鐵管家』攪的鬼，他根本就是存心不良，妳知道嗎？」

徐仲康一想到「鐵管家」就氣，忍不住拍着桌子叫了起來，希望上官楚楚能瞭解「鐵管家」的陰謀，可惜上官楚楚好像什麼都不知道。

看到徐仲康發脾氣，上官楚楚嚇了一跳，怔怔地瞪着徐仲康，接着，便輕輕地責備道：「長風，『鐵管家』已經對我們很不錯了，你怎麼還不滿意呢？」

「我——」

「你難道不喜歡我了嗎？」

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楚楚，妳不要誤會。」

徐仲康發覺上官楚楚想哭，連忙握住上官楚楚的手，盡量穩定這個痴情的少女的情緒。

上官楚楚覺得自己的手被握得好舒服，心裏甜甜的，蛋臉兒紅紅的，情不自禁地，反握着徐仲康的手，眞誠而羞澀地懇求道：「長風，既然你還喜歡我，就把今夜當作我們的洞房之夜吧，我是你的了！」

「楚楚，妳——」徐仲康慌張地，把手縮了回來。

「我是眞心的，並非無恥，長風，請不要把我看成壞女孩子，你不是說，叫我在這裏等你回來結婚嗎？」

上官楚楚瞪大了眼睛，終於又淌下淚來。

這怎麼辦？

徐仲康急了，搓着手，咬着牙，站起身在桌旁走來走去，不知是否應該把事情解釋清楚——

叫上官楚楚在島上等候，是程長風所說的話，他能說他不是程長風嗎？上官楚楚肯相信嗎？

如果他把面具摘下來，上官楚楚一定會相信他不是程長風，那樣會演變成什麼結局？上官楚楚相信以後會怎麼樣？

如果他再不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就沒有理由不答應上官楚楚的要求，就必須和上官楚楚共渡洞房之夜，這——

「唉！」

徐仲康恨透了「鐵管家」，今夜難過，明天更難過；根據程長風的遭遇來看，只要他今夜和上官楚楚入了洞房，明天就要死在「鐵管家」手中，可是如果不和上官楚楚入洞房，明天也難逃過「鐵管家」這一關。

這叫做進退兩難！

雖然他一直弄不淸「鐵管家」爲什麼要這樣不近情理，却必須面對這個不近情理的事實；說得再明白一點，不管入不入洞房，他都是死路一條，因爲他已經在無意中知道了上官霸家裏的秘密——

越想越煩，心裏越亂，他又回到椅子上坐下，避重就輕地說：「我們先吃飯吧！」

「嗯。」上官楚楚點頭應了一聲，抹了抹眼淚，忽然打開酒瓶，一邊倒酒，一邊善解人意地喃喃自語道：「喝點酒吧，這島上只有我們兩個人，久別重逢，爲什麼不能高興些？」

話剛說完，便舉起酒杯先乾了一杯！

徐仲康阻止不及，看到上官楚楚皺眉乾杯的情形，知道楚楚不能喝酒，臨時靈機一動，反而滿口贊成地說：「好，我們痛痛快快地喝一次吧！」

說着，也陪了一杯，同時又開始添酒。

他忽然異想天開，想把上官楚楚灌醉，使楚楚醉得不省人事，就不會要求和他入洞房，那麼他就可以專心準備應付明天「鐵管家」那一關了——

就這樣，他又陪着上官楚楚乾了第二杯！

兩杯酒下肚，他發覺上官楚楚已經不太對勁，但是他並沒有高興，反而大吃一驚，因爲他發覺上官楚楚好像吃了興奮劑，兩頰通紅，兩眼噴火，精神格外的旺盛，這是怎麼攪的？

沒等喝第三杯酒，忽見上官楚楚站起身來，伸手拉着結婚禮服的衣領，有些放蕩似地說：「長風，我心裏發燒，我想睡覺。」

嘴裏說着，竟脫下美麗的結婚禮服，甩掉新婚面紗，露出一具健美而赤裸的胴體，張開雙臂撲進徐仲康懷裏。

徐仲康覺得事情要糟，趕緊扶起上官楚楚，推着上官楚楚走進臥室，想讓上官楚楚睡一覺，豈知就在他送上官楚楚上床時，忽覺一陣眩暈，自己心裏也開始發燒——

「糟糕，糟糕，一定是酒裏面——」

他拚命跺脚，拚命打自己的臉，希望自己能繼續保持淸醒，可是一切都晚了，他已經情不自禁地對床上的上官楚楚產生了慾念——

這一下眞的要糟糕了！

巫山夢醒　水落石出更難辨

君子有德不亂性，最怕酒後被撩情！

徐仲康的酒量，喝兩瓶也不會含糊，然而今夜喝了兩小杯就走了樣，當然是因爲酒裏有了毛病，難道是上官楚楚求偶心切而出此下策嗎？

如果說是上官楚楚，不如說是「鐵管家」！

上官楚楚純潔善良，雖然癡情，也不至於如此卑鄙；這是很明顯的事，「鐵管家」千辛萬苦佈置洞房，其目的便是希望徐仲康能在今夜和上官楚楚

發生關係，可是他爲什麼不上岸監視？爲什麼不怕徐仲康違抗命令？爲什麼這樣放心？當然是因爲他已經在事先安排妥當，料定徐仲康不會拒絕喝酒，料定上官楚楚不會不勸酒，所以在酒裏放下强烈的亂性藥物，就可以毫不費力地使徐仲康就範，現在徐仲康果然跌進了陷阱——

這手段太毒，也太低級，可惜徐仲康發覺得太遲！

徐仲康站在床前，望着難以自持的上官楚楚，自己也已經開始難以自持。

上官楚楚躺在床上，心裏好像確實已經發燒，燒得她無法安靜，到最後，竟解除了身上最後的束縛，滾到床邊伸手向徐仲康呼喚道：「長風，我是你的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你說過要回來和我結婚的，爲什麼還不理我？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長風，我，我——」

「——。」

「我的話你聽不懂嗎？」

「懂，我懂！」徐仲康突然開口，顫抖而急促地抓住上官楚楚的手，叫着說：「楚楚，楚楚，楚楚！」

「不要叫我，我好難受！」上官楚楚突然滾向床裏。

「楚楚，我愛妳，我要——」徐仲康突然彎下腰去。

「長風，我也要！」楚楚突然又滾向床邊。

「楚楚，我——」徐仲康突然甩掉西裝上衣。

「你要死，你他媽的不想活啦！」

緊要關頭，突然傳來一聲怒吼，突然闖進一個人來！

不是「鐵管家」，也不是「鐵管家」聘請的職業兇手，而是無情無義的「强打者」程長風！

一聲怒吼嚇壞了兩個人，却沒有喊醒兩個人的理性！

上官楚楚聞聲爬起，一眼看到兩個程長風，看得兩眼發直，不知如何辨認！

徐仲康聞聲回頭，酒未醒，性未定，立刻向程長風衝去破口大罵道：「混蛋，你不要還不准我要嗎？」

「你該死，你眞該死！」

程長風怒氣冲天，一拳把徐仲康打倒在床邊，扭住徐仲康便往外走。

徐仲康來不及反抗，也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！

上官楚楚一看徐仲康被架走，分不清那一個是眞的程長風，只是急忙下床追趕，並且瘋狂地喊道：「哎，你們怎麼都走啦？」

「楚楚，妳不要出來！」

程長風一手扭住徐仲康，一手把上官楚楚推回臥室，又架着徐仲康匆匆離開了木屋。

徐仲康本來就不是程長風的對手，如今又喝了「鐵管家」的迷魂酒，一路跌跌倒倒，沿着山脚，一直被程長風拖到山的另一面，拖進黑暗的山谷之中——

程長風像發了瘋，進入山谷以後，先把徐仲康摔倒，騎到徐仲康身上狠狠地揍了一頓，又揪住徐仲康的頭髮拖到小溪旁，把徐仲康的頭壓進水裏泡了一陣，才拉着徐仲康來到一棵樹下，咆哮地喝問道：「你清醒了沒有？」

經過這一頓折磨，死人也會被整活的！

徐仲康倚着樹幹坐在地上，用力擺了擺頭，用力閉了閉眼，確實已經清醒了！

清醒以後，首先聽到上官楚楚的哭聲，隱隱約約地傳了過來，接着又發現程長風正义腰站在他的面前，向他擺出一副討債的面孔；一氣之下，他竟不顧一切地抱住程長風的腿，把程長風摔倒，也騎到程長風身上，打了程長風一拳，又怒不可遏地質問道：「你拋棄了楚楚，又到這島上來幹什麼？」

說起來太奇怪，這一回，程長風並沒有動手，像棉花似的，被徐仲康摔倒，讓徐仲康騎到身上，捱了徐仲康一拳，一點都不逃避，停了很久，居然萬分沉痛地自言自語道：「我並沒有拋棄楚楚，我一直都住在這島上！」

「混你的蛋，你想騙誰？」徐仲康又向程長風搗了一拳。

「我說的都是實話，如果你不相信，我可以提出證明！」

「你有什麼證明？」

「先讓我站起來好不好？」程長風忽然提出要求。

「哼，少跟我來這一套，我不會上當的！」徐仲康覺得能把程長風打倒很不容易，不肯答應程長風的要求，並且毫不客氣地警告道：「今天晚上你非要把話說清楚不可，否則我就——」

「他媽的，你以爲我輸了嗎？」

程長風暴喝一聲，當場把徐仲康甩開，翻身跳了起來；從這一點，就可以證明他剛才是對徐仲康禮讓，然而他沒有向徐仲康報復，只是掏出手電筒，冷冷地對徐仲康說：「你跟我來！」

徐仲康正在全神戒備，看到這種情形，望着程長風的背影，心裏不由對程長風這個人產生了莫大的疑問——

這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

爲什麼這樣古怪？

爲什麼要說一直都住在這島上呢？

難道他想推卸拋棄楚楚的責任嗎？

難道他也在暗中製造陰謀嗎？

受到好奇心的驅使，徐仲康暗自提高警覺，跟着程長風走了過去——

走進一個山洞，在手電筒的照射之下，徐仲康頓時疑雲叢生，呆若木鷄！

山洞裏堆滿了吃過的食品罐頭，地上鋪着草蓆，到處都是烟蒂，只看到這些，就可以證明程長風的話不假！

可是，這是爲什麼呢？

程長風把上官楚楚帶到這島上來，本來答應上官霸是來和上官楚楚結婚的，結果兩個多月不和上官楚楚見面，害得上官楚楚相思成瘋，自己却又偷偷躲在山洞裏，使上官霸和「鐵管家」以爲他已逃走；連累徐仲康來代替他，既損人又不利己，還警告徐仲康不要管這件閒事，他這不是發神經嗎？

徐仲康怔怔地望着程長風，一時不知該說些什麼！

程長風的態度非常嚴肅，沉默片刻，放下手電筒，遞給徐仲康一支香烟，自己也燃上一支，倚着石壁坐了下來，又十分沮喪地說：「我很對不起你，不過我也是不得已的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瞞你了，你問吧，我知道你心裏有很多疑問！」

「是的，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疑問，使我越來越糊塗，就像一場惡夢似的。」徐仲康搖着頭，吸了兩口香烟，由於可疑的地方太多，使他無暇再生程長風的氣，於是他毫不客氣地問道：「你究竟愛不愛楚楚？」

「愛，不過我愛她，是由同情而起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當初我覺得她很可憐，後來我又發現她太可憐！」

「你不能說清楚一點嗎？」

「我現在心裏很亂，不知道應該從何說起，還是你來問吧。」程長風用力抓着自己的頭髮。

「你先告訴我，既然你對楚楚說要離開荒島，爲什麼又偷偷躲在山洞裏？」徐仲康認爲這一點太不合情理。

「因爲我不忍心眞的拋棄她，所以要暗中照顧她，保護她！」

「混蛋，你能不能說幾句人話？」

「我沒有騙你，這是實在情形。」

「既然不忍心拋棄她，爲什麼不陪着她？爲什麼不和她結婚？爲什麼要她日夜等你想你？爲什麼害她爲你而神經失常？」徐仲康大發脾氣。

「唉，你不會懂的，這件事誰也不會相信！」

程長風非常痛苦，不停地吸烟，不停地搖頭，似乎在考慮要不要向徐仲康透露實情。

徐仲康發了一頓脾氣，忽然想到神秘的張媽，立刻又向程長風追問道：「聽說你是聽了張媽的話，才決定不和楚楚結婚的，是眞的嗎？」

「是眞的！」

「張媽對你說了些什麼？」

「在我決定帶楚楚出海的前夕，她偷偷告訴我這個秘密。」程長風遲疑了一下，忽然抬頭向徐仲康反問道：「你知道是什麼秘密嗎？」

「我怎麼會知道？」

「唉，楚楚眞是太可憐了！」

「程長風，你不要這樣吞吞吐吐的好不好？」

徐仲康煩躁地叫了起來。

「唉，張媽告訴我說楚楚有病！」程長風又把頭垂了下去。

「有病可以醫治，你怎麼可以因爲這點理由就拋棄她？」

「她得的不是普通的病！」

「是癌症嗎？」徐仲康怔了一下。

「如果是癌症，我會毫不考慮地和她結婚，全心全力地愛她，照顧她，可是——」程長風欲言又止。

「到底是什麼病？」程長風急得要命，忍不住上前拉住程長風的衣領叫道：「程長風，我請你痛快一點，楚楚到底得的是什麼病？」

「她得的是痲瘋病！」程長風終於悽慘地說了出來。

「什麼？」徐仲康突然撒手驚叫。

「人人都不敢接近的痲瘋病！」程長風突然掩面搖頭。

「這——」徐仲康愕然跌坐於地，臉色頓時蒼白！

這怎麼可能呢？

那麼可愛，那麼漂亮的女孩子，爲什麼要得痲瘋病呢？

親愛的朋友，也許你對痲瘋病還不太清楚，這是一種最危險的傳染病，而且有絕對的遺傳性；病菌潛伏在體內時，根本一點都看不出來，到了發育成熟，隨時都會發作，起初是眉毛脫落，接着是頭髮和指甲脫落，最後是全身潰爛，一直到死。

還有一種突發性的痲瘋病，發作時，全身痛楚不堪，心裏有如火燒，患者會亂喊亂叫，亂抓亂咬，如果好人被抓破皮，馬上就會被傳染；發作以後，眼會斜，嘴會歪，四肢五官都會變形，有的更會

一年到頭流眼淚，流口水，恐怖得叫人不敢正視，美麗純潔善良的楚楚，會得這種病嗎？

在我國，有很多關於麻瘋病的傳說！

得麻瘋病的女孩子，多半都是絕色的美人，如果在病發以前嫁人，和丈夫同過床，發生過關係，就可以把病傳染給丈夫，自己從此痊癒，不必醫治；所以在舊小說中，常常會看到這一類的故事，做父母的爲了女兒的幸福，不擇手段地找異鄉男人和女兒成親，婚後搬家甩掉女婿，或者叫女婿到遠地去做生意——

雖然是傳說，誰也不能不相信，尤其是有麻瘋病患者的家庭，更不能不相信！

難怪上官霸在楚楚十八歲生日以後，要把楚楚軟禁在後院的小屋裏！

難怪上官霸急於讓楚楚和程長風結婚！

難怪要選擇這個無人的荒島做洞房之地！

難怪事後要派人殺程長風滅口！

難怪發覺程長風沒有和楚楚結婚以後，又强迫徐仲康來代替程長風！

難怪張媽要幫助徐仲康逃走！

難怪程長風用武力禁止徐仲康多管閑事！

難怪上官霸那樣矛盾，那樣反覆無常！

徐仲康好像惡夢初醒，只是望着痛苦的程長風，很久都沒有說出話來——

現在他才知道，程長風並不是壞人！

冒着性命的危險，就是要解開這個謎底，如今謎底已經解開，程長風沒有逃走，上官楚楚的哭聲時隱時現，「鐵管家」率領十名大漢在海上監視，準備等他和楚楚發生關係以後，明天就殺他滅口，想用他的身體來挽救楚楚的不幸，想用他的性命來保持上官霸的聲譽，而上官霸最近又一直避不見面，「鐵管家」只知爲主人効忠，楚楚只知道愛程長風，却不知道愛程長風就是害程長風，嫁給程長風就等於毀了程長風——

這應該怪誰呢？

細訴鍾情　瘋女一吼兩心酸

山洞裏充滿了愁雲慘霧，兩個好心的男人相對無語！

手電筒的光綫從地下直射石壁，徐仲康和程長風都坐在陰影裏，似乎都在默默地爲上官楚楚傷感；尤其是程長風，除了傷感之外，臉上還流露着一份無法自拔的痛苦，顯然已經對上官楚楚產生了眞實的感情——

徐仲康完全是路見不平，而來插手管這件閑事，可是現在已到管不勝管的地步，叫他怎麼再管下去呢？

程長風的話非常中肯，如果楚楚是得了一般人認爲無藥可治的癌症，不管是爲情爲義，都可以陪伴楚楚到死，讓楚楚在人間享受一份最後的溫情；這一點徐仲康也可以做得到，不幸的是楚楚得了麻瘋病，誰還能管？誰還敢管呢？

「唉，程大哥！」徐仲康忽然嘆了口氣，改變了對程長風的稱呼，消除了以前的誤解，又好奇地追問道：「楚楚的麻瘋病是被誰傳染的？」

「聽說她母親也是死於麻瘋病！」

「怎麼死的？」

「是發覺自己有了麻瘋病後，自殺而死的！」

「那麼上官霸是不是也有麻瘋病呢？」

徐仲康根據麻瘋病遺傳與傳染的原理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！

「這是很可能的！母親和女兒都有，上官霸是父親，還能沒有嗎？

程長風搖了搖頭，身子往後一靠，茫然自語道：「這我就不淸楚了，當初我剛認識楚楚的時候，做夢也沒想到是這麼回事！」

「那時候上官霸對你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他女兒對人生很消極，思想很灰色，整天把自己關在小屋裏不肯和外界接觸，希望我能幫他的忙，和楚楚做個朋友，多多開導楚楚，想辦法使楚楚快活起來，當時我因爲剛到他的公司裏當工程師，不便拒絕，就同意和楚楚做朋友了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我和楚楚見了面，覺得楚楚很可愛，很純潔，最主要的是我發覺楚楚充滿了憂鬱，充滿了幻想，完全不像一般的女孩子，爲了好奇和關懷，在上官霸的拜託與慫恿之下，每天去陪伴她，希望能使她慢慢快活起來，不要再像以前那樣消沉，結果——」

程長風非常感慨地嘆了口氣，情緒逐漸開始激動。

徐仲康急於瞭解這一段不平凡的戀情，更急於知道上官霸利用職權逼婚的經過，於是又迫不及待地追問道：「結果怎麼樣？」

「結果楚楚毫不保留地愛上了我，並且對我產生了嚴重的依賴心，她說我給了她快樂和幸福，希望我不要拋棄她；後來上官霸在辦公室又對我說，楚楚已經到了非愛我不可的地步，叫我對愛情負責，並且又說他一直都想找一個可靠的人來繼續他的事業和財產，希望我能答應楚楚的婚事，不要讓他們父女失望，當時我很受感動，因爲自己從小就失去父母，渴望能有一個溫暖的家庭，所以就答應了

這頭婚事。」

程長風說到這裏，停了一會兒，又接着說：「後來，上官霸特地送給我們一艘遊艇，叫我帶着楚楚做一次長期海上旅行，並且介紹了這個荒島，當時我覺得有些奇怪，因爲普通做父母的，在女兒沒有嫁人以前，都要盡量避免自己女兒和男朋友在外面過夜，好像唯恐我沒有機會和楚楚發生關係似的；直到出發的前夕，聽到張媽的忠告，我才恍然大悟。」

「既然你已經知道楚楚有麻瘋病，不可能和她結婚，爲什麼還要帶她出海呢？」徐仲康認爲不應該這樣做。

「當時我很生氣，也很矛盾。想找上官霸理論。上官霸又避不見面，一直等到天亮，『鐵管家』偷偷把我叫到一邊，掏出手鎗對我說，如果我對楚楚變心，他就殺掉我，接着就叫我帶楚楚出發。」程長風滿懷委屈，忽然望着徐仲康大聲叫：「我怎麼辦？楚楚打扮得花枝招展，興高采烈地拉着我的手。我能告訴她有麻瘋病，我要和她斷絕來往嗎？張媽臉色蒼白，一再向我使眼色，請我爲她的安全保守祕密，我能告訴『鐵管家』我已經得到她的密告，不願意和一個麻瘋女結婚嗎？」

「所以，你就假裝作不知道，帶着楚楚上了船去？」

「是的，當時我覺得不能傷害楚楚，更不能出賣張媽；來到這荒島之後，楚楚在沙灘上緊緊地擁抱着我，向我發誓說，她一定會做一個最賢慧的妻子，只怕自己年輕，不懂如何體貼丈夫，希望我教導她，請求我永遠陪伴她。面對這樣一個純潔而可憐的女孩子，我已經痛苦到極點，實在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！」

「後來怎麼決定離開她的？」

「搭好帳幕之後，她忙着開罐頭，弄飯給我吃，並且滔滔不絕地計劃着婚後的生活。我坐在一旁，偷偷地流了淚，想到娶麻瘋女的後果，我又忍不住開始恐懼，經過再三考慮，我決定和她分手，可是——」

程長風忽然含淚住口，痛苦地搖着頭。

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像到的難題，如果他對楚楚沒有發生感情，問題很容易解決，不幸的是他已經對楚楚由同情而產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
徐仲康很諒解這一點，只是靜靜地等着他再說下去，同時也給他點燃了一支緩和情緒的香烟——

不久，他又接着說：「如果我送楚楚回家，不但楚楚會傷心，『鐵管家』更不會再讓我活下去；如果我把楚楚拋棄在荒島上，自己一走了之，又怕楚楚會發生意外；所以當天我就騙楚楚說，我忘了帶東西，叫她在這裏等我，我馬上就回來，她愛我，沒有懷疑我，就這樣，我給她留下一條小船，駕着遊艇繞了一圈，又偷偷回到這山洞裏。」

「你這樣做的意思是——」

「一方面我可以在暗中保護楚楚，照顧楚楚，陪伴楚楚，另一方面我希望『鐵管家』發現我已經離開荒島，讓他把楚楚帶回去，沒想到一直等了兩個多月，上官霸和『鐵管家』都沒有露面，反而你先來了。」

「你看到我來了，爲什麼不出來和我見面？」

「因爲我弄不淸你的身份，後來看到『獨眼矮子』帶人來殺我，誤以爲你是我，我才知道你是好人，所以我就殺掉他們，救了你一命。」

「唉！那天晚上如果你不及時開鎗，我恐怕早就完蛋了！」

徐仲康想到那夜在沙灘上被圍毆，至今仍有些提心吊胆，然而對於程長風，却認爲不太合適。於是向程長風表示感激之意以後，又坦率地勸着說：「程大哥，既然你這樣愛楚楚，就應該把楚楚送進醫院設法治療。像你這樣躲躲藏藏地在島上陪着她受苦，怎麼能解決問題呢？」

「我曾經到處打聽名醫，可是大家都說麻瘋病沒有辦法治療，只能把患者送進麻瘋病院隔離，像囚犯似的，永遠不能和外界接觸；我不忍心讓楚楚去過那種悽涼的日子，所以——」程長風的語氣越來越無力。

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徐仲康很焦急。

「如果沒有外人干擾，我要住在這裏一直陪伴她！」

「到什麼時候？」徐仲康替程長風發愁。

「到——」程長風黯然不語，似乎也覺得這件事太難辦，遲疑良久，忽然焦灼不安地向徐仲康叫着說：「仲康，你也是男人，應該瞭解我現在的心情才對。我心裏太矛盾，有時候覺得這樣是在毀滅自己，可是楚楚那麼可憐，那麼愛我，她爸爸只顧自己的面子，兩個多月都不來看她，你說我能眞的不管她嗎？」

這是程長風的肺腑之言！理智與感情永遠是互相抵觸的！

在理智上，楚楚有麻瘋病，他沒有理由爲楚楚犧牲；然而在情感上，他又覺得離開楚楚太殘忍，誰能替他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呢？

徐仲康也是一個不幸的人。不過他可以不顧生死地去愛他的艾小蘭，雖然艾小蘭已經葬身無情之海，但他總是和艾小蘭結成了夫妻，程長風能和楚楚結成夫妻嗎？

人應有該同情心，更應該盡量幫助別人，可是對於楚楚來說，要同情到什麼程度，要幫助到什麼地步才算合理呢？

山洞裏的氣氛越來越悲悽！

程長風在沉默中忽然悲憤地說：「仲康，趁黑夜你快走吧！我不希望你再捲入這個不幸的漩渦，上次我在路上打你，也是爲了這個原因，你不會怪我吧？」

「我很敬重你，程大哥。你這種精神可給天下玩情的男人一種警惕。不過——」徐仲康想勸他。

「不要說了，仲康。我瞭解你的意思。謝謝你的關懷！」

「你準備——」

「我要繼續照顧楚楚，找人醫治她的病！」

「可能嗎？」

「我願意盡力而爲！」

「萬一——」

「我現在已顧不了那麼多了，她愛我，我就不能拋棄她！」程長風非常堅定，決心要爲愛賭命。

「哦！對了，顧小娟的事你打算怎樣處理？」

徐仲康忽然想到那個「茅屋酒吧」的短髮吧女，仍對程長風情深，趁機試探程長風的態度。

程長風很驚奇，似乎沒想到徐仲康會在這時候提起顧小娟，當時不安地望了徐仲康一眼，接着便强自鎮定地說：「小娟太使我寒心，我已經對她完全失望了！」

「可是她說你肯愛她，她就馬上改邪歸正，否則她還要繼續墮落下去！」

「那是她的事，我管不着！」

「程大哥，一個人——」

徐仲康想替顧小娟說幾句好話，因爲顧小娟需要程長風的愛，更需要用愛情的力量去拯救她。可是話剛出口，突然聽到一聲凄厲的狂叫傳來，就像一個人在受刑時所叫的聲音，使人毛髮聳然——

兩人都被叫聲驚住，叫聲接着又傳來！

那是上官楚楚的叫聲，兩人都聽淸楚了！

叫聲太凄厲，太刺耳，太可怕，一聲連一聲地傳進山洞，誰也無法再沉默下去——

「完了，楚楚病發了！」程長風突然臉色蒼白，抓起手電筒便往洞外跑！

徐仲康胆顫心驚，聞言色變，也毫不遲疑地衝了出去——

夜正深，月正明，洞外一片悽淸，荒島上充滿了上官楚楚掙扎的叫聲！

繞過山脚，來到白色的木屋外面，程長風突然停住脚步，徐仲康突然目瞪口呆！

上官楚楚的痳瘋病眞的發作了！

赤裸的身子，披散着頭髮，瘋狂地在屋內直蹦直跳直叫，顯然已無法忍受痳瘋病菌侵蝕的痛苦！

美麗的面孔已經開始變形！

雪白的肌膚已經逐漸變紫！

「啊，啊，啊——」悽慘的叫聲之中，恐怖的燈光之中，從窗外可以淸淸楚楚地看到，上官楚楚兩眼發紅，十指猛抓自己的面頰，抓得血肉糢糊，又在屋裏亂跳亂撞！

可憐的楚楚，可憐的楚楚，可憐的楚楚！

這怎麼辦？

這是最容易傳染的時候，誰接近她，只要被她抓破皮，就會被傳染上痳瘋病！

程長風站在窗外急得發瘋！

徐仲康緊張得要命！



程長風與徐仲康伏在窗外，正好看見在屋內的上官楚楚病發時的恐怖情況。

正在這個時候，沙灘上忽然有人破口大罵道：「他媽的，徐仲康，你爲什麼不和她入洞房？」

這是「鐵管家」的聲音！

徐仲康回頭一看，海邊突然衝來一大羣人！程長風悲憤交加，突然掏鎗向那羣人亂射。

「砰！砰砰砰砰！」

「他媽的，兩個都在這裏，殺！殺！殺！」

「鐵管家」暴喝一聲，馬上指揮衆人還擊！

於是，在上官楚楚悽慘的狂叫聲中，一場莫名其妙的斷殺展開了——

徐仲康沒有鎗，只能伏在地上着急！

不到兩分鐘，沙灘上忽然爬起一個人來叫道：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太自私，你們不要打了！」

「砰！砰砰！」

「砰！」

「呃——」

「程大哥，那是上官霸呀！」

徐仲康聽出上官霸的聲音，覺得不能再打下去，便奮不顧身地衝向程長風，奪下程長風的手鎗，大聲向海邊叫道：「你們還要打嗎？」

沙灘上靜悄悄的，上官霸沒有出聲，「鐵管家」也沒有出聲！

很久很久，忽然一個少女從沙灘爬起來，惶恐地叫着跑了過來。

「表哥，表哥！」

那是癡情的顧小娟，可能是先找到上官霸，又和上官霸趕來荒島的！

顧小娟跑到窗外，見到徐仲康，急忙問道：「我表哥呢？」

「在——」

徐仲康回頭一看，才知道程長風已受傷倒地。

顧小娟看到程長風胸口淌出一灘血，立刻撲上去抱住奄奄一息的程長風，瘋狂地哭叫道：「你爲什麼要管這種閒事？爲什麼不肯愛我？」

「小娟，答應我，不要，不要再做吧女了！」

「我答應你，你是不是能愛我？」

「小娟，我，我——」

「表哥，你——」

「仲康！」程長風留下一口氣，側首向徐仲康含淚問道：「仲康，你願意照顧可憐的楚楚嗎？」

「我願意，你放心好了，程大哥！」

徐仲康被程長風的情義感動，當面點點頭答應了程長風的請求。

上官楚楚仍在屋裏掙扎喊叫！

沙灘上只有幾條呆立的人影！

顧小娟緊抱程長風痛哭！

徐仲康站在窗外，看到這一片悽慘的景象，牙齦一咬，忽然向顧小娟大聲問道：「小娟，『鐵管家』呢？」

「死了！」

「上官霸呢？」

「受傷了！」

「好，妳好好照顧長風，我去看看楚楚！」

「徐仲康，你發瘋啦？」

顧小娟一聽，立刻緊張地拉住了徐仲康的腿，阻止徐仲康冒險犧牲。

徐仲康神色肅然，語氣沉重地說：「她這樣太痛苦了！我進去想辦法讓她安靜一下！」

甩開顧小娟的手，扔掉程長風的鎗，徐仲康竟毅然決然地衝進了沒有人敢接近的木屋——

要使上官楚楚擺脫痛苦很簡單，只要把她打昏就行了，但是，誰肯這樣做呢？誰敢這樣做呢？

不久，屋裏安靜了！

窗外，仍有顧小娟沙啞的悲泣！

徐仲康滿頭大汗走出屋外，看到上官霸拖着一條傷腿爬了進來，不由氣憤地吼道：「上官霸，這就是你造的孽，你看到了沒有？」

「我該死，我眞該死，把自己的病傳染給太太，又遺傳給女兒，自己只知道愛面子，結果又連累了這麼多人！」上官霸伏在地上不敢抬頭，羞愧難當地向徐仲康哀求道：「仲康，請你趕快送長風進醫院吧！我一定要賠償你們的損失。把我的財產分一半給你們。」

「混蛋！你以爲我們這樣做，是爲了你的臭錢嗎？」

「不，請不要誤會，我只是——」

「楚楚怎麼辦？」

「我要親自照顧她，陪伴她；一切後果都應該由我自己來承當，你們都走吧！」上官霸言罷爬進木屋——

徐仲康和顧小娟架着程長風上了船——

剩下來的讓上官霸去收拾吧！

親愛的朋友，「瘋女相思」到此爲止，以後的悲劇我們不必再去追究，最要緊的是爲眞理奮鬥的徐仲康——

在惡勢力的逼迫與阻擋之中，他和艾小蘭勇敢地結成了夫妻！

這一對勇敢的年輕人，是值得我們敬佩的！

艾小蘭眞的已經葬身海底了嗎？

徐仲康以後還會有甚麼遭遇呢？

請讀「路見不平」的第二個故事——

「莎莉的掙扎」。

新派武俠長篇連載

流星·蝴蝶·劍

古龍·文
培新·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孫玉伯故意縱走小何，以査究是誰主使他到來行刺，詎小何逃至半路，便被人利用孫劍把他殺死，孫玉伯要査出主使人的線索立告中斷，這時萬鵬王已使人送來四具屍體和一個半死的人給孫玉伯，由此，孫玉伯判斷萬鵬王定會在鐵成鋼兄弟出殯的山上設伏，乃激怒孫劍，使彼往殺萬鵬王屬下，不料孫劍反爲人所算，被藏匿在棺木中的一名劍手所殺，孫玉伯生平從未判斷錯誤，但這次却錯得如此厲害，而且想不出錯誤的癥結，迫使得他要召韓棠前來，而孟星魂也在這時找上了韓棠——

劍映荷池碧 血染夕陽紅

每個人心底深處都會找一個最强的人作爲對手，總希望自己能擊倒這對手，爲了這目的，人們往往不惜犧牲一切代價。

孟星魂走過去的時候，心裏的緊張和興奮，就像是個初上戰塲的新兵。

但他的脚步還是很輕，輕得像貓，捕鼠的貓，輕得像隻脚底長着肉掌，正在追捕獵物的豹子。

他並沒有故意將脚步放輕，他已習慣，很少人能養成這種習慣，要養成這種習慣並不容易。

× × ×

韓棠沒有回頭，沒有抬頭，甚至沒有移動過他的眼睛。

釣竿上的魚掙扎已漸漸停止，死已漸臨。

韓棠忽然道：「你是來殺我的？」

孟星魂脚步停下。

韓棠並沒有看到他，也沒有聽到他說話。

難道這人能嗅得出他心裏的殺機？

韓棠道：「你殺過多少人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不少。」

韓棠道：「的確不少，否則，你脚步不會這麼輕。」

他不喜歡說太多話。

他說的話總是包含着很多別的意思。

「只有心情鎭定的人，脚步才會這麼輕，想殺人的人，心情很難鎭定，想殺韓棠的人，心情更難鎭定。」他雖然沒有說，孟星魂却已瞭解他的意思。

他不能不承認韓棠是個可怕的人。

韓棠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是。」

韓棠道：「好，坐下來釣魚。」

這邀請不但突然，而且奇怪，很少有人會邀請一個要殺他的人一同釣魚。

這種邀請也很少有人會接受。

孟星魂却走了過去，坐下，就坐在他身旁幾尺外。

韓棠手邊還有幾根釣竿，他的手輕彈，釣竿斜斜飛起。

孟星魂一抄手接住，道：「多謝。」

韓棠道：「你釣魚用甚麼餌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用兩種。」

韓棠道：「那兩種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一種是魚最喜歡的，一種是我最喜歡的。」

韓棠點點頭，道：「兩種都很好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兩種都不好。」

韓棠道：「那種好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最好不用餌，要魚來釣我。」

韓棠忽然不說話了。

直到現在爲止，他還沒有去看孟星魂一眼，也沒有想去看的意思。

孟星魂却忍不住要看他。

韓棠的面目本來很平凡，平凡的鼻子，平凡的眼睛，平凡的嘴，和我們見到的大多數人都完全一樣。

這種平凡的面目，若是長在別人身上，絕不會引人注意。

但長在韓棠身上就不同。

只瞧了一眼，孟星魂心頭就好像突然多了種可怕的威脅和壓力，幾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。

他悄悄將釣絲垂下。

韓棠忽然道：「你忘了放餌。」

孟星魂手上的筋骨忽然緊縮，過了很久，才道：「我說過，最好不用餌。」

韓棠道：「你錯了，沒有餌，就沒有魚。」

孟星魂緊握着魚竿，道：「有魚無魚都無妨，反正我在釣魚。」

韓棠慢慢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說得好。」

他忽然轉頭，盯着孟星魂。

他目光就好像釘子，一釘上孟星魂的臉，就釘入骨肉中。

孟星魂只覺得臉上的肌肉已僵硬。

韓棠道：「是誰要你來的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自已。」

韓棠道：「你自己想殺我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是。」

韓棠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孟星魂拒絕回答，他用不着回答，他知道韓棠自己也會明白的。

過了很久，韓棠又慢慢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我也知道你是誰了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哦？」

韓棠道：「我知道近年來江湖中出了個很可怕的刺客，殺了許多很難殺的人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哦？」

韓棠道：「這刺客就是你！」

孟星魂沒有否認——沒有否認就是承認。

韓棠道：「但你要殺我還不行！」

孟星魂道：「不行？」

韓棠道：「殺人的人很少聰明，你很聰明，對一件事的看法也很高妙。」

孟星魂聽着。

韓棠道：「就因爲你想得太高妙，所以不行，殺人的人不能想，也不能聰明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韓棠道：「因爲只有聰明人才會怕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怕就不會來了。」

韓棠道：「來是一回事，怕是另一回事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認爲我怕，怕甚麼？」

韓棠道：「怕我！你來殺我，就因爲怕我，就因爲知道我比你强。」

他目光更銳利，慢慢的接着道：「就因爲你怕，所以才會做錯事。」

孟星魂忍不住問道：「我做錯甚麼？」

韓棠道：「第一，你忘了在釣鈎上放餌，第二，你沒有看到釣鈎上本已有餌。」

孟星魂緊握着釣竿的手心裏，突然沁出了絲絲冷汗。

因爲他已感覺到釣竿在震動，那就表示釣鈎上已有魚。

釣鈎上有魚，就表示鈎上的確有餌。

釣上有餌，就表示他的確怕，因爲他若不怕，就不會看不見餌。

韓棠道：「要殺人的人，連一次都不能錯，何況錯了兩次。」

孟星魂忽然笑了笑，道：「錯一次並不比錯兩次好多少，因爲錯一次是死，錯兩次也是死。」

韓棠道：「死並不可笑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笑，是因爲你也錯了一次。」

韓棠道：「哦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本不必對我說這些話的，你說了，所以你錯了。」

韓棠也忍不住問道：「錯在那裏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說這些話，就表示你並沒有把握殺我，所以要先想法子使我心怯。」

韓棠手裏的釣竿也在震動，但他却忘了將釣竿舉起。

孟星魂道：「我經驗當然沒有你多，心也比不上你狠，甚至連出手都比不上你快，這些我都已仔細去想過。」

韓棠道：「你想過，却還是來了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因爲我也想到，有樣比你强的地方。」

韓棠道：「哦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比你年青。」

韓棠道：「年青並不是長處，是短處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但年青人體力却强些，體力强的人比較能持久。」

韓棠道：「持久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眞正殺人的人，絕不肯做沒有把握的事，你沒把握殺我，所以一直未出手。」

韓棠冷笑。

他臉上一直不帶絲毫情感，沒有任何表情，冷笑却是種表情。

能令沒表情的人臉上有了表情，就表示你用的法子很正確。至少你說的話已擊中他的弱點。

所以孟星魂立刻接着道：「你想等我有了疏忽時再出手，但我自然絕不會給你這機會，所以我們只有在這裏等着，那就要有體力，就要能持久。」

韓棠沉默着，過了很久，忽然說道：「你很有趣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有趣？」

韓棠道：「我還沒有殺過你這樣的人！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當然沒有殺過，因爲，你殺不了。」

韓棠沉思着，像是根本未聽到他在說甚麼，又過了很久，才淡淡道：「我雖未殺過，却見過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哦？」

韓棠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實然在不多，但我却見過一個人幾乎和你完全一樣！」

孟星魂心一動，脫口道：「誰？」

韓棠道：「葉翔！」

× × ×

韓棠果然認得葉翔。

這一點孟星魂早已猜到，但却始終猜不出他們是怎麼認得的？有甚麼關係？

韓棠淡淡道：「他冷靜，迅速，勇敢，無論要殺甚麼人，一擊必中，在我所見到的人之中，沒有第二個比他更懂得殺人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他的確是。」

韓棠道：「你認得他？」

孟星魂點點頭。

他不想隱瞞，因爲韓棠也不想隱瞞，韓棠現在已是他最大的敵人，但他却忽然發現自己在這人面前居然可以說眞話。

能讓他說眞話的人，他並沒有遇見幾個。

韓棠道：「你當然識得他，我早已看出你們是從一個地方來的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知道我們是從那裏來的？」

韓棠搖搖頭，道：「我沒有問，因爲我知道他絕不會說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怎麼認得他的？」

韓棠道：「他是唯一的一個能活着從我手下走開的人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相信。」

韓棠道：「我沒有殺他，並非因爲我不能，而是因爲我不想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不想？」

韓棠道：「無論做什麼事都有很多同行，只有做刺客的是例外，這世上眞正的刺客並不多，葉翔却是其中一個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你讓他活着，是因爲想要他去殺更多的人？」

韓棠道：「不錯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但你却錯了。」

韓棠道：「錯了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他現在已不能殺人！」

韓棠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因爲你已毀了他的信心。」

直到現在，孟星魂才眞正瞭解葉翔爲什麼會突然崩潰的原因。

過了很久，韓棠才慢慢的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他的確已無法殺人，那時我本該殺了他的！」

他抬頭，盯着孟星魂，又說道：「所以，今天我絕不會再犯同樣的錯，我絕不會讓你活着走了出去。」

孟星魂淡淡道：「我不怪你，因爲我也不會讓你活着……」

他忽然閉上了嘴。

韓棠嘴角的肌肉也突然抽緊。

他們兩人同時嗅到了一種不祥的血腥氣。

× × ×

魚池在山坳中。

暮色已籠罩羣山。

他們同時看到兩個人從山坳外踉蹌衝了進來，兩個滿身浴血的人，全身上下，幾乎已沒有一處完整乾淨的地方，能支持到這裏，只因爲還想着活下去。

求生的慾望往往能令人做出他們本來絕對做不到的事。

兩個人衝到韓棠面前，才倒下去。

韓棠還是在凝視着自己手裏的釣竿，好像就算是天在他面前塌下來，也不能令他動一動顏色。

孟星魂却忍不住看了這兩人一眼。其中一人立刻用乞憐的目光向他求助，喘息着道：「求求你，把我們藏起來，後面有人在追……」

另一人道：「我們都是老伯的人，一時大意被人暗算，連老伯的大公子孫劍都已被殺。」

孟星魂忍不住又去看了韓棠一眼，他以爲韓棠聽到這消息至少應該回頭問問。

韓棠却像是沒有聽見。

那人又道：「我們並不是怕死貪生，但我們一定要將這消息回去報告老伯。」

另一人道：「只要你們肯帮我們這次忙，老伯必有重謝，你們總該也知道老伯是多麼喜歡朋友的人。」

孟星魂只是聽着，一點反應也沒有。

他等着看韓棠的反應。

韓棠也沒有反應，就好像根本沒聽過「老伯」這人的名字。

孟星魂不禁暗暗佩服，却又不免暗自心驚。

他已從韓棠身上將老伯這人瞭解得更多，瞭解得越多，越覺心驚。能令韓棠這種人死心塌地，老伯的可怕自然更可想而知。

他剛發現這兩人目中露出驚詫不安之色，山坳外已掠來三條人影。

第一人喝道：「我早已告訴過你們，就算逃到天邊也逃不了的，快拿命來吧！」

第二人道：「我們既已來到這裏，至少也該跟這裏的主人打個招呼才是。」

第三人道：「那位是這裏的主人？」

他眼睛盯着孟星魂。

孟星魂道：「我是來釣魚的。」

第一人道：「無論誰是這裏的主人，只要將這兩個小子交出來就沒事，否則……」

第二人說話總比較溫和，道：「這兩人是孫玉伯的手下，殺了我們不少人，寃有頭，債有主，我們來找的只是他們。」

躺在地上的兩個人掙扎着，似乎又想逃走。

韓棠忽然道：「你們一定要這兩個人。」

他一說話，孟星魂就知道他要出手了。

他一出手，這三個人，就絕沒有一個能活着回去。

第一人道：「當然要，非要不可。」

韓棠道：「好！」

「好」字出口，他果然已出手。

誰也看不清他是怎樣出手的，只聽「砰」的一聲，正掙扎着爬起來的兩個人頭已撞在一起。

孟星魂不得不閃了閃身，避開飛激的鮮血和碎裂的頭骨。

韓棠就好像根本未曾回頭，道：「你們既然要這兩個人，爲什麼還不過來拿去。」

對方三個人目中也立刻露出驚詫不安之色，就好像已死了的這兩個人一樣，誰也不懂韓棠爲什麼要殺死老伯的手下。

孟星魂却懂。

就在這兩人掙扎着要爬起來的時候，他已發現他們傷勢並不如外表看來那麼嚴重，已發現他們袖中都藏着弩筒一類的暗器。

這根本就是一齣戲。

這齣戲當然是演給韓棠看的。

他若眞的相信了這兩人是老伯的手下，此刻必已遭了他們毒手。

孟星魂只奇怪韓棠是怎麼看出來的，因爲他根本沒有看。

對方三個人顯然更奇怪，孟星魂帶着好奇的目光瞧着他們，不知道他們要怎麼樣才能退下去。

第二人道：「我們本來就只不過想要他們的命，現在他們既然已沒有命，我們也該告辭了。」

他說話一直很溫和，像是早已準備來打圓場似的。

這句話說完，三個人已一齊向後躍身。

就在這時，突見刀光閃動。

三聲慘呼幾乎同時響起，同時斷絕，三顆頭顱就像是三個被一脚踢出去的球，冲天飛了出去。

好快的刀。

刀鋒仍然青碧如水，看不到一點血漬。

刀在一個錦衣華服的彪形大漢手上，這人手上就算沒有刀，也同樣能令人覺得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。

孟星魂一眼就看出他平時一定是個慣於發號施令的人。只有手裏掌握着生殺大權的人，才會有這樣的威風和殺氣。

他只希望這人不是老伯的「朋友」。

只聽這人沉聲道：「這五個人都是『十二飛鵬帮』的屬下，故意演這齣戲來騙你上當，你本不該

放他們逃走的。」

孟星魂的心沉了下去。

這人顯然是老伯的朋友，韓棠再加上這麼樣一個人，孟星魂已連一分機會都沒有。

韓棠忽然道：「你認得他們？」

這人笑了笑，道：「老伯帮過我一次很大的忙，我一直想找機會回報，所以我知道老伯和十二飛鵬帮結怨之後，我一直在留意他們的舉動。」

韓棠點點頭，道：「多謝……」

聽到這「謝」字，孟星魂已發覺不對了。

韓棠絕不是個會說「謝」字的人。

就在這時，他已看到韓棠手裏的釣竿揮出，釣絲如絞索般向這人的脖子上纏了過去。

韓棠眞的喜歡殺人，別人帮了他的忙，他也要殺。

好像無論什麼人他都要殺。

絞索已套上這人的脖子，抽緊，繃直——這釣絲也不知是什麼製成的，比牛筋還堅韌。

他的呼吸已停頓。

韓棠只要出手，就絕不會再給對方任何抵擋閃避的機會。

一擊必中。

這是韓棠出手的原則，也就是孟星魂出手的原則。

但這次，韓棠却犯了個無法挽救的錯誤。

他始終沒有回頭，沒有看到這人手裏握着的是把怎麼樣的刀。

刀揮起，斬斷了絞索。發出「崩」的一响。

這人已凌空翻身，退出五丈。

韓棠也知道自己錯了，他太信任這根絞索，他太信任自己。

「一個人自信太強也同樣容易發生錯誤的，有時甚至比沒有自信更壞。」

韓棠想起了老伯的話，孟星魂第一次看到他臉色變了。

他和孟星魂同樣知道，這人不像他們，絕不敢相信自己一擊必中！

所以他一擊不中，必定還有第二擊。

他手撫着咽喉，還在喘息，暮色中已又有三個人箭一般竄過來。

這三人一現身，他立刻恢復了鎭定，忽然對韓棠笑了笑，道：「你怎知道那五人全是幌子，我才是眞正來殺你的？」

韓棠不回答，却反問，道：「你們都是『十二飛鵬帮』的人？」

這人道：「屠城屠大鵬。」

另外三個人也立刻報出了自己的名姓。

「羅江羅金鵬。」

「蕭安蕭銀鵬。」

「原冲原怒鵬。」

現在這齣戲已演完，他們已沒有隱瞞的必要。何況他們始終都沒有瞞過韓棠。

韓棠的瞳孔在收縮，他知道這四個人，知道這四個人的厲害。

這世上還沒有任何人能單獨對付他們四個。

他已漸漸感覺到死亡降臨的滋味。

× × ×

孟星魂忽然覺得自己所處的地位很可笑。

他是來殺韓棠的，但現在屠大鵬他們却必定已將他看成韓棠的朋友。

他們絕不會放過他。

韓棠呢？是不是也想要他陪自己一齊死？

他唯一的生路也許就是先帮韓棠殺了這四個人再說，可是他不能這樣做。

他絕不能在任何一個活着的人面前洩露自己的武功，他也沒把握能將這四個人一齊殺了滅口。

所以他只有死。

屠大鵬他們一直在不停的說話。

「韓棠，你該覺得驕傲才是，殺孫劍的時候我們連手都沒有動，但殺你，我們却動用了全力。」

「你知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殺你？」

「因爲你是孫玉伯的死黨，十二飛鵬帮現在已經和孫玉伯勢不兩立。」

「你一定會奇怪我們怎麼會知道你和孫玉伯的關係，這當然是有人告訴我們的，只可惜你一輩子也猜不出這個人是誰。」

「這人當然很得孫玉伯的信任，所以才會知道你們的關係。」

「孫玉伯一向認爲他的屬下都對他極忠誠，但現在連他最信任的人也出賣了他，這就好像一棵樹的根已經爛了。」

「根若已爛了，這棵樹很快就會爛光的。」

「所以你只管放心死吧，孫玉伯一定很快就會到十八層地獄下去陪你。」

韓棠聽着，他的神情雖然還很鎭定，連一點表情也沒有，但那只不過因爲他臉上的肌肉已僵硬。

孟星魂本來一直在奇怪，屠大鵬他們爲什麼要說這些話，現在才忽然明白，他們說這些話只不過是想分散韓棠的注意力，令韓棠緊張。

心情緊張不但能令人的肌肉僵硬，反應遲鈍，也能令一個人軟弱。

孟星魂已可想像到韓棠今日的命運。

可是他自己的命運呢？

他忽然發現屠大鵬在向他招手他立刻走過去。

他走過去的時候全身都在發抖，他雖然沒有聽過老伯的那些名言，却懂得如何要敵人輕視他，低估他。

屠大鵬的眼睛就像是根鞭子，正上上下下的抽打着他，過了很久才徐徐道：「你是來釣魚的？」

孟星魂點點頭。

屠大鵬道：「你不認得韓棠？」

孟星魂搖搖頭。

屠大鵬道：「他不認得你，爲什麼會讓你在這裏釣魚？」

孟星魂道：「因爲……我是個釣魚的人。」

這句話非但解釋得很不好，而且根本就不能算是解釋。

但屠大鵬却點了點頭，道：「說得好，就因爲你只不過是個釣魚的，他認爲你對他全無危險，所以才會讓你在這裏釣魚。」

孟星魂道：「我正是這意思。」

屠大鵬道：「只可惜你不是個聾子。」

孟星魂目中露出茫然不解之色，道：「聾子，我爲什麼要是個聾子。」

屠大鵬道：「因爲你若是個聾子，我們就會放你走，但現在你聽到的却已太多了，我們已不能不將你殺了滅口，這實在抱歉得很。」

他說話時的態度很溫和，很少有人能用這樣的態度說出這種話！

孟星魂已發覺他能在十二飛鵬幫中佔如此重要的地位並非偶然，也已發覺要從這種人手下活着走開並不容易。

屠大鵬忽又問道：「你會不會武功？」

孟星魂拚命搖頭。

屠大鵬道：「你若會武功，也許還有機會，我們這四人你可以隨便選一個，只要你能贏得了一招半式，就可以大搖大擺的走。」

這實在是個很大的誘惑。

他們這四人無論那一個都不是孟星魂的敵手。要拒絕這種誘惑不但困難，而且痛苦。

孟星魂却知道自己若接受了這誘惑，就好像一條已吞下了餌的魚。

山坳外人影幢幢，刀光閃動。

屠大鵬並沒有說謊，他們這次行動，的確已動用了全力。

現在養魚的人自己也變成了一條魚。

網中的魚。

孟星魂不想吞下這魚餌，但他若拒絕，豈非又顯得太聰明？

屠大鵬的魚餌顯然也有兩種，而且兩種都是他自己喜歡的。

孟星魂只覺脖子僵硬，彷彿已被根絞索套住。

他艱澀的轉了轉頭，無意間觸及了屠大鵬的目光。他忽然從屠大鵬的眼睛裏看出了一線希望。

屠大鵬看着他的時候，眼睛裏並沒有殺機。反而有種很明顯的輕蔑之意。

他垂下頭，忽然向屠大鵬衝過去。

屠大鵬目中掠過一絲笑意，手裏刀已揚起。

孟星魂大叫，道：「我就選你！」

他大叫着撲向屠大鵬手裏的刀鋒，就像不知道刀是可以殺人的。

銳利的刀鋒刺入他胸膛時，彷彿魚滑入水，平滑而順利。

他甚至完全沒有感到痛苦。

他大叫着向後跌倒不再爬起。他本是仰面跌倒的，身子突又在半空扭曲抽動，跌下時臉撲在地。

叫聲中斷的時候，鮮血已完全自刀尖滴落，刀鋒又瑩如秋水。

好刀！

屠大鵬看着已死魚般倒在地上的孟星魂，慢慢的搖了搖頭，嘆道：「這孩子果然只懂得釣魚。」

原怒鵬也在搖着頭，道：「我不懂這孩子爲什麼要選你。」

屠大鵬淡淡道：「因爲他想死！」

說到「死」時，他身子突然竄出。

他身子竄出的時候，羅金鵬，蕭銀鵬，原怒鵬的身子也竄出。

四個人用的幾乎是完全同樣的身法，完全同樣的速度。

四個人就像是四枝箭，在同一刹那中射出。

箭跺是韓棠。

× × ×

沒有人能避開這四枝箭，韓棠也不能。

他眞的好像已變成了箭跺。

四枝箭同時射在箭跺上。

三

越燦爛的光芒，消逝得越快。

越激烈的戰役，也一定結束得越快。

因爲所有的光芒和力量都已在一瞬間迸發，因爲所有的光芒和力量就是爲這具有決定性的一刹那存在的。

在大多數人眼中看來，這一戰甚至並不激烈，更不精采。

屠大鵬他們四個人衝過去就已經將韓棠夾住。

韓棠的生命就立刻被擠出。

四個人分開的時候，他就倒下。

戰鬥在一刹那間發動，幾乎也在同一刹那間結束。

簡單的戰鬥，簡單的動作。

簡單得就像是謀殺。

但在孟星魂眼中看來却不同，他比大多數人看得都清楚。

他將他們每一個動作都看得很清楚。

他們的動作並不簡單，就在這一刹那間，他們至少已使出了十七種動作。

每一種動作都極鋒利，極有效，極殘酷。

× × ×

孟星魂並沒有死。

他懂得殺人，懂得什麼地方一刀就能致命，也懂得什麼地方是不能致命的。

所以他自己迎上了屠大鵬的刀鋒。

他讓屠大鵬的刀鋒刺入他身上不能致命的地方，這地方距他的心臟只有半寸，但半寸就已足够。

殺人最難的一點就是準確，要準確得連半分偏差都不能有。

屠大鵬的武功也許很高，但殺人却是另外一回事，武功高的人並不一定就懂得殺人，正如生過八個孩子的人也未必懂得愛情一樣。

他這一刀並不準確，但他以爲這一刀已刺入了孟星魂的心臟。

孟星魂很快的倒下，因爲他不願讓刀鋒刺入太深。他跌倒時面撲向地，因爲他不願血流得太多。

這把刀實在太鋒利，他倒下去很久之後，才感覺到痛苦。幸好他還可用手將創口壓住。

那時屠大鵬已向韓棠撲了過去。

孟星魂本該閉着眼睛裝死的，但他却捨不得錯過這難得的機會。

他忍不住想看看屠大鵬他們是用什麼法子殺死韓棠的。

他更想看看韓棠是不是有法子抵抗。

像韓棠這種人世上也許很難再找到第二個，這種人活着時特別，死也一定死得很特別。

要殺死這種人，就必定要有一種更特別的方法。這種事並不是時常都能看到的，孟星魂就算要冒更大的險，也不願錯過。

他看到了，而且看到很清楚。

屠大鵬他們衝過去的時候，韓棠已改變了四種動作。

每一種動作都是針對着他們四個人其中之一發出的，他要他們四個人都認爲他已決心要和自己同歸於盡。

韓棠若是不能活，他們四個人中至少也得有一個陪他死！

只要他們都想到這一點，心裏多少都會產生些恐懼。

只要他們四個人中有兩個心中有了恐懼，動作變得遲頓，韓棠就有機會突圍，反擊！

屠大鵬的動作第一個遲鈍。

這並不奇怪，因爲他已領教過韓棠的厲害。

第二個心生畏懼的是蕭銀鵬。

他手裏本來也握着柄刀，此刻刀竟突然落下。

韓棠的動作又改變，決心先以全力對付羅金鵬和原怒鵬。

只要能將這兩人擊倒，剩下兩人就不足爲懼。

誰知就在這刹那間，屠大鵬和蕭銀鵬的動作也已突然改變。

最遲鈍的反而最先撲過來。

韓棠知道自己判斷錯誤時，已來不及了。

他已沒有時間再補救，只有將錯就錯。突然出手抓住了羅金鵬的要害。

羅金鵬疼得彎下腰，一口咬在他肩下，鮮血立刻自嘴角湧出。

他左手的動作雖較慢，但還是揷入了原怒鵬的脅骨。

因爲原怒鵬根本沒有閃避，他的脅骨雖斷，却夾住了韓棠的手，然後他左右雙手反扣，鎖住了韓棠的手肘關節。

他雖已聽到韓棠關節被揑斷的聲音，却還是不肯放手。

這時蕭銀鵬已從後面將韓棠抱住，一隻手抱住了他的腰；一隻手扼住了他的咽喉。

屠大鵬的刀已從前面刺入了他的小腹。

韓棠全身的肌肉突然全都失去控制，眼淚，口水，鼻涕，大小便突然一齊湧出，甚至連眼珠子都已凸出，脫離眼眶。

然後，羅金鵬，原怒鵬，蕭銀鵬才散開。

羅金鵬身子還是蝦米般彎曲着，臉上已疼得全無人色，眼淚沿着面頰流下，將嘴角的鮮血顏色冲成淡紅。

他牙關緊咬，還咬着韓棠的一塊。

只有屠大鵬還是站在那裏，動也不動，臉上也已全無人色。

那當然不是因爲痛苦，而是因爲恐懼。

只有他一個人看到了韓棠的臉。

他雖然殺人無數，但看到這張臉時，還是不禁被嚇得魂飛魄散。

韓棠還沒有倒下，因爲屠大鵬的刀鋒還留在他小腹中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關外玉鳳

魔中俠續集

曹若冰·文
培新·圖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，傲誇當世第一的「魅影拘魂玉書生」南宮逸奇，追踪飛鳳香車，擬拯救闖人解言與尉遲如蘭，來至關外，在一酒樓上與一自稱任可玉的少年一見投緣，相約晚上往天齊寺相晤，屆時，南宮逸奇依約前往，詢以何事相約，任可玉說出擬往拯救闖人、尉遲兩位姑娘，因恐力不能達，故請南宮逸奇僞裝他的下屬，前往見田秀秀，伺機行事，南宮逸奇以此舉與自己出關目的相同，乃依言扮作隨從，至一巨大宅院，方知那叫任可玉的少年竟是「關外玉鳳」何瑤卿所扮——

龍騰鳳舞妃子刦

大廳內，靜靜地。

「關外玉鳳」何瑤卿姑娘默默地坐在客位上，「四燕」垂手肅立兩旁，南宮逸奇則靜立在何瑤卿的身後。

這時，「四虎」已將馬匹牽入院內拴好，來到大廳門外，一邊兩個的分立在兩邊。

司徒玄坤實在够糊塗的，他請何瑤卿姑娘進入廳內，竟然連燈也沒有點上，便告退走了出去。

幸好這時月正明亮，廳內雖然沒有點燈，但因有月光斜射照入，是以廳內所有的陳設一切，依然能够看得十分清楚。

片刻工夫之後，田秀秀在兩名婢女手執紗燈前引下，蓮步姍姍，嬝娜地來了，司徒玄坤跟隨在她身後。

看她那雲鬢蓬鬆，妙目矇矓的樣子，顯然是已經睡了多時，因爲聽說何瑤卿「有很要緊的事情要見她」才起來的。

田秀秀雖然是「至尊宮主」的寵姬，但是對於這位「關外玉鳳」何瑤卿姑娘心中似乎有所顧忌，絲毫不敢擺架子，擺威風。

她一跨進大廳，身子尚未坐下，已未語先笑的嬌聲說道：「卿姑娘，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呀？竟勞妳在這深更半夜的來……」

何瑤卿眨了眨眼睛，道：「秀姨可是不歡迎我來？」

田秀秀連忙搖手笑道：「呵呵！卿姑娘，妳別那麼說好不好，妳來，我高興還來不及呢，怎會不

歡迎！」

語聲一頓，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，妙目凝注地問道：「卿姑娘，妳幹嗎?化裝易容成這副樣子呀?」

何瑤卿淡淡地道：「這我當然有我的道理。」

田秀秀笑了笑，問道：「是什麼道理，能告訴我麼?」

何瑤卿微一搖頭，話鋒一轉，道：「聽說尉遲和閔人兩位姊姊都被秀姨押解來了關外，有這回事麼?」

田秀秀點頭道：「有這回事。」

何瑤卿問道：「她們犯了什麼過錯?」

田秀秀道：「違犯宮規。」

何瑤卿眼睛一眨，道：「她們現在何處?」

田秀秀微笑道：「卿姑娘，你可是想看看她們二位?」

何瑤卿點頭道：「可以麼?」

田秀秀微笑地道：「卿姑娘身份和別人不同，當然可以。」

何瑤卿道：「既然可以，那就請秀姨派人去帶她們來此一見如何?」

田秀秀點頭道：「不過，有件事情卿姑娘必須答應我！」

何瑤卿問道：「什麼事情?」

田秀秀微一遲疑，目光一抬，忽然瞥視了靜立在何瑤卿身後的南宮逸奇一眼，問道：「卿姑娘，他是?……」

何瑤卿道：「我身邊的人。」

田秀秀點頭含笑道：「我知道是卿姑娘身邊的人，要不然他怎會和卿姑娘一起，站在卿姑娘的身後……」

何瑤卿接口道：「秀姨既然明白，那又何必多問。」

田秀秀眨眨妙目道：「他叫什麼名字?」

何瑤卿道：「他叫齊奕。」

田秀秀道：「以前似乎從未見過他，他是新近跟隨卿姑娘的麼?」

何瑤卿微一點頭道：「他以前一直在『古關牧場』中，妳自然是沒有見過了。」

田秀秀妙目微微一轉，道：「他武功身手很高麼?」

何瑤卿道：「秀姨這話問得實在多餘，他武功身手若不是很高，豈會由牧場調回莊上來，我又怎會要他讓他跟隨我?」

田秀秀含笑地點了點頭，目光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，忽又問道：「卿姑娘，他可靠麼?」

何瑤卿神色微微一怔！道：「秀姨，你這話意思是?……」

田秀秀笑笑道：「我想請他到外面去，暫迴避一下。」

何瑤卿道：「爲什麼?」

田秀秀道：「我不想讓他知道我請卿姑娘答應我的事情。」

何瑤卿目光一凝，道：「秀姨可是有所顧忌，怕他知道了有些不便?」

田秀秀點頭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

何瑤卿忽地一搖頭道：「秀姨儘管放心好了，我保證他絕對可靠！」

田秀秀柳眉微微一皺，說道：「卿姑娘，我認爲……」

何瑤卿淡然截口道：「秀姨不必多說了，我既然保證他絕對可靠，就絕對沒有問題，秀姨還有什麼好顧忌的，難道不相信我！」

田秀秀含笑搖頭道：「我怎麼敢不相信卿姑娘，只是……」

何瑤卿再次截口道：「秀姨也不必再說『只是』什麼了！」

語鋒一頓，倏然轉首望着南宮逸奇問道：「田娘娘要你出去迴避一下，你的意思怎樣?」

南宮逸奇聽智絕世，奇才蓋代，何瑤卿如此一問，他豈會不明白何瑤卿此問之意。

於是，他立時一搖頭道：「莊主曾令諭屬下不得寸步離開姑娘，以護姑娘的安全！」

何瑤卿眨眨眼睛道：「如果我令諭你迴避一下呢?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請姑娘原諒屬下方命！」

何瑤卿笑了笑，轉向田秀秀道：「秀姨聽見他的話了麼?」

田秀秀點了點頭，柳眉微蹙地，又道：「我聽見了。」

何瑤卿眨眨眼，忽然輕聲一笑道：「秀姨如果一定要他迴避，我倒有個辦法，只是不知秀姨辦得到不?」

田秀秀問道：「什麼辦法?」

何瑤卿道：「秀姨若是不怕痲煩的話，便令人趕他出去好了。」

田秀秀想不到何瑤卿會提出這個辦法來，神情不由微微一怔！道：「這……這……有點不大好吧！」

何瑤卿正容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大好的。」

田秀秀接口道：「妳不會見怪麼?」

何瑤卿搖頭道：「那當然不會，辦法是我提出來的，話出於我之口，我怎會見怪！」

語聲一頓即起，又道：「只怕秀姨還無法趕得

他出去！」

田秀秀柳眉微微一揚，道：「卿姑娘既然這麼說，我倒要令人試試了！」

話音一頓，倏地轉朝肅立身旁的司徒玄坤道：「司徒執法，你試試他看。」

司徒玄坤躬身答道：「屬下領諭。」

脚下跨前半步，朝何瑤卿姑娘拱手一禮，道：「請姑娘原恕老朽放肆。」

何瑤卿微一擺手，說道：「司徒執法，無須客氣。」

倏然轉頭望着南宮逸奇笑說道：「齊奕，司徒執法已經奉令趕你出去，你別再站在我身後不動了，否則，他如何能向你出手。」

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：「姑娘說的是，我如果再站在身後不動，他還以爲我胆怯呢！」

話聲中，舉步走近廳門三尺之處岸然岳立，目視司徒玄坤說道：「司徒執法請動手吧。」

司徒玄坤抱拳一拱，道：「如此，齊兄請小心了。」

話落，身形倏然前欺，出掌如電，直朝南宮逸奇的左肩抓去。

南宮逸奇口中輕聲一笑，道：「司徒執法這一招『神龍探爪』功力火候雖然均皆不俗，只是在我的面前施展還嫌差了些！」

他口說手不閒，身子微側，抬手疾抓司徒玄坤抓來的右腕脈門。

司徒玄坤心中不禁微微一凛！連忙沉腕縮掌閃避。

但是，慢了，已經來不及了！

南宮逸奇出手不但奇快無比，而且早就存下了一招就制住他之心。

是以，就在他沉腕縮掌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間，只覺得腕脈一緊，已落在南宮逸奇的掌中，猶如上了一道鐵箍，頓感半身痲木無力！

這情形，田秀秀看得神情不由微微一呆！旋而，她臉色倏然大變，目射驚駭之色地問道：「卿姑娘，他究竟是誰?」

何瑤卿道：「我不是已經告訴過秀姨了麼，他名叫齊奕。」

田秀秀目光凝視着南宮逸奇那隻抓着司徒玄坤的腕脈，五根指頭根根如玉，白晳修長的手掌，疑惑的說道：「他確實是齊奕麼?」

何瑤卿冷冷地說道：「秀姨難道懷疑他是冒充的?」

田秀秀柳眉微蹙地道：「以前我既然從未見過他，他是不是冒充的，我怎麼知道，又怎能斷定，不過……」

語聲微頓了頓，接着又道：「他的那隻手很奇特！」

何瑤卿道：「怎樣奇特了，奇特又怎樣?」

田秀秀道：「它使我想起了一個人。」

何瑤卿道：「秀姨想起誰?」

田秀秀微一猶疑，道：「那個稱奇稱最武林的『魅影拘魂玉書生』南宮逸奇。」

何瑤卿聽得心神暗暗一震！但却故意輕聲一「哦」，說道：「秀姨懷疑他是南宮逸奇冒充的，是麼?」

田秀秀道：「南宮逸奇身材頎長，雙手修長白晳，十指根根如玉……」

何瑤卿做作地眨眨眼睛，望着南宮逸奇笑說道：「齊奕，田娘娘懷疑你是南宮逸奇，你是麼?」

南宮逸奇忽然朗聲一笑，道：「姑娘，南宮逸奇號稱當世奇才第一，武林稱奇稱最，有人把我當作是他，這實在是個莫大的榮幸，我可願意點頭承認！」

說話間，倏然抬手一指點在司徒玄坤的腰上，司徒玄坤口中一聲悶哼，身子一歪，倒向地上。

接着，南宮逸奇一邁腿，跨步到了田秀秀的面前。

田秀秀心中一驚，便要起身離座向旁閃開，可是南宮逸奇的一隻手掌奇快如電地按上了她的香肩，目射威稜寒芒的冷聲說道：「田閣下，妳最好別亂動了！」

田秀秀心神不禁猛地一顫！只好聽話地乖乖的坐着不動。

南宮逸奇接着說道：「現在請派人去把尉遲和閔人兩位姑娘請來此地。」

田秀秀眼珠微微一轉，道：「請閣下先拿開手再說，可以麼?」

南宮逸奇微一點頭道：「可以。」

話落，立即縮回了按着她香肩的一隻手，但是，却眞力貫透中指，輕按了一下，封閉了她的肩井穴。

田秀秀柳眉微揚了揚，道：「閣下可實在够謹愼小心的！」

南宮逸奇淡淡地道：「對芳駕，我不得不多加謹愼小心些！」

田秀秀妙目忽地一凝，望着何瑤卿說道：「卿姑娘，妳攷慮過這麼做的後果麼?」

何瑤卿冷冷地道：「攷慮過便怎樣?」

田秀秀道：「妳不怕令尊令兄他們……」

何瑤卿突然一聲冷笑，截口道：「妳用不着用我爹他們來嚇唬我，今夜這裏所發生的事情，決不

會得有人傳出去的。」

田秀秀道：「妳有把握？」

何瑤卿輕聲一「哼」，道：「秀姨應該了解我的為人，我幾時說過沒有把握的話，做過沒有把握的事情了！」

田秀秀心裏有點明白了何瑤卿的意思了，心神不由暗暗地一震！道：「妳可是打算要『殺人滅口』麼？」

何瑤卿微一搖頭道：「秀姨誤解了我的意思了，也把我的意思想得太壞了，我豈是那種殘忍好殺之人！」

田秀秀道：「那麼妳的意思是？……」

何瑤卿淡然一笑，道：「點上秀姨和此間所有衆人的穴道，請秀姨和他們到一處秘密地方暫住一個時期，如此，秀姨明白了麼？」

田秀秀表示明白了的微點了點頭，目光一轉，望着南宮逸奇問道：「南宮閣下，你是什麼時候到達涼州的？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日落之前。」

田秀秀妙目眨動地道：「閣下日落之前到達，此時便已和卿姑娘聯成一起，由此看來，閣下和卿姑娘早就認識的了，是麼？」

南宮逸奇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和何姑娘確是早就認識了。」

語鋒一頓即起，冷聲說道：「芳駕別再拖延時間了，請快派人去將兩位姑娘請來吧。」

田秀秀突然輕聲一笑，道：「南宮逸奇閣下，你急什麼，可是害怕了？」

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軒，道：「芳駕以為我會害怕什麼？」

田秀秀淡淡地道：「那就要問你閣下自己了，不然，何必怕我拖延時間。」

何瑤卿忽然接口說道：「秀姨，我有個消息要告訴妳，不知妳信是不信？」

田秀秀目光凝注地問道：「什麼消息？」

何瑤卿微微一笑道：「施漢元他們已經無法前來這裏了。」

田秀秀心神不由暗暗一震！道：「妳已經先去過他那裏了？」

「沒有。」何瑤卿搖搖頭道：「不過，我却派了些人去了他那裏。」

田秀秀妙目轉了轉，又問道：「妳派去的都是那些人？」

何瑤卿道：「兩位姥姥和三傑等十多人，秀姨認為怎樣？」

田秀秀臉色微變了變，但是旋即恢復如常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兩位姥姥功力卓絕，施漢元他們萬萬難是敵手，不過……要想擒下施漢元等人，只怕還無法辦得到！」

何瑤卿淡然一笑，道：「秀姨說得一點不錯，憑兩位姥姥和三傑等十多人要想生擒施漢元他們，的確是不容易辦得到，不過，我已經傳下令諭，施漢元等人如無異動則罷，若有異動，立予格殺，不得留一活口！」

語聲一頓，笑了笑，接着又道：「生擒雖然不易，格殺當非難事，秀姨以為對麼？」

田秀秀不禁傻了，呆了！

本來，她想拖延時間，拖延一刻是一刻，只要能夠拖到天亮時光，施漢元那裏一定會派人來請她起駕登程，那時……

如今，聽完何瑤卿姑娘的這番話，她算是完全明白了，顯然地，何瑤卿是謀定而後動，一切早有了計劃佈置！

情勢至此，她已無可奈何，不由輕嘆了口氣，道：「卿姑娘，我算是佩服了妳了……」

何瑤卿冷冷地道：「秀姨別再徒說無用的廢話了，最好還是即刻派人去把尉遲、闞人兩位姊姊請來此地吧！」

田秀秀沒有再說什麼，微點了點頭，轉朝身旁的兩名婢女吩咐道：「妳們去後面，把兩位姑娘請來。」

兩名婢女躬身應了聲「是」，便舉步往廳外走去。

何瑤卿心念突然一動，揚聲說道：「妳兩個等一等！」

兩名婢女連忙停步回身恭敬地說道：「婢子聽候姑娘的令諭。」

何瑤卿望着「四燕」之首的金燕說道：「妳和玉燕同她們一起去趟吧。」

「四燕」自幼跟隨何瑤卿姑娘，都是姑娘的心腹之人，是以金燕玉燕一聽姑娘命她們同行，立即明白了姑娘的心意，同時應聲點頭說道：「婢子遵命。」

金燕且朝兩名婢女含笑說道：「兩位妹妹，我們走吧。」

於是，兩名婢女在前，金燕玉燕隨後走出廳外轉往後院行去。

突然間，大廳內的氣氛沉寂了下來，南宮逸奇，何瑤卿，田秀秀都沉默着沒有開口說話。

那氣氛，沉寂得簡直令人有些兒窒息……

驀地，一陣衣袂破空聲響，一條高大的黑影疾逾電射地破空掠落，身形一落即起，直朝大廳內撲入。

此人年約五十多歲，國字臉，灰髯齊胸，身材高大，貌相威武，雙目精光如電，灼灼懾人，一望即知是一位內外兼修的武林高手。

只是，此刻他左肩已經負了傷，衣破肉綻，一件青緞長袍上染滿了血污，樣子十分狼狽嚇人……

他身形一撲進大廳，方自張口喊了聲「娘娘」，驀地，他神情猛然一震！呆住了！

田秀秀一見他這副樣子，心中已經明白了是怎麼回事，因此臉色神情反而顯得十分平靜地微微一擺手，道：「施總管，你別說什麼了，一切我都已經知道了。」

原來，此人竟是那位崖山「至尊宮」總管施漢元。

施漢元神情微怔了怔，旋忽雙目一瞪，瞪視着何瑤卿姑娘，怒聲道：「卿姑娘，這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」

何瑤卿故作糊塗地眨眨眼睛問道：「施總管，什麼怎麼回事？」

施漢元冷冷地道：「卿姑娘是眞不明白，還是故裝糊塗？」

何瑤卿搖頭道：「我是既未故裝糊塗，也是眞不明白。」

施漢元一聲冷笑道：「如此，老朽請問，卿姑娘令諭兩位姥姥和三傑等人做什麼去了？」

何瑤卿做作地輕聲一「哦」，道：「兩位姥姥沒有對你說麼？」

施漢元道：「兩位姥姥說是說了，只是老朽還有點不明白。」

何瑤卿淡淡地道：「你不明白什麼？」

施漢元道：「不明白卿姑娘為什麼要令諭兩位姥姥這樣做！」

何瑤卿目光一凝，冷冷道：「你這是向我要理由？」

施漢元輕哼一聲，說道：「也請卿姑娘給老朽一個交待！」

何瑤卿道：「非交待不可麼？」

「不錯。」施漢元一點頭道：「兩位姥姥辣手殺人，老朽和一衆屬下，除老朽之外，無人幸逃活命，十多條人命非同小可，這責任老朽實在担當不起！」

何瑤卿眨眨眼睛道：「這麼說，你是要我負責償命了。」

施漢元道：「老朽不敢那麼說，只請卿姑娘和老朽一同往見令尊。」

何瑤卿道：「要是我不去呢？」

施漢元突然嘿嘿一笑，道：「這就恐怕由不得卿姑娘自己了！」

何瑤卿目光凝注地道：「你這由不得我自己的意思，可是打算要動武用强？」

施漢元道：「姑娘明鑒，老朽縱有天胆也不敢對姑娘無禮。」

語鋒微頓，目光瞥視了靜坐着不言不動的田秀秀一眼，乾咳了一聲，接着又道：「不過，姑娘如果一定要拒絕老朽的請求，老朽無可奈何，說不得只好請姑娘原諒老朽的放肆了！」

何瑤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你自信有『放肆』得了的功力能耐麼？」

施漢元雙眉微揚了揚，道：「事逼無奈，老朽絲毫無自信，也要竭盡全力一試！」

何瑤卿臉色倏地一寒，冷笑道：「施漢元，照這樣看來，你的胆量果然是越來越大了！」

施漢元冷冷一哼，說道：「姑娘，這無關胆大，而是……」

何瑤卿倏然沉聲截口道：「施漢元，現在我命令你立刻自裁！」

施漢元心神一震！但是隨即淡然搖頭道：「老朽不願！」

何瑤卿目射寒芒地道：「你敢抗命！」

施漢元冷冷地道：「姑娘應該明白，老朽是巫山總宮的總管，並非姑娘的屬下，姑娘既無權命令老朽什麼，更說不上什麼抗命！」

何瑤卿雙眉微挑地冷笑了笑，突然揚聲說道：「『四虎』聽命！」

站立在廳外兩邊的「四虎」一齊躬身說道：「屬下敬候令諭。」

何瑤卿沉聲道：「與我拿下了！」

「四虎」立時應聲齊動，邁步跨入廳門。

情勢至此，施漢元似乎已經橫了心，突然哈哈一聲大笑，目射兇光，臉露猙獰之色地厲聲說道：「老夫倒要看看誰敢動老夫一動！」

話聲中緩緩抬起了右臂，只聽得骨節一陣格格暴响中，一隻右掌突然漲大了一倍，掌心外凸，形如鷄卵，色呈青黑，閃閃發亮！

南宮逸奇目見之下，心頭不由突地一凜！連忙一抬手攔住「四虎」，道：「四位且慢動手！」

「四虎」突被南宮逸奇抬手一攔，只得站着不動。

南宮逸奇目視施漢元問道：「施總管願意和我談談麼？」

施漢元目光一凝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姓齊名奕。」

施漢元道：「什麼身份？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負責姑娘安全者之一。」

施漢元道：「這麼說，你該是『侍衞』的身份了。」

語聲一頓即起，道：「老夫以前怎麼沒有見過你？」

南宮逸奇淡淡一笑，道：「我以前一直在古關牧場中。」

「哦……」施漢元緩緩垂下了右掌，散去了凝聚的歹毒功力，問道：「你想和老夫談什麼？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請施總管實答我三問，我當負責放施總管一條活命。」

施漢元雙眉微微一揚，冷聲道：「老夫要是不願呢？」

南宮逸奇神色冷漠地道：「那很簡單，我請施總管立刻躺在這間大廳中！」

施漢元突然揚聲一笑道：「齊兄弟，你既是從古關牧場出來的，應該聽說過老夫的所學功力！」

南宮逸奇淡淡地道：「施總管可是說我這話有點自不量力？」

施漢元嘿嘿一笑道：「豈止是自不量力，簡直的狂妄大胆，不知天高地厚！」

南宮逸奇冷冷地道：「這麼說，施總管是不願意答我三問，而願意躺在這間大廳中了！」

施漢元沉聲叱道：「小子，你少和老夫嚕嘛廢話了，如果還想活下去，就趕快站開一邊去！」

南宮逸奇劍眉微軒了軒，道：「施總管，我另外有句話，不知你信是不信？」

施漢元道：「什麼話？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你那譽稱獨步武林的『摧心掌』，難是我一指之敵，你信不信？」

這話，施漢元自是不信，倏然揚聲哈哈大笑道：「小子，你的口氣越說越狂妄可笑了，老夫不但不信，並且還要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忽地一搖頭道：「算了，老夫看在你是從古關牧場出來的，看在麥場主的份上，也不與你計較了，你還是站開一邊去吧！」

南宮逸奇突然一聲冷笑道：「施總管閣下，你雖然願意算了，可是我還不願呢！」

施漢元雙目陡地一睜，寒光電射地道：「小子，你太也不識好歹了！」

南宮逸奇冷冷地道：「這不識好歹的該是你自己！」

施漢元怒聲道：「小子，你既然知道老夫的『摧心掌』獨步武林，當該明白它的威力霸道無比，中者無救！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我已經說過了，你那『摧心掌』難是我一指之敵！」

施漢元道：「你既然這麼說，老夫今夜倒要試試你那一指是什麼指力了！」

南宮逸奇神情淡漠地道：「你要試，我非常歡迎，並且保證絕不讓你施總管失望！」

施漢元未再開口說話，雙目閃過一絲驚人的寒煞，嘿嘿一聲冷笑，緩緩地抬起了一隻右臂……

一直靜坐着未曾開口的田秀秀，此時突然揚聲說道：「施總管，試不得……」

施漢元聞聲一怔！回首問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可是，田秀秀却只朝他微搖了搖頭，竟然未再開口。

原來就在田秀秀剛一開口，何瑤卿已警覺地飛快地一指點出，隔空封閉了她的啞穴。

南宮逸奇適時輕聲一笑道：「施漢元，別聽她的了，你快動手吧！」

施漢元微一猶疑，突然一聲暴喝道：「小子，你小心了！」

暴喝聲中，右掌掌心突然外吐，直朝南宮逸奇當胸拍去！

「摧心掌」，顧名思義，其霸道不言可知，縱是功力蓋世的武林絕頂高手，只被一掌擊中，亦必心碎魂斷當場！

南宮逸奇早已暗中凝聚「慧靜禪功」以待，是以施漢元吐掌拍出，他身軀立即微側，抬手出指，疾逾閃電地迎向施漢元的掌心點去。

施漢元心頭猛地一凜！方欲撤掌閃避，驀覺掌心一陣劇痛，一條右臂立時軟軟地垂了下去，身子如同虛脫了般地搖搖欲倒，終於兩腿一軟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，臉色一片蒼白！

現在他算是明白了，也相信了，對方身懷奇絕功力，所言實在並非「不知天高地厚狂妄」之言！

然而，他却又有點不解；在古關牧場中怎會有這樣一位年青的絕世高手？怎地從未聞聽麥場主提說過呢……

只聽南宮逸奇突然輕聲一笑，道：「施閣下，你現在可願答我三問了麼？」

施漢元不禁凶威盡歛，語聲有點有氣無力地道：「老朽答三問，你果眞便放過老朽麼？」

南宮逸奇道：「我生平說話算數，從不失信於人！」

施漢元目光瞥視了何瑤卿姑娘一眼，道：「你能保證姑娘她也答應麼？」

不待南宮逸奇開口答話，何瑤卿搶着接口說道：「你只管放心好了，他答應的事情和我答應了沒有兩樣！」

施漢元眼珠轉了轉，微一點頭，道：「如此，你想問什麼就問吧。」（未完待續）

新派武俠奇情長篇

高庸・文
培新・圖

禍水雙侶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鐵門莊中羣雄畢集，海雲迫使黃老夫子說出顏楓與金蚯蚓宮的關係後，衆人議決對消滅刺花門一事義不容辭，唯對金蚯蚓宮的座落方向，黃老夫子只說是在阿爾金山金霞嶺，其眞正地點一無所知，遂由盛彥生與小龍爲第一批，海雲、蘋兒爲第二批，悟果、悟非爲第三批，前往阿爾金山探查金蚯蚓宮所在，海雲跟在盛彥生後面，一路至六盤山，忽失去聯絡，午夜，得人留柬，着海雲往白楊城，否則，盛彥生與小龍當有性命之虞，海雲遂與蘋兒折道前往白楊城——

不知人間狡　檀口洩真情

自此以後，每逢岔路便有暗記，一路指示方向，從未間斷，行到日影西斜時分，遠遠望見一列土崗。

土崗上遍植白楊樹，沿崗築着一座寨墻，並且設有箭樓和吊橋。不用說，這就是白楊城了。

在城的正面，有一片傾斜的山坡，三面小溪圍繞，風景絕佳。山坡上，聳立着幾間巨廈，朱簷綠瓦，雕樑畫棟，氣勢十分巍峨。正面臨溪處，是座華麗的拱橋，橋後草地上，塑着一條巨大飛龍作擁雲探爪之狀，四隻龍爪垂地，龍身拱曲，便是山門。橫匾大書「青龍禪寺」四個泥金大字。

這青龍寺雖在白楊城外，無論建築氣勢和裝飾的華麗，都遠非白楊城可以比擬，相形之下，那白

楊城反成了青龍寺的附屬鎭集。

海雲和蘋兒來到小溪邊，天色正漸漸黑暗下來，白楊城和青龍寺都亮起燈火，但城中燈光稀落，寺內却火燭照耀如同白晝，磬音梵唱不絕於耳。

蘋兒輕嘆道：「好大一座廟宇，裏面怕不有幾百個和尚吧？」

海雲點點頭道：「不僅人多，而且都是武林高手。」

蘋兒道：「咱們不知道盛大哥在什麼地方，怎樣尋找呢？」

海雲道：「不用急，且吃些乾糧，自然有人會來告訴咱們的。」

兩人在一塊大石背後席地而坐，取出乾糧慢慢吃着，不多一會，天已黑盡了，卻未見有何動靜。

蘋兒忍不住又問：「你說有人會來告訴咱們，怎麼到現在還沒有？」

海雲微笑道：「就快來了——」

話音未落，突聞一縷勁風由對岸疾射而至。

海雲探手一抄，卻是一隻木魚，只見魚肚上刻着兩行極細字跡。

「由左側繞道，可達寺後枯樹林，唯須愼防蟻羣。」

蘋兒急忙伸頭向對岸張望，附近百丈內一片寂靜，半個人影也沒有；不禁詫道：「這人好快的身法，他究竟是誰啊？」

海雲道：「別管他是誰，先尋盛大哥要緊。」

當下收好乾糧，將隨身兵刃檢視了一遍，繞道由左側掠過小溪，覓路上山。

青龍寺建在山脚斜坡上，兩側都是茂密的樹林，其中多爲白楊樹，落實遍地，宛如沙泥。

海雲在前面尋路，蘋兒緊隨在後面，一路穿林而行，繞向青龍寺後方，剛走到半山，忽覺眼前一亮，樹林突然中斷——不！樹林沒有中斷，而是樹上的葉子突然不見了。

海雲急忙止步，細看一眼，才發現林中橫亘着一條小溪，將樹林劃分成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，溪這邊樹葉茂密青翠，小溪對面，卻看不見一片樹葉，枝幹上光光禿禿，好像被火燒過似的。

蘋兒輕聲道：「這就是枯樹林？怎麼這樣奇怪，樹葉全沒有了？」

海雲喃喃道：「不錯，這的確是件奇怪的事，尤其這條小溪特別，倒像是道天然界線。」

蘋兒道：「會不會是溪水中有毒？」

海雲搖頭道：「不可能。小溪水源由山頂下來，與下面溪流是相通的，怎會上游有毒，下游無毒？更不會左岸有毒，右岸無毒？」

蘋兒一怔，道：「溪水沒有毒，那就是泥土裏有毒了，或許，這地方和你們琵琶島的毒泥沼澤一樣……」

正在猜疑，忽見前面似有火光閃了兩閃。

海雲噓道：「不要出聲，隨我來。」身子一伏，沿着那條湍急的溪流向上游奔去。

轉過一座山壁，景物霍然開朗。

原來這裏是半山中一塊凹地，山泉凌空倒瀉下來，在這兒匯聚成二十餘丈方圓一個小湖，湖中心有座亭子，環湖三面都是枯樹林，只有通往青龍寺後殿這一面，搭着一座吊橋，但現在吊橋已經扯起，通路業已斷絕。

海雲目力敏銳，一眼就看見亭子裏盤膝坐着一個人，赫然正是盛彥生。

他心裏一驚，急忙舉起手示意招呼蘋兒止步。

蘋兒啞聲道：「亭子裏不是盛大哥嗎？」

海雲道：「我已經看見了，但咱們不可冒然現身，這是個陷阱。」

蘋兒遊目四顧，見那座亭子雖然通路隔斷，附近卻靜悄悄，不見有什麼異狀，便問道：「你是說盛大哥被困在那座亭子裏？」

海雲點點頭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

蘋兒道：「我不懂，這區區小湖，怎能困得住盛大哥？就算沒有那座吊橋，躍過湖面也並不困難呀！」

海雲凝重的道：「說的是。盛大哥輕功身法比咱們强得多，如能一躍而過，他決不會呆坐在亭子裏的。」

蘋兒道：「他顧慮的是什麼？」

海雲揚手指着道：「使他顧慮的，就是這片枯樹林。你再仔細看看，樹林裏有什麼東西？」

蘋兒注目一看，不禁全身毛髮都豎立起來。

原來環湖一帶枯樹林中，黑壓壓萬頭蠕動，恍如蓋着一層黑色地氈，竟是纍萬上億，數不淸的蟻羣。

那些令人怵目驚心的蟻羣，正繞着小湖逡巡覓路，欲圖登上亭子，若不是被湖水阻隔，便有十個盛彥生也早被啃光了。

蘋兒機伶伶打着寒噤，道：「天啊！我一輩子也沒見過這麼多螞蟻，難怪樹木都會枯死了。」

海雲輕嘆道：「這不是普通螞蟻，是一種生性兇殘的食人蟻，蟻羣所至，雖大象巨蟒，也能在轉眼間被吃得僅餘白骨，想不到枯禪和尚竟養這種兇物。」

蘋兒道：「咱們要趕快設法救救盛大哥。」

海雲道：「盛大哥暫時不致有危險，你在這兒守望着，我得先進寺內去尋小龍。」

蘋兒道：「咱們何不先救盛大哥，再一同去尋小龍呢？」

海雲搖頭道：「我懷疑那座吊橋附近一定另有埋伏，萬一打草驚蛇，就不容易救出小龍了。」

蘋兒道：「吊橋附近會有埋伏，我怎麼一點也看不出來？」

海雲道：「反正你不要性急冒失，等我回來再說吧！」話落，身形一起，輕輕兩次飛縱，已掠過寺後圍墻。

蘋兒藏身處恰在山壁轉角地帶，距吊橋約十餘丈遠，居高臨下仔細搜視，始終看不出吊橋附近有什麼埋伏。

正困惑不解，突然聽見「蓬」地一聲巨響。

但見一棵高達丈餘的枯樹，竟被螞蟻羣啃斷，齊根倒塌下來，樹根擱在岸邊，枝頭伸向湖面，大批食人毒蟻正循着樹榦向湖心亭子湧去。

亭子距岸只不過兩丈左右，蟻羣用樹身作橋，雖然稍嫌不够，却已相差不多了。

蘋兒望見，不覺驚出一身冷汗。

須臾間，「蓬蓬」連聲，臨湖枯樹又倒下了四五棵，成羣的螞蟻，居然在亭子四面架設起進攻的「雲梯」，似已決心不上亭子，不肯罷休。

蘋兒看得駭然大驚，暗忖：如等表哥回來，盛大哥早被螞蟻吃下肚子去了，眼前危機急迫，救人要緊。

想到這裏，立即提氣飛身向吊橋奔去。

吊橋後方有一棟石屋，絞盤就設在石屋內。

蘋兒在附近仔細查看，並沒有什麼埋伏，屋裏也靜悄悄的，根本無人看守。

於是，她輕輕閃身進了石屋。

不料剛跨進門內，「刷」的一聲，竟被一面大網將全身裹住，由地上兜了起來，同時，鈴聲大作，青龍寺後門突然打開，大隊僧侶蜂擁而出，頓時把石屋團團圍住。

那網上繫有倒鈎，稍一掙扎，倒鈎便嵌進肉裏，越掙越緊——可憐蘋兒劍未出鞘，被大網懸吊在空際，直如裹粽子一般，半點都動彈不得。

屋外燃起火把，四名俗裝男女魚貫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大師果然料事如神，第一網就捉住一條美人魚！」

蘋兒聽那說話的聲音尖聲細氣，十分耳熟，偷眼一望，不禁暗暗叫苦，原來這四個人竟是自己的對頭——「千山四煞」。

四煞中，蘋兒只見過「笑屠夫」尹世昌和「六指喪門」呂不歡，剛才說話的正是尹世昌，因爲蘋兒被大網裹住，蜷曲成一團，尹世昌尚未認出她就是蘋兒。

「毒寡婦」白秀貞却不識蘋兒，舉起火炬上前照了照，道：「瞧這一身細皮嫩肉都被倒鈎刺破了，怪可憐的，放她下來吧！」

尹世昌道：「別忙，等大師來了再放她也還不遲。」

白秀貞笑道：「怕什麼，有咱們兄妹在這兒，她還跑了不成？」

尹世昌搖搖頭道：「話不是這麼說，現在武林中奇奧玄功高深難測，你沒瞧見這丫頭也佩着雙頭怪劍麼？萬一被她逃了，咱們臉上也無光彩。」

這句話，却把白秀貞激怒了，當時笑容一歛，冷哼道：「大哥胆量也太小了，諒她一個黃毛小丫頭，我就不信她能逃得出手掌心。」

說着，伸手一按壁上的機鈕，將大網放落了地面。

她或許是爲了賭氣，或許是大意疏忽，放落大網之前，竟未制住蘋兒的穴道。

尹世昌忙道：「三妹，當心些——」

話猶未畢，只聽「錚」的一聲響，寒光閃處，蘋兒已撤出了雙鏑劍。

她顧不得身上疼痛，劍一出鞘，立即從網中躍起，劍芒展動，先將大網砍破，活開了手脚。

「三脚鬼王」甘寧急忙搶先出手，大喝一聲，鋼拐閃電般向蘋兒肩頭砸去。

如果是從前，蘋兒萬萬躲不開這一拐，現在却初次領受到練劍時「凝視鳥籠」的益處了。

甘寧出手已經够快，但在蘋兒眼裏，這一拐却緩慢得就像頑童舞杖一樣，鋼拐的來勢和方向，淸晰在目，分毫不爽，隨意一劍揮出，便不歪不斜，正劈在鋼拐尖端上。

「噹」！一聲脆響，甘寧拐頭一滑，招式頓時走空。

蘋兒順勢跨上一步，雙鏑劍向前輕輕一送，正中甘寧握拐的右腕「勞宮穴」。

「勞宮穴」在手腕內側關節處，動手過招之際，四肢正在揮舞幌動，認穴本來不可能準確，然而，在蘋兒雙目凝視之下，手腕已變得比大腿還粗，那穴道的位置，足有手掌一般大，一劍刺去，自然是十拿九穩，應手中鵠了。

甘寧五指一鬆，鋼拐竟脫手跌落地上。

幸虧呂不歡臂長力大，攔腰一把抱起甘寧，急急退出石屋。

四煞齊都變了臉色，倒不是驚於甘寧一招之下落敗負傷，而是震驚於蘋兒的「刺穴」手法，何以會如此奇準？

這時候，尹世昌已踉蹌退到石屋門口，白秀貞

也解下了輕易不用的「桃花汗巾」。

蘋兒反手持劍，得意的笑道：「姓尹的，還認識姑娘嗎？」

尹世昌注目細看，失聲驚呼道：「原來是你這丫頭。」

白秀貞忙問道：「她是誰？」

尹世昌恨恨的說道：「她就是那個韓少君的女兒。」

白秀貞也吃了一驚，怒目切齒望着蘋兒，喃喃道：「這眞是老天爺有眼，咱們正無處尋你，想不到你倒自己送上門來，殺夫之仇，今天就要報應在你這丫頭身上。」

蘋兒揚了揚眉，冷哂道：「可惜你剛才不知道，居然將姑娘放落了下來，現在，知道却已經太遲了。」

白秀貞一抖手中桃花汗巾，道：「丫頭不要賣狂，叫你嚐嚐姑奶奶桃花巾的厲害。」

蘋兒不屑的呸了一口，道：「無恥的賤女人，你以爲一條褲腰帶，就能唬住誰了？」

說着，一塌腰欺身而上，劍尖由脅下穿出，直刺白秀貞胸腹。

白秀貞不敢硬接，連忙擰腰斜閃，桃花汗巾迎面一抖，反捲了過來。

蘋兒覷得親切，手腕疾翻，雙鏑劍突然掉轉，劍尖正迎着汗巾割去。

只聽「嗤」的一聲響，桃花汗巾立被割破半尺多長一條裂口。

驀然間，汗巾破裂處就像被火燒着似的，冒出一股粉紅色的烟霧，隨着汗巾揮捲之勢，烟霧迅速擴散開，轉瞬已瀰漫了整個石屋。

蘋兒視線被烟霧所迷，心裏頓感慌亂；又聽見白秀貞在烟霧中格格嬌笑着唱道：

「千山採得失魂草，
十年配成落魄香。
任憑你銅筋與鐵骨，
難逃我銷魂桃花帳。」

蘋兒只覺那歌聲忽東忽西，難以捉摸，心神越來越恍惚，沒等歌聲完畢，已萎然昏倒在地上。

等她悠悠醒來，粉紅色的烟霧業已消失，石屋中火炬照耀通明，自己四肢穴道全被制住，雙鏑劍也遭奪去，身上更多了一條結實的牛筋繩子。

火光下，人影幢幢，滿滿站了一屋子人，爲首是枯禪和尚，其餘除「千山四煞」之外，還有「軒轅十二妖」中餘孽，柳天鶴夫婦等九人。

蘋兒心知再也沒有脫身的機會了，索性又閉上眼睛。

枯禪和尚嘿嘿笑道：「韓姑娘，自從鐵門莊一別，想不到咱們又在這兒見面吧？」

蘋兒閉目不答。

枯禪和尚又道：「姑娘的劍術精進不少，當眞是可喜可賀。」

蘋兒仍是充耳不聞，沒有開口。

枯禪和尚乾笑了兩聲，接道：「其實，老衲對姑娘並無惡意，咱們本來是朋友，何不開誠相見，商談一下？」

蘋兒睜目叱道：「既已落在你們手中，要殺便殺，有什麼好談的！」

枯禪和尚毫不生氣，微笑道：「姑娘完全誤會了。想當初老衲在鐵門莊作客，原是爲了輔助海大俠，協力同心，欲替武林消災袪禍，耿耿此心，至今依舊。剛才老衲更勸服了千山兄妹，只要姑娘肯答應跟咱們合作，從前的恩怨，自此一筆勾消，大家仍然是好朋友。」

蘋兒哼道：「你倒說得比唱的還好聽，其實目的還不是爲了想得到傳說的財富寶藏，以爲我不知道？」

枯禪和尚哈哈笑道：「就算是這樣吧，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。那也沒有什麼可恥的，姑娘千里迢迢而來，難道不是爲了那筆寶藏？」

蘋兒道：「哼！我是爲了報滅門血仇，誰希罕什麼寶藏財富。」

枯禪和尚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同？所謂：恩仇快人意，財帛動人心。彼此目的雖畧有差異，要去的却是同一個地方，豈不是更應該互相協助？」

蘋兒道：「你去尋你的寶藏，我去報我的血仇，各不相干，何必廢話。」

枯禪和尚道：「姑娘是心直口快的人，老衲也就不必隱瞞了，說實在話，咱們尚未見過『禍水雙侶』，不知道寶藏所在，正感無從着手……」

蘋兒接口道：「我也老實告訴你吧！咱們也不知道金蚯蚓宮的確實位置——」說到這裏，忽然發覺說漏了嘴，連忙住口。

枯禪和尚眼中閃現出一絲驚喜之色，道：「那金蚯蚓宮，就是禍水雙侶的來處麼？」

蘋兒無奈，只得支吾道：「聽說是的，究竟是否眞叫這個名字，我就不太清楚了。」

枯禪和尚又問道：「姑娘千里西行，想必正是要去那金蚯蚓宮？」

蘋兒忙道：「咱們並不知道金蚯蚓宮在什麼地方，只不過隨便走走，希望能够打聽到一點線索而已。」

枯禪和尚陰沉的笑道：「老衲却希望姑娘不必支吾推諉，須知合則對彼此有利，如果各存私心，

姑娘和令友就難免要吃眼前虧了。」

蘋兒道：「我眞的不知道，你就是殺了我也沒有用。」

枯禪和尚漸漸收斂了笑容，冷聲道：「韓姑娘，你是聰明人，應該想到事情的利弊得失，一個人生死雖是小事，父仇却不共戴天，你一死不要緊，誰還替你去報那滅門血仇呢？再說，令友盛彥生和紀小龍都在老衲手中，姑娘可以不顧自己的生死，難道也不顧朋友的性命？」

蘋兒厲聲道：「你想威脅我嗎？」

枯禪和尚道：「老衲本要與姑娘爲友，無奈姑娘執意拒人千里之外，如果有任何不幸後果，老衲也無能爲力了。」

毒寡婦白秀貞接口道：「既然不是朋友，咱們就要算算當年舊賬。」

甘寧也道：「大師不必再管這件事，把她交給咱們兄妹吧。」

尹世昌陰笑道：「三妹，四弟，咱們也不用殺她，只把她衣服剝光，抛入枯樹林裏，讓她活活被食人螞蟻咬死。」

呂不歡「嘿」地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倒是個好主意，不動手等什麼？」

說着，巨掌一伸，把蘋兒提了起來，一隻手就來解她的衣鈕。

蘋兒急得大罵道：「你們這些畜牲，死不要臉的東西，我變鬼也饒不了你們……」

尹世昌吃吃笑道：「等你變鬼以後再說吧，現在咱們先叫你嚐嚐變鬼以前的滋味。」

那呂不歡也不說話，只顧伸出鷄爪般的手指，一粒一粒解着蘋兒衣襟上的鈕扣。

偏偏他外號「六指喪門」，每隻手只有三根手指，女孩子衣服上的盤花鈕扣，又不容易解開，折騰半晌，才解了兩粒，蘋兒已羞懼得險些兒昏過去了。

尹世昌催促道：「老二，能不能快一些？外面許多師父沙彌等着開眼界哩，他們只怕一輩子都沒看見過赤條條的大姑娘……」

蘋兒心驚胆顫，又無法抗拒，迫不得已，只好哀求道：「求求你們一刀殺了我吧，不要用這種下流手段……」

尹世昌搖搖頭道：「咱們最重恩怨分明，當年殺死咱們三妹夫的是你父親，所以咱們也不願親手殺你。」

說着話，呂不歡已將蘋兒外衣解開大半，露出了緊身肚兜。

蘋兒一急，淚水不禁流了下來，嘶聲叫道：「枯禪大師，你也是成名高人，這兒更是佛門淨地，你就眼看着他們羞辱一個女孩子，不說一句公道話麼？」

枯禪和尚雙手合十，低唸一聲佛號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出家人也講因果報應，這是姑娘咎由自取，老衲實在愛莫能助。」

蘋兒淚如雨下，大叫道：「雲表哥！雲表哥，你爲什麼還不快來……」

軒轅十二妖站在旁邊一直沒有開過口，這時，柳天鶴向歐陽玉嬌暗暗遞個眼色，低聲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

歐陽玉嬌舉步而出，探手攔住了呂不歡，含笑說道：「呂二哥，請慢動手，容小妹說個情，如何呢？」

呂不歡冷笑道：「你要怎樣？」

歐陽玉嬌笑道：「常言說得好：寃家宜解不宜結。小妹的意思，欲向四位討個情面，替你們兩家化解舊仇。」

尹世昌道：「柳夫人自信化解得了麼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小妹願盡力一試，如果無法化解，再任憑四位處置。」

於是，由呂不歡手中接過蘋兒，一面替她掩上衣襟，一面愛憐的代她拭抹淚水，柔聲道：「小妹子，不是我做老大姐的倚老賣老數說你，一個人做事，要懂得通權達變，怎麼可以這樣任性固執呢？咱們女人家，身子的清白比性命還重要，你想想，眞要被剝光了身子抛去餵食人毒蟻，別提萬蟻攢心那種痛苦，就是羞也羞死了。」

蘋兒哽咽不能成聲，伏在歐陽玉嬌懷裏抽搐痛哭。

歐陽玉嬌用手輕輕撫着她的秀髮，又道：「枯禪大師對你本是一番好意，只要你說出金蚯蚓宮在什麼地方，不僅舊仇一筆勾消，大夥兒更可以同心協力對付強敵，你的滅門大仇得報，又能分享寶藏，重振家園，這是一舉兩得的事，何樂而不爲？再說，金蚯蚓宮殺了你全家滿門，此仇不共戴天，你又何必替它保守秘密？說出它的位置，於你無損，反而有利，你爲什麼不肯說？」

蘋兒哽聲道：「不是我不肯說，我確實是不知道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詳細位置不知道，大畧方位總是知道的了？」

蘋兒低頭不答。

歐陽玉嬌接着又道：「妹妹是聰明人，千萬不要做傻事，須知你縱然不說，頂多化費些時日，他們也一樣會找得到，眼前的羞辱，却無人能够代替你。」

蘋兒輕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咱們只聽說在阿爾金山，其他的就眞正不知道了。」

歐陽玉嬌緊接着又問：「阿爾金山那麼大，總該有個地名範圍，才好尋訪打聽呀？」

蘋兒搖頭道：「我知道的就只有這些，已經全部告訴你了。」

歐陽玉嬌聳聳肩道：「我這做老大姐的一片誠意想帮你的忙，既然你連我也不相信，這樣吞吞吐吐不肯直說，我也只好不再過問啦。」

蘋兒急道：「我委實只知道這麼多，你還叫我說什麼？」

歐陽玉嬌故意沉吟了一會，道：「好吧，我再問你一件事，你若答應，就表示你沒有隱瞞。」

蘋兒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你佩戴的這種兩頭怪劍，是誰教你的？如果你願意把這套劍法告訴大家，證明你誠心化敵為友，再沒有保留秘密，老大姐也保證無人會爲難你，從今以後，大家都拿你當作親妹妹一樣愛護，你意下如何？」

蘋兒愕然道：「這——」

歐陽玉嬌笑道：「你別誤會，咱們可不是想學你這套劍法，只不過覺得這劍形狀古怪，有些好奇了，這是使你有個表明心跡的機會。」

蘋兒苦笑一聲，道：「說出來你一定不信，雙鏑劍根本沒有什麼劍法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世上用劍的人，都有獨門劍法，何況這種特製的怪劍？你不願意說出來，足見剛才的話也有隱瞞，豈非存心要使我這老大姐爲難的麼？」

蘋兒嘆道：「我說的都是實話，你們一定不肯相信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歐陽玉嬌臉色一沉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無法帮你說話了。」

呂不歡哼道：「柳大嫂不要多費口舌，還是把她交給咱們兄妹吧！」說着，又向蘋兒走了過來。

蘋兒急叫道：「歐陽姐姐，你不能撒手不管啊！我眞的沒有半句隱瞞了，雙鏑劍只有用劍的手法，的確沒有劍法招式……」

歐陽玉嬌冷冷道：「那你就趕快把用劍手法說出來呀！否則，誰也救不了你。」

呂不歡那鷄爪般的手掌已經探過來，一把抓住蘋兒的頸脖子，陰森的道：「不說就算了，咱們也不耐煩跟她磨牙齒！」

蘋兒心胆俱裂，驚呼失聲……

正在紛亂，一名僧人忽然氣急敗壞地奔了進來，顫聲道：「啓稟方丈，地牢中的紀小龍被人救走了。」

枯禪和尚一怔，道：「什麼人敢闖地牢？守牢的弟子呢？」

那僧人道：「來的是個少年人，也用兩頭怪劍，守牢弟子，被傷了十餘人，掌法師兄，也已當場戰死……」

枯禪和尚猛的一頓寒鐵禪杖，怒叱道：「都是些沒用的東西！傳令鳴鐘，全寺戒備搜索，諒他還沒有去遠。」

那僧人剛應諾着尚未離去，寺內已傳來一陣急劇的鐘聲。

鐘聲才起，另一名僧人已經踉蹌奔進石屋，喘息報道：「啓稟方丈，前寺來了兩個和尚，要求掛單……」

枯禪和尚大喝道：「混賬東西，你不會拒絕他嗎？」

僧人吶吶道：「弟子已經拒絕他們，誰知道那兩個和尚竟然動手打了進來，知客師兄抵擋不住，被打傷了三十多人，連佛殿裏的神像，也被他們打得稀爛，現在正嚷着要放火燒房子，求方丈親自退敵……」

枯禪和尚變色道：「竟有這種事？」

柳天鶴奮然道：「不用大師親往，柳某不才，願率軒轅諸友，去把那兩個禿驢生擒了來。」他一時順口，忘了枯禪和尚，居然「當着和尚罵禿驢」起來。

枯禪和尚也沒有心情計較這些，只搖了搖手，又問道：「你們可知道那兩人的來歷？」

報訊僧人恭聲答道：「他們自稱是大覺禪院來的。」

枯禪和尚又問道：「來人是否也使用那雙鏑怪劍？」

報訊僧人道：「兩個人都是赤手空拳，未帶兵刃。」

枯禪和尚臉上掠過一絲驚容，吩咐道：「此地暫由歐陽施主負責，再留下五十名弓弩手把守吊橋，以防盛彥生脫逃。其餘諸位隨老衲同去會會那兩名高人。」

歐陽玉嬌應道：「大師放心去吧，趁這時候，小妹正好再勸勸這位韓家妹子。」

枯禪和尚親率羣邪趕往前寺，蘋兒總算暫時躲過了受辱的噩運，痛定思痛，餘悸猶存，想到海雲只顧去援救小龍，撇下自己孤零零一個，以至遭此羞辱，心裏又悲又恨，淚水越發如潰堤之河，難以抑止。

歐陽玉嬌又堆了一臉笑，假意温語勸慰道：「好妹妹快別難過了，趁現在只有咱們姐妹倆，你倒

是告訴大姐一句實話，這事只有你和我知，我決不會告訴他們的。」

蘋兒搖了搖頭道：「我眞的不知道，叫我再說什麼？」

歐陽玉嬌眼珠子一陣轉動，忽然悄聲說道：「姐姐我可是拿你當親妹子看待，有什麼話，你可再別瞞我，剛才來的那兩個和尚，你知不知道他們是誰？」

蘋兒道：「他們既然自稱是大覺禪院來的，想必是悟非和悟果了。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悟非和悟果又是何許人？」

蘋兒道：「說來你或許認識，他們未出家做和尚以前，就是有名的『嶺南二兇』。」

歐陽玉嬌聞言一震，啞聲道：「莫非是『海南人屠』陶濤和『吃人魔』樊破天？」

蘋兒道：「正是他們。」

歐陽玉嬌駭然道：「你怎會認識這兩個殺人不眨眼的魔王？」

蘋兒道：「他們早已改邪歸正了，現在是我方姑姑的徒弟。」

歐陽玉嬌忙道：「方姑姑又是誰？」

蘋兒道：「方姑姑就是大覺禪院的主人，我們用的雙鏑劍，就是方姑姑的哥哥傳授的……其中關係太複雜了，一時也說不淸楚。」

歐陽玉嬌臉色陰晴不定，沉吟良久，忽然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有件事，姐姐我早想跟你商量，只不知道你肯不肯帮忙——」

蘋兒道：「有話但請明說，只要我力量辦得到，一定帮你。」

歐陽玉嬌又長嘆一聲，說道：「其實，咱們夫妻和軒轅諸友，也早有改邪歸正的願望，只因被枯禪和尚脅迫，不得不隨他們同流合污，如今陷在泥沼裏，想自拔已經難了。」

蘋兒大喜道：「這話當眞麼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姐姐何必騙你，譬如說吧，像千山四煞這種窮兇極惡之輩，姐姐我就看他們不順眼，咱們都是女孩兒家，剛才我見他們要將你剝光衣服，肆意凌辱，心裏就生氣，所以才出面打這個抱不平。」

蘋兒道：「姐姐既然有此心，何不就跟他們絕裂？」

歐陽玉嬌却搖搖頭道：「這事說來容易，做起來却不簡單，你年紀還輕，那裏想得到一旦踏上賊船，再抽身的難處。」

蘋兒道：「你有什麼困難呢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所謂正邪之分，不能僅憑着一句話，必須要有確實的行動，幹出幾件轟轟烈烈的事跡，才能够獲得正道中人的諒解，這話，你說對不對？」

蘋兒道：「對！」

歐陽玉嬌苦笑道：「這就是最大的難處。正如一個做過賊的人，便終身染上了污名，若說他以後洗手不幹了，誰會相信？只要有人失竊，一定先懷疑是他幹的，他縱有改過向善的心願，若無立功贖罪的機會，也是枉然。」

蘋兒點一點頭，道：「不錯，事實確是如此。但要尋求贖罪補過的機會，也並不是什麼絕頂的難事呀！」

歐陽玉嬌仰面長吁道：「不瞞你說，咱們軒轅十二友平時極少涉足江湖，早有向善之意，此次聽說禍水雙侶帶來武林殺刦，認爲正是贖罪揚名的大好機會，才毅然出山，捲入了這塲紛爭，實際上，咱們何嘗爲了什麼寶藏財富，只不過想藉此機會，爲武林蒼生祛禍造福，幹一次轟轟烈烈的義舉，使人相信軒轅十二友並非邪惡之輩。」

說到這裏，又長嘆一聲道：「唉！誰知老天爺竟不肯原諒咱們這些迷途知返的可憐人，鐵門莊一役，十二友中折亡了三人，仍然難獲世人諒解，看來這份心願，只能抱憾終生，與草木同朽了……」

說着，頻頻以袖拭目，大有意冷心灰，不勝悲愴之概。

蘋兒是個嘴硬心軟的人，見她說得這般悽苦，不禁大感同情，便道：「姐姐果眞有向善的決心，何不隨咱們同往阿爾金山，破滅金蚯蚓宮爲武林除害？」

歐陽玉嬌道：「這正是姐姐求之不得的，可是，咱們對金蚯蚓宮一無所知，那阿爾金山又幅圓廣闊，縱然去了，猶如大海撈針，何時才能尋到金蚯蚓宮呢？」

蘋兒低聲說道：「實對你說吧，咱們已經獲得確實消息，金蚯蚓宮就在阿爾金山金霞嶺，而且知道哪兒一處金鑛，相信不難尋找。」

歐陽玉嬌閃目道：「這消息靠得住麼？」

蘋兒正色道：「當然靠得住，告訴咱們這些消息的人，就是——」

剛說到這裏，石屋外，忽然傳來一陣呼叱的聲音。

歐陽玉嬌道：「可能是枯禪和尚他們回來了，咱們剛才所談的話，你暫時不要洩漏，且等見機行事。」

蘋兒急道：「姐姐，你現在先替我解開穴道好麼？」

歐陽玉嬌輕輕道：「不用性急，到時候我自然

會助你脫身的，現在你多委曲一下吧。」

她不僅未替蘋兒解開穴道，甚至連手臂上的牛筋繩也不肯鬆一鬆，只將蘋兒向屋角一推，自己站了起來。

外面呼叱之聲竟在此時突然靜止。

一陣風過，揷在石屋門側的兩支火炬，也同時一閃而滅。

歐陽玉嬌脚下倒退兩三步，急急解下桃花汗巾，沉聲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門外無人回答，只飄送進來兩聲低沉的哂笑。

歐陽玉嬌喝道：「弓弩手何在？」

突聞「蓬」的一聲，由門外擲進來一束弓箭，有人輕笑着應道：「他們都躺在地上不能動了，傢伙全在這兒，你替他們收着吧。」

蘋兒聽見那說話的聲音，不禁大喜叫道：「外面是小龍嗎？快些進來。」

小龍在屋外答道：「你再忍耐片刻，咱們收拾了這賊婆娘就來救你。」

蘋兒問道：「雲表哥在不在？」

門外傳來海雲的聲音道：「咱們都在這兒，妖婦插翅也逃不掉了。」

歐陽玉嬌心念疾轉，長吁了一口氣，笑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好不容易盼到諸位來，我高與還來不及，哪兒會逃走，海少俠請進屋裏來吧。」

一面忙將火炬點燃，一面匆匆替蘋兒解開穴道，鬆去牛筋繩。

蘋兒一躍而起，首先俯身拾回了自己的那柄雙鏑劍。

歐陽玉嬌低聲道：「恭喜妹妹脫險了，做姐姐的一番苦衷，還望妹妹代爲解釋。」

蘋兒道：「放心，包在我身上……」

話猶未畢，忽見人影一閃，小龍已飛身掠進了石屋。

他人在半途，雙鏑劍便已出鞘，身未落地，劍已先發，直向歐陽玉嬌胸前刺去。

歐陽玉嬌做夢也想不到他會突然出手，忙不迭側身閃避，終於慢了些，「嗤」地一聲响，左肩上早中了一劍，連衣帶肉劃開一道尺許長的劍口。

小龍身隨劍轉，反手一揮，寒芒又攔腰的疾劈而到。

蘋兒駭然失聲，一探手，抓住了小龍的手腕，喝道：「你想幹什麼？」

小龍道：「這賊婆娘不是好東西，早些殺了，省得她再害人。」

蘋兒沉聲道：「胡說，歐陽姐姐已經決心改邪歸正了，不許你這般無禮。」

小龍瞪着眼睛叫道：「什麼？她要改邪歸正了？你居然相信她的鬼話？」

蘋兒大叫道：「這是千眞萬確的事，我當然相信。」

小龍道：「你不知道她害得我多苦，枯禪和尙只將我囚在地牢裏，她却胡出鬼主意，要和尙用牛筋繩把我倒吊在樑上，又在我脖子上懸一個大石磨，差點沒把我活活勒死。」

蘋兒正色道：「那是以前的事，不能再計較，從今以後，彼此已是一家人，你知道了嗎？」

小龍茫然望望蘋兒，又回頭望望剛進來的海雲，困惑的道：「海大哥你聽聽這話，咱們什麼時候又跟軒轅十二妖變成一家人了？」

海雲也覺得很詫異，但他沒有追問，只淡淡一笑道：「現在救人要緊，小龍，你先放落吊橋，接盛大哥過來再說。」

小龍剛點頭答應，歐陽玉嬌却接口道：「不勞小龍兄弟動手，由我來吧。」

她肩上傷口正冒着鮮血，居然向小龍親切的啓齒一笑，搶着上前扳動機鈕，放落了吊橋。

俗話說：伸手不打笑臉人。小龍縱然有一肚子悶氣，一時也發作不出來，只得低聲罵道：「世上竟有這種厚臉皮的女人，呸！」

海雲擺一擺手道：「你去帶領盛大哥由左山先退，順路接應悟非他們，記住不可戀戰，也不要多傷人。」

小龍答應一聲，出屋而去。

海雲又問蘋兒道：「表妹，你沒有受傷吧？」

蘋兒搖搖頭，道：「多虧歐陽姐姐護衞我，不然，早被食人毒螞蟻吃了。」

微頓，又接着道：「歐陽姐姐眞的决心棄邪歸正了，他們也想去金蚯蚓宮，替武林同道出一份力，補贖過去的錯誤。」

歐陽玉嬌沒等海雲開口，早已移步上前，深深檢衽爲禮，說道：「玉嬌與軒轅諸友自知罪孽深重，惡名在外，如今已噬臍莫及了，願少俠以仁者之心，曲賜寬有，俾能革心洗面，補過贖罪。」

海雲抱拳道：「柳夫人言重了，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，只要是眞正悔悟，並非徒托空言，軒轅諸友仍不失爲英雄本色。」

歐陽玉嬌輕嘆道：「唉！耿耿此心，可質天日，無奈難獲世人諒解。」

海雲道：「但問無愧於天地，無昧於良心，世人終有諒解的時候。在下這裏先拜謝援手舍表妹的厚情，並爲夫人申賀慶幸。」

蘋兒道：「歐陽姐姐，你現在就跟咱們一同去阿爾金山，好麼？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過關刀

地心鬼雷義士血

秦紅·文

前文提要

上回書至楚雲彪化裝爲金盾帮門下，隨着賈禮强降於二聖敎，獲二聖敎主封爲衞敎軍頭目，賈谷蘭也獲釋放，但她却自願留下，冀能乘機拯救賈禮强，二聖敎主對她不太放心，遂着樊女堂主監視她，賈谷蘭善忖人心，把樊堂主攏絡得對她很具好感，說出許多有關二聖敎的秘密，賈谷蘭把這些秘密，向楚雲彪傳音告知，楚雲彪決定命金盾帮門下畢長雄逃亡，前往九華山通知田舍郎等人，要畢長雄晚上逃出飛豹關，畢長雄毅然願負艱巨，並說不必等到晚上，立時就可以走——

楚雲彪忙道：「不，白天逃走很危險，還是等天黑了再走安全些。」

畢長雄笑道：「我倒覺得白天比夜裏走更安全，你看現在正是好機會，我只要往下一跳，就到了城外，等到他們發現時，我可能已跑出老遠了。」

楚雲彪不以爲然地道：「依小弟之見，還是等天黑了再走爲佳，昨天二聖君曾說這座飛豹關是鋼牆鐵壁，這話只怕不是虛言恐嚇。」

畢長雄道：「我可不信他胡說八道，他們敢於讓我們兄弟守衞，主要原因並非在城外佈下什麼天羅地網，而是認爲我們顧及幫主父女不敢逃走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幫主已迷失本性，小姐也一直有樊堂主跟着，他們父女都已無力管束你們，所以二聖敎主若要追究，只會找上小弟，不會責罰他們父女。」

畢長雄笑道：「害你受罪，那也不大好。」

楚雲彪一笑道：「只要畢兄安全脫逃，小弟受點責罰又算得了什麼？」

畢長雄道：「見到田舍郎等人，除了告訴他們目前的情形之外，老弟打算要他們怎樣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小弟也不知要他們怎麼辦才好，只希望他們能找到野枯佛，由野枯佛指導他們採取行動。」

畢長雄道：「假如他們要到飛豹關來呢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最好勸他們不要來，一定要來的話，須多邀幾個幫手才行。」

畢長雄點頭道：「好，現在老弟請走開，等一下我就要往下跳了！」

楚雲彪道：「那麼，小弟預祝畢兄脫逃成功，咱們後會有期。」

說罷，轉身走開，繼續向前巡視。

走到城樓，忽見假聖人杜敬堂正由石級走上來，連忙拱手一揖道：「卑職伍必信參見關主！」

杜敬堂輕嗯一聲，負手登上城牆，才問道：「有什麼情況沒有？」

楚雲彪答道：「沒有。」

杜敬堂又問道：「西門統領說，你們二十二人已在參加站崗了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的。」

杜敬堂道：「有沒有甚麼困難？」

楚雲彪故意猶疑了一下，才道：「卑職希望關主開恩，免去頭目職責。」

杜敬堂目光一凝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卑職很害怕……」

杜敬堂道：「害怕甚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怕不能管住二十一個兄弟，人心不同各如其面，萬一有人不願誠服，或有人逃走，卑職實在担當不起。」

杜敬堂笑哦一聲道：「你不用担心有人會脫逃，凡是進入本關之人，猶如進入鐵籠一般，誰也別想逃掉！」

楚雲彪道：「這可不然，譬如現在，他們二十

一人都在城上站崗，他們若想逃走，只要往城下一跳，誰能阻止得了？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沒有人阻攔，他們也一樣逃不掉，你放心好了。」

楚雲彪聽他說得那樣胸有成竹，心中頗替畢長雄担憂，問道：「是不是城外四周，另有妥善的佈置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不錯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卑職可否知道，那是甚麼的佈置麼？」

杜敬堂含笑反問道：「你爲甚麼想知道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卑職知道了，就可去警告他們，免得生事。」

杜敬堂搖頭笑道：「不，你卽使事先警告他們，只怕也還有人不肯相信，這世上『不見棺材不流淚』的人多得很，讓其中一二人見到『棺材』，豈不比口頭警告更爲有效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關主這樣說，竟是希望有人逃走，而來個殺一儆百了？」

杜敬堂頷首道：「正是！」

楚雲彪心中不禁着急起來，暗忖道：「此賊說得如此有把握，足見城外確有堅固的防綫，畢長雄若然逃下去，只怕凶多吉少，我還是趕快去通知他終止行動爲佳。」

當下恭聲問道：「關主欲上城看看麼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是的，老夫要到各處去巡視一下，你不妨隨老夫來。」

楚雲彪躬身道：「卑職遵命。」

那知就在此際，城樓上突然響起一片「嗚喔！嗚喔！嗚喔！」的怪聲！

聽其聲急促，使人自然而然的想到必是發生了緊急的事故。

楚雲彪一驚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法螺！」

楚雲彪追問道：「吹法螺幹麼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螺聲短促，表示有人逃走。」

楚雲彪知是畢長雄跳城逃了，急急趨近城耳一看，果見畢長雄正向西方山區逃奔，忙的轉對身邊的杜敬堂道：「卑職去追他回來！」

說着，就要跳下城去。

杜敬堂拉住他，搖頭笑道：「不，讓他去吧！老夫方才說了，讓一二個人去見見『棺材』，以後就不會再發生這種事情了！」

楚雲彪佯作焦急道：「可是，教主若怪罪下來，卑職如何吃得消？」

杜敬堂笑了笑，道：「不妨，老夫自會向教主解釋。」

楚雲彪眼看畢長雄已逃出老遠，沒入一片樹林中，不由暗嘆一聲，忖道：「但願老天保佑，讓他安然逃脫，否則，他算是被我害死了。」

杜敬堂肯定的點頭笑道：「絕對逃不了，等一會兒後，就有人會把他的屍體抬回來！」

楚雲彪佯怒說道：「哼！他方才還和卑職有說有笑，誰知道一轉眼間，就幹出這種事，眞是人心難測！」

這時，樊小瓊已和賈谷蘭奔到，樊小瓊急問道：「關主，是誰逃了？」

杜敬堂答道：「一個金盾帮的兄弟。」

賈谷蘭接口問道：「是那一個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畢長雄。」

賈谷蘭也假裝生氣的罵道：「好啊！這個卑鄙的東西，他竟不顧我們父女的死活了，爲甚麼不去追他回來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杜關主說不必追，因爲城外四周已有萬全的佈置，他逃不了的。」

賈谷蘭目中露出一絲驚疑之色，又問道：「是甚麼樣的佈置？」

楚雲彪聳聳肩道：「在下也不知道，這是杜關主說的，他說等一下就有人會把畢長雄的屍體抬回來。」

賈谷蘭轉望向杜敬堂，問道：「是眞的麼，杜關主？」

杜敬堂頷首一笑道：「不錯。」

賈谷蘭假作愉快的笑道：「好極了，這種自私自利不顧情義之人，死了正好！但不知是甚麼樣的佈置竟能阻攔他逃走？」

杜敬堂微笑一下，說道：「等一下，你們就可明白！」

一語方畢，遠處山林中，驀地响起「轟！」的一聲震天巨响，一股濃烟，隨之由該處林中冲了起來！

這一聲巨响，眞如晴天霹靂，震得地面都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！

楚雲彪和賈谷蘭嚇了一大跳，齊聲驚問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

杜敬堂含笑緩緩道：「地心鬼雷！」

楚雲彪駭然道：「何謂地心鬼雷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這是我們教主製成的一種神秘武器，它被埋在地下，誰的脚由它上面踏過，它就會爆炸，把人炸成一塊塊！」

楚雲彪倒抽了一口冷氣，失聲道：「這麼說，畢長雄是踏中地心鬼雷被炸死了！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如果他沒死，那麼他就是鐵打的人！」

賈谷蘭臉色很蒼白，問道：「那種地心鬼雷是用甚麼東西製成的？」

杜敬堂搖頭道：「這個老夫亦不得而知。」

賈谷蘭再問道：「埋在地下的地心鬼雷一定很多，是不是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不錯，多得像天上的星星，而且毫無痕跡可尋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換句話說，誰若想逃走，都會踏中地心鬼雷而被炸死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正是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可是，昨天大家由風雲坪入關時，怎麼沒有踏中它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那時地下沒有埋着地心鬼雷！」

賈谷蘭還要發問之際，只見一名衞教軍匆匆奔上城牆，向杜敬堂行禮，知那衞教軍有事禀告，乃住口不問。

只見那名衞教軍向杜敬堂行禮道：「启禀關主，教主吩咐，等下將金盾帮兄弟及那名逃亡者的屍體一齊帶到廣場去。」

杜敬堂道：「知道了。」

那名衞教軍再行一禮，轉身下城去了。

杜敬堂卽向楚雲彪吩咐道：「伍必信，你去把你們的兄弟帶到這裏來。」

楚雲彪應聲而去。

當他將站崗的二十個兄弟帶到時，畢長雄斷碎的四肢也被抬回來了。

兩名衞教軍用一隻大竹籃盛着血肉糢糊的肢體提着進入關中，原是活生生的一個人，此刻成了一堆斷肢殘體，眞令人怵目驚心，慘不忍睹！

楚雲彪和賈谷蘭默然相視，彼此心中都懷着悲哀和歉疚，但是現在他們又不能不把哀傷壓抑在心中，把「笑容」掛在臉上。

杜敬堂一揮手道：「走，都到廣場上去！」

一行人來到城中的廣場上時，只見那一百八十個衞教軍已停止演練紅沙陣，分兩隊肅立於場上。

二聖教主立在中間。

大聖君面寒如冰！

杜敬堂上前禀報道：「启禀教主，逃走的是金盾帮兄弟畢長雄，已中地心鬼雷而死，現在屍體帶到，請教主定奪。」

大聖君冷冷道：「你退下！」

杜敬堂恭應了一聲「是。」退到一旁，垂手恭立。

大聖君雙目一抬，神情威嚴地道：「昨天那個小頭目叫甚麼姓名？」

二聖君道：「他叫伍必信。」

大聖君視綫投向金盾帮的二十一個兄弟，厲聲道：「伍必信何在？」

楚雲彪硬着頭皮走將出來，施禮道：「卑職在此。」

大聖君濃眉一揚，冷笑道：「你身爲小頭目，竟不能管束兄弟而讓其逃走，該當何罪？」

楚雲彪低頭悚聲應道：「卑職知罪，請教主處置。」

大聖君喝道：「來人！」

「在！」

一名衞教軍應聲上前，聽候差遣。

大聖君道：「取杖來！」

那名衞教軍應是而去。

杜敬堂走上一步，拱手道：「教主請聽屬下一言如何？」

大聖君沉聲道：「你要替他求情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是的，因爲——」

大聖君截口道：「不行！」

杜敬堂頓了頓，又恭聲禀道：「教主請容禀，畢長雄逃走之前，伍必信正請求屬下免了他頭目的職責……」

大聖君「噢」了一聲，注目問道：「理由是甚麼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他怕管不了他的兄弟，怕有人逃走而受教主責罰。」

大聖君乾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哼，他倒也有先見之明！」

杜敬堂道：「他在金盾帮中的地位亦不高，如今提升他爲頭目，自然難有懾服衆人之力，所以教主若處罰他，似乎……」

大聖君一擺手，截口道：「好了，別說了，本教主姑且饒恕他這一回便了。」

杜敬堂連忙回對楚雲彪說道：「伍必信，還不快向教主謝恩！」

楚雲彪躬身一禮，道：「謝教主開恩。」

大聖君沉哼一聲道：「以後要特別注意，發現那一人情緒不穩定，立卽報告西門統領或杜關主，知道麼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的。」

大聖君朝金盾帮的二十個兄弟走上三步，一指竹籃中畢長雄的殘肢，厲聲笑道：「你們看看，這就是逃亡者的下場，昨天二聖君早就警告你們了，這座飛豹關如今已是銅牆鐵壁，誰妄想逃走，誰就會落得粉身碎骨，你們若是活得不耐煩，儘管逃亡便了！」

二十個金盾帮兄弟人人神情嚴肅，默然不語，但是可以看出他們內心的悲憤。」

大聖君道：「西門統領。」

西門海應聲道：「卑職在！」

大聖君道：「帶下去！」

× × ×

次日上午，楚雲彪又帶領金盾帮二十個兄弟在城上站崗，而賈谷蘭也在樊小瓊的陪伴下，又到城上來了。

賈谷蘭遠遠看見楚雲彪走來，便拉住樊小瓊，悄聲道：「樊姑娘，咱們已相處了兩三天，小妹覺得咱們個性相近，就像親姐妹一樣，可以無話不談了，妳說是不是呢？」

樊小瓊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，不瞞妳說，奴家剛見到妳的時候，覺得妳有些不順眼，現在却愈看愈順眼了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妳肯不肯把小妹當作親妹妹一樣看待？」

樊小瓊道：「要是妳願意，咱們就結拜爲姐妹，豈不更好？」

賈谷蘭喜道：「那好極了，眼下小妹心裏有件事情，想說出來請敎姐姐……」

樊小瓊道：「何事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小妹說了出來時，姐姐可不要笑我。」

樊小瓊道：「不會，妳說吧！」

賈谷蘭看了業已走近處的楚雲彪一眼，佯作羞澀地道：「姐姐！那伍必信的人品如何？」

樊小瓊一怔道：「他麼？奴家覺得他……還不錯，就是年紀稍嫌大了些。」

賈谷蘭羞笑道：「小妹却覺得他很好……」

樊小瓊吃吃笑道：「妳喜歡他？」

賈谷蘭忙道：「小聲一點，被他聽去了多難爲情！」

樊小瓊壓低了聲音，說道：「奴家去跟他說說如何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不要……」

樊小瓊道：「他知不知道妳對他有情？」

賈谷蘭點點頭道：「大約有些明白了。」

樊小瓊道：「怪不得看見妳上城，他就走了過來，妳想跟他談談麼？」

賈谷蘭點頭含羞說道：「是的，就怕姐姐不答應。」

樊小瓊笑道：「傻丫頭，姐姐我怎麼會不答應呢！」

她說到這裏，轉頭向楚雲彪招呼道：「伍必信，你過來一下！」

楚雲彪正想和賈谷蘭談談，聞言快步走近，拱手一揖道：「樊堂主有何吩咐？」

樊小瓊一指賈谷蘭笑道：「賈姑娘要和你談話，你們談吧！」

說罷，轉身靠上城垛，表示不加干涉。

賈谷蘭見她不肯走開，便附上她耳邊，低聲說了一句話，樊小瓊聽了「哈哈」一笑，移步走開去了。

楚雲彪頗爲迷惑，傳音問道：「妳跟她說了些甚麼？她怎麼肯讓咱們私下交談？」

賈谷蘭玉臉微泛紅霞，傳音答道：「我問她：要是她跟二聖君幽會，喜不喜歡有人在旁監視？她聽了深覺有理，所以就走開了。」

楚雲彪失笑道：「嘿，妳竟告訴她咱們要談情說愛麼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只有如此，她才肯讓咱們私下交談。」

楚雲彪點點頭，神情變爲嚴肅，說道：「畢長雄死得太慘了，咱們應該事先打聽淸楚才對……」

賈谷蘭黯然道：「是的，我只道二聖敎主利用我爹控制衆兄弟，那裏知道城外四周有那樣可怕的佈置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那種所謂『地心鬼雷』非常可怕，我已關照衆兄弟不可私自逃走；但是我有一種憂慮，野枯佛及少林武當兩派人物不日可能會到，他們不知城外的地下埋設『地心鬼雷』，一旦來了，必定會成造慘重的傷亡，須得趕快想辦法通知他們才行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不僅是野枯佛及少林武當兩派人物，說不定野枯佛還會把田舍郎那等人帶到此地，所以非得火速通知他們不可，但是如何去通知他們呢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不能再叫兄弟們去冒險，我看只有由妳去了。」

賈谷蘭沉吟道：「我麼……」

楚雲彪道：「是的，妳本來已恢復自由之身，這次是妳自己請求留下來的，那天聽二聖君的口氣，好像妳若要走，隨時可以離開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現在若去請求離開，只怕他們會起疑。」

楚雲彪道：「不怕他們起疑，只怕他們不肯放行。」

賈谷蘭沉忖有頃，道：「好吧，我去請求看看，但要是他們肯放我出去，我如何能够分身去通知少林武當及田舍郎等人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妳單獨一人，自然無法走三個地

方，離開飛豹關後，先找幾個親友帮忙，請他們潛伏於西梁山附近，若見野枯佛及少林武當的人到來，就把此地的情形告訴他們，妳則火速趕往九華山見田舍郎等人，與他們共商攻破飛豹關之策。」

賈谷蘭注目低聲問道：「你打算攻破這座飛豹關？」

楚雲彪點頭道：「是的，等二聖敎主走了後，咱們裏應外合，先將此關破了，然後再去攻擊東梁山的飛狐關，我覺得二聖敎實力雖然强大，但五關分處五地，實力分散，似可一一擊破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一旦攻破此關，你想二聖敎主會對我爹怎麼處置？」

楚雲彪道：「令尊業已迷失本性，二聖敎主絕不會責罰他的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兄弟們呢？」

楚雲彪含笑道：「此關的兄弟叛變，他們總不會去處罰其他四關的兄弟吧！」

賈谷蘭又沉思半晌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好，我離開此地之後，要怎樣跟你保持連絡？」

楚雲彪擧手一指城外遠處的一座山頭，道：「那座山頭，距此約有半里之遙吧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如果妳站在那座山頭上，我則站在此處，咱們同時拿一面鏡子對照，大概可以彼此看見鏡子反射的光亮……」

「好主意！」

「那麼，每天晌午時分，咱們就以鏡子互通消息，識別訊號如下：妳把鏡子左右移動五次，即表示帶人到了；我把鏡子上下移動三次，表示可以進攻，停止不動，表示不可以進攻……」

兩人正商談間，樊小瓊忽然走了過來，笑嘻嘻道：「喂，談够了沒有？奴家瞧你們卿卿我我的，好親熱嘛！」

賈谷蘭突然一扭嬌軀，一跺足，悻悻地道：「姐姐，咱們走！」

說着，向城門那邊走去。

樊小瓊愕然道：「怎麼啦？」

楚雲彪苦笑道：「樊堂主請勸勸她，卑職才疏學淺，實在不敢高攀！」

樊小瓊恍然省悟，不由雙目一瞪道：「哼！賈姑娘看上你，是你的造化，你竟敢拒絕了她，眞是傻瓜！」

說完，也跟着賈谷蘭走了。

她們下到城下，賈谷蘭靠在城牆下，假作悲泣，樊小瓊連忙安慰道：「別傷心，我的好妹妹，天下的好男人多得很，他不喜歡妳，總有別的男人喜歡妳！」

賈谷蘭掩面飲泣道：「姐姐說得是……」

樊小瓊道：「其實啊！奴家瞧他並不怎樣好，年紀大一倍不止，人又長得不英俊，這樣的男人俯拾即是，一點不稀罕！」

賈谷蘭破涕爲笑道：「對，小妹要去找個年輕又英俊的男人，叫他傷心傷心！」

樊小瓊問道：「到那裏去找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城外！」

樊小瓊一呆道：「城外？」

賈谷蘭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城外才有又年輕又英俊的男人。」

樊小瓊驚愕道：「妹妹，妳是說要離開這飛豹關？」

賈谷蘭又點頭道：「正是，小妹要去見二聖君，馬上離開這傷心之地！」

樊小瓊發慌道：「不，不要出去，妳出去之後，奴家就沒伴兒了。」

賈谷蘭笑道：「姐姐喜歡和小妹在一起？」

樊小瓊連連點頭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全關之中，奴家現在就只喜歡妳一個，妳若走了，奴家到那裏找人談心呢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但是妳若老和小妹在一起，就沒有機會接近二聖君了。」

樊小瓊一哦，喃喃道：「妳看奴家眞配得上二聖君麼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絕對配得上！」

樊小瓊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爲何老是不理人家的呢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妳沒有用功夫嘛！」

樊小瓊問道：「好妹妹，妳說奴家該如何用功夫？」

賈谷蘭笑道：「多找機會接近他，多向他暗示，一次不成，再來一次！」

樊小瓊不覺神往地道：「嗯，有道理，奴家纏住他不放鬆，總有一天，他會拜倒在奴家的石榴裙下！」

賈谷蘭乘機說道：「現在帶小妹去見二聖君好麼？」

樊小瓊欣然道：「好，妳跟奴家來！」

她領着賈谷蘭進入城中那座新建的殿閣，囑賈谷蘭在殿上等候，她則入內通報。

不久，二聖敎主出來了。

今天是二聖君作主，故向前走的是二聖君，往後退的是大聖君，他們在殿上兩隻特製的鼓凳上坐下，二聖君開口道：「賈姑娘，樊堂主說妳想離開了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是的。」

二聖君面露詭笑道：「你要離開此處的理由是甚麼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我住膩了。」

二聖君嘿嘿一笑道：「只怕不是吧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教主一定要我申述理由才准我離開麼？」

二聖君道：「哼，妳不說，本教主也明白，昨天那個畢長雄跳城逃走，是妳指使的，妳要他去找人求援，後見畢長雄被『地心鬼雷』炸死了，知道不能再叫你們的兄弟出去，因此決定親自出去了，對不對？」

賈谷蘭冷冷一笑道：「你堂堂一位教主，實不這麼多疑。」

二聖君冷笑道：「本教主說錯了麼？」

賈谷蘭道：「是的，我只想出去走走，說不定有一天還會回來呢。」

二聖君冷冷道：「妳決定出去的話，本教主也不阻止妳，但是妳走出飛豹關之後，就不准妳再回來了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二聖君道：「因爲本教主不怕妳帶走關中的任何秘密，却不願妳暗通外敵之後，再返關中裏應外合，幹出顚覆本教的勾當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家父正在你們手裏，我能作甚麼呢？」

二聖君道：「這可難說了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我還是想出去走走。」

二聖君道：「可以，但永不得再來，來了就把妳視爲敵人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這太不公平了，家父在這裏，我難道不該回來見家父？」

二聖君道：「過幾天，等螳螂王，苦行僧，饕餮大仙等人回到此關之後，本教主便要離此他去，所以妳回到此處也見不到令尊。」

賈谷蘭問道：「那麼，假如教主轉往飛狐關，我可否去飛狐關見家父？」

二聖君搖頭道：「不行，總歸一句，妳一旦離開本教之後，就永無再見令尊之日了。」

賈谷蘭苦笑了笑道：「哼，教主口中答應讓我離開，原來是假的，原來還是要迫我永遠都留在貴教！」

二聖君道：「不，本教主不讓妳回來，是爲了本教的安全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看情形，我必須在永遠留在貴教或永遠離開家父上作一選擇了。」

二聖君冷冷一哼，道：「不錯，妳仔細考慮一下吧！」

賈谷蘭緘默不語，假作考慮了一陣之後，毅然道：「我要離開！」

二聖君冷笑道：「好，本教主立刻派人送妳出關，但請記住，若要性命，不准再來！」

說到此，轉對樊小瓊說道：「樊堂主，去請杜關主來一下！」

樊小瓊襝衽一福，嫵媚地道：「是。」

扭着胖腰出殿而去。

未幾，假聖人杜敬堂到了。

二聖君道：「杜關主，賈姑娘說要離開本教，你帶她出關去吧！」

杜敬堂躬身應是，隨卽轉對賈谷蘭道：「賈姑娘請隨我來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在離去之前，我可以去見見家父麼？」

二聖君道：「可以。」

於是，她隨着杜敬堂出殿，來到殿左一座屋院中，只見父親和白鶴眞人，巨無霸二人呆坐廳上，三人仍像三具木偶，一言不發。

杜敬堂在廳門口站住，含笑道：「賈姑娘，令尊恐怕不能跟妳交談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我知道，我只想進去看看他老人家。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那就進去吧！」

賈谷蘭走入廳中，向父親跪下，蹙然說道：「爹！」

金盾老人木無表情，恍似未聞未見。

賈谷蘭想到此番離開之後，可能眞的再見不到父親，不禁泫然淚下，哽咽道：「爹，女兒要走了，您老人家請多保重！」

居中而坐的白鶴眞人突然開口道：「賈姑娘何處去？」

賈谷蘭一怔，抬頭驚訝地問道：「眞人，您醒了？」

白鶴眞人點點頭，無力的答道：「是的，貧道今天休假，所以不必飲聖酒……」

語聲微頓，繼之苦笑道：「不過，雖然不必飲聖酒，却必須飲下另一種名叫『蝕骨露』的東西，它會使人暫時失去功力！」

賈谷蘭「哦」了一聲道：「這是說：眞人不輪値担任關主的時候——」

杜敬堂舉步入廳，截口笑道：「賈姑娘，妳是來辭別令尊的，怎麼和他談起來了？」

白鶴眞人微一冷笑道：「杜敬堂，你也太小家氣了，這件事已非秘密，談談又有何妨！」

杜敬堂乾笑一聲，說道：「談了對你又有何好處？」

白鶴眞人冷冷道：「貧道難得有一天淸醒，很想和人聊聊。」

語至此，回對賈谷蘭問道：「賈姑娘眞的要離開此地了麼。」

賈谷蘭答道：「是的。」

白鶴眞人微笑道：「很好，妳留此實無益處，早就該走了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希望眞人多照顧家父。」

白鶴眞人頷首道：「好的，貧道淸醒的時候，自然會照顧令尊，但教主過幾天就要離開此前往飛狐關了，屆時令尊須隨教主前去，不在這裏了。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你說得太多了吧？」

白鶴眞人道：「這已不是秘密，如果教主怕人知道他的行踪，也不會在風雲坪上約見少林武當二派掌教了。」

杜敬堂道：「賈姑娘，咱們走吧！」

賈谷蘭便向父親磕頭拜了幾拜，然後再向白鶴眞人和巨無霸行了一禮，起身隨他出廳，往城門口而來。

杜敬堂領着她來到城門下，命人牽來一匹馬，然後取出一方黑帶，笑道：「賈姑娘，老夫必須綁着妳的眼睛，然後妳上馬坐着，由老夫牽馬帶妳出去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這是何意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城外有一條路綫沒有埋設『地心鬼雷』，我們不能讓妳知道那條路綫啊！」

賈谷蘭心中已有破壞「地心鬼雷」的辦法，故也不在意，點頭道：「有道理，你來綁好了。」

杜敬堂於是用黑帶綁住她的眼睛，然後扶她上馬，隨卽牽馬出城。

賈谷蘭坐在馬上，只覺馬行忽左忽右，曲曲折折而下，不禁發笑道：「杜關主，你不怕我記住路綫麼？」

杜敬堂哈哈笑道：「不怕，這城外四周遍佈『地心鬼雷』，妳縱然記住路綫的十分之九，只要踏錯一步，仍將被炸得粉身碎骨！」

賈谷蘭道：「我可不相信會有這許多『地心鬼雷』，你看這城外如此闊，若要使進犯的敵人一一被炸，那至少要埋設一萬顆『地心鬼雷』以上，你們有這麼多的『地心鬼雷』麼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有！」

賈谷蘭聽他說得很肯定，也不禁暗暗心驚，說道：「果眞如此，那麼，只怕有許多武林人要遭殃了。」

杜敬堂道：「不錯，不出一個月之間，將有許多武林人會死在此處。」

賈谷蘭問道：「杜關主說的是那些人？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恕不奉告。」

賈谷蘭心知他說的多半是少林，武當二派之人，當下也不點破，改變話題問道：「還有多少路要走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快了。」

迤邐行約半里，他才停住脚步，說道：「好了，賈姑娘可以把眼上的黑帶解下來了。」

賈谷蘭依言解下黑帶，舉目四望，發現仍在西梁山中，但距飛豹關已有半里之遙，當下把黑帶扔還給他，下馬道：「由此下山，沿途沒有『地心鬼雷』了麼？」

杜敬堂道：「沒有了。」

賈谷蘭道：「那麼，我要走了。」

杜敬堂含笑問道：「賈姑娘打算去何處？」

賈谷蘭微笑道：「恕難奉告。」

語畢，姍姍下山而去。

杜敬堂目送她走出很遠之後，才上馬坐定，緩緩朝山上馳回。

行不多遠，只見一個文士打扮的中年人迎面飛奔而至，杜敬堂勒住坐騎，問道：「王鵬，你欲去何處？」

被稱爲王鵬的中年文士住足拱手道：「回關主，屬下奉聖君之命，欲往跟踪賈谷蘭。」

杜敬堂笑道：「很好，行動要小心，那丫頭很刁鑽精靈呢。」

王鵬道：「屬下會小心的。」

杜敬堂道：「快去吧！」

王鵬應了一聲，卽由他的身邊穿過，向山下趕去。

他拔步疾趕一程，已看見正在山徑上行走的賈谷蘭，當下放慢脚步，遠遠跟踪着。

將近山下的江畔時，忽見賈谷蘭身形一閃，隱入一片樹林中去了！

這個奉命跟踪的王鵬看得心中一驚，暗忖道：「不好，莫非被她發現了。」

當卽彎身疾步追去。

追到樹林外，他提輕脚步，小心翼翼的走入林中，運目搜視，一眼瞥見賈谷蘭站在十幾丈外的一株矮樹下，不知在幹些甚麼，心中暗暗納罕，當下不敢再欺近，蹲在草叢中窺視着。

足足等候了一刻之久，但見賈谷蘭仍站立在原處，一動未動！

王鵬不禁起疑，忍不住移動脚步，悄悄走上數尺，想看清楚一些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

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

風塵怒俠

東方英・文
董培新・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呂柏年獲鍾大光的坦言相告，誤會冰釋，但鍾夫人及鍾玉珊又爲魔徒擄走，迨發覺，已追截不及，那晚，呂柏年應甘瘋子之約，至一荒山，爲辣手夫人暗算，與甘瘋子一齊被擄，幸辣手夫人自恃武功，解去呂柏年之毒，要以武功折服呂柏年，收爲己用，詎反爲呂柏年所敗，後呂柏年以辣手夫人並無大惡，乃縱之去，不料回途中竟見辣手夫人爲其兩義妹所擒，呂柏年遂與甘瘋子出手把辣手夫人拯救回來，甘瘋子爲予辣手夫人思過的時間，便向呂柏年說出酒葫蘆的來歷——

太白帝中藏日月　黃草紙上隱乾坤

甘瘋子道：「老夫也認爲拉不上關係。」

忽然，遠遠躺在一旁休息的辣手夫人接口道：「甘大俠，你是在什麼地方遇見呂大俠的？」

甘瘋子與呂柏年轉身回到辣手夫人身前，呂柏年關切的問道：「夫人，你沒有事了麼？」

辣手夫人一振腰站了起來道：「多謝兩位，我這條命算是檢回來了，昨日的辣手夫人剛才已然死在蛇蝎夫人與蝴蝶夫人手中，從此時此刻起，我要試着重新做人了，不知兩位相不相信得過老身？」

呂柏年道：「在下絕不懷疑夫人的善念。」

甘瘋子一笑道：「我老瘋子早就看出你這惡人惡不到頭，呂少俠正缺少幫手，那是再好沒有了。」

辣手夫人容色聳動道：「老身已是再世爲人，只要少俠用得着老身，老身願効犬馬之勞。」

呂柏年長揖道：「不敢，晚輩有請夫人仗義相助。」

辣手夫人側身回了一禮，道：「少俠這樣多禮，老身更不敢當了。」

甘瘋子笑嘻嘻的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煩人了，夫人，你剛才不是問我，在什麼地方遇見神龍大俠的麼？」

辣手夫人點頭道：「正是，還有與他同行的三人，你認不認得？」

甘瘋子道：「我記是在萬洋山一座絕谷之內，與呂大俠同行的三人，其中有二位我老瘋子不但認識，而且非常熟習，反而呂大俠我老瘋子倒是第一次見面。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那二人是誰？」

甘瘋子道：「一位是長眉居士張玄齡，一位是閒雲閣主花子虛，另外一人我雖不認識，但他長相特別，給我老瘋子印象特別深刻。」

辣手夫人顰眉沉吟了半天，忽然一揚首道：「你說另外那人長相特別，他到底長得什麼樣子？」

甘瘋子道：「那人是一張倒三角臉，尖頭闊嘴，右嘴唇上長着一顆銅

錢大的紫斑……。」

形容未了，辣手夫人點頭截口道：「那人我認得，有他在一起，那就不能說與今日之事無關了。」

甘瘋子一震，道：「他是誰？我老瘋子怎樣不認識？」他自認眼皮極雜，武林中知名之士，十有九他一眼就認識，所以有此自豪。

辣手夫人笑了一笑道：「普天之下，能眞正知道他是誰的人，也不過三五人而已。」

甘瘋子道：「那你夫人是三五人中之一了。」

辣手夫人點頭道：「正是。」

甘瘋子也不簡單，雙眉一皺，沉吟了一下，笑道：「原來是多情公子，怪不得只有你們知道他本來面目……」

辣手夫人面色陡的一紅，截口道：「話裏不要夾骨頭好不好。」

要知，那多情公子以翩翩佳公子手度，不知玩弄了多少美貌佳人，其實他的本來面目却像他心地一樣，其醜無比，他也吃過辣手夫人她們武林三妖的甜頭，但却被她們戳穿了本來面目。

他與神龍劍客呂飛鴻在一起時，用的就是本來面目，顯然神龍劍客呂飛鴻不知他就是多情公子，否則也不會和他論交了。

甘瘋子道：「是他在從中主持作祟？」

辣手夫人披唇冷笑，道：「說『主持』兩字，他還差了一截，充其量，不過是稍有分量的走狗吧了。」

甘瘋子接口道：「那主持人又是誰？」

辣手夫人凝眸望了甘瘋子一眼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我要知道是誰，還用你問，不早就說出來了。」

頭一回，轉向呂柏年道：「你那酒葫蘆給我看看。」

呂柏年取出酒葫蘆交給她，她接酒葫蘆在手，像把玩一件奇珍似的，看得仔細非常。

那酒葫蘆非金非石，也不是通常所用的葫蘆瓜，敲一敲聲音像木頭，看來又不是木頭。

辣手夫人看了半天看不出名堂，搖了搖頭，將酒葫蘆交還呂柏年道：「我懷疑令尊有甚麼信息，借這酒葫蘆傳給你，可是找不出可疑的地方，看來是我多心了。」

甘瘋子一拍腦袋，「啊！」的一聲，道：「該死，他好像還說了一句甚麼話，經你這樣一提，現在想來，倒是很有意思。」

呂柏年精神一振，連忙問道：「他說了一句甚麼話？」

甘瘋子蹙着眉頭，苦着面道：「我話到口邊，忽然一下子又忘記了。」

呂柏年皺眉一嘆，心中說不出的沮喪。

辣手夫人看出呂柏年心中不大愉快，忙接口道：「年紀大了，就是有這毛病，我也有時說了前句話，忘了後句話。」

呂柏年心中一震，知道自己態度不對，忙改容道：「反正事情已經過了，急也不在一時，你老慢慢想吧。」

甘瘋子訕訕地笑道：「老了就是老了，這口氣是非服不可，哈！哈！哈！」也只有這樣一笑解嘲了。

呂柏年話題一轉道：「夫人，我們現在去找菁姑娘如何？」

辣手夫人沉吟了一下道：「不用麻煩二位了，你們先回丙靈山莊去吧，回頭我再到丙靈莊去找你們。」話聲一落，飄然寂落的走了。

甘瘋子望着辣手夫人身形不見後，吁了一口長氣，道：「能够把這老婆子爭取過來，眞是意想不到的收穫，走！我們到趙老兒那裏去，喝他一個痛快。」

他們回到丙靈山莊，已是日上三竿，火王爺趙天君與趙凱，姜文宏正因呂柏年的不辭而別，猜三猜四。

甘瘋子一到，就呼酒要菜，忙得他們連問話的機會都沒有，老瘋子三杯下肚，才舉杯向火王爺趙天君一照杯道：「老趙，老瘋子我知道你要罰我的酒，所以先乾了三杯，認罰，這一杯……。」

一語未了，忽然跳起身來，大叫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！……」

這樣莫明其妙的舉止，弄得火王爺趙天君一怔，道：「甘瘋子，你在發甚麼瘋，能不能安安份份喝二杯？」

甘瘋子理也不理火王爺趙天君，咧着一張嘴巴，向呂柏年道：「他說甚麼……珠……胎……甚麼結的。」

呂柏年接口道：「珠胎暗結是不是？」

甘瘋子一拍大腿道：「對！就是這句話『珠胎暗結』四字，在口中唸了一遍，又一遍，就像是入了魔一樣，口中唸個不停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忍不住大叫一聲：「老瘋子，你又在弄甚麼花樣？」

甘瘋子搖了搖手，道：「別打岔，擾了呂少俠思路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嗓子一壓，輕聲道：「到底是爲了甚麼事？你要不說，我又要大嚷了起來。」

甘瘋子爲人，火王爺非常淸楚，所以信一半不信一半的，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。

甘瘋子咧嘴一笑道：「老趙，你要嚷就嚷吧，反正又不是我老瘋子的事。」

他眞是軟硬不吃，氣得火王爺趙天君乾瞪眼。好容易，呂柏年點頭道了一聲：「是了！」從懷中取出酒葫蘆，把葫蘆中酒一傾而出，倒在一隻大碗裏，手掌覆在葫蘆口中，掌心一吐，一股無形吸力，透掌而出，注入葫蘆之內，一收一歛，掌中便多了一顆蠟丸。

原來那蠟丸之上裝有一枚小小的鋼針，鋼針揷在葫蘆，固定了蠟丸，是以不易爲人發現。

呂柏年兩指一揑，揑破蠟丸，裏面是一張薄薄的竹紙，上面寫着：「持此『太白壺』巫山聚泉峯，求謁太白神翁，切要！切要！」

太白神翁號稱當今第一奇人，想不到這酒葫蘆就是他的「太白壺」，當時大家不由得「啊！」了一聲。

呂柏年沉思了片刻道：「家父既然要晚輩前往巫山聚泉峯一行，必有主意，此刻雖然爲時稍晚，晚輩覺得還有一去的必要，趙爺爺與甘老前輩以爲如何？」

甘瘋子接口道：「去當然應該去一趟巫山聚泉峯，不過，我認爲這不是當前急務，稍爲緩幾天也不要緊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老前輩的意思是……。」

甘瘋子道：「我老瘋子覺得辣手夫人提起的『七色珮』一事，關係非常重要，不能忽視。」

呂柏年劍眉微微一皺道：「晚輩對於那不祥之物，實在沒有興趣。」

甘瘋子一笑道：「這不是興趣不興趣的問題，你可想過其中的利害關係沒有？」

呂柏年一震道：「請老前輩開導。」

甘瘋子道：「我們先不談那『七色珮』本身的價值，我老瘋子只問你，那『七色珮』如被對方收齊之後，參透其中奧密，用來爲禍江湖，荼毒武林時，你我今日明知其後果，而不……。」

甘瘋子話未說完，呂柏年是悚然而驚，出了一身冷汗，肅然起座一禮道：「老前輩說得是，晚輩見其小而不見其大，慚愧！慚愧！等辣手夫人一到，我們就先辦這件事吧！」

趙凱悶坐一旁，就是揷不上嘴，這時抓住機會接口道：「甚麼『七色珮』？辣手夫人又是誰？你們也說給大家聽聽，好不好？」

呂柏年一笑，把昨晚的經過情形，從頭向大家說了一遍，火王爺趙天君聽得一震，道：「你們好大的胆子，去招惹那婆娘……。」

一語未了，只聽廳外傳來一聲女人的聲音，接話道：「趙天君，你不是在說我老婆子吧！」

香風飄送中，只見一個貌似中年的美婦人，從天而降，落在庭院之中，含笑點頭，進入廳中。

火王爺趙天君漲紅一張面，抱拳道：「夫人仙駕光臨，蓬蓽生輝，趙某失迎，罪甚！罪甚！」

甘瘋子其他等人，亦均起座相迎。

辣手夫人欠身回禮，一嘆道：「老婆子回頭恨晚，請各位不要見棄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替姜文宏趙凱引見了辣手夫人，重新安席，請辣手夫人坐了首席。

甘瘋子急急的把呂柏年已決定去取那塊「七色珮」的意思，告訴了辣手夫人。

辣手夫人自然沒有甚麼話說，欣然同意。

即席決定了進行方法，辣手夫人畧加易容，取代了呂夫人，甘瘋子扮作理事蒼頭，姜方宏與趙凱是二位年輕劍士，辣手夫人的徒弟，張菁菁便是辣手夫人的貼身丫頭。

張菁菁就是那在墓地擒住呂柏年的少女，辣手夫人對「七色珮」的事，並未死心，早派她到目的地去探聽動靜去了，到時她自會前來配合。

呂柏年自是貨眞價實的呂柏年，只要恢復本來面貌就行了。

爲了爭取時間，以防夜長夢多，馬上就採取了行動。

辣手夫人坐了一乘軟轎，打着龍鳳山莊的旗號，直向目的地奔去。

那目的地，僅在辣手夫人心目之中，她連呂柏年都沒有說明，反正她坐在轎內說東就東，說西就西，大家聽着她的話走就是。

行行復行行，傍晚時分，他們一行人進了信陽城，轎一進信陽，呂柏年心裏就有數了。

要知，呂柏年母子未住到「風雲堡」之前，在他發現那「七色珮」後，神龍劍客曾帶他們母子二人遊遍了大江南北，也拜訪了無數的朋友，信陽城內有一位褚伯伯家，他們就住了個多月。

如今想來，那次父親的帶他們遊遍各地，一定是與「七色珮」之事有關，城中褚家，自是目標之一。

褚家不是武林中人，在城中開了一家綢緞布匹莊，是一個道道地地的純良老百姓，事隔多年，不知他們怎會找到褚家頭上來？

正思忖間，只見眼前人影一閃，一個青衣女子從一條巷子裏直向轎前奔來，呂柏年剛待出口喝問，只聽辣手夫人在轎內道：「那是菁兒！」

呂柏年一忍口，張菁菁已擦身而過，呂柏年還見她向自己笑了一笑。

張菁菁奔到轎前輕輕說了幾句話，便領着大家

向一條寬大的巷子奔去，停在一座大宅第之前。

呂柏年記得褚家從前家眷就住在店中後進，幾年之間，又置了新宅第，看來他的生意，更爲興旺了。

硃紅色的大門上，鑲着一對精光發亮的大銅環，門是緊閉着，門外是一片寂靜。

辣手夫人輕道一聲：「到了！」

轎子一落，她已從轎中走了出來，張菁菁緊跟在她身傍，她向呂柏年點了一點頭，道：「你知不知道這是誰家？」

呂柏年道：「我現在知道了。」

辣手夫人一笑道：「請你親自去叩門吧，這樣顯得我們意思更是親切。」

呂柏年飄身而上，擧手叩了幾下門環，門內乾咳一聲問道：「外面是誰呀！」

但不待呂柏年答話，大門已是一分而開，現出一個老蒼頭，他看見外面有人有轎，來了黑壓壓一大羣人，不由驚異的打量與呂柏年道：「公子，你沒走錯吧？」

呂柏年一笑，道：「王老爹，你仔細看看，我是誰？」呂柏年已經認出他是誰了，所以輕鬆的笑了。

王老爹雖然六七年前帶他玩了個把月，到底記憶沒有呂柏年好，呂柏年又長高長大了，變得太多，他帶着驚愕的神色看着呂柏年搖頭而笑。

呂柏年道：「我姓呂，六七年前……。」

王老爹的記憶猛然被喚回來了，臉花一綻，一聲大叫，搶出大門，先向辣手夫人行了一禮，又回向門內大嚷道：「快進去報與員外夫人知道，龍鳳山莊的呂夫人和呂公子到了。」

王老爹招呼過裏面，又回到辣手夫人身前恭請辣手夫人入宅。

辣手夫人向他含笑點頭道：「老王，我記得你最愛喝大麯，這次我給你帶了二瓶來，等下你向我家老甘取！」招手甘瘋子過來，當時就給他們二人引見了。

王老爹咧着一張嘴，闔不攏來，又打拱又作揖的道：「夫人……夫人這樣記得我們，我老王眞不知如何感激夫人了。」

門內燈火陡然大亮，一對老年夫妻雙雙迎了出來，相見之下，大家都說不出的高興。

辣手夫人與呂柏年及張菁菁被褚老夫妻擁進了內宅，甘瘋子與姜文宏趙凱以及轎夫們，自有王老爹招待。

辣手夫人顯然有過非常週密的準備工作，應對之間，絲絲入扣，呂柏年都幾疑她就是自己的母親，褚老夫婦自是看不出其中有弊。

閒話過一陣家常之後，擺宴接風，席間辣手夫人在適當的時機，先謝了褚老夫婦的盛意，然後開門見山的道：「褚大哥，褚大嫂，小妹提起一件事，不知兩位還記不記得？」

褚員外一欠身，道：「夫人要問的，不知是甚麼事？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上次小妹夫婦前來打擾大哥大嫂之時，我們留了一件東西在府上，現在不知那件東西……。」

褚員外接口道：「夫人放心，賢夫婦的東西，我們收藏得很嚴密，夫人可是……。」

辣手夫人微笑點頭道：「是的，我們現在的居住已安定了，飛鴻特叫小妹帶柏年來，想把那件東西取回去，不知大哥大嫂現在方不方便？」

褚員外笑道：「夫人太客氣了，想呂老弟對我們褚家恩重如山，夫人有甚麼吩咐，褚某隨時都可効命。」

接着，站起身來，退了出去，不久，捧出一隻五寸多長二寸寬厚的紫檀木盒回來，他打開木盒，木盒之內，又有一隻錦盒，錦盒之上用一根藍色的帶子交叉的綁着，在上面打了一個非常複雜的龍頭花結。

褚員外取出了裏面那隻錦盒，雙手送到辣手夫人的面前，恭敬的說道：「原物歸趙，請夫人啓盒驗視。」

辣手夫人目光一看那龍頭結，便不由得一怔，擧目向呂柏年望去。

要知辣手夫人甚麼都有準備，她原先認爲褚員外第一步就是驗明他們的眞正身份，這眞正身份的辨認，可能是呂夫人與呂柏年身上有甚麼特殊印記，如果這樣，呂柏年是貨眞價實的呂柏年，先叫他受驗之後，自己就有法免驗。

但，現在褚員外爽快的就把錦盒取了出來，而且要她開盒驗視，辣手夫人有心之下，便不得不對那龍頭結起了疑心。

那龍頭結，全結看不到繩頭，何從着手，大費思量，事實上，她不解則已，一動手便不能解不開，同時，她也不能慢慢的試着解，因爲這結可能就是呂夫人打的，要是自己解不開自己的結，豈非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身份。

呂柏年見辣手夫人目光射來，心中一動，如烟往事，又一幕一幕的回到了眼前。

他記得年幼時候，母子兩人就常常作這種結繩遊戲，這龍頭結就足足難了他半個多月，才能得心應手的順利解開，解這龍頭結最大的困難，就是怕龍頭結破碎。

因爲那幷不是繩子，也不是帶子，而是用一種酥脆的乾草所結成，不但錯不得，而且也重不得，只要一處地方不到，這龍頭結就會被拉得粉碎。

呂柏年對父母的深思遠慮，不由從衷的感嘆了一聲，百感交集之下，他的手指有點抖顫了。

他也不知道，自己現在還拏不拏得準。

辣手夫人祇道呂柏年也無能爲力，暗用傳音神功道：「呂少俠，事情大出意料之外，你要沒有辦法，我們就只有强取了。」

呂柏年一歛心神，鼓起勇氣，一笑道：「媽，待孩兒來吧！」

辣手夫人暗吁了一口長氣，道：「你可不能丟人啊！」

呂柏年拿過錦盒，中指與姆指輕輕揑在一朶綉花上，喝了一聲：「開！」內力一吐一抖，只見那龍頭結一跳而開，那根乾草絲毫無損。

瞥目間，只見褚員外面色一鬆，如釋重負的，「啊！」了一聲。

辣手夫人歡容滿面的道：「柏年，不錯，這正是我們原來的那隻……。」

一語未了，陡的全室燈火齊息，辣手夫人叫了一聲：「不好！小心錦盒……。」

呂柏年江湖經驗不足，燈火齊熄時怔得一怔，待得辣手夫人喝叫伸手向錦盒抓去，錦盒已是不在了。

呂柏年怒吼一聲，便穿窗撲出室外，點足上了房屋，擧目四望，只見夜幕沉沉，繁星點點，什麼形跡都沒見到。

瞥眼間，忽見左邊屋簷上，似有人影閃了一閃，呂柏年一聲大喝道：「那裏走！」展開絕世輕功，抖臂撲了過去，呂柏年這一惱怒，身形快比閃電，喝聲未了，人已撲到了那人頭上。

那人猛一回頭，驚叫一聲道：「是三弟麼？」

呂柏年雙臂已經貫足了眞力，就要拍了下去，那人一回頭，想不到竟是大哥姜文宏。

呂柏年折腰收勢，飄身落到姜文宏身邊道：「大哥，你看見有人奔逃沒有？」

姜文宏道：「我就是看見有一道人影，貼着屋面飛掠而過，才準備追了下去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那個方向？」

姜文宏指着左側面，道：「似是從那邊逃出去的。」

呂柏年身形一起，猛聽後面傳來張菁菁的呼聲道：「公子，夫人請你回來！」

呂柏年射出去的身形，只好折了回來。

姜文宏不待他開口，已是一面長身而起，一面發話道：「三弟，你先回去，愚兄追下去看看。」

呂柏年回到室內，只見褚員外與辣手夫人，言笑晏晏，毫無焦急之情，不由一怔，道：「媽，您叫孩兒回來……。」

辣手夫人笑哈哈的道：「你爸設想得眞高明，原來那只是一隻空盒子，連爲娘都瞞過了。」

呂柏年「啊！」了一聲，道：「眞的麼？」

褚員外接口道：「可不是眞的！令尊早就防備有人冒領，騙不到手時，就强行奪取，所以那盒子只是辨明眞正身份之用，別人搶去了，也沒有什麼了不起，眞東西，還在老夫這裏哩！」

說着，從懷中摸出一張毫不打眼的黃草紙，交給呂柏年道：「這才是眞東西，請公子收下。」

呂柏年接過那張黃草紙，翻來翻去看了一看，紙上兩邊都沒有字跡，空空如也，看不出任何端倪，不由一皺眉頭道：「就是這張黃草紙麼？」

褚員外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，就是這張黃草紙，老夫馬上就可証明給你看。」

接過黃草紙，端起桌上現成的酸醋，向黃草紙上面洒去，打濕黃草紙後，又拿來放在火上一烤，黃草紙一乾，上面現出一幅地形圖，圖上注了很明顯的標誌。

那地形圖，對別人或許很難理解，但呂柏年一看，心裏却有數得很，原來，他父親帶他去過那地方，或許他父親是有意，而他當時不知其然罷了。

呂柏年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原來在這裏，我知道了。」接着要過那張黃草紙，就火上把它燒了。

辣手夫人先是怔了一怔，接着也哈哈大笑，道：「燒得好！燒得好！誰也搶不去了。」

那張菁菁原是隨侍在辣手夫人身後，忽然秀眉一挑，忍不住道：「恭喜公子，你這一來，等於替自己保了險，今後誰也不敢傷害你了。」

呂柏年本是無心，聞言之下，不由一怔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張菁菁笑道：「藏寶地點在你腦中，豈不再也找不到那份寶物了麼！」

呂柏年哈哈大笑，連連點頭道：「我倒沒有想到這一點，原來還有這大的好處。」

他們說話的聲音都很大，遠遠戶外，暗中有一個人，聽得直皺眉頭，暗暗頓脚不止。

室外天井中，忽然飄身落下一人，只見姜文宏在外道：「啓稟公子，在下追出二十里外，無功而回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知道了，你回去吧！」

辣手夫人忽然接口道：「且慢！下去告知老甘，準備轎馬，我們立刻起程離此。」

褚員外大叫一聲，道：「且慢傳話下去！」轉

臉向辣手夫人說道：「夫人，您爲什麼忽然就要走了。」

呂柏年也覺得辣手夫人的處置有點不近情理，叫了一聲：「媽！……」

辣手夫人搖手笑道：「你們聽我說，我們是不得不走，要留下來，無異是替你褚大哥引鬼上門，褚大哥盛情我們心領，改日有空，我們再將來府住個十天半個月好不好。」

呂柏年連連點頭道：「媽說得是，我們不能再連累褚伯伯了。」

接着，向天井外的姜文宏道：「你去吧，我們決定馬上就走。」

褚員外雖然不是武林中人，因爲與神龍劍客交往的關係，也多少知道一點江湖中事，知道辣手夫人是一片好心，同時，他心裏也實在有點害怕，只好抱着萬分的歉意，親自把他們送出城外，依依而別。

辣手夫人一行人，走了一程之後，撤了龍鳳山莊標幟，找了一座荒廟，大家停了下來休息。

辣手夫人別開衆人，把呂柏年與甘瘋子請到她們師徒所用的別室，劈頭便道：「眞想不到，就我們這幾個人，裏面就有了奸細。」

甘瘋子與呂柏年齊吃一驚，道：「有了奸細，是誰？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有了奸細是事實，但是誰我却一時指不出來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我想也許不是奸細的關係，說不定他們早就派有人監視褚家，所以我們一到，他們就知道了。」

辣手夫人點頭道：「少俠說的也是事實，不過那搶走錦盒的人，絕不是那類微不足道的小蘿蔔頭，他能在老身與呂少俠面前將錦盒搶走，顯然不是等閑之輩，自然不會做那監視褚家的暗樁，所以我猜想一定有人早就將消息送了出去，他們的高手才能適時趕到。」

她一口氣，說到這裏，頓了一頓，又接道：「同時，呂少俠追出去之後，我默用神功搜查，還發現有人偷偷離去，換一句話說，也一定另外有人引開呂少俠，好讓那搶奪錦盒之人脫身。」

目光一轉，落向呂柏年，問道：「是麼？」

呂柏年暗暗佩服辣手夫人見事之能，點頭道：「不錯！晚輩追上屋，一無所見，但姜大哥先我發現有人飛掠逃走。」

甘瘋子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這幾人之中，確有奸細了，但誰會是呢？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除了呂少俠本人外，我們誰都担着一份嫌疑。誰都可能是奸細，尤其老身師徒，更是難以自明。」張菁菁早就來了，她最有做奸細的可能。

呂柏年一笑道：「夫人要是奸細，那還不早就把那藏寶圖騙到手了，又何必把晚輩叫回去。」

甘瘋子一怔，道：「你們都沒有得到『七色珮』了？」

呂柏年接着將事實告訴了甘瘋子道：「我想家父存寶的方式，一定處處不同，所以那人才沉不住氣，將那錦盒搶走。」

甘瘋子一嘆道：「老瘋子久聞令尊才華絕世，証諸今日之事，果然不假。」

一陣慨嘆之後，接着又道：「夫人對清除奸細之事，不知有何高見……。」

忽然，外面傳來趙凱的呼聲，道：「三弟，快來，大哥抓到一個奸細了。」

呂柏年與辣手夫人甘瘋子走出大殿，只見姜文宏提着一個轎夫，還從殿外走進來，呂柏年迎上道：「大哥，你怎樣發現他是奸細的？」

姜文宏把那轎夫摔到地上道：「愚兄也是偶然到外面去小便，發現此人正與一條黑影躲在暗影裏交頭接耳，可惜，那黑影機警逃走了……。」

話聲未了，只見一蓬銀光從匾額後面噴射而出，向他們頭頂疾射而下。

暴喝聲中，大家各有各的反應，呂柏年與甘瘋子辣手夫人都是抖袖振拂，趙凱與姜文宏等人則閃身避讓。

同時，在大家不注意之下，更有一道極細的黑絲，貼地而來，射在那轎夫身上，那轎夫原被制住了穴道，動都沒動一下，就一命嗚呼了。

但，這時誰也不知道他死了。

呂柏年雙袖一捲，兜住了一部份細如牛毛的銀毫，同時大喝一聲，長身而起，向匾額之上撲去。

他這時眞是恨極了，也氣極了，人未到掌力一登，已吐勁而出，一股開山劈地的掌力，轟的一聲，劈在匾額之上，只打得那塊匾額，木屑紛飛，四散飛射，一條人影，隨着飛射的木屑，向地上滾落而下。

甘瘋子大喝一聲，雙掄鐵掌，向那人凌空劈去，只聽「噗！」的一聲，那人既不回掌，也不避讓，竟實實的受了一掌，被打得橫飛了出去，摔落地上「哼」都沒有發出一聲。

甘瘋子何等老江湖，掌力一發便覺出那人有異，接着人也飛了出去，伸手提起那人一看，只見那人眼睛都發黑，分明更有制死之因。

辣手夫人驚喝一聲道：「瘋子，快摔下那人，他身上有毒！」

甘瘋子一鬆手放下那人，但已覺得五指發麻，沾上了那人身上的毒，驚叫一聲，道：「我已中毒了。」

這時，呂柏年已飄身落回原地，沒有了撲擊目標，正攷慮該不該追出廟外去察看，甘瘋子已經中了毒。呂柏年取出酒葫蘆，灌了甘瘋子一口酒，甘瘋子就地而坐，運起功來。

接着，只聽姜文宏長嘆一聲，道：「好辣的手段，這轎夫也被他們殺以滅口了。」

空歡喜一場，白忙了一陣，只落得添了二具死屍，一句想知道的話，都沒有得到。

辣手夫人冷笑一聲，轉身回到自己房中而去。

呂柏年待得甘瘋子把手指所中之毒逼出體外，也無精打采的靠牆一坐，盤膝闔目，打起坐來。

一夜再未發生什麼事故，回到丙靈山莊的路上，也太平無事，回到丙靈山莊，早已有四人等着呂柏年了。

那是武林三奇橫山進士解九如，松柏眞人，無我禪師，以及身份地位都差得遠的白日鼠常得功。

武林三奇與火王爺趙天君互有默契，呂柏年一到時，火王爺趙天君就有信息通知武林三奇，所以武林三奇來得正是時候。

武林三奇已從火王爺趙天君處知道呂柏年與鐵掌神拳鍾大光之間，誤會盡釋，他們對呂柏年的憂心已不復存在，相見之下，彼此引見，哈哈一笑，就帶過去了。

辣手夫人與武林三奇過去都有過見面之緣，那時是道不同，不與爲謀，如今相見之下，自有一番感慨在心頭。

白日鼠常得功雖也是一門之主，但他那種小門小戶，在這批武林名家之前，實不足一道，但呂柏年不但沒冷落他，反對他特別禮遇，使他大覺光彩，內心之中，又高興又感激。

火王爺趙天君人如其名，滿室充滿了他的朗朗大笑，一聲大喝，擺上來一張大圓桌，也不分上下左右，東西南北，自己坐了主位，客人們各自隨便，寬坐那裏就坐那裏，解決了客席的困難。

其中只有趙凱，有老祖父火王爺在座，他這做孫子的，就只有一傍站立侍候的份了。

大家先飲食了個午飽，火王爺趙天君一抖手，撤退了侍應男女，舉杯敬了大家一杯酒，道：「刻下這房屋四週，警戒得非常嚴密，大家可以爲呂少俠的事，多舒已見了。」

呂柏年笑向白日鼠常得功道：「常大俠此來，必有好消息見告，在下洗耳恭聽。」

白日鼠常得功點頭道：「少俠所交付的使命，得功畧有所得，請各位指教！」話聲頓了頓，目光一轉向桌上衆人掃視了一眼，接道：「第一件事，令堂的去處在下已經查出來了，刻下她正在湘黔交界之處的梵淨山莊，她的目的一時尚未查明。」

呂柏年抱拳道：「多謝常大俠，她的目的在下已然知道了……她老人家是被迫替他們收取『七色珮』，剛才在下與辣手夫人甘大俠，就爲此事跑了一趟信陽，而且已經得手了。」

趙天君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曉得你們會成功的，『七色珮』是什麼樣子，取出來大家看看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『七色珮』還沒有到手，晚輩所到手的乃是藏珮密圖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微感失望的笑笑道：「有藏珮圖也是一樣的。」

呂柏年目光轉回白日鼠常得功臉上，道：「另外一件事，有了眉目沒有？」

白日鼠常得功微現得色，含笑道：「出乎意外的幸運，可以向少俠交一半卷了。」

呂柏年大喜道：「常大俠請快快見示。」

白日鼠常得功道：「據在下收集的資料，目前龍鳳山莊的神龍劍客，似乎已不是令尊，另外由別人冒充取代了。」

呂柏年道：「常大俠又查出那冒充取代之人的身份姓名？」

白日鼠常得功道：「他很可能就是號稱情魔的多情公子徐惜香，至於到底是不是他，則尚有待進一步查証。」

辣手夫人雙目忽然一亮，仔細重新打量白日鼠常得功一眼，面現詫異之色，道：「你能將多情公子的本名本姓都知道，那也用不着再查証，他一定就是多情公子了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修眉微微一皺道：「情魔多情公子雖也算得上是一位大魔頭，如說他能左右今日江湖局面，本人還不相信他有此魄力。」

白日鼠常得功暗暗一點頭，忖道：「武林三奇果然名不虛傳，語不虛發。」念動中，接口道：「解先生所見一點不錯，那多情公子雖爲龍鳳山莊之主，但他也只是龍鳳山莊的負責人，其實他上面還有更高的人。」

解九如點頭道：「這就合情合理了。」

呂柏年說出了大家想問的話，道：「誰是那最高首要？」

常得功歉然地搖頭道：「目前還沒查出來。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你能知道這樣多，已經難能可貴，現在老身有一句話問你，你是怎樣知道這些內情的？」

辣手夫人一向趾高氣揚慣了，陡然改邪歸正，

言語之間，還是那樣充滿了霸氣，白日鼠常得功可知道這位女魔頭的厲害，心中不舒服，也只有不舒服，皺了一皺眉頭，道：「在下有很多朋友，帮在下的忙。」

這種答復，當然難以令辣手夫人滿意，辣手夫人眼角微微一挑，鼻中方冷哼得半聲，呂栢年已含笑接口道：「常大俠對探隱索密，別有一功，他門中秘密，夫人就不要多問了。」他知道辣手夫人也是一片好意，白日鼠常得功知道得這樣多，確實容易啓人疑竇。

辣手夫人也知道呂栢年的意思，面容一鬆，語氣也和緩了下來道：「他是什麼門呀？」

白日鼠常得功欠身道：「小小門戶，以『三三』爲號。」

眞是小小門戶，小得座中之人，都是初聞初見，臉上露着茫然的神色，大家相視而笑。

呂栢年接着又說道：「常大俠就是『三三』門掌門之人，在下這次有他相助，實在已勝過百萬雄兵。」

不管門戶大小，既是一門掌門人，大家少不得又禮貌上向他道了「久仰」。

白日鼠常得功交待完自己的事，經辣手夫人一番盤問，覺得自己已無多留的必要，先敬了大家一杯酒，突然向呂栢年道：「呂少俠，在下有一句話提醒你，別忘了八十一日的約期。」

呂栢年點頭道：「在下沒有忘記，我準備明天就起程前往。」

白日鼠常得功向大家一抱拳道：「在下就此告辭，不奉陪各位了。」

呂栢年送常得功出莊之後回來，辣手夫人皺着眉頭道：「那姓常的，爲人可靠麼？他是怎樣與少俠建立關係的？」

呂栢年據實告訴了他們，當他提起假道士張百機，辣手夫人才釋然道：「假道士張百機雖也不是什麼好人，但他向來是獨自爲尊，不服任何人之人，別人也很難與他相處，因此，他絕不會和那些人打成一片，至少我們對那『三三』門，就可以放心了。」

姜文宏問道：「三弟，白日鼠常得功臨走時特別提醒你，八十一日之約，是怎樣一回事？」

呂栢年把張百機在武當山坐關之事，告訴了大家，接着笑了一笑，道：「人人都說他不好，其實據我看來，他也不是什麼很壞的人。」

武林三奇之一的橫山進士解九如點了點頭道：「假道士張百機本來確也不是很壞的人，只因自被逐出武當門牆之後，自暴自棄，才把自己的名譽弄壞了，剛才聽少俠所言，他的入關，似是都在武當前掌門人算中，如果果眞如此，少俠，你這位朋友又交對了。」

甘瘋子瞪着一雙大眼睛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含着神秘意味的一笑，道：「到時候你就知道。」

甘瘋子忽然轉頭望了辣手夫人一眼，道：「我老瘋子和張百機交往一個時期，那人自私之心太重，見不得人比他好，也見不得人比他强，凡遇上了比他好比他强的，與他毫無關係，他也要存心破壞，幾十年來，他都是這樣一個人，我不相信他的和呂少俠交往，是眞心胸懷道義？」

他望辣手夫人一眼，是要她不要多心的意思。

辣手夫人笑了笑道：「他之能通過柔泥絕地，顯然全是呂少俠之功，說不定他就是爲了這目的，與呂少俠交往，解大俠的看法，就我這出身左道旁門的人，也不敢相信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一笑，道：「各位可要和我打賭？」

老瘋子道：「賭什麼？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如是張百機出關之後，一如往昔，算是我解某人輸了，反過來，則你們輸了。」

甘瘋子點頭道：「好！我老瘋子和你賭了。」

辣手夫人接口道：「也算上我一份，賭什麼東道？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東道各要各的，你們要我什麼？先說吧。」

甘瘋子道：「既是賭東道，我老瘋子也不客氣了，我聽說你畫得一手傳神入骨的人像，但一向惜墨如金，我老瘋子要是贏了，我也不要別的，只要你替我把這副長像描了下來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笑道：「你這副尊容……。」

老瘋子一瞪眼，道：「我長得沒有你好看，是不是？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改口道：「好！好！就此一言爲定。」

辣手夫人接口道：「我也和老瘋子一樣，只請你畫幅畫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你要畫什麼？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我還沒想好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看來你這幅畫要比老瘋子的難得多了。」

辣手夫人微笑了笑，說道：「你要的是什麼東道？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我也沒有別的要求，只要你們每人替我做一件事，但做什麼事，我現在不

能說出來。」

辣手夫人道：「你不會强人所難吧？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當然也不簡單，不過不是你們做不到的事。」

老瘋子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想世界上，再也不會有比向你要畫更難的事，我老瘋子既想要你的畫，自然只有聽任你宰割了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的畫，說來眞是當今一絕，獲得之人，無不視爲拱璧，萬金莫易。

辣手夫人笑道：「你老瘋子既然這樣說，我敢不捨命奉陪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各位既然打了這個賭，自然少不得跑一趟武當山，一察究竟，兄弟因爲另外還有一件事，先走一步了，我們武當山再見。」

說着，站起身來，雙拳一抱，松柏眞人與無我禪師也隨同離座而起，他們兩人，一直到現在都沒有發一言。

火王爺趙天君大叫一聲，道：「且慢走！還有栢年的事，大家應商量主意才是。」

橫山進士解九如道：「張百機的出關，關係呂少俠非常重要，同時，我們對對方也所知太少了，與其閉門造車，盲目應付，我看倒不如靜以觀變，尋隙反擊，更爲有利。」

呂栢年點頭道：「晚輩與解老前輩深具同感，再則張老前輩八十一日之期屆滿，晚輩非如期趕到不可，其他的事決定了晚輩也不能兼顧，今日一會，大家總算有了一個瞭解，以後的事，再從長計議也好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笑道：「栢年你既然也這樣說，老夫也就不强留三位了。」

武林三奇一走之後，辣手夫人也帶着張菁菁先行離去，約定如期趕到武當山。

乘下來甘瘋子哈哈一笑道：「我老瘋子是獨來獨往慣了，和你們走在一路蹩扭得很，咱們也武當山見。」肩頭一幌，歪歪斜斜而去。

火王爺趙天君搖頭笑道：「甘瘋子就是這種人，血性對人，却不現於形色。」

姜文宏笑接口道：「只有這種朋友，最是可愛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忽然想起了什麼，「啊！」了一聲，道：「栢年，我們到書房裏去，老夫有一樣東西，留待你很久了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帶着呂栢年他們三人到了書房，他取出一把古色盎然的長劍，送給呂栢年道：「栢年，你看這柄古劍稱不稱手？」

呂栢年接劍在手，拔劍出鞘，只見那劍身含芒不吐，像是披着一層輕霧，仔細看去，全劍身却是一淸如水，沒有半點疵瑕。

呂栢年手腕一抖，只見劍身顫動之間，發出一陣龍吟之聲，而寒芒伸縮，閃爍不定，大有透霧而出之勢。

呂栢年猛然內力一吐，貫注劍身，只見劍身陡然一亮，霞光萬道，冲天而起，耀眼生輝，不可逼視。

姜文宏大聲讚了一句道：「好劍！」

呂栢年內力一斂，還劍歸鞘，雙手捧着那劍，交還火王爺趙天君道：「神兵利器，有德者居之，栢年不敢領受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雙目一瞪道：「你不要，我給誰去，你二哥和我又都不愛用劍。」

姜文宏一旁道：「三弟，常言道『紅粉贈佳人，寶劍配烈士』，別惹趙爺爺不快樂，你就收下了吧！」

呂栢年知道情不可却，抱劍一禮道：「多謝趙爺爺厚賜，栢年……。」

他本來還要說幾句感激的話，火王爺趙天君哈哈一笑，不讓他說下去，截口道：「孩子，別說了，你再多說，就見外了。」

忽然，面色一正，接道：「老夫倒是有兩句話，希望你能緊守不逾。」

呂栢年躬身道：「栢年洗耳恭聽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道：「老夫曾請一位名家，鑑定此劍名爲『隱虹』，乃是……」

呂栢年點頭道：「此劍既名『隱虹』，那是三白先生的遺物了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也知道三白先生？」

呂栢年道：「栢年一身所學，就是得自三白先生遺笈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「啊！」了一聲，大笑道：「那老夫也用不着多說廢話了，至於三白先生的爲人，你當然比老夫更是淸楚，只望你使用此劍之時，別墮了三白先生的雄風。」

呂栢年躬身道：「栢年定不負趙爺爺厚望。」

姜文宏抱拳笑口賀道：「原來三弟是三白先生的絕藝傳人，可喜！可賀！」

呂栢年長揖還禮道：「小弟眞是糟蹋了三白先生絕藝，慚愧之至。」

趙凱笑道：「你們個個都比我强，看來我也要好好的下一番工夫了，否則我這二哥當得實在不好意思。」

火王爺趙天君笑道：「你有這種想法，爺爺不知有多高興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四

古屋奇影

魏力・文
培新・圖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木蘭花着了歹徒道兒，昏睡了一夜，待她趕至林家古屋，已失去安妮踪跡，她搜查了古屋一番，未發現有任何綫索，隨趕往會着道兒的那間洋房，已然人去樓空，未幾，高翔等也趕了來，合力搜索洋房，安妮被黑影所嚇，幾至昏去，終於鎮定下來，發覺了裝神弄鬼的歹徒，乃追踪至一別墅，但爲歹徒用噴霧氣迷昏，醒後，與警局取得連絡，趕往木蘭花等逗留的洋房，其時，木蘭花、高翔、穆秀珍等正爲在洋房中找不到一絲綫索而沮喪，突見安妮無恙歸來，精神不禁大振——

魚目混珠 飽食遠颺

大結局

木蘭花點頭道：「這裏也是，但是他們已經撤退，我想也找不到什麼了！」

高翔忙道：「就算找不到什麼，也得找找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那自然，不過，我不參加了，如果有什麼發現，你告訴我，安妮，我們回家去！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向外走去，看她的樣子，像是準備放棄偵查這件事了。

然而，看她向外走去的時候，那種沉緩的脚步，和緊蹙的雙眉，各人都可以知道，木蘭花絕不是放棄追覓這一連串的事件，她只是在思索，思索這一連串事件的一個主要關鍵！

他們離開了那幢北歐式的屋子，留下兩個警員看守着，高翔到林家大屋去，雲四風，雲五風回到他們自己的企業中去如常工作。

木蘭花，穆秀珍和安妮三個人則回到了家中。

當高翔來到了林家古屋的時候，已有更多的警方人員來到，高翔已知道古屋的暗道，是在天花板上，檢查工作自然更容易進行了。

不到半小時，他就發現，二樓的每一間房間之中，天花板上，都有着暗門，而尖屋頂之上，暗道密佈，高翔還發現，其中有一道梯子，直通到地窖下的一個地下密室中，那密室中已空無所有，但是却十分乾凈，顯然曾經利用過作爲某種用途，而且，整個地下密室中都洋溢着一種十分奇特的氣味。

高翔又召來了化驗室的工作人員，化驗這地下密室中的空氣，和牆上，地下的一切痕跡，以確定這間地下密室，究竟被利用來做過什麼事。

高翔不但負責指揮林家古屋的搜索，他也幾次到達那幢大洋房，去進行搜查，可是却一無所獲。那兩幢房子的業主是誰也查出來了，那正是大銀行家的許多物業中的兩幢，是分租給承租人居住的。

警方也從銀行的檔案中查出了承租人所簽訂的合約，但是那是沒有什麼用處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化名來租下這兩幢屋子的。

高翔一直忙到天黑，才回到了家中。

在經過了毫無休息的，近四十小時的工作之後，高翔眞是疲憊不堪了，一進家，他就倒在沙發上，只有安妮和穆秀珍在客廳中。

穆秀珍心急地問道：「有什麼發現？」

高翔苦笑着，搖了搖頭，問道：「蘭花呢？」

安妮道：「一回家，蘭花姐就將自已關在書房中，不許我們去打擾她。」

高翔嘆了一聲，道：「我們在林家古屋發現了一間地下密室，那地下密室一定曾被利用來做過某一件事情，可是現在却空空如也了！」

木蘭花也在這時，自樓梯上走下來。

她一面走下來，一面道：「這批人犯罪計劃，安排之周詳，實令人咋舌！」

高翔直了直身子，道：「如果他們就是弄開了大銀行保險庫的那批人，那麼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，他們什麼也沒有得到！」

安妮道：「高翔哥，你說『如果他們就是』，那是什麼意思，難道還不足以肯定麼？」

高翔點頭道：「是的，到目前爲止，兩者之間的聯繫，只不過是那幢大厦的前管理員，是死在林家古屋之內這一點而已。」

穆秀珍却支持安妮的論點，道：「那也已經足够了，一定是他們爲了要方便在大厦的地窖中行事，是以才將那管理員引到林家大屋去殺死的！」

木蘭花微笑着，道：「秀珍，如果你是這些犯罪份子，不覺得那樣做太麻煩麼？他們可以在任何地方，殺死那管理員的！」

穆秀珍睜着眼，一時之間，答不上來。

木蘭花又道：「所以，這件事，還有一個極大的疑點，是我們未曾弄明白的，高翔，你說先後有三個人在林家古屋內被嚇死？」

高翔道：「是的，還有一個嚇瘋了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在那三個死者之中，有一個，是那幢大厦的管理處負責人，另外兩個死者的身份，和那發瘋的人的身份，可曾作過調查？」

高翔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那倒沒有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應該調查！」

安妮道：「那沒有作用，林家古屋既然以有鬼出名，那麼，自然有好事生非的人，會自已以爲胆子大，而在古屋中過夜。」

穆秀珍瞪了安妮一眼，道：「就像你一樣！」

安妮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我也幾乎被嚇死，他們將古屋中弄得那麼恐怖，嚇死人也絕不出奇。」

高翔已拿起了電話，通知警局的資料室，要他們代查那其餘幾個曾在林家古屋出事的人的身份。

十分鐘之後，資料室的回答來了，死了的三個人，除了一個已知是大厦管理處的負責人之外，其餘兩個，一個是海員，另一個是建築工人，那個嚇瘋了的人，也是海員，而且檔案中記錄得很明白，他們的家人證明他們，確然是接受了打賭，而在林家古屋內過夜時出事的。

從資料室的回答來看，除了那個大厦管理處的負責人之外，其餘人顯然是和事情無關的了。

木蘭花來回踱了幾步，道：「現在，我們可以作出這樣的假定：有一批人，利用荒僻的林家古屋，進行某項工作，爲了不願被人發現他們的工作，是以他們在古屋內扮鬼，將進入古屋中的人趕走，卻不料有幾個經不起嚇，竟嚇死了！」

高翔道：「這個假定可以成立，但我始終認爲那大厦的管理處負責人，是遭蓄意謀殺的。」

安妮也道：「我也那麼想。」

木蘭花又呆了一會，才道：「還有一件事也十分值得奇怪，管理處的負責人一死之後，其餘的管理人員，一齊散離，雖說是包工負責制，但是他們難道都不希望保留自己的職業？」

高翔陡地跳了起來，「啊」地一聲，道：「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！失踪的那七個人，無踪可查，但是以前的幾個管理人員，卻是有案可稽的，我立即通知，將那些人找來。」

木蘭花打了一個呵欠，道：「是的，這裏面，多少可以得到一些線索。」

木蘭花在講了那句話之後，突然望向安妮，道：「安妮，現在輪到你來想一想了，你那幾個同學之中，誰可能出賣了你？」

木蘭花這句話，實是來得突兀之極，是以令得安妮在一時之間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，她呆了一呆，才道：「蘭花姐，你那樣說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從林家古屋中的情形看來，那些人的工作已經完成了，他們不可能再有人在古屋中，你到古屋去，他們也不會發現。然而，他們卻知道了，而且知道了將到古屋去的是你，而又怕你會發現古屋的秘密，是以不但要將你嚇走，而且還要在半路上，三番兩次阻撓我，不讓我去找你，你想，他們有時間佈置一切，自然證明你要到古屋去一事，早已爲人所知，我和高翔，連對秀珍都未曾說起過！」

安妮苦笑着，道：「那幾個，全是我在學校中的好同學，我實在想不起他們之間，誰會出賣我，可能是他們無意中講起，被別人聽了去，也說不定的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有可能，你那幾個同學之中，最早提起鬼屋的是黃煥芬？」

安妮道：「是，她說，她曾聽得她的叔叔，在書房中和人提起過，林家古屋有鬼！」

木蘭花問道：「她叔叔是什麼人？」

安妮道：「黃煥芬的叔叔，是本市的大建築商，擁有三家建築公司——」

安妮還未曾向下講去，高翔已接口道：「那一定是黃成坊了。」

安妮點着頭，道：「是他。」

木蘭花的眉心打着結，高翔道：「蘭花，你在懷疑什麼？黃成坊家產億萬，實在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！」

木蘭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是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，我只不過在想，據四風和五風說，掘地洞，爆破外牆，全是使用最新型機械進行的，這些機械，也正是建築業所用的，旁人並不容易買得到！」

在木蘭花那幾句話出口之後，客廳中，登時變得靜了下來。過了好一會，高翔才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幢大厦的業主，也正是黃成坊。蘭花，如果有必要的話，我可以去訪問他一下。」

木蘭花點點頭道：「好的，但是你去拜訪他的時候，要技巧一些。」

穆秀珍咕噥着，道：「億萬富翁怎會做賊？而且，他也只是個笨賊，什麼也偷不到！」

木蘭花沉聲道：「這批人進入大銀行的保險庫，我同意五風的看法，他們一定在保險庫中逗留了相當久，才從容退出的，事實上，他們已經達到了他們的目的，只不過我們無法知道他們目的何在而已。」

穆秀珍撇了撇嘴，道：「銀行什麼損失也沒有，他們達到了什麼目的？」

木蘭花沒有回答穆秀珍這個問題，她又打了個呵欠道：「時候不早了，秀珍，你也該回去了！」

穆秀珍道：「好，我明天一早就來聽消息。」

高翔送穆秀珍到門口，穆秀珍駕車離去，高翔回到了客廳中，道：「最奇怪的是，在保險庫中放出大量濃烟，有什麼作用？」

木蘭花搖着頭，道：「不知道，我們不知道的事還太多了，只好一步一步地搜索！」

她扶着扶手，上了樓梯。

這一晚，由於過度的疲倦，雖然他們心中，疑問重重，但也睡得十分甜。

第二天，高翔最早醒來，他也不吵醒木蘭花，就來到了警局，警方已經找到了大厦原來的管理人員，一共是六個人。

那六個人，都被招待在一間房間中坐着，高翔一到，就去和他們見面，那六個人都現出害怕的神色來，高翔先和顏悅色地安慰了他們幾句，才道：「你們原來都是跟季元發工作的，是不是？」

那六個人一起點頭，道：「是！」

其中一個年紀較大的道：「季元發是我們同鄉，他照應我們，才給我們一份清潔看更的工作。」

高翔道：「你們做那樣的工作，生活環境一定不會十分好的了？」

那六個人一聽，臉上都現出了十分苦澀的笑容來，顯然是高翔的話，說到了他們的心中。

高翔又道：「現在，警方不明白的是，何以季元發一死，你們不要求業主，留下來繼續工作？而全都放棄了那份職業？」

那六個人一聽，都現出極其奇怪的神色來，一個道：「不是我們自己要走的，我到今天還沒有找到事做。」

高翔的心中一凜，道：「誰叫你們走的？」

另一個道：「業主！發哥死了的第二天，業主就着人來通知我們，他已請了新人，補了我們兩個月的人工，將我們遣散了！」

高翔呆了半晌，事發之後，他並沒有親自調查這件事，而是他手下去調查的，所獲得的結果，多少有點不同，警方的調查所得，是季元發死後，這六個人，自動未曾工作的！

這其間，顯然有很大的出入了！

而警方是向大厦業主調查的，大厦的業主，是黃成坊！

高翔感到自己已經從一團亂線之中，理出了一個頭來了，黃成坊爲什麼要說謊呢？而且，這樣重要的一幢商業大厦，在舊的管理人員走了之後，錄用了一批來歷不明的人做管理員，那也說不過去的事！那六個人見高翔不出聲，也都停下來，望定了高翔，高翔呆想了片刻，道：「你們六人可以回去了，很謝謝你們和警方的合作！」

那六個人相繼離去之後，高翔背負着雙手，踱了片刻，才道：「請安排我和黃成坊的約會——不，通知黃成坊，我要去見他！」

在高翔的身後，一個警官答應了一聲，走了出去，高翔來到了方局長的辦公室中，將這件案子的發展經過，向方局長報告了一下，就離開了警局。

黃成坊的龐大的辦公室，就在那家大厦的頂樓，高翔走出了電梯，便是一條滿鋪着條色地氈的大廳，已有兩個文質彬彬的人在電梯門口等着，道：「高主任麼？黃董事長已在相候！」

高翔點了點頭，跟着那兩個職員，一起向前走去，他們先進了一間極其華麗的會客室，那會客室的一邊，全是大玻璃，向外看去，對面就是大銀行大厦，和許多條繁忙的街道。

在會客室中，有好幾個客人對着，那兩個職員將高翔帶到了一幅巨大的印象派畫前，畧站了一站，畫就齊口裂了開來。

那兩個職員並不走進去，只是道：「高主任請進！」高翔走進來了，背後的門自動關上，裏面是一間加倍豪華的辦公室，一張巨大的桃木辦公室之後陳列着十幾幢大大小小房屋的模型，辦公桌後，一個氣派過人的中年人，站了起來，向高翔伸出手，道：「高主任，歡迎，歡迎！」

高翔走過去，和他握了握手，在他的對面坐了下來，打量着這個事業成功的億萬富翁。

黃成坊搓了一下手，道：「高主任，你可是爲了大厦地窖中發生的事而來的？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動工將破洞補起來？」

高翔笑道：「隨時可以。」

黃成坊又道：「高主任還有什麼指教？」

高翔仍然笑着，道：「黃先生，我想請問一下，現在嫌疑最大的，自然是那七個在逃的管理員，警方想知道，究竟是誰錄用他們的？」

黃成坊皺了皺眉，道：「這樣的小事，本來我是絕不過問的，但既然出了事，我也追問過，那是總務處的一個職員決定的。」

高翔道：「那職員呢？警方想見他！」

黃成坊攤了攤手，道：「那人也不見了，看來，一切是早有預謀的，利用我大厦的地窖，去打大銀行保險庫的主意！」

高翔畧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那麼，在季元發死後，辭退那六個人，是你的主意？」

黃成坊像是呆了呆，接道：「誰是季元發？」

高翔道：「是這幢大厦原來管理處負責人！」

黃成坊道：「對不起；這種人，名義上雖然是我的僱員，但是我的僱員有近萬人，我是無法一一認得他們，他們的去留，更與我無關！」

高翔又呆了半晌，他不禁苦笑了起來。

在未見黃成坊之前，他以爲自己已經在一片紊亂之中，找到了一個頭緒。但是，在和黃成坊交談了幾句之後，他發現他並沒有找到什麼線頭！

看來，事情和黃成坊根本沒有什麼關係，只不過是總務處一個小職員的事，而那個小職員，卻已經不見了，和那七個管理人員一樣！

高翔站了起來，道：「謝謝你，我沒有其他的問題了，打擾你了！」

黃成坊也站了起來，道：「隨時歡迎！」

高翔走向外，黃成坊十分有禮貌地送了出來，

一直送到了會客室中，高翔指着那幅大玻璃，道：「從這裏看出去，視野眞廣！」

黃成坊道：「是啊，正對着大銀行！」

高翔畧揚了揚眉，他沒有再說什麼，在會客室門口，和黃成坊握了手，告辭離去。

當高翔回到警局的時候，木蘭花和方局長全在他的辦公室中，木蘭花第一句話就問道：「會見黃成坊的結果怎麼樣？」

高翔嘆了一聲，搖着頭，道：「看來他沒有嫌疑，因爲他根本不知道大厦管理人員更換的事，那是由總務處的一個職員決定的，那個職員，也失踪了！」方局長苦笑道：「這樣一來，整件事不是變得一點頭緒也沒有了？」

方局長一面說着，一面望定了木蘭花，木蘭花只是緊皺着眉，不出聲。

方局長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幸而銀行方面，並沒有受到損失，而他們也不願公佈保險庫被人弄開的事實，我看這件事，只好歸入檔案了！」

高翔揚了揚眉，木蘭花仍然不出聲。方局長從他們兩人的神態上，可以看出他們並不同意自己的說法。方局長又勉强笑了一下，道：「或許這批歹徒這一次沒有得手，他們還會再來一次的！」

木蘭花緩緩地道：「那是不可能的事，他們的安排，至少要幾個月的時間，如果一次不成，警方有了戒備，他們是沒有機會再來一次的了！」

方局長疑惑地道：「蘭花，你這樣說，彷彿他們已經成功了？」

木蘭花的語調，仍然十分沉緩，她一定是一面思索，一面說着話，所以才會那樣的，她道：「我們有什麼理由，說他們沒有成功？」

方局長不禁呆了一呆，因爲木蘭花的那一個問題，乍一聽來，是十分可笑的，但這時他們正在嚴肅地討論問題，方局長自然不會笑出來，他只是在呆了一呆之後，道：「銀行方面一點損失也沒有，這不足以証明他們並沒有成功麼？」

木蘭花點頭道：「是的，這是一項强有力的証明，但是我們又怎能忽畧其他各方面的事實呢？」

方局長道：「什麼事實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事實的第一點，他們在弄開了銀行保險庫之後，有足够的時間去裝置發烟器，也有足够的時間，完成爆破儀器的撤退。事實的第二點，他們在那三個據點之中的撤退工作，做得十分完善，使我們一點線索也得不到。事實的第三點，他們這一批人，在事後消失無踪，這也決不是倉猝之間所能做得到，而全然是根據計劃來實行的，所以我說，他們已成功了！」

方局長搖着頭，顯然不同意木蘭花的說法。高翔則道：「如果說他們的目的，只是在銀行的保險庫中裝上五具發烟器，那麼，他們可說成功了！」

木蘭花笑起來道：「天下有那樣的笨賊麼？」

高翔攤開手，道：「可是銀行方面是不會隱瞞損失的，事實上，我在事發後，第一個進入保險庫，也可以証明那些保護鈔票的鐵栅，完全未曾打開，你說他們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木蘭花嘆了一聲，道：「這是一個關鍵問題，而直到如今，我還未曾想到，那是爲什麼，銀行方面一點損失也沒有，這實在是一個最大的障碍，使我簡直無法再往下想去！」

高翔和方局長兩人互望着，他們也低嘆了一聲。就在這時候，辦公室外有人敲門，高翔揚聲道：「進來！」

一個警官拿着一個文件夾，走了進來，道：「高主任，化驗室的報告來了！」

高翔將文件夾接了過來，方局長道：「不是什麼也沒有發現麼？有什麼可以化驗的？」

高翔苦笑着，道：「的確是什麼也沒有發現，但是在林家古屋的地下密室中，我聞到了一股奇異的氣味，所以我請專家辨認，那是什麼氣味，以斷定他們曾經在那裏，做過什麼？」

那送文件來的警官道：「他們化驗過那裏的空氣，沒有什麼發現，但是那種氣味，三位專家，却全發表了他們的意見，主任請看。」

高翔將文件夾攤了開來，放在桌上，方局長和木蘭花一起去看，只見第一個專家的意見是：那種氣味，是汽油過度揮發後造成的，而且還有濃烈的機器油揮發過後的殘留氣味，這位專家的結論是：在這間地下密室中，曾有機器作過長時間的操作，而在機器被撤離之後，又曾經過小心的清洗。

方局長，高翔和木蘭花三人的眉心都打着結，高翔掀過了那份報告，去看第二個專家的意見。第二個專家的意見是大同小異的，不同的地方是，那位專家補充說，在地下密室的空氣中，有着發電機殘留下來的特殊的焦臭味。

木蘭花不禁苦笑了一下，有機器操作，自然需要電源，而林家古屋是沒有電源的，發動機器，當然非自備電源不可，這位專家，說了等於白說。

高翔也「哼」地一聲，彈了一下那份報告，道：「這還要他說麼？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又掀過了那份報告，當他們三人，看到第三位專家留在報告書上的意見之後，他們三人，都陡地震動了一下。

第三位專家的意見，具體得多，他肯定那地下密室之中，有着一種高級油墨的氣味，是以他也斷

定那地下密室中，曾有過長時期的印刷機操作。印刷機也是機器，不能說前兩位的專家，判斷錯誤，但是第三位專家的判斷，却有用得多！

剎那之間，方局長、高翔、木蘭花三人，全不出聲，他們都在迅速地思索着：油墨的氣味，印刷機的操作，大銀行的保險庫，大量的儲存在保險庫中的現鈔，這一切之間，有着什麼聯繫呢？

突然之間，木蘭花的神情變了，她眉心的結舒展，在她的臉上，現出了一絲微笑來。

顯而易見，那是她已經有了答案！

但是木蘭花却沒有說什麼，只是向高翔望了過去，高翔還在苦苦思索着，當他看到木蘭花向自己望來之際，他看到了木蘭花臉上的神情，他也知道，木蘭花的心中，已有了答案。

可是高翔却還想不到什麼，他剛開口問木蘭花，但是他的問題還未曾出口，他心頭陡地，閃電也似地亮了一亮，他也想到了！

幾乎是和他想到的同時，方局長也「啊」地一聲，叫了出來。

那自然是方局長也想到了！

站在一旁的那位警官，看到他們三人那樣的情形，只覺得莫名其妙，無法知道他們三人，究竟在作什麼。

而高翔，木蘭花和方局長三人，互望了一眼，木蘭花微笑着，道：「高翔，是你想到，連空氣中的氣味也可以作爲線索的，現在你先說，你想到他們曾在那地下密室中，做過什麼事。」

高翔先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印製僞鈔！」

方局長道：「大量地、長時間地印製僞鈔！」

木蘭花道：「一點也不錯，他們工作了至少半年以上，印了大量鈔票！」

方局長立時又道：「可是近半年來，決沒有僞鈔流通的報告，難道他們印製的僞鈔，已和眞的鈔票一樣？還是他們等着，在若干日子後才脫手！」

木蘭花却微笑着，道：「不，他們印好的僞鈔，已經全部脫手了！」

高翔一怔，木蘭花說得那麼肯定，他知道，木蘭花對一件事，肯下如此肯定的判斷，那一定是有着充份事實的根據的，絕不會亂說。

但是高翔却仍然無法相信木蘭花的判斷！

他畧爲呆了一呆，遲疑地道：「那不會吧，本市如果有僞鈔流通，就算是小額的，也很容易被發現，何況我們斷定這是大宗的交易！」

方局長也道：「是啊，直到如今爲止，我們連一宗僞鈔的報告也未曾接到。」

木蘭花滿有把握地道：「就快有了。」

她在講了那句話之後，忽然又問道：「高翔，通常來說，印製了大量僞鈔的人，是用什麼方法脫手？」

高翔道：「最通常的辦法，自然是低價售給大的犯罪組織，也有小規模的印製僞鈔，自己要來使用。」

木蘭花笑道：「也有人印了僞鈔，拿到馬場去賭馬，每一隻馬都下注，每場也多少有點眞鈔票可以收回來。這些全是舊辦法，而且是笨辦法了！」

方局長忙道：「蘭花，你是說，那些人用了另一種聰明的辦法脫手？」

木蘭花感嘆地道：「是的，一種聰明的辦法，簡直是絕頂聰明的辦法！」

剛才，高翔，方局長和木蘭花三人，一起從油墨的殘留氣味，印刷機的使用，來推測林家古屋的地下密室中曾做過什麼，他們三人推測的結果是一致的，雖然，得到答案的時間上，多少有點差別，然而，那也絕不會超過一分鐘的時間。

可是這時，木蘭花已知道這印製僞鈔的歹徒，使用了一種絕頂聰明的方法，將他們印製成的僞鈔脫了手，但是高翔和方局長兩人，却是一點頭緒也沒有！

高翔忙道：「蘭花，他們用的是什麼方法？」

木蘭花又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實在太聰明了，高翔，銀行方面，不是一再聲明沒有損失，而我們却又可以證明歹徒在保險庫中逗留了相當時間麼？」

木蘭花這一句話才出口，高翔和方局長兩人，一起「啊」地一聲，叫了起來。

他們立時明白了！

方局長手按着桌子，站了起來，吃驚地道：「蘭花，你是說，他們將大量的僞鈔運進大銀行的保險庫去，又將同樣數目的眞鈔票運走？」

木蘭花點頭道：「說穿了，實在很簡單，正是那樣，所以銀行方面，一點損失也沒有！」

高翔和方局長兩人，面面相覷，一時之間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這的確是一個聰明之極的辦法，絕頂聰明！

木蘭花又道：「他們一定已經將印好的僞鈔弄舊，而是，模仿大銀行的點數方法，一紮紮包好，在包紮鈔票的紙條上，一定還有着大銀行的印鑑，和點數員的簽字。試想，鈔票本是大銀行發行的，有誰會懷疑，自大銀行中所發出來的鈔票，竟是僞鈔？」

高翔和方局長兩人，齊齊吸了一口凉氣。

方局長忙道：「高翔，快和銀行方面聯絡，叫他們停止一切支付，別再讓僞鈔流通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那倒不必，大銀行若是停止一切

支付，會引起市場的紊亂，我看還是建議銀行用新鈔票支付的好，這些人既然如此聰明，他們一定不會動新鈔票的，因爲新鈔票有號碼可以稽查！」

高翔一面點着頭，一面已拿起了電話來，方局長也已然按下了對講機，道：「準備車子，我要到銀行去！」

木蘭花則在沙發上坐了下來，伸了一個懶腰，這時候，她只覺得無比地輕鬆！

雖然，那批歹徒仍然逍遙法外，還一點沒有線索可以追尋。

但是，整件案子中，最難想得通的一關，却已然被她想通了！

她深信自己的推理是正確的，在化了那麼大的工夫，打開了大銀行的保險庫，而銀行保險庫中，沒有任何損失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現在，已經證明，銀行方面不是沒有損失，而是有了損失而不知道！

歹徒的這個辦法，雖然實行起來，麻煩一些，需要動用巨大的人力物力，和極之周詳的計劃，但是却是最聰明的辦法！

如果他們弄開了大銀行的保險庫，而偷走了大批鈔票的話，那自然直截了當得多，但是案發之後，警方一定全力追緝，他們的手中，突然多了大量現鈔，在警方的全力追緝之下，他們的處境就十分不妙了！

而現在的情形，却大不相同了，他們用一大批同等數目，印刷精良的僞鈔，代替了眞鈔票，大銀行方面不會發現有損失，只當賊人無功而退，自然不會再追查下去，而歹徒手中所擁有的一批，又是眞鈔票，僞鈔在市面上流通，一定會被發現，然而却絕不會有人料想得到，僞鈔竟從大銀行的保險庫中源源不絕地流出來，而歹徒手中擁有的，既然是眞鈔票，自然不必怕人懷疑！

這可以說是一個十全十美，天衣無縫的犯罪計劃！

這個犯罪計劃，如果不是安妮要到林家古屋去度宿，引起了歹徒的恐慌，從而生出了一連串枝節來的話，只怕再也不會被人發現了！

而事實上，安妮到林家古屋去度宿，是懷着恐慌的心情而去的，她根本不可能在林家古屋中發現什麼，就算木蘭花趕了去，在暗中保護，也不可能發現什麼，然而，全世界的犯罪份子，有一個共同的弱點，那就是犯了罪之後，內心的恐懼感。

不論犯罪份子對一件罪案的設計，是多麼地周密，也不論整個犯罪過程，是如何順利，犯罪份子的心中，一定會惴惴不安，害怕自己的罪行，會被揭發！

所以，當他們知道了安妮會到那林家古屋中留宿，而且，恰好又是他們整件犯罪事件中最重要行動的那一天時，他們就害怕起來，他們不但想到扮鬼，將安妮嚇走，而且還在半路上阻攔着木蘭花！

但是，他們却弄巧成拙了！

他們還算是做得十分成功，因爲他們的人，沒有一個落在警方的手中，而且，也沒有在那三處地方，留下什麼線索來。

然而，他們的行動，却使警方發現了林家古屋的地下密室，那批歹徒，只怕做夢也想不到，已經過他們細心清理的地下密室中，還留下了氣味，而就是根據那些氣味，整件撲朔迷離的事，便豁然開朗，這眞是人算不如天算了！

木蘭花想到了這裏，直了直身子，站了起來，高翔已放下了電話道：「我們立即到銀行去了！」

他們三人，一起離開了警局。

× × ×

在高翔，方局長，木蘭花三人，還未曾到達大銀行之前，大銀行中，已經緊張了起來。

在接到了高翔的電話之後，銀行的僞鈔辨別專家，立時開始工作，只不過五分鐘，他們便已經證明了木蘭花的推斷，是完全正確的！

銀行保險庫中的舊鈔票，是印刷得極其精良的僞鈔！

一發現了這一點，銀行中自然亂了起來，所有出納員手中的現鈔，全被集中起來，爲了應付支付，一律改用新鈔票。

雖然拿到新鈔票的顧客，心中有點奇怪，但是却也沒有疑惑什麼，銀行的正常支付，總算沒有停頓。

大銀行各部門的高級職員，一起聚集在會議室中，大批職員，在查點僞鈔的數目，和核算這一天之中，已流出去的僞鈔數字。

等到高翔，木蘭花和方局長三人，在高級職員的帶領下，進入會議室的時候，十來個高級人員的神色，緊張得難以形容。

銀行的副總裁首先道：「這樣的事，對銀行的信譽，打擊實在太大了，鈔票是我們發行的，但是大量的僞鈔，却從我們銀行的保險庫中取出來，通過我們出納員的手而流出去！」

高翔沉聲說道：「總算事情發現得早，的是不幸中的大幸，事實上，在事發後，我曾請貴行兩次盤點，貴行職員如果够細心，早就可以發現這一點了！」

副總裁的話，本來是頗有責備警方之意的，但是高翔立時發話，將他的話頂了回去。

副總裁愕呆了一呆，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：「誰會料得到，歹徒將大量的僞鈔換走了眞鈔票？」

高翔道：「自然有人想得到，警方在經過調查，分析之後，就想到了這一點！」

副總裁完全沒有什麼話可說了，方局長問道：「已有多少僞鈔流了出去？」

會計主任道：「正在核算中，根據銀行往日的支付記錄，平均數字，大約是在兩千萬左右。」

方局長又問道：「在保險庫中的僞鈔，還有多少？」

會計主任又道：「很難說，到現在爲止，已經發現的，超過一億五千萬！」

方局長緊握着雙手，道：「現在暫時不要動那些僞鈔，只以新鈔票來支付，可以應付得來麼？」

副總裁道：「可以應付的，但銀行方面，受了那麼重大的損失——」

木蘭花在進了會議室之後，一直未曾開過口，直到此際，才道：「請放心，那筆錢，一定可以追得回來的，所以警方要求銀行保守秘密，只當沒有這件事一樣，並且，盡可能查出眞正的舊鈔，夾在新鈔票中發出去，歹徒不可能將全部舊鈔，一起換走的。」

副總裁道：「警方眞有把握？」

高翔和方局長兩人，一起向木蘭花望去。

因爲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要追回被換走的眞鈔票來，可以說是一件絕無把握的事，是以要答覆副總裁的追問，也十分困難。

木蘭花略想了一想，道：「我們會盡力而爲，你不能要我們在五分鐘內就破案的！」

副總裁嘆了一聲，喃喃地道：「全是沒有號碼記錄的舊鈔票，這批歹徒，太高明了！」

抽絲剝繭　真相大白

木蘭花，高翔和方局長三人，又到了大銀行的保險庫之中，點數員和僞鈔辨別家正在忙碌地工作着，已被證明了的僞鈔，都堆在一個鐵欄之中，堆得比人還高。

木蘭花皺了皺眉，總數之巨，只怕是本市有史以來，最大的一宗罪案了！

高翔站在木蘭花的背後，道：「我有一件事不明白，他們調換了鈔票之後，爲什麼還要裝上幾具發烟器，冒出大量的濃烟來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這已不難解釋了，濃烟可以掩蓋僞鈔所發出的不同的氣味，而且，也可以使得包紮舊鈔的紙條，印鑑，看來不容易分辨眞僞，除此而外，不會有其他的作用了！」

高翔點了點頭，對於木蘭花的分析，他自然是十分之嘆服。

高翔又道：「那麼，我們從何處着手，追尋那批歹徒，和追回被他們換走的鈔票來呢？」

木蘭花却沒有立即回答高翔的問題，只是轉身向外走去，高翔跟在她的後面，方局長還在保險庫中，指揮着警方人員。

木蘭花和高翔兩人，來到了銀行的大堂中，這時，正是銀行收支最忙的時候，大堂之中，全是人，木蘭花和高翔穿過了人叢，木蘭花突然停了一停，直到這時，她才回答高翔剛才的那個問題，道：「我看，我們還是從安妮着手。」

高翔顯得有點迷惑，道：「從安妮看手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是的，這件案子，能够進展到如今這個地步，可以說全靠安妮和她的同學打賭，要到林家古屋去住一夜，使歹徒起了恐慌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高翔略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可以說是，要不是那樣，也不會有那麼多的聯想！」

木蘭花道：「對那批犯罪份子而言，他們已經亂了陣脚，雖然他們應付得很好，並沒有露出什麼馬脚來，但事實上，他們已經現出馬脚來了，而且，有最重要一點，那就是：歹徒何以知道安妮要到林家古屋去住宿，又怎料到我會暗中去保護她？」

高翔搖了搖頭。

木蘭花又道：「記得前天晚上，安妮回來，說和同學打了賭，她還說，當時同學中有人說，如果是我的話，一定可以將鬼揪出來，這種話，就可以使歹徒聯想到我也會去！」

高翔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蘭花，你是說，在安妮的同學中，有着歹徒的一份子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可能是，也可能不是，但是歹徒總是從安妮的同學處，得知我和她會到林家古屋去，是以才作出了一連串佈置的。」

高翔呆了半晌，低着頭，向前走去，來到了銀行的大門口，他才道：「那麼，你要調查安妮的那幾個同學？」

木蘭花搖着頭，道：「不必全部調查，我想，只要去見一見黃成坊的姪女黃煥芬，就可以有多少結果了。」

高翔道：「黃成坊？你還是相信他有嫌疑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到如今爲止，他的嫌疑最大，昨天，我曾請雲五風去調查一下，有誰曾購置過那種新型的爆破裝置和強烈的氣壓儀，調查的結果，今早雲五風派人送來給我，我還未曾和你說起。」

高翔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是黃成坊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黃成坊是其中之一，一共有十二個工業或建築單位，有這樣的設備，黃成坊是那十二個名單中的一個！」

高翔搖着頭，道：「單憑那樣，還是很難使他的罪名成立的。」

木蘭花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太心急了，我們要先查出他是不是有罪，然後再搜集證據，我相信，只要我們查到他有罪，他並不是一個職業的犯罪者，一定就會全部承認自己的罪行了。」

高翔點了點頭，他們一起出了大銀行，木蘭花道：「你不必和我一起去，我自己到安妮的學校去就行了！」

木蘭花上了停在門口的一輛警車，向高翔揮了揮手，警車駛向前，十五分鐘之後，已經到達了大學的正門。

木蘭花下了車，大學的建築物，看來巍峨而莊嚴，校園中陳列着不少巨大的塑像，全是有着高度藝術水準的作品，高等學府，確然有高等學府的氣派。

校園中，有不少學生在，木蘭花直來到了大學的辦公室中，向辦事人員表明了身份，同時，指名要見一年級學生黃煥芬。

辦事人員略查了一查，就請木蘭花到會客室去等着，不多久，黃煥芬就夾着書本、筆記簿，走了進來，她是一個十分活潑的少女，走進來的時候，也像是正在跳躍着一樣。

當她進來之後，看到在會客室等她的，竟是木蘭花時，她先呆了一呆，接着便道：「蘭花姐姐，原來是你，讓我去告訴所有的同學，讓他們來看看你！」

木蘭花忙道：「不必了，我想單獨和你談談，是極其重要的事情。」

木蘭花的神色、語氣都十分嚴肅，是以黃煥芬也呆了一呆，在木蘭花的身邊，坐了下來，將書本放在膝上，抬頭望着木蘭花。

木蘭花道：「關於你們和安妮的打賭——」

黃煥芬道：「是啊，那是我不好，我首先提起那古屋中有鬼的。」

木蘭花雖然和黃煥芬只交談了幾句，但是她已看出，黃煥芬是一個性格十分爽直乾脆的女孩子，和這樣性格的人交談，大可以不必轉彎抹角的。

是以她決定單刀直入，道：「煥芬，安妮只是受了一場虛驚，並沒有什麼損失，但是，我們却發現，林家古屋有鬼出現，和一件極其嚴重的罪案有關？」

黃煥芬吃了一驚，瞪大了眼，一時之間，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。

木蘭花又道：「據你的同學說，你是從你叔叔那裏，聽到那屋中有鬼的？是不是？」

黃煥芬點着頭，木蘭花再道：「是在什麼樣的情形下聽到的？」

黃煥芬吃驚地道：「我叔叔，他和你所說的那件案子，不會有什麼關係吧！」

木蘭花在黃煥芬的手背上，輕拍了一下，道：「別緊張，我們正在調查，而且，我要求我們之間的談話，保持秘密，請你回答我的問題。」

黃煥芬答應了一聲，道：「第一次，是很久以前了，有人要將林家古屋，賣給我叔叔，拆了來改建新型的花園別墅，我聽得那人講，這林家古屋中有鬼，當時叔叔曾大笑，他說他要去看一看鬼是什麼樣子的。」

木蘭花忙道：「他去了沒有？」

黃煥芬道：「多半是去了吧，他是個說做便做的人，不過，他有沒有買下那古屋來，我却不知道了。」

木蘭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第二次呢？」

黃煥芬側頭想了一想，道：「第二次，是在他的書房中，有人在和他談話，這次是我叔叔提到林家古屋中有鬼，他還叫那人放心。」

木蘭花的心情，陡地緊張起來，道：「那人是什麼人，你認識麼？你和你叔叔說起過安妮打賭的事？」

黃煥芬搖頭道：「我不認識他。是的，我那天下午說起過。」

木蘭花又緊接着問道：「那麼，你再看到他的時候，是不是可以認識他？或者，你可以根據照片，將這個人認出來麼？」

黃煥芬側頭想着，在不到十秒鐘之後，她道：「我想可以的。」

木蘭花站了起來，來到了電話前，她那時，已經感到，整件事，已快到尾聲了，問題是自己採取什麼樣的方法來將網收緊，使犯罪份子落網而已。

她打電話到大銀行，找到了高翔，高翔一聽到了木蘭花的聲音，就道：「蘭花，數字查出來了，全部的僞鈔是兩億，而已經有一千七百多萬流出市面去了！」

木蘭花却道：「高翔，那失踪的七個管理員，不是警方已經根據曾和他們接觸的人的口述，查出了他們的樣子來了麼？」

高翔道：「是的，連那總務處的職員的畫像也有了！」

木蘭花道：「請你們派人送來大學的會客室，我等着要人認人。」

高翔高興地道：「可是有了新的發現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那要看是不是能認出人來。」

高翔道：「好，我立時就來。」

木蘭花放下了電話，黃煥芬有點吃驚地道：「蘭花姐姐，如果我認出了那個在叔叔書房中和他交談的人，我叔叔會怎樣？」

木蘭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那麼，他就多了一項曾犯罪的證據，不過，我相信你不會故意替他來隱瞞的，是不是？」

黃煥芬立時漲紅了臉，道：「當然不會。」

木蘭花忙道：「對不起，我說了那樣的話！」

黃煥芬着急地在客廳中踱來踱去，二十分鐘之後，高翔趕到，他在一隻牛皮紙袋中，取出了一叠複印過的畫像來。

木蘭花也是第一次看到那些畫像，在高翔將那些畫像攤在桌面之際，她立即認出了其中有用橡皮人愚弄她的三個人在，也有在那間北歐式屋子中，給她喝酒的那個人以及其他的人。

黃煥芬站在桌前，看她的神情，十分緊張，她只站了一站，就抬起頭來，苦笑着，道：「我認出來了，是這一個，不會錯的。」

黃煥芬指的那人，就是給木蘭花喝酒的那人，高翔翻過了圖片來，道：「這個人叫丁孟生，是總務處那個失踪的職員。」

黃煥芬在這時候，突然轉過身，哭了起來。

木蘭花來到她的身後，道：「煥芬，你別難過，你沒有袒護你的叔叔，那樣做很對，不但盡了你的責任，而且罪案早一日被揭發，你叔叔的罪名也可能輕得多，記得，我們之間的談話是秘密的！」

黃煥芬轉過身來，仍然噙着淚，道：「我叔叔，他做了什麼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有可能在他的主持下，印製了值價兩億元的僞鈔，我們會立即去證明這件事的。」

黃煥芬吃驚得張大了口，閤不攏來，半晌，她才道：「我不知道他近一年來，一直在鬧周轉不靈，但是想不到，想不到他竟會——」

木蘭花道：「你別難過，那完全和你無關！」

黃煥芬長嘆了一聲，低着頭，走了出去，木蘭花和高翔也立時出了會客室，登上了停在學校辦公大樓前的一輛車子。

× × ×

黃成坊的辦公室，高翔已經第二次來了，木蘭花却還是第一次來。

他們將自己的身份，告訴了秘書之後，在會客室中等候着，他們並肩站在那塊大玻璃前，高翔望着玻璃外的大銀行，心中陡地一動，道：「我記起來了，上次，黃成坊送我出來，我順口說了一句外面的風景眞好，他却回答我說，對準了大銀行！」

木蘭花點着頭，道：「有可能他每天看着大銀行，才想出那個計劃來的！」

他們兩人低聲交談着，只見黃成坊的辦公室的門打開，兩個本市著名的銀行家，走了出來，高翔和他們揚手打了一個招呼。

女秘書也在這時，走了出來，道：「兩位請進，黃董事長在等候兩位了。」

高翔和木蘭花兩人，走了進去，黃成坊自巨大的辦公桌後站起來，滿面春風，道：「請坐，請坐，高主任，蘭花小姐，又有什麼指教？」

高翔向木蘭花望了一眼，這時候，他們心中，雖然已知道黃成坊十之八九，是整件案子的主持人，但是如何要令得他自己承認，却還需要高度的技巧，如果不是一步步逼迫得他非自己說出來不可的話，那麼，警方根本沒有可以控訴他的證物！

所以，高翔並不開口，而要木蘭花開口。

木蘭花望着黃成坊，像是充滿了感慨地道：「黃先生，一個成功的人物，不論他做什麼事，都是成功的，你認爲對不對？」

黃成坊略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自然是對的，但是，蘭花小姐，你那樣說，是什麼意思？」

木蘭花却仍然不回答他的問題，依然只是不着邊際地道：「可是，有的時候，太成功的計劃，雖然全部實行了，也不見得會有好的收場！」

黃成坊的臉色略變了變，但是他立即恢復鎭定道：「蘭花小姐，我很願意和你討論這些充滿了人生哲學的問題，但是我現在很忙，很多事情等着我處理，能不能今晚，請你們兩位賞光，到舍下來便飯？」

木蘭花搖着頭，道：「不必了，我也沒有幾句話要說了，我還想說的是，成功人物所想到最困擾的問題，應該是如何用人，有時候，心腹之人，是未必可靠的！」

黃成坊有點難以掩飾他的尷尬了，但是他還是道：「我不明白——」

木蘭花直視着黃成坊，道：「你不明白？是的，我未曾說出事實來，你是不會明白的，但是，我一說出來，你就明白了，黃先生，丁孟生將你出賣了！」

木蘭花這一句話，說得十分平淡，但是在黃成坊身上引起的震驚，却是驚人的。

他本來也拿起一隻烟斗在點烟，可是木蘭花的話才一出口，他的手一震，那烟斗「拍」地一聲，跌在桌上，木蘭花立時道：「眞是可惜得很，對不對，還有更可怕的事哩，他指控你殺死季元發！」

黃成坊立時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他胡說——」

他只說了三個字，陡地又震了一震，然後，他立時道：「蘭花小姐，妳在說些什麼？我完全不明白！」

木蘭花笑了起來，道：「你明白得很，而且，你現在再來掩飾，已經太遲了！」

黃成坊很快就完全恢復了鎮定，他又拿起了他的烟斗來，道：「兩位如果覺得我有罪的話，那麼，我要請我的律師來爲我說話！」

高翔道：「可以，你可以叫你的律師來，但是我想，你請齊全市的律師，只怕也不能爲你洗脫罪名的了！」

木蘭花接着道：「黃先生，現在警方給你一個特別寬容的機會，可以算是你自己向警方自首的。印製僞鈔，經自首後，罪名可以輕得多，而且，事實上，你並未使用印製的僞鈔，只是將它們送進了大銀行的保險庫之中！」

黃成坊的鎮定，在木蘭花的幾句話之下，完全崩潰了！

他的手發着抖，道：「你，你們……竟什麼都知道了？丁孟生這小子……眞的出賣了我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唉，眞料不到，可是你們怎會知道的？」

自黃成坊梳得十分整齊的頭髮下，豆大的汗珠，一顆一顆，流跌了下來，他顯然受了極大的打擊，是以連講話也變得語無倫次了！

他望着木蘭花和高翔，高翔直視着他，道：「怎麼樣，你願意接受我們的寬容辦法，還是要我們出拘捕令，來將你拘捕？」

黃成坊像是喪失了說話的能力一樣，他所講的那句話，是一個字一個字自他齒縫中迸出來的，他道：「好了，我承認失敗了，我接受警方的寬容辦法！」

他在講了那句話之後，抹了抹汗，才又道：「我的計劃是天衣無縫的，若不是我用人不當，你們決不會發現破綻，我計劃了整整一年！」

木蘭花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你就怪錯人了，我想你選用的助手，不會少過十個人？」

黃成坊喘息着道：「九個！」

木蘭花道：「他們都很忠誠，對不起得很，丁孟生自首是我僞造出來的，事實上，在哪裏可以找到他們，還需要你提供消息！」

木蘭花這句話才一出口，黃成坊陡地站了起來，接着，又重重地坐了下來，在那剎間，他的面色，變得比紙還白，他突然拉開抽屜。

就在他拉開抽屜的那一剎間，木蘭花已經叫道：「高翔，小心！」

高翔也立時去拔佩槍，可是，却已經遲了一步，黃成坊已經先一步握槍在手，指住了高翔和木蘭花，喝道：「你們坐下來！」

高翔和木蘭花互望了一眼，高翔冷冷地道：「想不到你會幹這樣的傻事。」

黃成坊額上的青筋，根根現起，他喘着氣道：「丁孟生沒出賣我，那你們是怎麼知道一切的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害你的是你自己，如果不是你知道了安妮要在林家大屋過夜，你大起恐慌，又作了一連串意外佈置的話，只怕你眞可逍遙法外了！」

黃成坊仍然急速地喘着氣，他尖聲叫着，道：「不是我毀滅了一切，你們什麼也找不到，我早已將製僞鈔的機器，拆成了一件一件，抛到了海底，你們不應該發現任何線索的！」

高翔冷然道：「或者是，不過你在地下密室中開動印刷機太久了，在空氣中，留了不易消散的油墨氣味，你不見得會在哪裏印四書五經的，是不是？而且，進入銀行保險庫之後，銀行方面竟什麼損失也沒有，那也實在太引人起疑了！」

黃成坊突然反常地大笑了起來，在他大笑的時候，高翔和木蘭花，好幾次想向前撲過去，但是他們和黃成坊之間，却隔着一張巨大的辦公桌，而黃成坊的手中，又握着一柄槍！

黃成坊一面大笑着，一面伸手按着他辦公桌上的鈕，四面的窗簾，全都自動移了開來。

窗簾拉開之後，是兩幅極大的玻璃墻，其中的一幅，正對着大銀行。

黃成坊道：「你們看到了？我的業務越擴越大，一年之前，我就開始周轉不靈，我移東補西，但是我知道，如果不獲得大量的現鈔，這種局面，決不可能永遠維持下去的，所以，我才定下了這個計劃，使我成功地獲得了兩億元！」

木蘭花冷冷地道：「也使你身敗名裂！」

黃成坊突然又「哈哈」大笑了起來，他霍地站起，揮着槍，道：「是的，但是那對我來說，並沒有什麼不同，沒有那大量的現鈔，我也支持不下去了，現在對我來說，是完全一樣的！」

高翔厲聲喝道：「放下你手中的槍，將你九個同犯的所在供出來。」

黃成坊用槍又掠了掠亂髮，立時又用槍指住了想逼近來的高翔，道：「別動，我也不會告訴你他們在何處，他們全是我拖下水的，事成之後，他們每一個人分到了五百萬，已經走了！」

高翔冷冷地道：「你不說也由得你，但不論他們走到何處，我們都有辦法將他們捉回來的。」

黃成坊又高聲怪笑了起來，大叫道：「空氣，哈哈，空氣！我什麼痕跡都沒有留下，我拆走了每一樣東西，吸乾淨了每一粒紙屑，但是空氣之中，却留下了油墨氣味，哈哈，哈哈！」

他一面笑着，一面揮着槍，扣動槍機，在辦公室中，立時發出了幾下驚天動地的巨響。

那幾下巨響，是槍聲，混合着大玻璃的破裂聲，黃成坊辦公室的門立時被推了開來，秘書和幾個人，吃驚地站在門口。

黃成坊厲聲喝道：「別動，你們誰也別動，木蘭花，我應該殺死你的，殺了你，我就可以安全無事了，但是我却不想殺人！」

木蘭花冷冷地道：「季元發呢？」

黃成坊尖聲叫道：「季元發是自己嚇死的，他本來就有嚴重的心臟病，不關我事！」

黃成坊一面說，一面身子打橫移動着，來到了大玻璃的前面。

大玻璃被他連射了幾槍，已經碎裂了一個大洞，當他來到大玻璃之前時，他距離外面，只不過隔着三呎來寬的一道石沿而已。

他一隻脚跨出了大玻璃，在門口的女秘書，立時尖聲叫了起來。

木蘭花立時道：「黃成坊，你現在的罪名，至多只是坐幾年牢，以你的才能而言，出獄之後，還可以大有作爲，別做傻事！」

黃成坊轉過頭來，他望着木蘭花，望了好久，才發出了一下十分苦澀的笑容來，道：「你錯了，我一直是個成功的人，我太成功了，是以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失敗，我已經不起失敗！」

他才講到這裏，舉起槍來，對準了他自己的前額，扳動了槍機，槍聲才響，他的身子，便向外倒去，翻過了三尺石沿，向下直跌了下去！

所有在黃成坊辦公室的人，不由自主，都閉上了他們的眼睛！

×　　×　　×

黃成坊的身子，從二十多層高的樓上，跌了下來，壓在一輛汽車的頂上，將那輛車子的車頂，壓得陷進了一大塊，他的身子又彈到了地上。

他是早在扳動槍機之後的一剎那間就死去的，億萬富翁的死亡，自然成爲轟動的新聞！

方局長和大批高級警官，是在事發後二十分鐘就趕到的，他在黃成坊辦公室後面的密室中，找到了大量的現鈔，總數是一億五千五百萬。由此可以証明黃成坊所說的是眞的，他的幾個伙計，每一個人都得到了五百萬，離開了本市。

警方接着，又在黃成坊的辦公室中，找到了一個名單，知道了那幾個人的全部姓名，那幾個人，全是第一流的機械工程師，和各方面的專家。

警方也立即採取行動，通電全世界，去通緝那九個人歸案，而在和大銀行商議過這件事，警方同意有限度地公佈這件事，並且將僞鈔的特徵詳細公佈出來，請那一天半之內，在大銀行提取過僞鈔的人，盡可能鑒別自己的鈔票，拿到大銀行去兌換。

這件事，自然轟動全市，成了市民茶餘飯後的談資，一直轟動了好久。

而那幾個已經離開了本市的人，却一直沒有音訊，警方只查到，事發之後，黃成坊曾替他們每人匯了一筆巨欵到瑞士去，調查追踪到了瑞士，銀行方面証明欵項已轉到了南美洲。

再追踪到南美，欵項已被提走，那九個人自然逗留在南美，但是却找不到他們。

（這九個人，以後又有驚人的事發生在他們的組織之下，但已不是這個故事了。）

好幾天之後，黃昏，天氣一樣那樣寒冷，安妮放學回來，和她一起回來的是黃煥芬。

黃煥芬清瘦了許多，木蘭花輕拍着她的肩頭，道：「你心情平復了麼？你叔叔死了，你現在的生活怎樣？」

黃煥芬道：「我生活沒有問題，我去年生日，叔叔曾送給我一幢大屋子，我已經將那幢屋子，租給了一個外國領事居住了！」

木蘭花道：「那很好，你要是有什麼麻煩，可以來找我。」

黃煥芬嘆了一聲，道：「蘭花姐姐，我有一句話想問一問你。」

木蘭花道：「你只管說！」

黃煥芬道：「我叔叔爲什麼要自殺呢？他是完全不必死的！」

木蘭花呆了半晌，才道：「關於這一點，我想他在死前，他自己所講的話，是最後的解釋，他太成功了，經不起任何的失敗！」

黃煥芬道：「你認爲他是個很有才能的人？」

木蘭花道：「當然是，我經歷過不知道多少罪案，但是沒有一件，是計劃得像他那樣周密的，直到現在，我們還未找到任何他用來衝破，挖掘地道的機械，他早已將之完全毀滅了！」

黃煥芬苦笑一下，道：「那又有什麼用呢？」

她黯然地笑一下，轉過身，慢慢地走了出去。

木蘭花也嘆一聲，在一簇菊花前，走了下來。

這件事，是最奇特的一件，雖然在茫無頭緒之中，終於找出了事實的眞相，但是那九個人，却至今未有任何消息。

她在自己問自己：算是成功了麼？

她沒有答案，而天色已漸漸黑了下來，寒風也更加勁疾了！

——全文完——

新派俠義奇情連載

天殘劍侶

高皋・文
培新・圖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黃瑜身中金不換所下奇毒，幸得殷松風拯救回王府，請來石弓山查神醫，治好七成，那晚因見有夜行人潛進王府，黃瑜本擬前往查究，詎因王府重門叠戶，誤闖雙鵲堂，揮刀殺死一名在堂中尋歡者，後得王妃侍婢引路，始退出雙鵲堂，往見王妃，獲得王妃同情，賜予雙龍令，走出王府，一路前往開封，詎在離冷家莊二十里處，爲開封總捕頭車展率衆圍捕，黃瑜力戰天山三老，正陷力疲不支險境，幸冷瑤光及時來到，一招震退天山三老，另兩名鬢髮斑白老者，又向冷瑤光欺近——

冷風吹襲牡丹堡

冷瑤光見這兩名老者雖是白髮蒼蒼，長像却十分怪異，適才說話的這名老者，面色紅潤，修眉鳳目，雙手十指光光，不亞於紅樓嬌娥，而且說起話來妖聲妖氣，令人聽來混身都暴起雞皮疙瘩，另一名面如鍋底，瘦得像一根竹桿，眉目之間，籠罩着一股陰森暴戾之氣，這兩人的長像，江湖中傳言已久，冷瑤光只瞧了一眼，便已經猜出他們是雁門雙妖。

臉色紅潤的原本就是一個女人，她偏偏喜歡作男人打扮，在江湖之上，她也以「叟」自居，提起陰陽叟梅飛，任誰也得憚忌三分。

面如鍋底的是她的兄長梅舉，此人生性暴戾，動輒殺人，是江湖道上有名的殺星，他不僅功力驚人，一手火器更是當代一絕，江湖朋友就送了他一個烈火叟的尊號。

他們兄妹是合籍雙修，如何一個修法，除了他們自己，誰也不知道是怎樣一篇糊塗賬。

不管怎樣，這雁門雙妖，可是一對不易招惹的人物，冷家莊正在多事之秋，冷瑤光自然不便開罪這對妖人，於是，他抱拳一拱道：「前輩是名震江湖的陰陽叟吧？晚輩冷瑤光這廂有禮了。」

陰陽叟梅飛雙目一瞇，連打兩個哈哈道：「看不出你小子還有點見識，這樣吧，老夫法外施仁，放你小子一馬，只要讓你那個小媳婦跟咱們回去就

成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前輩素行清高，何必替公門中賣命，何況車展沒有海捕公文，八成是栽贓嫁禍，私自尋仇，前輩千萬不要被他朦蔽利用！」

陰陽叟哼了一聲道：「老夫是何等人物？豈能被別人朦蔽！不必多說了，叫你的媳婦過來吧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請前輩高抬貴手，晚輩實在無法從命。」

梅飛面色一寒道：「老夫對你已經够客氣，你竟敢不識抬舉！」

冷瑤光道：「前輩盛意，晚輩十分感激，但以事關拙荊生死，尚請前輩多担待一點。」

梅飛大袖一揮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老夫就一併成全你吧。」

這位不男不女的妖人，果非浪得虛名，大袖輕輕一揮，一股重如山岳般的壓力，已當胸向冷瑤光撞來。

冷瑤光猛吸一口眞氣，以八成功力推出一掌，同時足尖一點，身形已倒竄五尺。

他這種出掌即退的打法是十分少見的，就這樣，他仍然身形連幌，再度退了一步。

陰陽叟桀桀一陣怪笑道：「有點不是滋味，是嗎？聽老夫的話，包你佔盡便宜。」

冷瑤光面色一肅道：「晚輩還想拚一掌試。」

陰陽叟梅飛道：「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了？好，你出招吧。」

冷瑤光不再浪費唇舌，身形微側，旋身吐掌，將魔僧二十年研鑽的佛門絕藝，以全力猛揮而出。

這一掌有如疾雷劃空，天河驟瀉，威力之强，幾乎任何言語都難以形容，陰陽叟剛剛發覺掌力大異尋常，她已像斷了綫的風箏，摔到一丈以外。

名震武林的陰陽叟，竟無力接下冷瑤光的一掌，車展等焉能不駭異得呆若木雞！不過，傷了陰陽叟，冷家莊可惹上了一個心腹之患，烈火叟冲冠一怒，就可能弄得火器橫飛。

車展那一夥，幾乎無一不是當代武林知名之士，其中甚至還有幾個是息影已久的一代魔頭，但這般跺跺脚江湖震動的人物，沒有一個能够瞧出冷瑤光那一掌是什麼掌法，爲免陰溝裏翻船，誰也不顧意輕舉妄動，因而，他們的目光，就一起向烈火叟投去。

武林之中講的是有仇必報，烈火叟自然要找冷瑤光報一掌之仇，但陰陽叟却輕聲呼喚道：「大哥，你聽我說……」

烈火叟道：「不必說了，小弟，我會替你報仇的。」

陰陽叟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，大哥……」

烈火叟道：「那……你要說甚麼？」

陰陽叟道：「咱們回雁門去吧，這個仇我不想報了。」

烈火叟愕然道：「你說甚麼？小弟，咱們兄弟走南闖北，幾時栽過跟斗的？」

陰陽叟道：「長江後浪推前浪，大哥，如今的武林，是姓冷的天下了。」

烈火叟怒吼一聲道：「我就不信這個邪……」

陰陽叟咳了一聲，道：「大哥！你不聽我的話了……」

這位陰陽怪氣的冒牌貨，受傷並不太重，服過療傷靈藥後，傷勢已無大碍，按說他們是仍可一戰的，但她却不讓烈火叟向冷瑤光尋仇，而且語氣和平，神態柔媚，使得烈火叟的暴戾之氣，再也發不出來。

一聲長嘆，烈火叟搖搖頭道：「我聽你的，咱們走。」這一對雁門雙妖說走就走，連招呼也沒有向車展打一個。

想料中的連台好戲，就這麼無疾而終。

車展哼了一聲，回頭向身旁一個面色冰冷的青衣人道：「尤大人！你看怎麼辦？」

青衣人冷冷道：「你說呢？難道咱們會怕了那姓冷的！」

車展道：「大人說的是。」

語音一頓，向一名黑衣老者抱拳一禮道：「前輩……」

黑衣老者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車展道：「晚輩想勞動前輩拿下那叛逆。」

黑衣老者向遠遠坐在樹根下的瘋僧瞥了一眼道：「對不起，老夫今天沒有出手的興趣。」

車展一怔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前輩難道……」

黑衣老者冷冷一哼，道：「你想我會怕那黃口孺子？」

車展道：「前輩當然不怕，只是……」

黑衣老者道：「老夫不出手就是不出手，你說甚麼也是白廢。」

這名黑衣老者名叫屠夫曾藩，當年橫行江湖，殺人無數，是魔道中數一數二的高手，雖然事隔多年，仍是一個令人聞名喪胆的魔頭，估不到此時他竟袖手旁觀起來。

車展身旁的青衣人見狀大急，他再向屠夫曾藩說道：「曾前輩！你老不出手，咱們怎能向王爺交待？」

屠夫曾藩冷冷道：「領隊的是你尤大人，同夥前來的又不止老夫一個，如何交待是你尤大人的事，你問老夫作甚麼？」

青衣人一跺脚道：「好，咱們回府。」

馬蹄揚起白花花的瑞雪，官道上响起雷一般的蹄聲，這場風雲險惡的景象，就這麼草草收場，連冷瑤光也大感意外，他目送對方人影消失，才擰身向瘋僧趺坐之處走去。

他先向黃瑜微微一笑，再對瘋僧道：「師父！這般人有點奇怪。」

瘋僧似乎是大夢初醒一般，揉揉眼皮，打了一個呵欠道：「什麼事值得你大驚小怪的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那般人無一不是身懷絕藝，但他們都不戰而退。」

瘋僧道：「這有什麼好奇怪的，人家還不是看你是一個小孩子，所以不顧跟你一般見識，咱們不談這些了，還是談談你自己的問題吧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談弟子？弟子有什麼問題？」

瘋僧哼了一聲，道：「這位姑娘是你的小媳婦麼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是的，瑜妹妹，快參見師父。」

黃瑜立即斂衽一禮道：「黃瑜參見大師。」

瘋僧道：「不必了，妳適才說我什麼來着？」

黃瑜嬌靨一紅道：「沒有說什麼，弟子只問大師是誰。」

瘋僧道：「哼，髒和尚不是妳說的。」

冷瑤光亟躬身道：「瑜妹妹年少無知，請師父不要見怪。」

瘋僧道：「八成她的心裏還在喊我髒和尚，不信你問問她。」

冷瑤光一笑道：「是麼？瑜妹妹。」

黃瑜道：「弟子怎敢，大師千萬不要多疑。」

瘋僧道：「不是我和尚多疑，這裏面，有個原因。」

黃瑜道：「請大師指示。」

瘋僧道：「妳是不是我徒弟的媳婦？」

黃瑜道：「是的。」

瘋僧道：「我徒弟喊我師父，妳却叫我大師，這不是看不起我和尚麼？」

黃瑜已看出這位瘋僧，是一個遊戲風塵的佛門高人，遂笑笑道：「那要看有沒有好處，有好處徒媳，就叫師父。」

瘋僧呵呵一笑道：「我和尚除了一件髒僧袍，可以說身無長物，不過，人之患好爲人師，只要我和尚辦得到的都可答允妳。」

黃瑜再度一禮道：「師父！徒媳跟你行禮了，答允的事你可不能忘記。」

瘋僧搖搖頭道：「後生可畏，敲竹槓敲到窮和尚的頭上來了，我和尚酒癮發了，咱們快走吧。」

這位瘋大師的行動，有時突兀得令人莫明高深，他口中說走，身形已像箭一般射了出去。

黃瑜一怔道：「瑤哥哥！咱們快追。」

冷瑤光一笑道：「不必追了，師父會在前面等候咱們的，妳先說說這些日子妳跑到那兒去了？」

黃瑜咳了一聲道：「那兒去了，還不是找你麼，我去過劉公島百葉幫的總壇，又去過石方山找查神醫，結果都找不到你，這才找到冷家莊來……」

冷瑤光道：「眞辛苦妳了。」

黃瑜道：「苦了一點倒算不得甚麼，只是在開封遭到人家的暗算，到現在功力只能提到七成。」

冷瑤光一驚道：「遭了誰的暗算？快說。」

黃瑜就將在開封所遭一切，一字不遺的全盤托出，冷瑤光錯愕良久道：「實在令人想不通，武威王府，怎麼會有如此邪惡的設置！不過，我要告訴妳一點妳想不到的，那就是殷松風不是好人。」

黃瑜道：「也許他當眞不是好人，他可是救了我的性命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當然，咱們應該恩怨分明，但如果他的救妳是別有居心，這救命之恩就變成貓哭耗子了。」

黃瑜不以爲然的道：「你縱然對他有所不滿，咱們總不能抹殺事實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我說的也是事實，譬如，一個眞正付出愛心之人，就決不會因爲一點挫折而見異思遷，他只是愛色，愛美，愛漂亮的女人罷了。」

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武威王府，顯然在做着一種極不尋常的圖謀，他是武威王唯一的兒子，又有一身極爲高明武功，妳能說王府的一切他不知道嗎？如果他知道，如果他還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，他是怎樣的一個人，似乎不必要我多作分析了。」

黃瑜默然半晌道：「世上陰險之人，估不到竟如此之多，先有任天寵，再遇殷松風，咱們夫婦幾乎萬刦不復！」

冷瑤光道：「自古道邪不勝正，咱們不還是好好的麼？」

黃瑜忽然啊了一聲道：「那位王妃我似曾相識，可是，我想來想去，就是想不起來在何處遇見過她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她多少年歲？怎樣一個長樣？」

黃瑜道：「論年齡，好像跟我不相上下，不過人家可美得多了，單憑一雙會說話的眸子，我就自愧不如。」

冷瑤光神色凝重的道：「她的左手手背，有沒有一個錢大的疤痕？」

黃瑜搖搖頭道：「當時在燈光之下，處境又是那麼尷尬，誰還會去注意她的手背，怎麼？你認識

她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不認識，我只是隨便問問，快走吧，師父在河畔等咱們呢。」

黃瑜道：「忙甚麼，咱們談了半天，你還沒告訴別後的經過呢，聽說當時救你的是一個女人，那是誰呀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是雲裳姑娘及孅妹妹……」

黃瑜撇撇嘴道：「姓雲的我惹不起，但我要問問索孅，憑甚麼見死不救，忍心將我撇下！」

冷瑤光道：「我事後也曾問過她們，據雲姑娘說，孅兒揹我逃走，雲姑娘獨擋追兵，由於敵衆我寡，因而有心無力，她說令師兄與牡丹堡有舊，對血刀門下，牡丹堡還得顧忌三分，所以……」

黃瑜冷冷一哼道：「所以就讓我聽天由命了？這筆賬我總得找她們算算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已經事過境遷了，事實也證明雲姑娘說的不錯，看在我的面上，妳就容忍她們一點吧。」

黃瑜道：「她們呢？爲甚麼你又變成孤家寡人了？」

冷瑤光就將前赴石弓山求醫以迄目前的經過，作了一個扼要的敘述，講完前情，正好到達渡船碼頭。

瘋僧向他們瞥了一眼，道：「你們有完沒完，有了媳婦就不理師父了？」

黃瑜道：「師父寃枉人了，咱們是在商議到家後如何孝敬你老人家呢。」

瘋僧哈哈一笑道：「好甜的小嘴，就算妳在騙人，我和尚也是開心的。」

此時范玉庭已由渡船之上奔來，他先對瘋僧一禮，再向冷瑤光道：「公子，少夫人及楓大爺等在對岸相候，公子快上船吧。」

冷瑤光一怔道：「你是說孅兒也來了？」

范玉庭道：「是的，還有孫少爺也在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怎麼又出來一個孫少爺，你簡直把我弄糊塗了。」

范玉庭道：「老奴也不太清楚，見到少夫人公子就會明白的。」

范玉庭原是跟冷瑤光一道的，因爲瘋僧見店必歇，一歇就得喝酒，一喝酒說不定就喝個三兩個時辰，明明五天可到的路程，非得走上大半個月不可，冷瑤光不敢催，只好派范玉庭先回莊報信。

不過這一路之上，冷瑤光却大有所獲，瘋僧替他的「登龍掌」增加了兩招，合稱「登龍三式」，這集佛門兩大奇僧數十年心血精研所得的三招掌法，可當得空前絕後，舉世難匹，未來武林，也將因登龍三式而大放異彩。

另外，瘋僧將二暉玄紫劍法，作了一番去蕪存菁的工作，由原來的二十四招減爲九招，而且揉合剛柔二勁，也沒有玄雲紫蓋兩種劍法的分別，使天殘派當年橫掃武林的蓋代劍術，得以再現江湖。

他們渡過伊水，索孅首先奔了過來，淚光在她那明媚的秀目中流轉，她那艷光四射的面頰上，却堆集着難以掩飾的喜悅。

「大哥！我終於又見到你了，哦，瑜姊姊也來了，快上馬，娘在等着你們呢，這位大師是誰？大哥怎不跟我介紹一下。」

索孅是成熟了，她不僅眞情流露，說起話來也能夠並顧全局，連素昧平生，一身骯髒的瘋和尚她也沒有遺漏。

冷瑤光爲她介紹了瘋僧，再跟冷楓等一般兄弟們打招呼。這個清冷的渡船碼頭，掀起了難得一見的熱潮。

最後是荀亘卿的夫人走了上來，她抱着一個粉裝玉琢的小娃兒，向着冷瑤光笑笑道：「少莊主，你可回來了，差點沒把老夫人急壞，玉郎，叫爹，快叫嘛。」

冷瑤光被弄得瞪目結舌，他衝着荀亘卿的夫人抱拳一禮道：「荀大娘，這是怎麼回事？這孩子是誰？」

荀大娘道：「他名叫玉郎，是老夫人取的，他的身份麼，是老夫人的孫子，索少夫人的兒子，你說這該是怎麼回事。」

冷瑤光呆了一呆，忽地身形一轉，一把抓着索孅的粉臂大笑道：「謝謝妳啦，孅兒，妳怎麼不告訴我一聲？」

索孅俏臉一紅道：「我要是早知道，還會不告訴你麼？走吧，有話咱們再慢慢的說。」

× × ×

一股嚴肅的氣氛，籠罩着冷府的後堂，是冷家莊主要的人物，在舉行一項重要的會議，參與者除了十大高手，還有冷瑤光，索孅，及黃瑜在內。

唯一的外人是瘋僧，但這位外人，却有舉足輕重的潛力。

首先，冷夫人咳了一聲道：「本莊百年基業，竟陷於風雨飄搖之中，婉如母子，實在寢食難安，萬分愧疚……」

蒲秉權沉聲道：「目前整個江湖，都呈現着山雨欲來之勢，咱們冷家莊不過首當其衝罷了，這怎能責怪莊主夫人。」

冷夫人一嘆道：「蒲叔如此維護，侄媳更感愧怍。」

耿橋大聲道：「賊人存心向咱們下手，縱然關

着大門，他還是放不過咱們的，爲今之計，咱們除了兵來將擋，還有什麼好選擇的！」

冷夫人道：「在當前處境之下，咱們也只好如此了，不過事關咱們數百口的安危，我要聽聽各位意見。」

冷彥士道：「我先報告一下敵情，供各位決策時參攷。」

一頓接道：「百葉帮，鐵衫帮，天殘派，牡丹堡，全部雲集洛陽，力量最弱的是鐵衫帮，但也可與咱們一爭長短，除此之外，還有不少行踪難明的人物，這般人飄忽無定，功力高絕，小弟認爲他們才是眞正的心腹之患。」

冷夫人螓首微頷，扭頭對瘋僧道：「本莊遭逢不幸，還望大師指示迷津……」

瘋僧哈哈一笑道：「別忙，隔牆有耳，咱們禦敵大計讓別人聽去了可不是好玩的。」

冷瑤光頷首道：「師父說的是，待弟子請他下來。」

由這雙師徒的對話，堂上與會羣雄都知道來了敵人，但冷家莊防禦嚴謹，這座後堂的四週，更有莊中高手守護，如果當眞讓人悄悄潛伏這座廳堂附近，豈不是一件駭人聽聞之事！

儘管四週都是懷疑的目光，冷瑤光仍然毫不遲疑的一指點出。

勁力破空，聲如裂帛，縱然是一枝離弦强弩，也難有如此驚人的威勢。

人們的目光改變了，由懷疑變爲驚詫，更以期待的神色，投向指力攻擊之處。

那是一顆古松，緊靠後堂左側，指力所至，松針激飛，一條人影也跟着松針跌了下來。

但他一蹶即起，撲向左側的院墻，身法之快，像被强大的彈簧彈起一般。

羣雄微微一怔，紛紛吆喝着衝向院墻，只是那人輕功之高，堪稱武林罕見，身形一晃之間，便已越墻而去。

「好高明的身法！」

一個身中無堅不摧的指力，由樹上跌倒下來的人，還能身如幽靈，一閃而逝，毋怪有人會發出這麼一聲讚嘆。

其實那人只不過剛剛躍過墻頭，便像皮球一般的彈了回來，來勢之急，比去勢還要快捷幾分。

羣雄心頭一懔，刷的一聲向四週一散，嗆啷啷一片兵刃出鞘之聲，立將那人圈了起來。

當他們向那人定眼一瞥，這般冷家莊數一數二的高手，臉上全都昇起一片紅暈，原來那人不是自己去而復返，他的後頸正揑在一隻又黑又髒的大手之中。

那隻髒手的主人自然是瘋僧了。除了他，在冷家莊再也找不出第二隻這麼醜惡的手掌。

「瑤光，你來搜一搜，這位朋友只怕大有來頭的。」

瘋僧將那人擲在院中，回頭向冷瑤光吩咐了一句，一晃身，便已奔入後堂抱壺狂飲起來。

少林瘋魔駝三僧，在武林中久享盛譽，但他們的身手究竟怎樣的一個高法，沒有人能作肯定的評價。現在他們瞧見了，只是在感覺上仍然迷迷糊糊，覺得像在瞧看魔術一般。

不過這種魔術却是眞實的，因爲院中確確實實躺着一個年約四旬的青衣人。

不久，冷瑤光取出了青衣人的一柄長劍，一面腰牌，及一些銀兩。

長劍銀兩自然沒有什麼出奇，那面腰牌却引起了大家的注意。

它是一面圓形銅牌，一邊刻着一隻張牙舞爪的飛虎，另一邊是兩個數字，「十七」。

瘋僧說的不錯，此人果然是大有來歷，由這枚腰牌的顯示，江湖之中還有一個不爲人知的神秘組織。

在場之人，沒有一個不是久走江湖，見多識廣，但對那面飛虎銅牌，却無人知道它代表着何種意義。

冷夫人瞧看半晌，回顧瘋僧道：「大師！這種腰牌倒是少見得很。」

瘋僧道：「可能有人知道，只是咱們孤陋寡聞罷了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就妾身所知，武林之中還沒有以飛虎作標誌的門派。」

冷瑤光接口道：「娘！你瞧瞧這個。」

冷夫人回頭一瞥，只見冷瑤光的手中赫然又是一面腰牌，不過這面腰牌是方形，一邊刻着兩條栩栩如生的飛龍，另一邊是一個令字。

冷夫人道：「這面令牌是那兒來的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是武威王妃送給瑜妹妹的。」

冷夫人轉向黃瑜道：「黃姑娘，能够告訴老身一點內情麼？」

黃瑜瞧了冷瑤光一眼道：「可以，只是……」

冷夫人面色一沉道：「黃姑娘如有不便之處，老身決不勉强。」

黃瑜急道：「老夫人不要誤會，晚輩原以爲瑤哥哥已經禀告過了，既然如此，晚輩再將當時情形重述一遍就是。」

她在重述開封的經歷，秀目却像兩枝冷箭，向冷瑤光投過來一瞥恨意。

一個生性冷傲的女孩子，對愛與恨的反應是強烈的，她已經將一切交給冷瑤光了，但事到如今，還妾身未明，這一記白眼，冷瑤光是罪有應得的。

不過，在冷瑤光來說，他是啞吧吃黃蓮，有說不出的苦衷。

冷夫人的個性十分固執，對索嬙，他已犯不告而娶，目無尊長的罪咎了。現在重蹈覆轍，他實在沒有向老母稟告的勇氣。

再說，冷家莊風雲緊急，軍書旁午，他怎能提及兒女之私？

現在，他的處境是尷尬的面頰之上，是一副祈求的神色。

好在黃瑜的敍述，可當得高潮迭起，武威王府中的怪誕神秘，吸引了在座之人的全部注意力。

最後，問題落在那龍虎雙牌之上了。如果那青衣人當眞與武威王府有關，那麼江湖之上，只怕要永無寧日。

於是，冷夫人當機立斷，向冷彥傑道：「九弟，去將那人提過來。」

冷彥傑應聲奔出，但却像風一般的捲了進來，道：「稟大嫂，那人已嚼毒而亡。」

冷夫人面色一變道：「不管那人來自何處，咱們冷家莊又增加一個神秘莫測的強敵了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娘！孩兒想到武威王府去瞧上一瞧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有必要麼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除了證實飛虎腰牌是否與王府有關，孩兒對那武威王妃也有一點懷疑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你是說她對黃姑娘的慷慨？」

冷瑤光道：「那只是原因之一，最重要的還是她眞正的身份。」

黃瑜啊了一聲道：「不錯，我想起來了，是她！一定是她……」

冷瑤光道：「是誰？」

黃瑜道：「你不是描述過孟雙虹的長像麼？難怪我對她有點似曾相識的感覺了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是眞的麼？瑜妹妹？」

黃瑜道：「也許她不是孟雙虹，但與你描述的十分相似，要不，咱們找個機會前去瞧瞧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不行，咱們現在已經夠瞧的，不能再惹麻煩了。」

瘋僧道：「我和尙有一點淺見，不知冷夫人願不願意採納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大師請說。」

瘋僧道：「百葉幫，鐵衫幫，天殘派，牡丹堡，雖然密雲不雨，其實不過是疥癬之疾，有瑤光夫婦三人出手，足可使他們潰不成軍……」

冷夫人一怔道：「大師說他們夫婦三人？」

瘋僧道：「冷夫人可能還不知道，黃瑜姑娘與令郎已經結爲夫婦了！」

冷夫人怒哼一聲道：「孽子目無尊長，竟敢一再不告而娶！」

冷瑤光雙膝一屈道：「娘，孩兒該死……」

瘋僧哈哈一笑道：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，請夫人恕我和尙多事之罪。」

瘋僧語意含糊，但聽起來像是冷瑤光與黃瑜的結合是他撮成似的。那麼雖無父母之命，有這位高僧主持，冷夫人也就無話可說了。

冷氏門中兩名輩份最高之一的冷明道：「這也是一項好姻緣，侄媳就赦過他們吧！」

耿橋向黃瑜耳邊悄聲說道：「弟妹還不快參見婆婆！」

黃瑜粉頰一紅，依言盈盈下拜道：「媳婦叩見婆婆！」

冷夫人哼了一聲道：「起來！」

黃瑜立起身來道：「謝婆婆！」

冷夫人道：「令尊是血刀門的掌門？」

黃瑜道：「是！」

冷夫人道：「妳與小兒之事，不知你曾稟告過令尊麼？」

黃瑜道：「路途遙遠，還無暇稟告。」

瘋僧在旁截口道：「黃沖老兒之前，有我和尙負責就是，大敵當前，咱們何必理那些鷄毛蒜皮之事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大師說的是。」

微微一嘆接道：「自從先夫謝世，冷家莊已宣佈退出江湖，如今驟逢大變，就不免有窮於應付之感……」

瘋僧道：「那是以前的事，現在夫人大可不必担憂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妾身無能，一切要仰仗大師。」

瘋僧道：「我和尙既是瑤光的師父，自然要與冷家莊休戚相共。不過，咱們應付那些找碴的，應該改變一下辦法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如何改法，敬請大師指示。」

瘋僧道：「很簡單，咱們要爭取主動先解決那些搖旗吶喊的四大門派，再瞧瞧那個暗中搗鬼的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物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冷家莊力量有限，解決四大門派，只怕無能爲力。」

瘋僧道：「不要緊，咱們一個一個的來，先對付牡丹堡，給他們一個殺鷄警猴教訓。」

冷夫人一嘆道：「看來咱們冷家莊不得不放棄

寧靜的生活而重入江湖了。」

語音一頓，接道：「四弟，四大門派目前動靜如何？」

冷彥士道：「牡丹堡現住西關，該堡六院十二軒，八駿八傑，幾乎全部到齊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惜花帝君也來了麼？」

冷彥士道：「石三絕沒有來，領隊的是老魔的妹子石琪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其餘三派呢？」

冷彥士道：「鐵衫幫在洛陽，百葉幫駐白馬寺，距咱們最近的是天殘，他們在龍門街附近一家農戶裏，天殘五老有三人在那兒，門下弟子約三十七人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好，本晚二更咱們分兵三路進攻西關，除了耿兄弟留守，各位一律參加。」

會議宣告結束，冷家莊爲了二更天的戰鬥，立卽緊張起來，唯一例外的是耿橋，一個喪失右臂之人，已失去做武士的條件，留守，不過是「廢物」的別名罷了。

大義當前，奮不顧身，是耿橋的個性，而且，他名列冷家莊十大高手是一個江湖上知名的人物。

現在，他留守，看家，變作了一個廢物。不管他生性如何達觀，難過的神色還是令人一望而知。

當他隨衆退出之後，冷瑤光忍不住詢問道：「娘！耿大叔爲什麼會落得如此慘狀？」

冷夫人嘆息一聲，就將瘟神尋釁，耿橋奮身傷敵之事說出道：「你耿大叔是一個智勇雙全，義烈可風的好男兒。娘替他難過，但却無能爲力。」

瘋僧道：「果然是個好漢子，瑤光去問問他可願意當和尙，他如果願意，我和尙可以敎他一點防身之能。」

冷瑤光大喜道：「師父能敎他自然再好不過，但他妻少子幼，出家只怕不大相宜。」

冷夫人道：「大師既是有意成全，不妨收他做個記名弟子。」

瘋僧道：「就這麼辦。」

× × ×

二更天，是一個好夢方酣的時辰。

西關，甚至整個洛陽，除了怒吼着的寒風，大地是一片空寂。

西關南端的東下池，是牡丹堡臨時駐紮之處，八駿八傑，六院十二軒的屬下，全部在此地嚴裝待命。

以牡丹堡的赫赫聲威，以他們在東下池集結的實力，數盡天下門派，很難找到敢到老虎嘴邊拔毛之人。

但天下之事，往往會出人意表。這般狂妄自大之人，今天就受到了一次嚴厲的敎訓。首先，一聲扣人心弦的慘呼，劃破了夜空的寧靜。

冷家莊的子弟終於來了，他們臂纏白布，由東南西三面攻入，人人精神抖擻，像一羣逢人便噬的瘋虎。

冷瑤光師徒，及索嬙黃瑜二人，是攻擊的前鋒，也是冷家莊的總接應。

他們衝進東下池，便以摧朽拉枯之勢，直向牡丹門下的心臟地帶楔入。

巨蟹、天蝎、摩羯、雙魚、鶉尾……等十二軒的牡丹門下，在慌亂中匆匆禦敵。

他們原本練有不同的獨門陣法，此時也只好各自爲戰了。

冷瑤光索嬙雙劍聯璧，鋒芒所及，無堅不摧。

黃瑜經過瘋僧治療，功力較往昔尤爲精進。刀光一閃，血肉橫飛，牡丹門下箇直不堪一擊。

甫經接觸，十二軒便已崩潰，他們夫婦三人，像入無人之境一般。

但牡丹堡實力之强，依然不容輕侮，冷家莊三路攻勢，都遭到了堅强的抵抗。

吶喊之聲，震動四野。冷氏子弟，在苦戰中無法獲得寸進，對名噪江湖的牡丹堡，這是十分自然之事。

惜花帝君蓄養戰士，他是有着圖霸江湖的野心，冷家莊的突襲使牡丹堡的實力獲得有力的證明。

× × ×

冷瑤光在擊潰十二軒的敵人之後，發覺他們師徒四人是孤軍深入。

於是，他向瘋僧道：「師父！敵勢太强，咱們如此衝殺，只怕是白費氣力！」

瘋僧道：「不錯，咱們回去與他們會合以後再來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弟子之意，請師父接應家母，嬙兒向左，瑜妹妹向右，弟子去找石琪，以牽制他們的指揮中樞。」

瘋僧道：「好，咱們就這麼辦。」

× × ×

石琪的指揮中樞，是設在東下池一座龐大的旅店之中。

突遭强敵夜襲，她仍能指揮若定。此女心機的深沉，眞箇不同凡俗。（以下轉入第一壹八頁）

小啓：「鏢旗」作者臥龍生君因病，續稿來到，暫停一期，下期繼續刊出。

•編者•

長篇俠義奇情故事

無毒丈夫

孫玉鑫·文
董培新·圖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無毒丈夫仇若愚，研究過金姬所給迷宮地圖後，着船隊分爲三隊，每隊三艘，分向迷宮出入要道進攻，另兩巨型方舟殿後接應。迷宮方面因主人公孫可未返，由羣芳殿殿主，亦即公孫可髮妻姜水柔發號施令，其中化骨殿主黑姬不服，姜水柔取出鎭宮令符，迷宮全體無不凛服，姜水柔隨令黃姬往釋被囚羣俠和吳天聽以及被騙進迷宮的珍珠宮主，帶來羣芳殿，以脅迫吳奇和仇若愚，並傳令宮中所有高手，至時與敵短兵相接，須各盡全力，有功則賞，怯敵妄退者殺不赦——

陰謀今朝動 孽債早年成

衆人誰敢多言，個個俯首無語。

姜水柔暗自冷笑，接着又道：「解明聽令！」

解明躬身高應，姜水柔一字一字威嚴的吩咐道：「傳令調集全島三十六艘『飛輪躍』，於正寨水門候諭，每舟必須小心驗看那兩支『無人指舟』，快！」

解明聞言色喜，一面高聲應是，一面笑諛道：「原來殿主妙計在此，憑這七十二支『無人指舟』，漫說是不成氣候的『瞎叟』和『無毒丈夫』，就算昔日横霸海上的『紅毛賊船』，又有何懼……」

姜水柔沉聲叱道：「還不火速傳令，嘮叨些什麼？」

解明頓即停下話來，欣樂而去。

移時，黃姬和手下陳忠，李信兩將軍，押解着一大串人到達殿內，爲首者赫然竟是那能言善道滿腹妙計的屈老西，鵬燕雙俠，一條龍，滕老龍等，包括「美公子」和所有船上的一衆英雄，一個個直眉呆目，如痴若儍，緊隨着陳忠和李信的身後，一排兒站了個齊。

另外，呂義芳率領兩名大漢，摻架着吳天聽也到達了殿內，姜水柔目光一掃羣俠，又及吳天聽，黛眉一皺道：「呂總巡，他怎麼啦？」

呂義芳哼了一聲道：「皮包骨，非好好的調養一年不可！」

姜水柔沉聲道：「誰幹的？」

呂義芳低聲道：「他被擒有多少年了，現在還

能喘氣活着，已經算是命大。」

這話等於回答了整個的問題，姜水柔怒哼一聲，沉思剎那，轉向貼身的一名翠衫少女道：「環兒，給他服一粒『龍髓丸』。」

環兒一楞，道：「殿主，這……」

姜水柔一笑道：「怎麼？妳捨不得？」

環兒急忙解釋道：「小婢怎敢，祗是龍髓丸太珍貴了，所剩祗有八粒……」

姜水柔接口道：「我要他能够開口和瞎叟夫婦答對，非此丸不可，快！」

環兒不敢再多說什麼，立刻由殿後轉向姜水柔的居室，取來一粒龍髓丸，給吳天聰吞服下去。

吳天聰服下奇丸，自然也要經過點時間才能稍復精力，此時，姜水柔却對呂義芳道：「我已傳令調隻『飛輪躍』於正門，現在你可以按敵柬所說，升起白旗，候我率衆到達寨時，出寨於海面之上與敵談判！」

呂義芳不愧是總巡之人，聞言即知姜水柔之意，笑道：「與敵談判時，可要取包圍之勢？」

姜水柔頷首，道：「正是如此，然後射出七十二支『無人指舟』，那時，何懼來敵不碎骨粉身而亡！」

呂義芳應令欣然前往，在走到殿門的時候，突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轉身而回，姜水柔不由問道：「還有什麼事？」

呂義芳看了大家一眼，道：「有幾句緊要話，殿主允許的話，屬下希望能向殿主單獨稟陳。」

姜水柔哦了一聲，畧爲沉思，頷首道：「好，你近前些。」

呂義芳走近姜水柔，姜水柔向餘衆微一揮手，咸皆退至遠處牆邊，呂義芳認爲業已無碍時，方始以低到祗能叫姜水柔聽到的話聲道：「殿主，那裏找那梅卿去？」

梅卿，吳天聰的愛妻，眉姑娘的生母，也正是被聾婆視爲淫婦賤婢的兒媳，傳說中，她是十分情願的作了公孫可的情婦，若以公孫可迷宮中的規例來說，她的身份還不如金、紅等姬！

既然如此，就算十數年來，公孫可對她的寵愛已衰，似乎也斷無找不到她的道理，奇怪的是，呂義芳竟然當作重大之事，問及姜水柔到何處去找梅卿，來應付瞎叟聾婆夫婦，可見這內中定有別情。

姜水柔先時沒有想到這件事情，如今呂義芳提醒，頓時楞在座上，但也祗是剎那之間的木楞，瞬即已經想出個辦法，悄聲道：「解鈴人是繫鈴人，這話你懂？」

呂義芳當然懂，可是他竟皺起雙眉道：「殿主，那人是黑姬的師妹，此時……」

姜水柔不愧爲迷宮中獨權的人物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派人傳諭藍姬，着令化骨殿中的局外人自動走出，仍按貴賓之禮相待，此事若成，問題當可迎刃而解，否則，即令藍姬以『七巧毒烟』，倒灌化骨殿！」

呂義芳聞言先是一呆，繼之面露喜色道：「還是殿主聖明，其實不如乾脆就施展毒烟，免得那人討價還價，弄不好白白躭誤時間？」

姜水柔沉聲道：「黑賤婢雖然該死，但一殿屬衆却泰半無辜，怎能濫殺，去，火速傳令，然後到大寨水門『海上行宮』候諭！」

呂義芳躬身應命，疾步而去。

姜水柔目注黃姬，揮手道：「黃殿主領率所有人質，即去大寨。」

黃殿主應聲道：「大姊不等珍珠宮主麼？」

姜水柔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要親自去趟『海觀樓』！」

於是黃姬率衆而行，姜水柔在一干人等退出羣芳殿後，得意的一笑，柔荑探處，玉鈴聲動，一團浮雲似的自殿後秘門中飄出了十八名雪衣美女，一排兒站到了姜水柔面前，齊躬身，同時問安道：「弟子拜安聽令。」

弟子，莫非這十八名少女，是姜水柔一手調敎出來的門下，祗是按迷宮規例，除公孫可外，其他人不能收徒，更不要說一收十八名了。

這時姜水柔含笑揮手道：「妳們起來，靜聽吩咐。」

十八名美女，齊聲恭應，起身後，分作兩排，肅立不動，她們非但衣着相同，並且一律是腰懸雙劍，劍長僅有尺八，左，右各一，金鞘，朱柄，黃總，柄端有一金環，環繫細如嬰兒小指的銀索，索子盤掛劍鞘尾部凸出之小金鈎上，看上去銀索甚長，所以圈作五六圈兒！

她們的身高，似是經過姜水柔小心而仔細的挑選，竟然一般高矮，最怪而最最令人不解的，是她們十八個人的模樣！

人，難能可貴的找到除雙生外模樣雷同的，自更不用說去找十八個了，但是目下姜水柔這一十八名女弟子，却個個模樣相同，是相同，而非雷同，豈非罕絕怪極之事？

尤妙的，是她們一言一笑一舉一動，是活脫脫一個模樣子裏面的件兒，全一樣，不論是誰，若想能分出這十八名雪衫美女那是那個，簡直是作夢，是絕不可能，但是姜水柔却能一口就叫出誰是誰來，由此可知姜水柔的是有不同他人的特殊能力！

十八名美女，都含着同一望去眞稚的笑容，因

之姜水柔也滿面春風，笑對她這十八名得意的高足道：「時間到了，等一會兒我就要率領宮中所有高手出宮應戰，妳們就在那個時間內，佔據宮中各殿各堂，我深信妳們的能力，足以成事，若是碰到阻碍，或有人反抗時，立即格殺，不論是誰，不問他在宮中是什麼身份，順我者即爲友，逆我者即是敵，妳們明白嗎？」

十八名美女齊聲恭應，姜水柔笑着頷首道：「好，大妹二妹單獨聽令！」

兩列隊中的爲首二女，各自向前跨出一步，姜水柔聲調越發溫柔了，說道：「妳倆嚴守那條特殊的秘道，不管是誰，若自秘道中走出，而不能回答暗號時，皆須撲殺，萬一這人的功力太高，別忘記可以施展一切手段，祗要能達到我們的目的，手段祗是機巧的一種。」

話鋒一頓，畧畧的笑了笑，笑聲止住，以十分得意的語調又道：「妳們可知道，宮中除『四聖』和那『學士』外，沒有人能够敵擋妳們五十招以上，因爲若是誤了大事，我無法容情，必須按門規處治！」

十八名美女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若是誤了恩師的大事，願領規法。」

姜水柔點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不過大妹二妹妳倆却要特別當心，因爲能從那條秘道進宮的人，祗有五位，四聖以外，唯有『學士』，也就是說，妳兩個人要對付的，就是公孫可，論功力，妳們當然不行，施手段，保他上當，到時候不准留情，要先廢去他那一身功力！」

大妹二妹，恭敬應是，姜水柔又道：「本來此次外敵犯境，我可以不興干戈，祗須與敵談妥，將公孫可擒交，並釋放所有人質，但是宮中尙有過半高手，是公孫可的親信，尤其是各殿，堂主，必須消滅，所以才與敵較搏，借此淸除異己，因此凡是隨我出宮的人，除呂義芳外，都是死數……」

話一頓，揚聲道：「十八妹聽令！」

十八妹出隊道：「弟子候諭。」

姜水柔道：「從『子母小徑』駕『指舟』，停於『雙水洞』，接應爲師回宮，是妳的任務！」

十八妹恭應道：「遵諭，請示時刻！」

姜水柔道：「鬼嘯响箭起空時，妳即時行動便了！」

她聲調一變，揮手又道：「我去了，妳們在我到達大寨水門海上行宮時，開始行動！」

話聲中，姜水柔移步離座，姍姍的走出了羣芳殿。

她是要往「海觀樓」去，去見珍珠宮主，珍珠宮主之所以自投進「迷宮」，絕非單純的誤會無毒丈夫在佔盡便宜後，悄然而去的這件事，眞講起來，當她醒來發現心上人不顧而去的剎那，的確是十分忿恨，她馬上離開了當地，趕返戰場。

水潭旁，和羣俠相逢，羣俠正在掩埋二神的屍骨，見到了她，自是欣然前迎，並追問無毒丈夫的下落。

彼時，珍珠宮主心懷恨怒，竟理也不理羣俠，飛身往秘城而去，羣俠不由木楞互望，本想追上前去，屈老西提醒了大家，他說珍珠宮主既然是由水潭中出現，不問可知，水中定有藏身之處，自珍珠宮主抱着無毒丈夫逃遁時起，羣俠就沒有離開過水潭左右，可見無毒丈夫仍在其中，說不定是爲了什麼，和珍珠宮主爭吵，才惹惱宮主，連我們也不理睬，目下似乎是以先找到無毒丈夫要緊。

於是羣俠咸認爲對，人人下水，仔細搜索，怎料毫無所見，在久久無動之下，方始登岸，決定不管珍珠宮主的態度如何，也要詢問出內情始末。

事既決定，遂同返秘城，怎料行未二十丈，咸皆落入他人埋伏之中，個個被擒，妙在始終不知那主使的對頭是誰，自更談不到追索被擒的原因了。

原來珍珠宮主不理羣俠，疾射飛縱回轉秘城時，發現依然峙立於殘屍堆旁的柯堡主，她急忙向前摻扶，柯堡主已難出聲，珍珠宮主頓即以本身眞元，渡向堡主，柯堡主久久方始喘出一口悶氣，苦笑着對珍珠宮主說，她重傷已殘五臟，難以活命，臨死說出，珍珠宮主並非柯堡主之女！

珍珠宮主聞言驚駭幾絕，追問內情，柯堡主傷重難以述盡心語，祗說乃夫情聖段天虹，昔日有一情婦，竟是「迷宮」之主公孫元的胞妹公孫燕，珍珠宮主爲公孫燕所生，父親却是如假包換的「情聖」段天虹，所以珍珠宮主應該姓段！

祗這幾句簡單話，又怎能叫珍珠宮主安心，於是再加追問，柯堡主苦笑着說，內情要到「地獄門」中尋查，再追問時，柯堡主業已吐聲困難，勉强自囊中取出一物，遞交珍珠宮主，並斷續的說，那是公孫燕的信物，要找到生母，必須去「迷宮」，執此信物，不致危險，話罷，人即心脉突斷而死！

珍珠宮主痛哭失聲，但她個性剛毅，剎那後忍住悲淚，掩埋了柯堡主，並立上碑誌，立刻改名叫段珍珠，決心會合羣俠，直上「迷宮」！

不料這時公孫可率衆來到，和珍珠宮主通過名姓，段珍珠不由大喜，馬上取出公孫燕的信物，詢問乃母下落。

公孫可見物心驚，在問明內情後，觸動心計，假言乃姊現在「迷宮」，並以舅父的身份，虛情關懷，更聲言此次前來，就是爲了珍珠宮主，段珍珠

十分高興，說出羣俠之事，公孫可又動鬼計，先令紅姬和段珍珠回船，他却暗調「四聖」及高手，埋伏羣俠必經之地，羣俠卒爲擒擄成俘！

公孫可面當羣俠，有意的告訴羣俠說，是出於珍珠宮主，今已改名段珍珠的指示，要將羣俠捕擒回轉迷宮！

並且直說出段珍珠雖是「情聖」段天虹之女，但却是公孫燕所生，因此段珍珠和迷宮公孫氏，關係密切！

屈老西不合自作聰明，說出無毒丈夫將會拯救他們，公孫可當時未置可否，在悄悄將羣俠禁入「沉香舟」中底艙後，以爲段珍珠接風的名義，盛宴談述，話中套話，套出無毒丈夫種種，於是公孫可再派高手，擒擄了滕老龍的船和人，詢問之下，無人見過無毒丈夫，遂認定無毒丈夫尚未離開珍珠堡，才決定先將羣俠及段珍珠，以沉香舟送返迷宮，他却和所有的高手，等待無毒丈夫，期間並逐退或殘殺了不少前來珍珠堡的各派人物，終於見到了無毒丈夫。

段珍珠被送來迷宮，即由姜水柔親自接待，因有公孫可的密柬，姜水柔恰正要發動陰謀，遂十分善視段珍珠，更帶段珍珠去「海觀樓」與公孫梅眞見面，自此，段珍珠居於「海觀樓」中，日有公孫梅眞相伴，夜有婢女伺候，姜水柔說的好，公孫燕不知愛女來到，恰正外出，目的地不知，但半年內必可返回，如此安下了段珍珠的心。

如今，無毒丈夫來了，姜水柔的陰謀，意圖將公孫氏逐出迷宮的陰謀，恰正發動，段珍珠又成了姜水柔利用的工具！

但是俗話說的好，人有千算萬算，不如老天一算，此次正應了這句俗話，姜水柔經千盤萬算認定妥貼至極的安排，不幸因老天的一算，而全部冰消瓦解！

老天之一算，說來眞是令人嘆驚，它當然有些人爲的因素在內，祗是這人爲的因素，在起意時其目的却與最後的結果絕然不同，所以這應該是說，天意使然！

原來迷宮和世上其他武林門派甚或堂口亘族一樣，有它不爲外人所知的「史誌」，史誌中的記載，是件件眞實，眞實到比歷代的史事更爲眞實，它絕不增減所發生事蹟的半點，妙在記載它的人，在奉令而行下，深知箇中三昧，祗記不評，所以能保得腦袋！

迷宮史誌，一向是存放在迷宮的一處名叫「書樓」的秘庫中，和迷宮歷代主人罕絕武技的詳細記載，並重共置於一個特殊的銀色小箱中，而「書樓」的所在地，正是羣芳殿內，於是這些珍貴至重的文件，自然而然的成了屬於姜水柔所有。

平日，姜水柔等於親自看守，任何人也休想妄窺，偏偏今朝爲了應付強敵，離開了羣芳殿。

她離開，也並不是說「書樓」就等於開禁，而是她調集一手訓練傳授的「十八妹」，使書樓突然開禁。

原來十八妹就食，居，學於書樓之中，接奉召令，祗顧拜見，再加上一向沒有訓示過她們除武技外的其他事務，因之十八妹根本就沒想到該如何封閉已成眞空的書樓，姜水柔思不及此，問也沒問便去了海觀樓，於是這一綫天算，使萬般人算成了泡影。

這些，祗是一綫天算的影子罷了，內情却是發生在海觀樓中的公孫梅眞和段珍珠身上。

公孫梅眞和段珍珠，因爲論起來是表兄妹，又是第一次見面，段珍珠本有男兒氣概，公孫梅眞天性豁達，飽讀各種書籍，胸羅萬象，談吐文雅脫俗，於是表兄妹很快的成了知己朋友！

是朋友，沒有錯，雖說自古至今，表兄妹間似乎有着傳統般的近水樓台連理成枝的「當然」習慣，可是他們表兄妹間，却實是毫無兒女之私！

也許，公孫梅眞根本無此意願，也許，段珍珠難以忘懷忿恨已消牽掛無已的心上人，所以他們祗是一對心意談說件件投己的好表兄妹。

剛剛，就在姜水柔調集十八妹，吩咐大事的當兒，公孫梅眞和段珍珠，爲了一句閒話，決定來找姜水柔查證。

是句什麼閒話呢？說來是又怪又好笑，段珍珠到迷宮已經够久了，却始終沒向公孫梅眞問起過自己的母親，而公孫梅眞，除和段珍珠談些古今妙事，文士脾性，武技奇藝，陣法埋伏及琴棋書畫外，竟也沒有談到過自己這位姑姑。

剛剛，他倆在下棋，段珍珠輸了，輸的很慘，論棋藝，公孫梅眞可稱國手，段珍珠相差太多，所以輸的不寃，並且常輸，話雖如此，段珍珠的棋藝，在無形中已實力漸強，棋力日高。

錯是錯在今天輸的過慘，祗剩下了一隻獨脚馬，保着老帥，而公孫梅眞，却是雙馬加炮還多了三個卒！

輸了，要遮醜，段珍珠心虛說大話，道：「好，等我娘回來，我學上幾招高明妙着，也殺你個落花流水。」

公孫梅眞笑了一笑，道：「怎麼，姑姑的棋力很高？」

段珍珠哼了一聲道：「連舅舅都不是敵手，你不知道？」

公孫梅眞哦了一聲道：「能勝過爹，那是很够高了，可惜我沒見過她老人家，要不準會向她老人家討教。」

段珍珠心頭不禁一動，道：「你說，你沒見過我娘？」

公孫梅眞頷首道：「沒有，不過曾聽爹說過，知道姑姑當年很美！」

段珍珠眼珠一轉，道：「舅舅說我娘就住在宮裏……」

「亂講話了，姑姑根本沒住過此地。」

「是你亂講，你一年都懶得離開該海觀樓，人人都當你迷宮中的小隱士看，你當然不知道這些事了。」

「表妹，妳聽到他們說我的閒話，就信以爲眞嗎？」

「我爲什麼不相信？」

「哈哈，他們全都錯，在表面上看來，我是什麼也不過問，足不出海觀樓這十里範圍，其實，我對整個迷宮中大大小小所發生的事，可以說沒有一件能瞞過我者，包括表妹你來作客，和羣俠被擒囚禁等等！」

「啊！羣俠？羣俠中都有那些人？」

「羣俠中的人多是，祗是……表妹，目下不談這件事，先談談姑姑，我從小就沒見過她……」

「你這話當眞？」

「我沒有道理騙妳。」

「那舅父爲什麼說娘在宮中，而舅媽也是這樣說？」

「這我就弄不懂了，也許因爲妳該算本宮的至親，我爹和媽愛妳，所以才騙妳來宮中作客……」

「走，咱們去見舅媽問個明白！」

「不必了，我說的就是實話。」

「作賊心虛，看！你不敢去了吧？」

公孫梅眞當然沒有說謊，更不是不敢去見姜水柔，他不願意去是好意，因爲他深知自己父母的爲人和行事的方法，人子不論父母之非，他沒話可說，但他對公孫可及姜水柔的種種惡行，却是從心底深處感覺到悲傷和痛苦，對整個的迷宮妄行，更是思及則恨，於是才矯作淡漠一切，以足不出海觀樓，眼不見心淸靜的消極方法，來打發日子。

現在，他是有心借這機會點醒段珍珠，不料換來段珍珠一句「作賊心虛」，心一橫，頭一點道：「好，咱們就去問問，不過祗怕妳一切弄明白了之後，要後悔的了！」

後悔，現在段珍珠已經後悔了！

明白，她也已經明白了！

多日相處，得知公孫梅眞的爲人，公孫梅眞不會無的放矢來騙自己，她所以非再問問不可，是存着一個決念，在一切分明後，那時這決念才能使她不至於遺憾。

公孫梅眞幾乎是經年不踏出海觀樓地區，這次答應和段珍珠到羣芳殿，是萬不得已，他不願意走那條往來的大道，使看到他的人面露疑色，所以帶着段珍珠，走那條向少人走的小徑，因之陰差陽錯，和往海觀樓而來的姜水柔沒有相遇。

一路上，巧，沒碰到人！

說來也不是眞的「無巧不成書」，祗因姜水柔下令高手雲集大寨水門，所以沿途才沒有遇上往來的人。

到達羣芳殿，殿堂已是空無人在，公孫梅眞在迷宮中，也有親信，爲他暗中打探每一殿、堂的動靜，對於今朝強敵壓境的事，他早已得報，不過姜水柔走在最後，和另有陰謀及前往海觀樓種種，却因他那親信也被派上了任務，沒能適時去告訴他。

他見殿中無人，認爲乃母必在後面內宅，立刻帶着段珍珠穿過殿中大廳，奔向內宅，曲折行來，他目光偶而向稍高處一瞥，不由咦了一聲，竟來不及和段珍珠打聲招呼，就雙足一頓疾射而起，直撲向一處門戶大開的樓頭！

此樓，即是「書樓」，公孫梅眞身爲迷宮幼主，焉有不知此樓重要的道理，更深知乃母視此樓中之一切爲私禁之物，今竟門戶大開，自然是有了變故，所以才疾射撲上了樓中！

段珍珠自從到了迷宮，就和公孫梅眞結成了書友談友及朋友，但却始終沒見過公孫梅眞施展武技，現在她心中暗自點頭，原來公孫梅眞這身功夫，是罕絕超人！

段珍珠身爲客人，不便和公孫梅眞一樣的直飛樓中，遂緊行幾步，順梯拾級而上，公孫梅眞已沒了影子。

段珍珠並未多想，一邊出聲招呼着公孫梅眞，一邊往樓內走去，公孫梅眞這時由一間房中出聲招喚，段珍珠尋聲也進了這間屋子。

進入之後，段珍珠目光掃處，已知是間秘室，公孫梅眞面對室內一隻銀箱，正發着楞。

他發楞是有原因的，此樓一向嚴緊無比，今朝非但無人監守，並且連這至要所在的門戶竟也洞開，銀箱中物，公孫梅眞雖然不知是些什麼，但却知道是珍貴無比，他誠恐業已被盜，決定開啓一看，祗因念及往昔乃母的嚴諭，不得擅動此箱，因之有此猶豫難決。

段珍珠不明內情，立刻問道：「你發的那門子呆？」

公孫梅眞道：「我怕有東西丟了，想把箱子打開來……」

段珍珠接話很快，立卽接口道：「當然應該，打開嘛！」

她所謂「當然應該」，是錯當公孫梅眞熟悉箱中之物，那自然非打開一查，才知道究竟丟沒丟過東西。

她這句話，給公孫梅眞增加了不少勇氣，於是立卽開啓銀箱，此箱無鎖，必須以罕絕的內力將之震開，公孫梅眞如今功力已達極深的火候，內力探處，一聲脆响，銀箱一彈而開，那册「史誌」，恰在一角，公孫梅眞喜讀史記，順手取過來翻看首頁，一看之下，竟不忍半途釋手，遂翻讀下去，詎料看過數頁之後，公孫梅眞雙目直盯到某一行間，接着神色突變，全身猛抖不止，終於悲呼一聲昏倒地上！

段珍珠一見大驚，急忙向前扶起公孫梅眞，使坐椅上，立刻再檢起「史誌」，正好公孫梅眞適才所看的最後一頁，折露其上，段珍珠不由注目那頁的文字，那知她竟然也繼公孫梅眞之後，全身抖戰悲呼出聲。

不過她並未昏倒，在强自壓制下悲痛和激動後，指點公孫梅眞的「人中」大穴，公孫梅眞在一聲呻咽下，悠悠醒來。

醒來後的公孫梅眞，和呆立身側的段珍珠互望久久，驀地抱在一起，此時，段珍珠方始忍不住痛哭起來。

公孫梅眞究竟是個男子漢，拍着段珍珠的肩頭，安慰她道：「要哭就痛痛快快的哭上一場，哭够了以後，可要好好的想辦法解决……」

話還沒有說完，段珍珠突然接口道：「哥哥，這可是眞的？」

公孫梅眞神色悲楚傷懷的說道：「妹妹，史誌所載，無一不實！」

段珍珠怒吁一聲道：「那……那我們該怎麼辦呢？」

公孫梅眞沒有答話，這突變的情形，十分罕怪，使他們由表兄妹的身份，一變成了兄妹，怪煞？

既然他們是兄妹，二人之中，必有一人的姓名不實，是誰呢？公孫梅眞抑或是段珍珠？

再說，兄妹也有不同，他們是同胞兄妹呢？抑或是同父異母或異父同母的兄妹，這些，祇有在「迷宮史誌」上去找了。

「史誌」上對這件事，記載的十分清楚，不過要從上一代的人物講起。

上一代名震天下一等罕奇高手，是一佛、二聖（情聖段天虹，劍聖仇磊）、三仙（銀衣仙子柯寒梅，天仙奇女燕飛雲，不老仙子劉冬靑）、五神。

銀衣仙子柯寒梅與天仙奇女燕飛雲，是同門師姊妹，乃師「化外婆婆」，也就是一佛恩師「天憂僧」的俗家妹妹，因此，仙與佛在基本上說，是一家人。

彼時柯寒梅爲珍珠堡未來之主人，在她承繼大業後，遵諭和情聖段天虹結爲夫婦。

燕飛雲却愛上了當時劍術無敵人又英俊的仇磊，二人行道江湖，羨煞了多少嫉妬兒！

內中之一的公孫元，那時，已是迷宮主人了，竟以陰謀，使燕飛雲和仇磊發生了誤會，而分道絕交。

公孫元又說動了化外婆婆，遂得香車載得美人歸，與燕飛雲結爲夫婦，適巧公孫元之妹公孫燕，行道江湖而遇上了情聖段天虹，竟生情愫，但段天虹百方思避，公孫燕在無奈之下，施展出迷宮中歹毒的「迷靈丸」，使段天虹中計入幕，有了關係。

那時，柯寒梅恰已懷孕，獲報乃夫與公孫燕之事，疑信參半，遂函請師妹移至小叙，於是公孫元陪同乃妻燕飛雲並携弟公孫可作客珍珠堡。

陰差陽錯，劍聖仇磊因事往訪段天虹，恰也作客珍珠堡中，在無心再次邂逅下，誤會冰釋，並發覺主謀者竟是公孫元，燕飛雲不由恨怒悲傷至極，復因仇磊發誓終生不娶，思有所報而稍減內愧，遂暗以迷藥使仇磊吞服而暫時失性，與之一夜恩愛，並留書而去。

仇磊醒來見書，又悔又恨，竟不辭主人而別，一去杳無消息，豈料上天苦人，燕飛雲和仇磊一夕風流，竟藍田種玉，尤妙的是，公孫元爲習「三陰眞經」，早已不能生子，如今燕飛雲懷孕，怎生解說，燕飛雲想來想去，又找上師姊柯寒梅，實陳一切，柯寒梅代爲策謀，以「修學師門奇功」一辭，邀請燕飛雲珍珠堡作客一年，公孫元不知內情，當然笑諾，燕飛雲大方的去了珍珠堡。

天下事之巧，有時巧到令人哭笑不得，柯、燕皆已有孕，日期相差不足十天，這已是巧事，更巧的是，公孫燕心念段天虹，並亦已懷孕，急欲於段共商，遂假探看嫂嫂之言，也到了珍珠堡。

公孫燕與段天虹的事情，柯寒梅已獲確證，此次公孫燕來到，段天虹避不見面，柯却嚴罰段天虹，聲言應與公孫燕一見而定一切，於是相見之下，始知公孫燕業已懷孕，柯對人寬厚，心中已有承認公孫燕爲妹的意願，然段却恨怒昔日中計失性，堅不接納，柯遂想及以時間和事實來使段天虹承諾，竟誠懇挽留公孫燕暫居珍珠堡，待產後而定名份，公孫燕自是喜甚。

柯、燕、公孫三女，同懷身孕，產期亦相間不足一月，終於，柯生一子，燕生一子，公孫則生下一女！

段天虹在獲知乃妻心意後，相爭無效，竟在公孫燕產女之日，留書出走，公孫燕產女後次日，在尚未獲知所生爲子或女時，已自婢婦口中，知道了段天虹出走的事，她竟暗自服下提神護體的靈丹，深夜潛進嬰兒和奶娘的居處，携兒留柬離去！

上天作弄世人，她沒有帶走親生之女，却千錯萬差的把燕飛雲之子帶去，此子，就是現在的無毒丈夫仇若愚！

假如就這一錯，錯的不大，也許還有法可想，不料此時公孫元竟發現了乃妻的秘密，怒恨交加下，與乃弟公孫可往接燕飛雲，這時珍珠堡中，正因燕飛雲失子鬧的天翻地覆，公孫元駕到，柯寒梅頓時驚慌，壓住了燕子失踪之事，燕飛雲失子痛心，但却不能不隨公孫元回去，他們走後的第二天，珍珠堡中竟又發生了一件大事，柯寒梅之子，也在一夜之間失了踪！

柯寒梅失子，而公孫元回程的沉香舟上，却多了個嬰兒。

公孫元這才嚴逼燕飛雲，並且說出，暗中諭示公孫可，已將孽種帶回，要當着燕飛雲之面，殺以洩忿！

事到這種地步，燕飛雲遂說明公孫可擄得之子，是段氏骨血，仇氏兒已被公孫燕錯携而去，並罰公孫元昔日卑鄙無恥的種種惡行，然後竟縱身投於大海之中。

公孫元不能輕信，又不能不信，遂携兒回宮，派人搜尋乃妹。

派去的人見到了公孫燕，也證明了內情，並且諭令公孫燕携兒返宮。

那時離燕飛雲之死，已有一年，公孫燕與嬰兒已有了情感，非但未遵諭令，並將來人誅殺，携兒他遷，自此斷無消息。

公孫元無奈之下，祇有將段氏之子認作親生，改名公孫梅眞，以姜水柔作其生母，直到今天。

事態今朝已明，公孫梅眞者，段氏子也，應該是珍珠堡眞正的繼承人。

段珍珠，姓段沒有錯，名字也能用，是公孫燕所生，和公孫梅眞（玆後改爲段光瑞）是同父異母的兄妹！

「迷宮史誌」上，評記至此，對那爲公孫燕扶養的仇氏子的下落，史誌上自然無法詳盡，不過段珍珠這時却已明白，那個嬰兒必然是現在的無毒丈夫！

段珍珠和段光瑞，相擁失聲，淚止聲歇後，段光瑞首先將史誌藏於懷中，對段珍珠道：「事情雖是令人悲痛，却也令人欣喜！」

段珍珠怒瞪了他一眼道：「有什麼可喜的？」

段光瑞道：「平空中，我有了個妹妹，豈不可喜？」

段珍珠哼了一聲道：「別廢話了，我們該怎麼辦？」

段光瑞冷靜的說道：「我們暫時仍然假作不知，前去看看動靜，今天很怪，一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！」

段珍珠把頭一點，說道：「說走就走，此非善地。」

於是，他兄妹離開了羣芳殿，出殿前行，走未過里許，突聞金鼓連聲，段光瑞聞聲色變，雙眉緊緊皺起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天殘劍侶

·本文承自第一一〇頁·

冷瑤光一路輕登巧縱，終於闖到旅店之前，他身形纔現，立被五名大漢聯手圍攻。

他引吭一聲長嘯，振臂環擊，勢如風雨驟降，五名大漢不過剛剛遞出一招，便像樹樁似的倒了下去。

一劍鑿斃牡丹堡五名高手，果然是先聲奪人。

他星目流轉，向那些圍而不攻的敵人發出一聲輕蔑的冷笑，道：「叫石琪出來！」

石琪出來了，一瞥秋波，兩聲媚笑，向冷瑤光遙遙的拋送過來。

此女貌僅中姿，但她那一身浪勁，却是人所難及，在這般生死一搏，血腥遍地的場面之下，她依然舉步從容，搔首弄姿像是在會晤老情人一般。

冷瑤光冷哼了一聲，冷聲道：「石姑娘，久違了。」

石琪嫣然一笑道：「原來是瑤哥哥俠駕寵臨，小妹還以爲你忘了我呢？來，咱們進去聊聊。」

冷瑤光道：「對不起，在下無暇奉陪。」

石琪道：「瑤哥哥幹嗎？這麼生外，咱們分別了這麼久，不應該好好的聊聊麼？」

冷瑤光仰天一陣狂笑道：「姑娘的好意還是送給別人吧，上一次當，學一次乖，姑娘那點狐媚手段，對冷某已經不起作用了！」

石琪喲了一聲道：「你怎麼啦？瑤哥哥！難道你是來找我打架的！」

冷瑤光道：「妳說對了，不論單打羣毆，妳劃下來就是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三期完中篇俠義奇情故事

鏢客行（中）

蕭逸·文
培新·圖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杭州知府大人，聯合紳商，購得明珠十二顆，擬進貢皇上，以價值不菲，特請著名獨行鏢客冷秋桐押送，冷秋桐身負重任，一路謹慎行藏，唯因風聲早就外洩，致黑道中人羣生覬覦之心，其著者有商七老糾集秦氏兄弟及旋風等，進行尤其積極，這日探得冷秋桐落脚在桐葉莊的桑家老店，商七老立命秦氏兄弟及旋風前往下手，秦氏兄弟與旋風來至桑家老店後，秦氏兄弟在屋頂把風，旋風手持匕首，潛進冷秋桐臥房，陡覺有勁風襲體，忙一匕首向前刺出，詎不知怎的反爲人所算，腿上受了刀傷——

血濺蒼松嶺

那人好精練的手法，旋風還來不及越窗而出，却被這暗中人，反手一巴掌，抓在了喉嚨上。

隨着那人的指上一用力，旋風疼得全身一陣子發抖，直往肚子裏吸氣。

暗中這個人哈哈一笑道：「旋風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是誰要你來的！」

旋風聆聽之下，透着稀罕，他的目力多少也適應了一些，仔細的一看面前這個人。

對方約有六尺開外的身子，一頭散髮披在肩頭上，濃眉大眼，眼睛灼灼有光。

他可是一時想不起這個人是誰了，哆嗦着道：「朋友……你是……那——」

對方收緊了五指，旋風痛得直打戰，幾乎快要窒息的感覺，當然是不能再說話了。

那人冷冷哼道：「你只要答話，不許多問，知道不知道？」

旋風由牙縫裏擠出了一個「是——」字！

那人道：「是不是商老頭子叫你們來的？」

旋風點點頭，那人冷笑道：「商老頭沒有看見我的『竹符神令』不成？」

這麼一說，旋風頓時知道他是誰了，一想到這位主兒，在江湖上心黑手辣的作風，由不住嚇得他牙關直打顫。

他勉强鎮定着，道：「原來是杜……」

那人低嘆道：「知道就好，答話！」

旋風久知「夜鷹」杜明其人，在黑道上他是獨來獨往慣了的，他所要動手的東西，向來是絕不容

許第三人插手，此人而且是出了名的手狠心辣，反臉無情，任何人只要犯在了他手上，必死無疑。

想到這些，旋風心裏直發毛，他那裏還再有心情去答他的話，心裏却盤算着：秦氏兄弟就在外面，我只要弄點响聲他們聽見就行了。

當下便裝出一副笑臉道：「杜朋友……有話好說！」

那人顯然的正是「夜鷹」杜明，聞言後冷笑道：「我只問商老頭可曾看見了我的『竹符神令』？說！」

旋風嚥着口水，艱澀地道：「看是看見了……只是……」

杜明立時制止道：「沒問的你不用多說！」

旋風嘴裏答應了一聲，却把一條腿緩緩地伸了出去，「夜鷹」杜明，似乎還沒有發覺到他有這一手。

杜明那雙灼灼有神的眸子，向着窗外瞟了一眼，道：「再問你，對面屋頂上那兩個人，是你一路的麼？」

旋風點點頭，杜明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他二人可是來自北天山的『奪命雙煞』秦氏兄弟？」

旋風又點點頭，道：「不錯……杜朋友，秦氏兄弟可……」

杜明五指加力，旋風的話可說不下去了。

提到了北天山的「奪命雙煞」，「夜鷹」杜明似乎也暗吃了一驚，他鼻中哼了一聲，就在這時旋風的脚已經勾住了一張椅子的脚。

這小子好像忘了此刻自己一條命還掌在對方手裏，當下冒然的脚下一勾，「啷噹！」的一聲大响，椅子是倒了，他的腦袋瓜子可也就跟着開了花！

隨着「夜鷹」杜明的指尖向前一送，五指深深的插入他喉管之內。

旋風慘嘯了半聲，一交栽倒，頓時喪生！

「夜鷹」杜明身形一幌，已越窗而出，這種情形，自然驚動了房上的秦氏兄弟。

他二人方自飄身而下，正迎着了「夜鷹」杜明的出身之勢，幾乎撞在了一塊。

杜明冷笑聲中，雙掌同時向外擊出，施展出「百步劈空掌」力，掌勢一發，發出了兩股極大的內勁之力。

那秦氏兄弟自入中原之後，除了商七老父女以外，所遭遇者盡是一羣酒囊飯袋，未免有目高於頂，視中原無人之感！

此刻杜明掌力一現，兩股絕大的勁力，同時湧到，等到二人乍然發覺不妙之時，顯然已是慢了一些！

總算二人功力得其父秦嘯風眞傳，不是易與之輩，杜明掌力一現，他二人立時就覺出不妙，由於欺身過近，再想閃躲已是不及，他二人各自發出了一聲冷笑，猛可裏向後一個倒折。

像是剪空的雙燕般的，秦氏兄弟雙雙倒穿而起，又飄飄地落了下來。

二人一落下來，足下由不住同時蹌了一下。

秦開誠道了聲：「好傢伙——」

話才出口，那裏知道杜明這種內功眞元的混虛劈空掌力，中人之後，最忌開口出聲，如以二人的功力，只要悶住了這口氣，半盞茶之內，當可復元如初。

秦開誠一開口，才吐三字，頓時嘴裏一甜，猛然想到了不妙，收口已是不及，心口一翻，「哇！」地噴出了一口鮮血！

他身子搖了一下，未及倒下，却被一旁的秦開勇攔腰抱起，騰身縱出！

秦開勇抱着秦開誠一連三數個騰身起落，翻出了院牆之外，他雖然直痛得雙眼直冒金星，却不敢說一句話，同時眼角斜瞟，却留意着「夜鷹」杜明起落的身子，也同時縱出院牆之外！

眼看着杜明的身子，倏起倏落，疾快如鷹，秦氏兄弟一望之下，卽知今夜自己二人算是遇見了厲害的對手，他二人胆量最是狹窄！

尤其是此刻，秦開勇目睹着其兄負傷，內心早已把對方恨之入骨，可是眼前權衡輕重之下，自然是先行護衞其兄性命要緊！

雙方的勢子都够疾快的，一刹時已撲出了數里以外。

眼前是一片稀落的樹林子，秦氏兄弟一頭扎了進去，秦開勇放下了秦開誠，後者喘息着道：「不要管我……先去對付那個小子去！」

秦開勇點點頭，咬牙猛然騰身而起，撲上了一棵大樹，他身子方一站定，却聽得身後冷笑道：「姓秦的，你再嚐嚐這個！」

空中「哧！哧！」一連响了兩股尖風。

秦開勇身子向下一坐，突展雙腕，施了一招「野馬分鬃」，雙手向後一抄，接住了來犯的一雙暗器。

暗器入手，輕如無物，敢情竟然是兩片樹葉，秦開勇一聲叱道：「打！」

雙脚在樹幹上用力一端，箭也似的穿了出去！

對方一笑道：「好——」

樹帽子唰啦！的一响，一條疾勁的黑影子在三丈以外的一棵大樹上穿出來，却向着另外一棵大樹上落下去。

起落之間，秦開勇顯然撲了個空，他第二次由落身的樹上縱起來，再撲向杜明用以藏身的那棵大樹。

如此，但見人影此起彼落，穿梭似的一連十數個起落，樹梢子嘩嘩啦啦直响，滿空樹葉飛舞，這兩名黑道的高手，就輕功而論，顯然是相差不多！

秦開勇一連撲空了十幾次，不禁怒焰大熾，眼看着對方杜明，繞了個圈子，再次的又向當中的一棵大樹上落去！

很明顯的，杜明是以此來激怒秦開勇，或是別具用心，果眞如此，這次願望已經達到了，因爲秦開勇看上去已到了無法再忍受的地步。

只聽他嘴裏發出極爲凌厲的一聲狂嘯，在他再次騰身而起的式子裏，一口紅毛寶刀啓鞘而出。

隨着他往下疾落的勢子，這口紅毛刀閃射出一片紅光，但聽得「克喳！」一聲爆响，枝葉飛揚中，那棵將近合抱粗細的大樹，竟然齊腰一折爲二！

秦開勇這一次安定了心，不允許對方再逃開手去，是以樹身方一折斷，他身子已認定了杜明的背影，箭也似的射了過去！

掌中刀「醉倒斜陽」，向外一領，紅光閃爍中，直向杜明上身劈砍過去！當眞是快如電光石火，一閃而至！

「夜鷹」杜明冷叱道：「好！」

他兩臂開弓，雙掌合着用力的向對方刀身之上夾去，施展的是一手「空手入白刃」的「黏刀」之法！

只是他雙掌方自遞出，立時就體會出對方刀身上冷氣砭膚，大非一般，待到雙掌貼上了對方刀身之上時，忽然又覺出刀身滑不留手，奇寒刺骨。

這一驚，使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氣，足尖飛點着，騰身而起，可是這一時的輕敵，已犯了武者的大忌！

隨着秦開勇的刀光閃處，杜明附合着刀勢，霍地掠起，他嘴裏哼了一聲，却在此危機一瞬間，劈出了一掌，掌力一發，秦開勇身子一蹌，向着側面栽出去。

此刻——「夜鷹」杜明，就像一隻歪翅膀的老鷹似的，翩翩的落在了另一棵樹幹之上！

他左手腕上，留下了一道尺把長的血口子，熱熱的血就像千百條軟體的長虫般的爬出來，黑夜裏雖然看不出來，可是這一刀端是傷的不輕，而且「瞎子吃餛飩」，自己肚子裏有數！

秦開勇自忖着極爲高明的一刀，却未曾料想到，竟然會走了個空，由於刀刃過於鋒利，劃傷了對方，他本人却是混然不知！

更有甚者，他自己還莫明其妙的挨了一掌！

這一掌，雖然不足以致命，可是也不算輕，打得他在地上翻了個觔斗，唇齒擦着地面：都磨破了，弄了滿嘴的泥沙！

秦開勇站定了身子，自忖着不是對方敵手，恨聲獰笑，道：「小子，算你厲害，我們後會……有期！」

一轉身，投身入林。

「夜鷹」杜明以臨場鎭定的功夫，贏得了這場激戰，秦開勇走了，他才鬆了口氣，當下慌不迭的打點着自身的傷處，「奪命雙煞」秦氏兄弟，果然有眞功夫，不可輕視！

× × ×

商七老來回的在房內走了一轉，定下了脚步，一旁，秦氏兄弟四隻眼睛盯看着他。

商七老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這是你們兄弟到中原之後，遇見最厲害的一個敵人！總算你二人內功精湛，要是換在第二個人，只怕難逃活命！」

秦氏兄弟，一臉忿忿之色，秦開誠緊緊的握住拳，道：「我要是再能看見這姓冷的，我要扒了他的心！」

秦開勇冷笑，道：「旋風死得太可憐了……老爺子，我們現在就去，找那小子報仇去，也許他還沒有離開『桑記老店』也說不定！」

商七老搖搖頭冷笑道：「不可能……我早就跟你們說過，如果上來你們不那麼輕敵，也許不至于吃這個虧……」

他走過去，看着秦開誠，用手揭開了他胸前的漢褂，察看他所中的掌傷！

傷處既不紅又不腫，僅僅只有一個雞心狀大小的紫色印子！

商七老注視着傷處，道：「冷秋桐的『紫陽神功』顯然還未到十成功力，看樣子不過有七八分火候……」

秦開誠掩上衣服，忿忿的道：「已經不碍事了……只怪我一時大意！」

商七老忽然皺了一下眉，道：「聽你們所說情形，我不免有點疑心，據我所知冷秋桐此人雖是與黑道上人物作對，但還不失是個正人君子，下手時一向心存忠厚，何以上來就下毒手？」

他面色一凌，却似想起了一人，遂向二人道：「你們且說那人是什麼模樣！」

秦開勇含糊的道：「二十八九歲，留着長髮，身子很高！」

商七老嘿嘿一笑，恨聲道：「這就不錯了，照你這麼說來，那個人不是冷秋桐……是個可惡的東西！」

秦開誠吶吶道：「不是姓……冷的？是誰？」

「夜鷹，杜明！」商七老脫口而出，冷笑道：「準是他，錯不了！」

秦氏兄弟頓時一怔，商七老發出了一陣低沉的怪笑之聲，道：「這麼說，杜明已然搶在了我們頭裏了，這件事有他在先，就很討厭了！」

秦開誠挺身怒叫道：「我們這就走！」

商七老一雙細長的眼睛裏，泛出了隱隱的殺機，徐徐的說道：「賢侄，你稍安毋躁，孫半空就要來了！」

話聲才落，就聽得門外；孫半空的聲音，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我是來了！」

風門開處，孫半空在先，另有一個瘦長的漢子在後，二人一併走了進來！

商七老點了點頭，道：「你們來得正好，這件事，只怕刻不容緩，夜鷹杜明那小子，已走在我們前面了！」

「土地爺」孫半空道：「也不一定！」

跟着他身後進來的那個瘦子，姓李單名一個方字，外號叫「拐子」，在黑道上是一個老人了，他和「旋風」一直跟隨着商七老，商七老作案之前，這兩個人總是先踩穩了盤子，大小數十起案子，凡經二人看準了路的買賣，萬無一失！

「拐子」李方，這時臉上現出了悲戚的表情，道：「這件事我早已知道了……『旋風』就是死在那小子手裏！」

他轉過臉來看着秦氏兄弟，道：「二位秦少爺和杜明交手的事我也知道，只是我只顧注意姓冷的，却來不及跟你們打招呼！」

秦氏兄弟不禁臉上一紅，內心着實的把「夜鷹」杜明恨之入骨！

「拐子」李方說完，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，他目注着商七老道：「冷秋桐已於今晨上道……大概午時經過蒼松嶺，我們在那裏等着他，絕對錯不了！」

商七老點點頭道：「好！就這麼辦……」

「土地爺」孫半空冷笑道：「就怕夜鷹杜明那小子也釘上可就麻煩了！」

商七老獰笑一聲，道：「你大可放心，杜明不來則罷，否則他們哥兒兩個也放不過他！」

說着手向秦氏兄弟指了一下，秦氏兄弟四隻圓睜的瞳子，相互對看了一眼，怒形于色，孫半空看在眼中不禁大喜！顯然的，商七老這一手借刀殺人是用上了！

× × ×

午時——

「弧形劍」冷秋桐的坐騎，來到了蒼松嶺前，前望着嶺陌上松林密集，層次連雲，却有一條羊腸小道蜿蜒其間，遠遠看去，就像是游行於滄海內的一條巨蟒！

他打量着眼前的山勢，不禁劍眉微蹙，心中微有所感，似乎已經有點可以體會出；將要有某些事情要發生了。

自從接了這趟暗鏢之後，他心裏可一直也沒有輕鬆過，江湖上對于這一十二顆夜明珠的事早已傳開了；之所以到如今仍然相安無事，其實說穿了也很簡單！

因爲「弧形劍」冷秋桐這六個字，大江南北凡是道上的朋友，沒有不知道的，是以要想動手刦鏢之前，先得自問一下，如沒有幾分把握的，也就不必現這個眼了！

冷秋桐催騎上嶺，仰視着低低的雲層，黑密密的聚集在當空，像是不久要有驟雨來臨，而此刻也就越發的悶熱難熬！

他的馬順着蜿蜒的山道，才行走了幾步，耳中却聽得身後串鈴聲疾，未及回視，一匹白馬風馳電掣般的由身邊疾馳而過！

馬上客是一個紅衣紅裙的勁裝少女，雖是驚鴻一瞥，冷秋桐却已認出，正是前此在「桑記老棧」誤打誤識的「芙蓉刀」百里紅！

百里紅大概還存着前番的羞恨，她身子快馳而過的刹那之間，手中一桿湘妃竹的小馬鞭，倏的掄起，夾着一股尖銳的風力，猛掄而下。

冷秋桐心中一驚，叱道：「大胆！」

只聽見「叭！」的一聲脆响，百里紅這一馬鞭，顯然不是打人，而是打馬，這一鞭子正抽在冷秋桐那匹坐馬的右眼之上！

那匹大黑馬，陡然吃這麼凌厲的一鞭，只痛得「希聿聿」一聲長嘶，人立前踏，差一點把冷秋桐由馬鞍上摔了下來。

等到冷秋桐勒韁扣轡，强自鎭住了坐馬之後，再看前道的百里紅，只剩下了淡淡的一個背影，緊接着一閃而沒，消失於松林之內！

冷秋桐怒看着蜿蜒的山道，氣得乾瞪眼，眞有點啼笑皆非的感覺，當然也就犯不着，爲了這點小怨，再去追個沒完，只得忍下了這口氣，繼續策馬前行。

天空的雲層愈聚愈多，愈壓愈低！

驀地亮了個閃電，劈出了震天價般的一個迅雷，冷秋桐胯下坐馬再次的人立雙蹄，發出了長嘯之聲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但見前道，克喳喳！一連幾聲爆响，陰影倒移着，如同天塌下一般的一陣子大响，當前那層參天的巨大古松樹，一連倒下了有五棵

之多！

那匹受驚的黑馬，長嘶着倏地轉過身來，撒蹄狂跑，就在這一刹間，又是一陣子爆响聲，後道的古松，一連也折斷四五棵。

一時之間塵土飛揚，枝葉橫竄，聲勢端地驚人已極！

冷秋桐坐下黑馬，連番的受此驚嚇，幾乎喪失了本性，再也無法自制，瘋也似的躍身而起，只是受困於前後的樹陣之內，一時難以脫困，不禁連竄帶跳着，發出了連聲悲嘯！

就在這刹那之間，兩條白色的人影，一左一右，交揷着像是兩隻飛燕般的掠空而下！

二人一現身，顯然是輕功一流的身手，往下一落，一左一右，雙雙伸手疾帶住了怒揚的馬韁！

同時間，兩人的右手，像是事先早已商量好了一般的，驀地向後翻起，向着鞍上的冷秋桐身上抓去，行動之快，出手之準，確是大大的不同一般！

只是馬上的「弧形劍」冷秋桐，豈又是易與之輩？

就在方才樹倒塵揚的刹時之間，他已有了準備，只因一時捨不得愛馬走失，所以沒有離開。

此刻，這兩個人凌空而落，那麼快的手法，仍未能傷着他分毫，就在二人同時反打的刹時之間，他已由馬背上騰身而起。

行動之快，更尤在二人之上！

人影一閃，翩翩如飛鷹搏兎般的，已落身於數丈以外。

他身子站定之後，怒視起身之處，才發現飛身刦馬的人，竟然是一對身穿月白長衫，形同弔客的兩個白皙怪人，看樣子，簡直是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！

冷秋桐走南闖北，什麼樣的人物沒有見過？就算是沒有見過，也還都有一個耳聞，然而眼前這一雙寶貝，他却是陌生得很，自信與對方並無一面之緣。

話雖如此，這兩個人那身傑出的功夫，確是武林中極爲罕見的一流身手！

冷秋桐心中一怔，正要上前請教，却見對方二人之一，抬頭高聲叫嚷道：「老爺子，你可以出來了！」

話聲一落，樹帽子霍地向下一彎，一陣帶着一聲刺耳的狂笑聲，一個六十開外，身穿黑色短衣衫褲的精壯老人，借着松樹梢頭那一彈之力，高高的騰起來，足足有六七丈高下，然後，輕輕地飄了下來！

這老頭子，想必是故意在賣弄他那一身傑出的輕功似的，那騰在半空的身子，陡地打了個轉兒，然後左飄右幌着，輕飄飄的落下來，眞像是深秋裏落下的一片樹葉般的那麼輕！

冷秋桐一看之下，禁不住暗自驚心！

黑衣老者身子一落定後，一抖手，仰面向天的打了個哈哈，道：「我說，姑娘你們哪，都給我出來吧！」

人影穿梭着，一陣亂閃，當前已多了一個十八九歲的長身少女，和一個土老頭兒，另外一個瘦長的漢子！

冷秋桐目光轉瞬之間，已把所來的人，全數看在眼裏。

那個姑娘，一身葱綠色的綢子衣褲，理着一條大辮子，却把那粗如兒臂的辮身；蛇也似的盤繞在頸子裏，雙手兩腕之間，各抱着一隻閃閃有光的金鐶！

那個土老頭兒，六十左右的年歲，一身粗布衣褲，黃焦焦的頭髮和鬍子，背後，揹着一根冰鐵懷杖！

還有那個瘦子，尖下巴，兜風耳，兩隻手上各持着一隻鋼拐！

這些人一個個落下地，身法都極爲輕便，一看便知功夫不弱。

冷秋桐對於後來的這三個男女，也眼生得很，可是那個先來的黑衣老者，他却是猜出了八九，由他的那身功夫與外貌上已猜出了他是活躍於兩維道上黑道盟首「黑羽」商青，昔日在西北道上，與另外六人，結義天山，人稱「祁連七叟」，商青居七叟之末，是以往後人皆以「七老」稱之，稱呼久了，人皆知「商七老」之名，眞名字商青，反倒沒什麼人知道了，果眞是這位主兒，今天可就有好戲看了！

冷秋桐心裏這麼想着，外表却極爲鎭定。

他目注着這夥男女，一言不發，却見那黑衣老人向着那個土老頭兒道：「半空，去看看牲口去，要是那話兒在上面，我們也就犯不着開罪這位老弟台！」

土老頭兒抱拳應道：「遵命！」

身子一個倒翻，眞有點像孫悟空的「跟斗雲」似的，起落之間，已到了冷秋桐的坐騎邊。

這時那對白衣攣生少年，仍然雙扣着馬韁，土老頭兒身子向前一欺，兩隻手分向着馬兩腹間一探，一伸一按，身手熟練之極！

不過是在鞍上輕輕拍了一下，他那矯捷的身子，一個倒翻，又重新飄落到了原先的立足之處。

黑衣老者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怎麼樣？」

土老頭兒嘻嘻一笑，搖了搖頭道：「什麼也沒

有！」

幾雙眸子，這才轉向着冷秋桐身上望去。

黑衣老者一伸手由背後拔下了旱烟袋桿子，叨在嘴裏，一面打着火石捻子，却把一隻右眼挑起來，打量着冷秋桐，連聲的低笑着。

這時那雙孿生少年，雙雙也縱身來到了近前！

空氣在黑衣老者打火吸烟的過程裏，顯得一片死寂，冷秋桐依然是屹立着，以靜觀動！

一口口的濃烟，由老者嘴裏噴出來，直到他吸了五六口，吹出了烟燼之後，這才抱了一下拳，冷冷的一笑道：「如果我老頭沒有猜錯，足下想必就是，專門給我們黑道上朋友過不去的那位獨行大鏢客冷秋桐了？」

冷秋桐冷冷的道：「如果我沒猜錯，足下大概也就是專門刼鏢的黑道朋友『黑羽』商青了？」

黑衣老者猛一抬頭，注視着冷秋桐，他用力的吹了一下烟管，哈哈一笑，挑了一下姆指，道：「高明！」

然後用力的把烟袋鍋子，在鞋底上敲了幾下，抬起頭道：「這就叫光棍眼裏揉不進砂子，我認識你，你也認識我，這樣就好說話了！」

冷秋桐尖銳的一雙眸子，向着在場各人面上一掃，哼了一聲，抱拳道：「請教——」

黑衣老者低沉的笑了笑，道：「老夫代冷大鏢客你引見一下……」

他手指着那個梳辮子的姑娘，道：「這是小女商小寒，有個外號叫『一枝梅』！」

商小寒一抱拳，巧笑道：「冷大俠，你多多指教！」

「一枝梅」商小寒這個名字，冷秋桐聽過，知道這個姑娘年歲不大，可是仗着幼隨其父，練了一身好功夫，父女共出作案，曾露過幾手絕活兒，江湖上傳說她是一朵帶刺的玫瑰花，人漂亮，可是扎手！

冷秋桐心裏想着，面色沉着道：「久仰！」

目光遂向那土老頭兒看去，「黑羽」商七老指着他道：「這位姓孫，是我一個老拜弟，人家管他叫『土地爺』孫半空！」

孫半空抱拳欠身施禮，乾笑道：「大鏢客你高抬貴手，多多帮忙！」

冷秋桐冷笑道：「孫朋友賞臉！」

目光再轉向那高瘦長人，那瘦子，不待商七老介紹，自己已抱拳高聲說道：「在下是『拐子』李方！」

冷秋桐對於他倒不十分在意，只點頭道：「久仰！」

這才把一雙瞳子，注定在那雙白衣孿生少年身上。

商七老嘻嘻一笑，說道：「這兩位小朋友，可是從老遠來的，他們的父親，就是早年與我老頭子義結天山，人稱『祁連七叟』的『天山一魔』秦嘯風！」

說到此嘿嘿一笑，冷秋桐聽到此，大吃一驚，也就知道了這雙白衣少年的身份！

當下冷森的一笑，道：「這麼說足下二位，就是江湖上人稱『風前雲後，奪命雙煞』的秦氏兄弟了？」

秦開誠冷冰冰的道：「不敢當！」

秦開勇却板着臉道：「商七叔說你武功不錯，我們今天就要請教！」

「弧形劍」冷秋桐朗笑一聲，道：「賢昆仲果然只爲見識在下的武功，那現成得很，只怕還有什麼別的用心吧，是不是？」

一旁的「黑羽」商七老，却立卽接口說道：「不錯！」

冷秋桐其實早已知道，這麼一夥子人乍然的出現，當然沒有好事，不過想透着人口，再多知一點別的內幕消息！

但這時商青接口認了話，冷秋桐面色一沉，道：「請教！」

「黑羽」商青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們的來意，你不會不知道，也罷，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！實在說吧，不爲別的，就爲了你保的那點兒東西！」

冷秋桐道：「一十二顆夜明珠？」

商七老一笑道：「不錯！」

一旁的「土地爺」孫半空乾笑一聲，道：「好！冷大俠！眞有你的，够爽快！」

商七老瞇着一雙眸子，道：「冷大俠，一句話，這些珠子，是在你身上吧？嗯——？」

「弧形劍」冷秋桐後退一步，一隻手解開了襟上鈕扣，呼！的一聲拉開來。

衆人眼前頓時一亮，齊向他胸前集中。

他們算是開了眼了，只見大如鷄卵，光華皎燦的一十二顆明珠，分成兩行，「十」字形的交揷在冷秋桐的前胸，深深的嵌藏於珠帶內。

商七老等一干人，不約而同的怔了一下，交換了一下目光，這趟買賣是看準了。

雖然是一瞥之間，憑着商七老，孫半空老練的眸子，立可斷定絕非贋品，而是價值連城的罕世至寶，當時卽怦然動心。

「弧形劍」冷秋桐展露了明珠後，遂卽扣上了衣扣，朗笑一聲，道：「明人不做暗事，各位可看

清楚了，一十二顆夜明珠，一顆不少！」

說到此，他又頓了一下，冷冷一笑，道：「只是各位動手打刼以前，先要知道一下，這是當今萬歲上用之物！」

「黑羽」商青哈哈一笑道：「皇帝老子有的是錢，用不着這個，倒是我們這羣苦哈哈，手頭緊得很……」

冷秋桐點一點頭道：「這麼說，冷某倒要領教了！」

他右手探入身後向外一展，掌中已多了一口殘月狀的兵刃，那玩藝兒三尺四五寸長短，三寸寬，通體雪亮，寒光刺目，端的是好一口「弧形劍」！

「黑羽」商青仰天一聲狂笑，道：「冷秋桐，實在告訴你吧，怕你不來，來就不怕你！」

說到這裏面色一沉，道：「開誠，開勇，見識見識冷大鏢客的本事！」

秦氏兄弟驀地退向兩側，同時抬手，抽刀，兩口薄如紙片的寶刀，已抱在前胸。

刀名「紅毛」，通身上泛出一片霞樣的紅光，冷秋桐一看卽知是兩口不常見的兵刃，心中着實吃了一驚！

「風前雨後，奪命雙煞」秦氏兄弟，在西北甘凉道上，提起來簡直無人不知，只是中原知道他們的人還並不多，現在商七老一出口，就叫秦氏兄弟來對付冷秋桐，可以想像出，這兩個人的武功，自然絕非泛泛了！

「弧形劍」冷秋桐森森一笑道：「賢昆仲是一個人上，還是一齊來？」

秦氏兄弟對看一眼，一時不知怎麼回答。

商七老怪笑道：「他們兄弟一向是聯手出招，自然是同時出手！」

冷秋桐自忖着，這個架是非打不可了，當下冷冷一笑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請！」

弧形劍向左一推，偏首向右，注視着二人，烱烱的目光，不怒自威！

商七老呵呵笑道：「兄弟兩個可留意了，人家可是不在乎你們，這個架打輸了，可是連帶着我老頭子臉上也沒有光。」

秦開誠冷笑一聲，向着秦開勇，道：「這個人扎手，我們黏緊了！」

秦開勇點點頭道：「知道！」

其餘各人見狀，自行退開，場中空出了五丈見方的一塊空地，大風呼呼，松林內發出一片松濤之聲。

一角，高高的石崗上，「芙蓉刀」百里紅，遠遠的注視着，她臉上帶出了漠不關心的冷笑，有點幸災樂禍的樣子！

雲層壓得那麼低，彷彿整個的天都要塌下來一樣……

戰圈內的三個人，如鷹，如狼的互視着，冷秋桐抱劍而立，以不變而應萬變，大有氣吞山河之威勢。

秦氏兄弟各人把身子蹲下了一些，目不交瞬的注視着正面的冷秋桐！

一旁觀戰的「一枝梅」商小寒，轉望着父親道：「爹！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商七老冷森森的道：「快了——」

隨又小聲道：「由妳那兩位師兄，想要一出手就制對方于死命，只怕不易——」

話聲一落，忽聞場內秦氏兄弟同時發出了一聲厲嘯，兩條白影，怒鷹也似的拔空而起，雖是騰起來時，可是起身的勢子高矮，却大有不同，秦開誠在上，秦開勇在下，但見二人驟起在空中的身子，一個滾折，快如鷹飛兎滾般的，一上一中，同時奔向冷秋桐身上招呼了過去！

秦氏兄弟正因爲對方冷秋桐不是泛泛之輩，是以一上來就施展出厲害殺手！

這一手功夫，乃是二人隨其父秦嘯風，在天山苦練的一手聯手招式，名叫「如意雙絕」，是極厲害的殺手功夫，因具有一招分生死之感，是以秦嘯風曾告誡二子，非必要時，不得輕用！

秦氏兄弟日前一時大意，在「夜鷹」杜明手上吃了大虧，是以對于眼前這位似乎比杜明更厲害的主兒，一上來便刮目相看，再也不敢掉以輕心！

二人一上，一中，上方的秦開誠施的是一招「鷹搏兎」，中間的秦開勇，却施用的是一招「蟒歸山」，一上一下快同疾雷奔電，彈指間，已雙雙臨近到冷秋桐面前！

「弧形劍」冷秋桐迎合着二人的來勢，同時發出了一聲厲嘯，掌中劍作半圓形的劃出去，像是殘月歸山般的由上而下，猛然的遞出。

三人看起來，已然攪成一塊。

但聽得叮噹一陣兵刃交鳴聲响，秦氏兄弟來得快，去得更快，兄弟二人像是出穴的一雙蝙蝠般的，雙雙翻了出去。

只是他們退出的勢子雖快，却再也難以保持着平衡的身勢，秦開誠足下一蹌，坐了個屁股頓兒，秦開勇却是背部撞在了巨大的松樹幹上，手中的紅毛寶刀嗆啷一聲，脫手落地。

弟兄二人雖然未曾負傷，可是顯然在這出手的第一招裏，都沒有討了什麼好處！

眼看着當前的冷秋桐一領「弧形劍」，狂笑道：「那裏走？」

身形乍然拔起來，直奔着離身較近的秦開勇疾落而下，可是，這側的商老頭子，却不容他趁勢進招。

人影騰縱着，商七老，孫半空，李方，三個人自三處不同的方向同時逼近。

其中「土地爺」孫半空離着冷秋桐身邊最近，是以第一個奔到，一對冰鐵杖摟頭蓋頂的猛擊而下，雙杖齊下，勁風十足，眞有雷霆萬鈞之勢。

只是對方這個主子，可是太扎手了。

孫半空的一雙冰鐵杖，眼看着已落在了對方的頭頂上，忽見那彎弧狀的劍光就空一架，嗆啷！一聲大響，「土地爺」孫半空可是絕沒想到，對方的腕力，竟是如此大得出奇。

冰鐵杖就像是打在了吹足了氣的皮球上似的，驀地反彈而起，孫半空驚出了一身冷汗，暗道了一聲「糟糕」，隨着他頓足騰身，像是過空的流星般的霍然穿空而起。

一任他起身的勢子是這般的快，仍然逃不開冷秋桐的那口弧形劍！

「新月」般的弧形劍光一閃，迎着孫半空左面半邊臉疾劃出去，巴掌大小的一塊肉，已被削了下來。

「土地爺」孫半空鬼樣的慘叫了一聲，古魯一下子倒了出去——

這當口，冷秋桐掌中倒同時也沒有閒着，像拍閃着的一隻大翅子般的掄了出去，却把另一側的「拐子」李方右腿上劃開了鮮血淋漓的一道口子。

「拐子」李方，同樣的鬼叫了一聲，向側面仆倒！

這幾個人，幾種手法，幾乎是同時施展出來的，冷秋桐不愧是一個高手，只是匆忙中，顧一顧二却顧不了三，而這第三個，也正是對方的頭子商七老！

冷秋桐弧形劍在一招二式裏，連傷了兩人，而疏忽了商七老這個最狠惡的對手，確實是極大的漏洞！

眼看着這個老頭兒，手中那桿烟袋，毒蛇認穴般的遞了出來。

這老兒身手果然不同一般，旱烟袋桿子出手之初，是奔向冷秋桐的「心坎穴」。可是待到了地頭，忽然上跳了尺許，只聽得「噗！」地一下子，已點在了冷秋桐的左肩窩上，旱烟袋桿子一彎一彈，冷秋桐像是身上吃了一個千斤般的那等大力！

只痛得他鼻子中哼了一聲，半個身子猝地痲痛不堪！

值此刹那之間，一旁的秦氏兄弟，難得有此可乘之機，兄弟二人在一個暗示的眼色裏，像是兩隻餓狼般的同時猛襲而至！

兩口「紅毛寶刀」一左一右，刀尖對刀尖的同時對扎而出，刀光映着血光，深深的插進了冷秋桐的右腿上方，刀一拔，血竄如注！

冷秋桐「啊——」的痛呼一聲，只覺得眼前一黑，背上却被商七老抽冷的擊了一掌。

順着這股子掌心的勁力、冷秋桐用那隻尚能着力的左腿，死命的向外一縱，撲出丈許以外！

借着這一摔之力，已把商七老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那股子掌勁兒，化解了一個乾淨！

商老頭子厲叱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子，你納命來吧！」

他身子倏地撲縱過來，掌中那根旱烟袋桿子，施了一招「撥風盤打」，直向着冷秋桐當頭頂上打了下去。

冷秋桐一咬牙，力貫右手，由臂而掌，由掌而刀，施出全力向外一削，只聽得「嗆！」的一聲脆響，竟把商老頭子手中那根旱烟袋桿子削成兩截！

這對於商七老頭子來說，無異是空前的奇恥大辱！

原來「黑羽」商七老，多年來行走江湖，一向托大之極，本身兵刃「五行輪」備而不用，僅以這一桿加料的旱烟袋管兒，行遍江湖！

一個內功透頂的高手，其內力可以任意行之于物，如是「落葉飛花」也可傷人于百步外，「掄衣如刀」「舉枝如鐵」也就不足爲奇了！

那桿旱烟袋，到了商老頭子手裏，實則堅硬如鐵，可是這一刹那，竟然折斷在冷秋桐的弧形劍下，相形之下，雖不見得證明冷秋桐內力較他爲高，可是也足以使他老臉無光！

冷秋桐一招得手，本可乘勝出手，也許出手見功，只是他連番帶傷，早已不堪承受。

這時他雖以本身眞元內力貫注兵刃，折了商老頭的手中旱烟管，而本身也到了不可支持地步。

當時只覺得雙目陣陣發黑，而太陽穴金星亂冒，勉力的縱身而出，摔跌在一株大樹下。

商七老怒鷹般的看着他，霍地丟下手中折斷的烟桿，左手一撩後衣下擺，緊接向外一翻，已展出了他輕易難得的一現的獨家兵刃——「五行輪」！

所謂「五行」乃是指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商老頭這個兵刃上，却是五枚寒光刺目的尖刀子，其實是內外各五枚，共爲十枚刀尖！

十枚刀尖，分別嵌在一面盤大小的鋼圈上，排列形成爲內五枚，外五枚，看上去，確實極具殺傷能力！

商七老「五行輪」由左手扔到了右手，怪笑了

一聲，冷冷道：「姓冷的，咱們是死約會，不死不散！」

一撩短衫下擺，「颼！」一聲縱身而前！

冷秋桐怒喝一聲道：「老兒，欺人太甚！」

正要反身相迎，猛可裏由樹後面伸出了一隻手來，一把抓住了他的左手腕子。

這人現身而出，嘴裏叱道：「你先走，有我對付！」

嘴裏說着，死勁的一帶，冷秋桐屢經大挫，早已精疲力盡，那裏還當得如此大力？頓時飛身於兩丈以外，投身于松林之內！

他在痛傷中，已看見了那救自己的人，是一個頭蓄長髮，極其勇猛魁梧的黑衣大漢。

僅此一念，身子已摔落在地，只覺得受此大震，全身暴痛，腦子裏，轟然一聲大响，頓時昏死了過去。

嬌軀護檀郎

林子裏紅影一閃，百里紅由側邊躍出！

她注視着地上的冷秋桐，冷冷一笑，道：「活該！」

可是女孩子家心軟，何况對方原本是自己鍾情的人，看着他全身血漬，那張紅通通的俊臉，心裏的氣也就無形中少了幾分！

林子外，顯然已有人奔進來。

此時此刻再遞藥，別說是救人啦，就是自己也怕走不成了。

百里紅咬了一下嘴唇，眞是恨歸恨，總不忍心看着他淪入對方匪人之手，總得先救救他呀！

一念之間，頓時改了初衷。

由樹枝葉縫兒裏，可看見了奔進林子來的，倒也是個姑娘，一根大辮子，緊緊的纏在頸子裏，可不就是對方匪首商七老的女兒商小寒？

百里紅忙抱起了冷秋桐，縱身就跑！

「一枝梅」商小寒一眼看見，尖叱道：「好賤人，那裏跑！」

抖手打出了一枚透風鏢，却被百里紅斜着身子，用「鴛鴦腿」把來犯的鏢，踢飛一旁。

她也顧不得再對付商小寒，當下按口吹了聲哨子，那匹黑色的愛馬，帶着一陣嘯聲，迅速的由林子裏急竄而出，跑到了近前！

「芙蓉刀」百里紅抱着冷秋桐，縱身上馬，當她帶過馬韁，正要策馬疾奔時，猛地裏商小寒，襲來背後，掄手一刀砍過來。

百里紅匆忙中，不及分手，却抬腿踢出一脚，嗆！一聲，把商小寒一口「芙蓉刀」踢飛在地。

可是她却未曾料到商小寒左右手各持有一口刀，右手的刀踢飛了，左手的一口，忙亂中，只見商小寒身子向前一欺，嬌軀滾翻之間，左手的刀平吐而出。

刀光一閃，「嗆！」地一聲，實實地扎在了百里紅的左邊小腿上！

一時之間，血流如注，百里紅痛得全身打了個戰，一回身「叭！」一馬鞭子，抽在了商小寒的臉上！

商小寒負痛拔刀，這當口百里紅胯下的黑馬，早已撥開四蹄，長嘶一聲，踐踏着地上的松葉，風馳電掣而去！

「一枝梅」商小寒打個滾爬起來，見狀只氣得跺脚痛罵着，却也無可奈何！

只覺得被抽打的半邊臉，火辣辣的痛楚不堪！

用手一摸，可不是，都腫了，起了一溜子小包，風一吹眞痛得了不得！

商小寒氣得嘟着嘴，恨恨的罵道：「臭丫頭婊子！」

找着了地上的刀，緊緊的握在手裏，心裏一動道：「糟了，只顧得追打這個丫頭，却忘了外面我們那一口子了！」

想到這裏，三步併兩步的趕忙向外跑，正碰見秦氏兄弟哥兒兩個，往裏面跑。

秦氏兄弟乍然看見了她，就站住脚，秦開誠問道：「姓冷的呢！」

商小寒沒好氣道：「冷的！還熱的呢！」

秦開勇走過去，道：「咦！你的臉……？」

商小寒伸出一隻手捂着臉，嘟着嘴道：「別管我！」

她的眼睛向外一望，可不是，心上人——「夜鷹」杜明，正在和爹爹打在一起。

大概是商老爺子恨他放走了冷秋桐，已經動了肝火了，一把「五行輪」運施得霍霍生風，點，挑，封，吐，端的是厲害之極。

而且，由老爺子下手的方位上看，每一招都是要命的招式！

「夜鷹」杜明，可也不含糊，掌中一口長劍，運轉得如同銀蛇飛舞，吞吐如意。

二人一交上手，旁觀者無不驚心動魄！

「一枝梅」商小寒撇了一下嘴道：「爹也眞是，幹嘛不去追姓冷的，跟人家玩什麼命！」

秦開誠冷冷一笑，道：「話可不能這麼說，要不是這小子拉了他一把，姓冷的怎麼跑得了？」

秦開勇也忿忿的道：「這小子最壞！媽的！今天非要他命不可！」

他們兄弟，自然心啣前番之恨，把杜明恨入骨髓！

一旁的商小寒，聽着可不大是味兒，她用白多黑少的眼珠子，瞟着秦氏兄弟二人，嬌哼了一聲，道：「唷！這可又怎麼得罪了你們哥兒兩個了？也不撒尿照照！」

偏偏兄弟兩個新入中原，還聽不懂這句損人的話，只管盯着商小寒翻動着白眼。

秦開誠吶吶道：「……撒……什麼尿？」

秦開勇也傻里瓜咕的道：「誰……撒尿？」

看着這兩個寶貝，商小寒眞有點又忍不住想笑，她啐了一口道：「呸！兩個兒！」

秦氏兄弟，對看着，更是顯出一副莫明其妙的樣子。

場子裏殺得難分難解，場子外的幾個人，却是各人的表情不同——

「土地爺」孫半空這邊臉給削掉了，已爲秦氏兄弟上了藥包紮好了。現在，是背靠着樹，嘴裏直哼哼。

「拐子」李方腿上也纏着布，坐在孫半空一邊，抱着他條腿，一臉的苦相！

這兩個人只能照顧自己，外面的事可是管不了啦！

倒是秦氏兄弟，一雙含怒的眸子，注意着場子裏，隨時提防着杜明！

「一枝梅」商小寒心裏明白得很，她知道她爹爹是存心要杜明的命，自己可不能看着杜明這麼就死。

想到這裏，就望着身邊的秦開誠道：「給你商量件事兒好不好？」

秦開誠堆下笑臉道：「師妹有話說就是了，還說什麼商量不商量！」

商小寒一面托着她那受傷的半邊臉，一臉遞上眼波，笑道：「等一會……要是杜明跑，你行個方便，叫他跑了算了……好不好？」

秦開誠臉色立時罩下了一層寒霜，道：「這，爲什麼？不行！」

秦開勇冷笑道：「我知道師妹妳心裏喜歡這個小子，可是這小子壞透了，前天差一點要了我們的命，我們怎麼能饒了他？」

兄弟兩個搖頭跟博浪鼓似的，絲毫沒有妥協的餘地。

商小寒眼圈一紅，禁不住落下淚來，秦氏兄弟見狀，可就禁不住怔了一下！

秦開誠道：「師妹，妳幹嘛哭呀！」

秦開勇搖搖頭道：「不行，哭也不行，絕不能饒了這小子，依着我說，他比姓冷的還可恨，非殺了他不可！」

商小寒一面落淚，一面氣道：「好吧！你們眞下毒手，我就死給你們看——」

說着把身子向着二人一倚，道：「你們殺吧！殺呀——」

秦開誠皺了皺眉道：「唉……唉……妳這是幹什麼？」

話聲才住，只聽得場子裏「嗆啷！」一聲大响，商七老、杜明兩個身子霍地燕子似的分了開來，看過去，好像兩個人都負了傷。

杜明傷處是在左面腰上，商老頭子却是右大臂上，「夜鷹」杜明翻身躍起來，正要向林子裏竄進去，可是當他的目光忽然接觸到了一旁的商小寒時，顯然的遲疑了一下！

商小寒却顫抖着叫了聲：「杜大哥——」

驀地向着杜明立身之處撲去，杜明却狠心的掉過頭來，就在這時，但聽得商老頭子一聲喝叱道：「打！」

但見他向外跨出了半步，右手抖動之間，已然由袖管之內打出了一枚紅光燦爛的珠子似的東西。

商小寒乍然看見這枚紅珠，不由大吃一驚，她知道這是父親素來輕易不使用的獨門暗器——「五雲珠」，一經炸開，非商氏門中獨門解藥，必死無疑。

眼看着這枚紅珠，已飛到杜明身前。

以常情而論，任何人都可能以兵刃去格架，或是用手去接，果眞如此，這枚內包劇毒浸染的五雲珠，卽會炸了開來，其內的毒砂，細若牛毛，有如飛蝗萬點，中人毒入，必死無疑！

商七老滿以爲女兒看見暗器出手，必當伏身迴避，豈不知商小寒一心惦念着杜明安危，見狀非但不閃不躲，竟然加速奔前。

她嘴裏嚷着：「杜大哥快仆下！」

嘴裏說着，左手一招，用獨特的「陰指」手法，姆食二指就空一揑，已把那枚光華閃閃的「五雲珠」接在了手中！

「夜鷹」杜明虛受一驚，張惶的掠身而起。

那一邊，商七老怒喝了一聲，叱道：「好個丫頭……」

隨卽騰身而起，身子一落下來，「五行輪」嗆啷啷一片怪响，猛然向着杜明背後就扎！

驀地，商小寒嬌呼了一聲：「爹——」

嬌軀一閃，攔在了杜明身後，由於彼此間隔的距離不遠，事發猝然，商七老發覺不好，想抽手已經太晚了。

儘管如此，他仍然帶回了少許，只聽見商小寒

嘴裏一聲尖叫，「五行輪」外的刃尖子，由她的左後胯上扎進去，把她身子足足打出了丈許以外！

商七老乍見此景，簡直嚇得呆住了！秦氏兄弟也傻住了。

倒是「夜鷹」杜明，見狀飛縱過去，攔腰把她由血泊裏抱了起來。

杜明緊緊咬着牙道：「商家妹子……妳這是何苦！」

商小寒眼睛裏淌着淚道：「……快走……大哥……快……」

大概是傷勢太重，只說了幾個字，就昏了過去，「夜鷹」杜明本想扔下了她，與對方一拚的，可是當他抬起頭來，却意外的發現到，在場的幾個人，居然都愣住了，正是「此時不走，更待何時？」

當下抱着商小寒，猛地騰身撲縱入松林之內！

商七老霍然吃了一驚，厲聲叱道：「好小子，追！」

秦氏兄弟這才忽然驚覺，幾條人影飛縱着，齊撲入林。那裏還有杜明的影子，自然，連帶着商小寒也失踪了。

幾個人在樹林子裏找了半天，什麼也沒有。

這趟子買賣作得可好，「陪了女兒又折兵」，外帶着自己還受了傷！

商七老氣唬唬的坐在石頭上，掄掌痛擊道：「好個杜明！我不殺你誓不爲人！」

他帶着傷，打量着附近連綿的大山，向着秦氏兄弟，道：「搜！」

× × ×

繞過這片樹林子，「芙蓉刀」百里紅，策馬來到了一個山窪子裏，只聽見水聲潺潺，不遠的前邊，隱隱傳過來瀑布的濺激聲。

懷抱中的冷秋桐，仍然緊緊的咬着牙齦，到這會還沒醒！看着他，百里紅就有一肚子氣！想到了那個商小寒，她更生氣！

一想到懷中抱的這個人，是一個那等無情的人，她眞想扔他下馬去了算了。

可是不知怎麼，自己自從第一次在柳樹林子裏見過這個人之後，心裏總是思念着他，後來雖然發現他居然和「桑記客棧」的那個姑娘不清不白，心裏着實對他生了些反感，可是對方那身罕出的武功，却又由不得令她打心眼兒裏面佩服……

「這個姓王的，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」

這個念頭一直存在她心裏，這兩天老解不開，說他是個壞人吧，又不大像，而且方才明明看見壞人還在殺他，這就更讓百里紅想不通了。

不過，無論如何，救人務澈，不可半途而廢！

想到這裏，嘴裏嘆息了一聲，抱着他翻身下馬，走到了一塊大石頭上，把冷秋桐給放下來。

她摸摸他的心口，倒還沒斷氣，再看看自己腿上的傷，還眞不輕，血染滿了半邊褲腿！由於方才匆匆閉住了血脈，這一會兒，血倒是不流了。

百里紅看看附近，在地上找了個破葫蘆，跛着腿，一拐一拐的走到了水潭子旁邊，先把自己腿上的血好好洗淨了，然後又盛了一瓢水，走回來，小心的代冷秋桐傷處附近拭着。

費了半天事，總算把他身上的傷都上了藥，包紮好了。

這時雲破日出，天色已近黃昏，微弱的陽光，穿過了噴濺的瀑布水柱，射過濃重的一層水霧，却在空中形成了一道七彩的飛虹，那色澤、綫條兒……確是美極了！

石頭上的他，雖然在重傷昏睡之中，仍不失英俊，那黑而斜挑的兩彎劍眉，挺而直的鼻子……百里紅不禁又回想到，在柳林初見到他時的許多情景，他那英姿颯爽的神采，笑時閃着亮光的牙齒……

「像他這樣的一個人，會是一個玩世不恭的人麼？」

她茫茫地搖了搖頭，輕輕的嘆息了一聲，却又想到在「桑記客棧」內所聽到的話，如果是實在的，他已經和桑家那個姑娘成過親了，已經是有了妻室的人了！

這麼一想，百里紅就好像猛然跳到了水潭子裏那麼涼，一時萬念俱灰，可是，一點勁兒也提不起來了。

懶洋洋地站起來，雙手抱起了冷秋桐，不意手方觸及對方前胸，却似觸到了什麼硬的東西！

那麼硬硬地，圓圓地珠子也似的東西……

「什麼玩藝兒呀？」她心裏這麼想着，不禁觸及好奇之心，慢慢又把他放下來。

伸出了兩根手指頭，解開了他上身一個扣子，向裏面看了一眼，不由大吃了一驚！

原來眼光觸及之處，泛出了一片閃爍的白光，那可不是什麼兵刃，暗器的光，而是耀目的珠光寶氣！

她忍不住解開了他的上衣，乖乖……一十二顆大如鷄卵的夜明珠。「十」字形的交叉在他前胸！

百里紅趕忙又把他衣服給掩上，心裏由不住激動得「噗通！噗通！」直跳！

她想：「我的天！這不就是近來江湖上傳說的十二顆夜明珠麼？」

想着，又解開衣服細看了看，雖然自己不是什麼鑑定珠寶的行家，可是這些珠子一定是錯不了！

記得江湖上盛傳着，說是由那個獨行大鏢客「

弧形劍」冷秋桐保護着，押送京師，怎麼又會到了這個姓「王」的手裏了呢！

她心裏實的動了一下，忽然大悟，忖道：「啊……原來他就是冷秋桐……他不姓王呀！」

幾件錯綜復雜的事，綜合着在腦子裏一打轉兒，她可就糊塗了。

如果說他是冷秋桐，何以那「桑記客棧」裏的人稱他姓王呢？若不是姓冷的，一十二顆明珠，可是在他身上，而且他這一身武功，還有背上這口兵刃——「弧形劍」又該怎麼說呢？

想了一會兒，她大着胆子，把他身上的珠子解了下來，匆匆纏在自己身上，然後把他抱起來，翻身上馬，向着回路急急策馬而去！

現在，只等着二件事——回桑家客棧去，讓桑老夫婦和他們的那個女兒解釋去！

事情只有這麼決定了，如果這個人是冷秋桐，自己也沒白救他，珠子當然還給他，如果他眞姓王，眞是桑家那個無恥的女婿，那他可就又多了一項大罪——「搶刦明珠」的大罪，那可也沒有什麼再好說的，算是自己瞎了眼，會看上這麼一個人，事情也很簡單，自己能够救他，也能够殺他，再不然把他押送到衙門，叫官老爺去整他，也是一樣！

百里紅這麼想，心裏倒也篤定，放得很開！

這一陣子疾走快馳，眞是馬不停蹄，馬上的冷秋桐由不住發出了一陣低吟聲。

他睜開了眼睛，痛苦的呻吟道：「你是誰？這是——」

百里紅一驚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呀！現在還不到醒的時候，再睡一會吧！」

玉指一點，已點在冷秋桐「三里穴」上。可笑冷秋桐方自說了一句話，却又昏睡了過去！

這一陣子快馬奔馳，當一騎二人來到「桑記老店」的時候，客棧裏已掌上了燈。

「二楞子」把冷秋桐負傷轉回的消息告訴給桑老頭夫婦之後，二老大吃一驚！

在堂屋裏，百里紅不耐的來回走着，一旁木桌子上，冷秋桐直挺挺的躺着。

桑老頭夫婦一進屋子，就怔住了，道：「這……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百里紅道：「這個人眞是你們的女婿？」

桑老頭怔了一下，二人打量着她，忽然認出了就是那日打抱不平的俠女，又驚又喜，桑老頭的妻子張氏，趕忙上前道：「女俠客請坐一下——」

百里紅道：「我還有急事，不能多躭誤，這個人傷得重，不過已經不碍事了。我是帶他回來託你們照顧他的，不過在此以前，我要先問問清楚！」

用手一指冷秋桐，面若冰霜的道：「他眞的是你們的女婿？」

桑老頭尷尬的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小姐……這件事我們眞不知怎麼出口……怪不好意思的……實在告訴妳小姐，他不是我女婿，是我們認錯人了！」

張氏哭喪着臉，道：「這位王先生可眞是個好人……」

百里紅一愕，道：「什麼：他姓王？」

張氏點一點頭道：「是他這麼告訴我們的……不過，反正他不是那個林涵忠！王先生眞是個大好人！」

百里紅低頭忖了一下；心裏確是很後悔，現在她幾乎已經可以斷定出來，這個人必定就是冷秋桐了，也許他佯稱為姓王，只是怕暴露了自己的身份罷了！

想到這裏，心裏眞是怪不好意思的。

尤其是上一次，自己根本沒把事情弄清楚，居然找到了他拚死拚活的，這是何苦？

再想到方才，眼看着他以一敵衆，自己居然坐山觀虎鬥，並不對他加以援手，更是有失俠義本色，雖然說最後還是救了他，可是却使得他落成重傷，險些喪命！

她只管低着頭，自譴自責着，臉上洋溢着無比的懊喪與愧疚！

張氏吶吶的道：「這位王大爺……他的傷要緊不要？」

百里紅苦笑道：「我一直誤會了他，都是我不好……」

輕輕嘆息了一聲又道：「他中途遇見了幾個土匪，大概是想打刦他，所以受了傷，我已經為他敷了藥，休息兩天也就好了！」

桑老頭道：「這位小姐妳貴姓？」

百里紅道：「我複姓百里！」

桑老頭道：「百里小姐妳放心，小女一條命就是這位先生救活的，現在他受傷了，我們一定好好照顧他！妳有事自管去吧！」

說完就招呼着二楞子道：「來！我們把王先生抬到裏面去休息吧！」

百里紅道：「先慢着！」

她的臉紅了一下，道：「有一件事，我想問問你們……這個人……他……」

說到這裏，她的臉可是愈發的紅了，而且有一點羞人答答的樣子。

她粉頸半垂道：「我想問問，他可跟你們那個姑娘有……什麼名份沒有？」

桑氏夫婦楞了一下，對看了一眼，心裏那還會有什麼不明白的，禁不住暗暗發笑。

桑老頭道：「百里小姐……這位王先生是個大俠客，我們是小門小戶的，再說我們那個姑娘已嫁過人了……我們那配呢！」

百里紅似乎面上一喜，可是她仍然有意的壓制着；不讓人家看出來。

張氏却在一邊傷心落淚的道：「我們姑娘那能有這個造化呀！」

桑老頭說：「王先生為了安慰我女兒的病，假裝騙她說是林涵忠……等到醫好了我女兒的病，才留信而別，只是我們那個姑娘，還幪在鼓裏，一直還把王先生當成她那個負心的林涵忠！」

百里紅點點頭，心裏說：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這麼看起來冷秋桐非但不是忘情負義，反而是一個仁心俠胆可欽可佩的人物！」

她的一顆芳心，立時化為萬縷柔情，緊緊的繫在了冷秋桐身上……

心裏却又禁不住想道：「這可怎麼是好？他醒了以後，我該怎麼說呢……」

却又念及對方身上所負的使命，以及那一十二顆明珠，不由心裏一動，總之，冷秋桐與眼前桑家的姑娘，沒有什麼瓜葛，自己也就放心了。

想到這裏，就毅然的向着桑氏夫婦道：「我一切都明白了，以前我是錯當他是壞人，現在我才知道，我做錯了，等一會他醒轉之後，請代我致歉一聲。」

說完，拿起了桌上的小馬鞭，轉身就走，不想觸動腿上傷痛，跛了一下。

桑老頭不禁嚇了一跳，驚聲道：「小姐，妳的腿怎麼了？」

百里紅回過身來，咬着牙道：「一點小傷，不要緊，啊，對了，我還忘了關照你們，等一會他醒來，請轉告一聲，就說他身上的東西，我暫時代他保管着，叫他好好的去養傷，我會在前路等着他，叫他放心好了！」

桑老頭點一點頭；道：「小姐妳放心，我一定會告訴他！」

百里紅道了謝，這才轉身出門，這邊，桑老頭張羅着燈籠送客。

等着他到了門口；却聽見馬嘶之聲，百里紅早已策騎如飛般的去了。

×　×　×

陽光透過了高山的老樹，照射進石洞裏，地面上交熾成一片五彩斑斕，美好的光條，勾畫出有情人的多少夢想，扣思與懷念！

移動了一下嬌軀，伸了個懶腰，商小寒睡眼惺忪的坐了起來。

坐在地面一塊石板上，「夜鷹」杜明睜着一雙火紅的眼睛注視着她，目光裏隱含着無比的沉痛與憂怨。

商小寒看着他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杜大哥……你已經起來了？」

杜明苦笑着道：「我根本沒有睡！」

商小寒多情的注視着他，呶了一下嘴道：「我知道，這兩天苦了你了……是不是，其實人家還不是為了你才受的傷！」

杜明點一點頭，說道：「不錯……我心裏很感激！」

商小寒掀開了身上一襲杜明的一件外衣，慢慢的下了地，走到杜明的身邊，伸出了一隻藕也似的玉手，輕輕的搭在他的肩上。

杜明神色顯得有些不耐，只是却也不便把她的手拉下來，他回過頭，看着她，想說什麼，却不便出口。

商小寒巧笑倩兮的道：「僅僅只有感激這兩個字？」

杜明用力的搖了一下頭，說道：「我不……能够！」

他抬頭看着她，道：「妳的傷已經好多了，我想這三天以來，你爹找妳一定找得很急……妳應該快一點回去才好！」

商小寒撇了一下嘴，道：「管他呢！那個家，那個老爹，我都煩死了！」

她蹲下身子，把一雙玉腕緊緊的攀着杜明的肩上，展示着她美好的笑臉，媚惑的說道：「杜大哥……你知道不？經過這兩天的相處……我……」

臉上罩着一片紅潮，她粉頸慢慢地垂下來，把香腮緊緊地貼在了他的胸上。

杜明立時顯得氣息很急，他眉結深深的皺着，顯示出他內心的矛盾與衝突！

含着一絲冷笑，他吶吶的道：「妳……妳怎麼樣了？」

「我——」商小寒抬頭一笑，道：「我已經是你……的人了！」

她說着，微微閉上了眸子，享受着這片刻的溫馨！

杜明顯然是吃了一驚，搖搖頭道：「百合，這件事是不可能的，而且我也不願這麼做！」

商小寒立時抬起頭，迷茫的道：「為……為什麼？」

杜明慢慢的推開她，又重回到了大丈夫的那股子豪勁兒，他冷笑道：「我帶妳到此，只是想親手醫好妳身上的傷，並沒存着什麼壞心……妳也不可胡思亂想！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精選新派俠義長篇連載故事

倪匡・著
培新・圖

萬里雄風



前文提要：

上回書至天一堡主凃龍愛女凃雪紅，率領一隊獒犬和堡中王總管，及十多名堡丁，追緝表兄林浩生及侍女玉琴，遇上隱姓埋名二十年的「血掌」唐豪，把王總管、堡丁及獒犬掃數擊斃，唐豪正欲把凃雪紅擊斃之際，帝后宮主人厲嘯，曾希夫婦趕到，要向唐豪報復殺子之仇，唐豪迫得點了凃雪紅穴道，扶着她遁入經他二十年來挖掘通往天一堡的地道，在地道中，唐豪放過了經他所拯救的林浩生及玉琴後，來至天一堡的地道出口，唐豪藉着天黑，在堡中的一間廢置的小房中拍開凃雪紅穴道，向她喝問——

情關長恨恨長存

凃雪紅却並不回答，而突然間，尖聲怪叫了起來！

這時，四周圍靜到了極點，而唐豪也絕未料到凃雪紅的穴道一被解開，便會怪叫起來的，是以着實嚇了一跳，抓住凃雪紅的手，也不由自主，鬆了一鬆。

凃雪紅的身子在地上一個翻滾，滾到了門口，一躍而起，向外便奔，唐豪大吃了一驚，足尖一點，向外疾掠而出，身子落在凃雪紅的前面，一伸手，又扣住了凃雪紅的手腕。

凃雪紅掙了一掙，未曾掙脫，又大聲叫了起來，唐豪疾然出手，再封了她的穴道，將她拖進了屋子之中。

唐豪雖然又出手將凃雪紅的穴道制住，但是這時，他心頭的驚惶，實是難以形容，因爲剛才凃雪紅那兩下驚呼聲，在黑夜中聽來實在是駭人之極。而且，如此之寂靜，更不知可以傳出多遠，天一堡中，實在是沒有聽不到之理的。

而一聽到了那樣的尖叫聲，天一堡中的人，怎會不循聲尋了來？

唐豪一想到此處，心中更是焦急，在黑暗的屋中，團團亂轉，過了片刻，他才想起，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再從地道中爬回去，再等適當的時機！

他一手拉着凃雪紅，又待向外走，可是，就在此際，只聽得外面不遠處，又有一下尖利無匹的怪叫聲，突然响了起來。

唐豪身形一幌，閃到了屋角中，由於他退得急

、走以連凃雪紅也留在門口。

他背靠牆站定，單掌當胸，心中緊張到了極點。從半開的門中望出去，只見在雪地上，首先出現了一條又細又長的身影。

那時雪止了，烏雲也散了，月光重現，是以映得那條人影，在雪地上看來，十分清晰，可以看出，那是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。

唐豪吸了一口氣，仍是靜靜地站着。

不一會，只聽得一陣難聽之極的怪笑聲，傳了過來。唐豪這時，還只看到影子，未曾看到那個女人，但是一聽得那陣怪笑聲，便有毛髮直豎之感！

唐豪這時，已然沒有心情去懊喪自己的運氣不佳，等了二十年，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形之下，進入了天一堡，但却立即被人發現這一點了。他只是緊張地準備應敵。

那女人站在雪地中，只是不斷地笑着，並不向前再走近來。

她那種令人毛髮直豎的怪笑聲，只令得唐豪的心中，感到了一陣一陣的抽搐。

唐豪自然知道，自己已被人發現了，但是，他却不明白何以對方不進來找自己，又不向自己喝問，而且，也不見有別的人來？

他心中正在奇怪間，那女人的笑聲，突然停止了。

剎那之間，四周圍又靜到了極點。若不是雪地上清清楚楚地有一條人影在，那麼唐豪一定以為外面已然沒有人的了。

唐豪緩緩地吸了一口氣，身子畧為移動了一下，想看看外面那個女人，究竟是甚麼樣人，可是他身子才一動，便聽得那女人叫道：「唐豪，血掌唐豪……」

那女人突然之際，叫起他的名字來，唐豪雖然早知自己的行藏已露，但是他既然未曾看到那女人，那女人自然也不應該看到他的。

那麼，那女人何以一下子就叫得出他的名字來呢？

唐豪雖然是在武林中闖蕩了半生的人，可是這時，他也不禁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，心忖對方連自己的名字都知道了，自己如何還躲得過去？好在凃雪紅仍然穴道被封，躺在門口，自己還可以有恃無恐，縱使不能成功，求個全身而退，諒來也不是難事！

他一想及此，便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原來唐某人一到，你們就知道了！」

他一步跨到了門口，提起了凃雪紅，手掌加在凃雪紅的頂門之上，再一步，便跨出了屋外。

他一跨出了屋外，定睛向前看去。

却不料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不禁背樑骨上，向外直冒寒氣。

雪地之上，確然站着一個長髮披肩的女子。

那女子的一頭長髮，倒有一半是白了的，那也不足為奇，最令人駭然的，是那女子的臉上，瘦得簡直一絲肉也沒有，簡直就如同骷髏一樣。

而她的一雙眼睛，也深深地陷了下去，看來像只餘一對眼珠，突出在外，而且是隨時可以掉下來一樣，可憐之極，就是唐豪見識多，也未曾見過這樣可怕的人過。

唐豪一跨出屋來，只見那女子緩緩轉過眼來，定在唐豪的身上。

那一雙眼珠，實在不像是一個人的眼睛，而且像是兩枚沒有生命，黑色的石子。也正因為如此，也就使唐豪感到格外的詭異，和不自在。

她的口並不動，但是却叫道：「唐豪！血掌唐豪！」

那種難聽之極的聲音，好像是她從矇矓之中，直逼出來的一樣。

而且，她叫來叫去，都是叫那四個字，像是除了唐豪的名字之外，她甚麼也不會說一樣。

唐豪一生之中，也不知經歷過了多少稀奇古怪的事情，但是他在這一時之間，却也不明白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呆了一呆，沉聲問道：「尊駕是誰？」

那女人道：「唐豪……」

唐豪一怔，又道：「你可是天一堡中人麼？」

那女人這次，不再叫唐豪了，她只是怪聲笑了起來。

唐豪實在不明白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，他小心翼翼地向前，走出了兩步，只聽得遠處，有嘈雜的人聲傳了過來，有人叫道：「是向這裏來了！不會錯的，你們看雪地上的脚印！」

人聲來得極快，轉眼間，便來到了圍牆之外，只聽得一人道：「她一定是躍進圍牆去了！」

另有人道：「那我們怎麼辦？」

一個蒼老的聲音道：「我們先將這裏，團團圍了起來，等堡主回來了再說。」

又有人道：「唉！今晚天一堡，敢情時辰不利。怎麼事情一件未了，又生一件？」

又一個人道：「我看，只是圍住了，也不是辦法，總得先將她捉回去才好，不然堡主回來了，我們都得担着不是啦！」

那蒼老的聲音道：「哼！你倒說得輕鬆，你可敢躍進圍墻去麼？」

那蒼老的聲音這句話一出口，頓時靜了下來，

唐豪只見火光閃耀。來的人手中，分明全握着火把，圍墻阻隔，也看不清究竟有多少人。但是沒有一個人敢躍進圍墻來，那却是可以肯定的事。

這時候，唐豪的心中，已然定了許多。

他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，雖然他還不知道眼前發生的一切，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，但是，他却可以看得出，天一堡的人，要對付的是這個鬼怪也似的女子。

而這個女子，對自己似乎沒有甚麼敵意！

唐豪又向後退出了一步，他仍然伸手按在凃雪紅的頭頂之上，但却退進了屋子。

圍墻之外，在靜了片刻之後，又聽得人叫道：「好了，好好，甘二爺來了！」

一面叫，一面立時有人道：「甘二爺，這事非請你幫手不可了！」

另一個十分宏亮清越的聲音道：「甚麼事？我外來是客，不知該不該多事？」

一人道：「甘二爺說哪裏話來，你是堡主的好朋友，自然要幫手。一個瘋婦人，一直是被鎖在塔上的，却被她走脫了。九成是在墻內！」

那聲音道：「哦，她是甚麼人？」

有人道：「我們也不知道，但她的武功……很高。」

那人道：「好，待我進去看看。」

唐豪一聽，連忙身子再向後退出一步，閃進了屋子之中。也就在此際，只見一人越過圍墻，飄然落了下來。那人約莫四十出頭年紀，身長玉立，文士打扮，意態瀟洒，一望而知是武林高人。

唐豪一見那人，心中便暗叫道：「鐵笛震五湖甘德霖，原來是他！」

唐豪雖然在這裏塞北苦寒之地隱居了二十年，但是武林中早已成名了的高手，他却是認得出來的，這鐵笛震五湖的甘德霖，乃是洞庭金寨的寨主，為人極其正派，頗具俠名，却不知如何會在天一堡中。

血掌唐豪的身子，這時已然移到了屋子的陰暗角落之中，而且，不論是甚麼人，一躍進圍墻，必然被那奇異可怖之極的女子所吸引，而不會去顧及其他的。甘德霖自然也不能例外。

甘德霖行事，十分小心，他身形自圍墻上直落而下，背緊貼着圍墻。那樣，便不致於在猝然之間，腹背受敵。他向前一看，也不禁呆了一呆，然後徐徐向前，走了過來。

那婦人也不是全無知覺的。當甘德霖了無聲息地向她接近了之際，她突然轉過身來，面對着甘德霖，又尖聲叫道：「唐豪！」

血掌唐豪雖然已聽了不止一次那婦人的尖叫，但是那總是他的名字，而且是他苦心蓄意，隱藏了二十年之久的名字，是以他每一次聽到，總不免有心驚肉跳的感覺。

甘德霖劍眉微聳，道：「唐豪？你所說的，可是昔年在江南一帶，頗負盛名的血掌唐豪？」

甘德霖這「血掌唐豪」四個字，才一出口，只聽得那婦人更以尖利無匹的聲音，叫了起來，道：「血掌唐豪！血掌唐豪！」

這時候唐豪的心中，實在奇怪到了極點！

這樣的婦人，若是以前曾見過一次的話，那是畢生難忘的，他以前，當然未曾見過。

但是，何以一個他以前絕未曾見過的婦人，會在天一堡，好像除了叫他的名字之外，便甚麼話也不會說呢？還是這個瘋婦人，和自己有着極深的淵源？

唐豪一想到這一點，他心中陡地一動，不住又打了一個寒戰。

他忙在心中道：「不，不，不是的，別胡思亂想了。當然不會是的。」

他在心中將那幾句翻來覆去地說了好幾遍，才覺得安心了些。

這時，那婦人已停止了尖叫，但是正在向甘德霖一步一步逼近了。由於甘德霖已躍進了圍墻下，因之圍墻上，也伏着不少人，高舉着火把，望着下面。當他們看到那婦人向甘德霖漸漸接近之際，便有人叫道：「甘二爺，小心些，她出手可……」

那人一個「快」字還未曾講出口，那婦人突然五指如鈎，「呼」地一抓，已然向前疾抓而出。那一抓，當真是詭異之極，快疾無倫！

那婦人出手快，甘德霖避得也快，也未見他的身子怎樣動，突然之間，身子便已向旁，移開了兩尺。

他本來就是站在墻前的，他一移開，那婦人一抓，未曾抓到他，五指抓在墻上。墻上結着厚厚的霜花，可是那婦人五指過處，立時留下了五道長長的指痕，而且可以看得出，她那一抓，不但將霜花抓去，而且，手指過處，連磚墻上也留下了極深的痕跡，由此可知她的內功，實是極深！

那婦人抓中了墻，她像是畧無所覺一樣，也不縮回手來，甘德霖見有機可趁，伸手便去抓她的手腕。

甘德霖出手抓去，那婦人也不躲避。甘德霖五指一緊間，已將那婦人的脈門扣住，甘德霖心中一喜。可是，就在他心中一喜間，那婦人的手背，突然一振！

在她手背一振間，她的衣袖，隨之拂起，拂向

甘德霖的胸口。

她衣袖拂起，看來根本不是進招的招數，而且，衣袖拂出之際，也沒有甚麼勁風隨之而生。

可是，就在她的衣袖拂中了甘德霖的胸口之際，甘德霖只覺得一股陰柔之極的大力，疾撞過來。

那股力道，大得難以抵禦，而且來得極其突然。甘德霖急忙運氣相抗時，身子一幌，已然「騰」地向後，退出了一步。

在退出了一步之後，他只覺得胸口發甜，眼前金星直冒，甘德霖心中這一驚，實是非同小可，他手臂一振，一枝漆也似黑，兩尺來長的鐵笛，已然握在手中，他鐵笛一出手，「嗤嗤嗤」三下响，便連進了三招！

他那三招，看來去勢極急。但事實上，却是以進爲退的招勢。他是怕自己難以全身而退。是以才疾發三招的，三招未老，他人已又向後，連退了三步！

那婦人却仍然一動未動地站在那裏，甘德霖在退後了三四步之後，心中才有點後悔，早知對方連避都不避的話，自己何不三招一齊使老，也好將對方制住了。

他身形站定，勉力運轉眞氣，總算仗着功力深厚，那幾乎已要噴出口來的鮮血，總算被他硬生生地壓了下去。

也在他站定身形之後，圍墻上的那些人，才緩過了一口氣，發出了驚呼聲來。已有人叫道：「甘二俠，還是等堡主回來了再說吧！」

那人這樣說，自然是一片好心，但如果沒有這句話，那麼可能甘德霖已然越墻而出了。但是被人一叫出這樣的話來，甘德霖的臉上，不禁有些掛不住！

需知他乃是堡主特地慕名，遣人自中原請來相會的，見面之後，談得投機，兄弟相稱，儼然已是天一堡的半個主人，如今却連堡主的一個瘋婦人都制服不住，豈不是大失顏面？

是以他「哼」地一聲，道：「原來這婦人的武功極高。」

墻頭上有人道：「是啊！連堡主……」

那人話還未曾講完，便立時有人叱道：「別胡說！」

甘德霖自嘲地一笑，道：「適才未知她會武功，幾乎吃了虧，看來她並不瘋！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又慢慢地逼近去，但可以看得出，他此時向前去的勢子，十分小心。來到了離那婦人只有三四尺左右之際，便凝立不動。

接着，只見他身形突然一矮，出笛如電，「嗤」地一聲响，一笛已向那婦人腰際的軟穴點去。

他手中的笛子，其實和點穴鐝是一樣的，全是外門兵刃中十分厲害的兵刃。由於兵刃短，是以每一招的招數，也全十分狠辣迅疾。那一招點向那婦人腰際軟穴的一招，喚着「水波不興」。那是形容出手之快，往往在對方以爲甚麼也沒有之際，已然被他點中。

他一笛點出，也知道未必就中，暗中全神貫注，準備一有甚麼動靜，便自變招的。

可是那婦人，別看她祇是石像也似的站着不動，但是一出起手來，却是快到了極點。甘德霖手中的鐵笛，電襲而出，在眼看就要點中那婦人之際，那婦人倏地反手，便向鐵笛抓了下來！

甘德霖號稱「鐵笛震五湖」，他手中那枝鐵笛，也不知會了多少英雄好漢，但是，像這樣地一笛攻出，對方出手來抓他的鐵笛的情形，却還未曾試過！

他一見這等情形，想起剛才對方衣袖拂來時的力道之强，不敢再向前攻去，連忙撤招迴笛。

可是就在他手臂一縮間，那婦人的五指，已然一緊，雖然因爲甘德霖縮手縮得快，那婦人未能將鐵笛一把抓住。可是甘德霖却也未能縮回手來，因爲那婦人的食、中兩指，還是將鐵笛挾住了！

那婦人挾住了鐵笛，也不轉過頭來，仍然呆若木鷄似地站着。

而此際，甘德霖却是尷尬到了極點。

他鐵笛被人家挾着，暗中已用力，連扯了三次，可是雖然他力道一次比一次大，但是被那婦人挾住的鐵笛，却是紋絲不動！

甘德霖心知若不撤手，自己可能還要吃虧，但如果這時撤手的話，那鐵笛乃是他仗以成名之物，一撤手，他這個筋斗便算是栽定了！

是以，他將心一横，眞氣運轉，足用了九成功力，再用力向後一拉！

那一拉，仍是未能將鐵笛奪了過來，但是却令得那婦人的身子，搖幌了一下。

只聽得那婦人發出了一下難聽之極的怪叫聲，右手一縮，她一縮之力，大得異乎尋常，竟將甘德霖的身子，也帶得直跌了過來。

甘德霖這一驚，實是非同小可。在這樣情形下，想不放手，也是不行了。他五指一鬆，身形向後，疾退而出，一直退到了屋子的門口，方始停住。

這時候，他祇要一回頭，就可以看到在屋中陰暗處的血掌唐豪和涂雪紅了。

但是其時，他心頭怦怦亂跳，吃驚還未來得及，那裏還有心思去注意身後的事情。何況唐豪屏住了氣息，根本一點聲响也沒有。

這時，不但甘德霖呆住了作聲不得，連屋內的唐豪，和墻頭上的人，也全都呆住。因爲甘德霖絕不是武林中的等閒之輩，能在一招之間，將他手中的鐵笛，用這樣的方法硬奪了下來的人，當眞還不多，何以會被當作瘋子，囚在天一堡之中？

唐豪的心中，一面疑惑着，一面仍在注意外面的動靜。

祇見那婦人奪了鐵笛在手，翻來覆去地看了一會，像是不知道那是甚麼東西一樣，又順手將之一拋，只聽得「錚」地一聲响，那支鐵笛，竟插進了墻中，沒入磚內，五寸有餘！

甘德霖一見對方將鐵笛拋出，立時身形掠起，到了墻前，用力一拔，將鐵笛拔了出來。這時，他也顧不得面子了，身形拔起，便上了圍墻，道：「堡主何處去了？」

有人道：「堡主接了緊急信號，怕是小姐在堡外出了事，是以離堡去了。」

甘德霖又道：「這婦人是甚麼人，難道堡中竟沒有一人知道麼？」

衆人你望我，我望你，沒有一個人答得上來，只有一個年紀較大的道：「甘二爺，這婦人十分神秘，天一堡中，幾乎人人都知道有這麼一個瘋婦人，但却沒人知道她的來歷，聽說……聽說……自她來了之後，堡主將原來在天一堡的人……全趕走了，那是……那一年堡主南遊回來之後的事。」

那人一口氣講到這裏，甘德霖不住地點頭，他的心中只感到奇怪，却還甚麼都未曾想到。

可是，躲在屋中的血掌唐豪，一聽得「那一年堡主南遊回來之後的事」這句話，他的心頭，不禁猛地一震，一張口，幾乎要失聲叫了出來！

但是，他究竟是久歷江湖之人，心中雖然震驚無匹，仍不會那樣衝動，他緩緩地吸了一口氣，雙眼之中，晶光四射，望定那狀如鬼怪也似的婦人。

這時，那婦人仍然木然而立，像是根本未將她剛才，在兩招之間，便敗了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，鐵笛震江湖甘德霖一事，放在心上。

甘德霖躍上了墻頭，面色十分尷尬，他解嘲也似地笑了兩聲，道：「她武功極高，我竟不是她的敵手，她的身份既然如此神秘，說不定她和堡主，有甚麼淵源。我看……我……」

他講到這裏，乾笑了兩聲，才又道：「我看還是等你們堡主回來再說罷！」

其餘的人在甘德霖狼狽而退之後，早已嚇得一身冷汗，巴不得甘德霖有這句話，是以齊聲道好，剎那間，全自墻上躍了下去。

可是，血掌唐豪却仍然聽得甘德霖的聲音，自墻外傳了過來，道：「各位還要辛苦一下，守在此處，就算她躍墻而出，各位也不必驚惶，看來若不是有人向她先動手，她是絕不會動手傷人的！」

有人立時道：「那麼，甘二俠你——」

甘德霖道：「我去追你們堡主回來。她若是離開了這院子，你們尾隨在後，看她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堡主回來，也好尋找！」

那些人雖然仍是心中十分害怕，是以只是不情不願地答應着，墻外的聲音也靜了下來。只是不時有人咕嚕幾句，也聽不眞切是在講些甚麼。

唐豪的目光，却一直停在那婦人的身上。

他竭力想要在那婦人的身上，找出一絲和他此時心目中所想的那個人相同的地方來，但是，他心目中所想的那人，是如此之美麗，而眼前這個婦人，却又是如此可怖，可以說絕沒有相同之處！

但是，唐豪的心中，仍然疑竇叢生！

他終於一鬆手，放開了涂雪紅，慢慢地向前走去。他在這時候向外走去，當然是極之不適宜的，因爲如果天一堡中有人，還在墻頭上張望的話，那麼便立時可以發現他了。

唐豪本來是對事極其愼重，極有耐心的人，然而這時，他心中的激動，却是難以形容的，他實在忍不住，他非要走到那婦人面前，去問明白不可！

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，以他的武功而論，又是在雪地上行走，當然是一點聲息也沒有的。可是，那婦人却又署有所覺地轉過頭來。

唐豪一步步地向前接近，離那張骷髏也似的怪臉，也越是近，他的心頭，也越是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動，以致他的身子，在不住地發抖。

他終於停在那婦人的身前了，那婦人也一直只是側着頭望着他，那一雙一點光采也沒有，像是死魚眼珠一樣的眼睛，給人以極度的詭異之感。

唐豪站定了身子之後，又緩緩地吸了一口氣，才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嫦娥？」

他這句話的聲音，壓得十分低，因爲這時，在圍墻之外，還全是天一堡的人，他是不能不有所顧忌。

可是，聲音那麼低的一句話，却引得那婦人的身子，倏地轉了過來，剎那之間，在她那骷髏也似的臉上，皮膚抽搐，現出了難以形容的神色來。

接着，只聽得她突然尖聲大叫了起來。

那婦人的叫聲，實是淒厲之極，唐豪就在她的前面，陡地嚇了一跳，忙不迭向後，退出了兩步，只聽得圍墻外，又是一陣亂。

那婦人叫了一聲之後，突然怪聲笑了起來，她一面笑，一面自齒縫之中，還迸出了許多話來，只是她的笑聲實在太刺耳了，以致根本聽不清楚她一

面笑，一面又在講些甚麼！

唐豪身形一幌，又退回了屋子之中。

這時，他的心中更亂了。

那婦人聽得自己一問，便縱聲尖笑，這是甚麼原因呢？難道她正是嫦娥，是自己以為死了二十年的嫦娥。

但那是不可能的，嫦娥是苗疆第一美女，自己遇到她的時候，正是月夜，當真疑為仙子下凡，是以才替她取了一個名字叫嫦娥的，而眼前這婦人，却如同鬼怪一樣，怎會就是她？

而且，嫦娥只是一個普通的苗家女子，是絕不會武功的，而眼前這瘋婦人，却是武功絕頂！當然，她不是自己魂牽夢縈的嫦娥了！

可是，她何以一聽到「嫦娥」兩字，便大是震驚呢？她何以口中又不住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呢？

唐豪心中感到，那婦人就算不是嫦娥，也必然和嫦娥有着極大的關連，或許……在她的口中，可以告訴自己，嫦娥……當年，是如何受盡了痛苦，……才死去的……

唐豪想到了這裏，咬牙切齒，身子却抖得更加劇烈了。那婦人足足叫了一盞茶時，才停了下來，可是她臉上的皮膚，却仍然在不住在牽動着，兩片枯唇，也在不住地掀動。

看她的情形，像是她正在自言自語，講些甚麼，但是却又一點聲音也沒有。

唐豪看看外面沒有甚麼動靜，又想向外走去，可是也就在此際，只聽得一下暴喝聲，自遠而近，迅疾無比傳了過來！

那一下暴喝聲，來勢之迅疾，實在是難以形容，勢若萬馬奔馳一樣，剎那之間，便到圍墻之外！

而在那一剎間，唐豪整個人都呆住了！

他之所以會在那一剎間呆立不動，自然不僅是為了那一下暴喝聲驚人之極的原故，而是他一聽便聽出，那一下暴喝聲，乃是他咬牙切齒，懷恨了二十年之久的大仇人，天一堡主涂龍所發出來的！

在唐豪一呆間，已聽得甘德霖道：「大哥，你回來了？雪紅姪女，沒有事了麼？」

涂龍又悶哼了一聲，道：「我還未曾找到她，可是却也有了一件意外的發現。」

唐豪一聽到這句話，心中陡地一凛，心知涂龍所稱「意外發現」，自然是指他而言的了。

他心想，如今自己雖說制住了涂雪紅，但究竟沒有必勝的把握，至多不過全身而退而已，還是先躲起來，比較上算！

是以，他身形一閃，又進了屋子，再將涂雪紅抓在手中，制住了她的要害。

只聽得涂龍又問道：「她又逃出來了麼？」

有人回答道：「是，甘二爺想去對付她……却……吃了點小虧。」

甘德霖一聲長嘆，道：「大哥，天一堡雖然遠在關外，但是天下馳名，果不虛傳，那瘋婦人在一招之間，竟將我的鐵笛奪了去！」

涂龍用啼笑皆非的聲音道：「二弟莫取笑，這婦人連我……連我也……」

他像是有難言之隱一樣，講到這裏，長嘆了幾聲，再也講不下去。

甘德霖又問道：「大哥，這婦人是誰？」

涂龍道：「說來話長，我事後定然會告訴你的，但這一次她既然又逃了出來，定然是能將一寸粗的鐵枷扭斷了，她功力又大進了，我也不一定制得住她，二弟，你來幫我一下。」

甘德霖道：「好！」

隨着這一個「好」字，只見兩條人影，倏地越過了圍墻，落了下來。

唐豪在屋中，看得分明，只見前面的一個人似是鐵笛震五湖甘德霖，而另一個人，却是身形極之高大，一團金色的虬髯，貌相極其異特，雙目精光閃閃的老者。

血掌唐豪和這人，已有二十年未曾見面了，但這時，他一看到了那人，他的雙手，便不由自主，握得指骨發痛，他的臉上，也不住地在抽搐着。

那就是涂龍！

唐豪要用很大的壓制力，才能使自己不向外衝了出去，他緩緩地吸着氣，又緩緩地呼出來。

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他還保持着一點聲音也不發出來，那實在是十分困難的事情！

涂龍一落到了院子，便又嘆了一聲，他揮手向甘德霖示意，不可離得那婦人太近，他自己則來到了離那婦人身前五六尺處站定。

然後，他又嘆了一聲，用和他那種威武嚴肅的外形十分不相稱的聲音道：「你……又逃出來了，唉……這是何苦來？」

那婦人仍然一動不動地站着，涂龍搓着手，道：「來，跟我回去吧！」

他一面講，一面伸出手去。

但是他的動作，却十分緩慢，可以看得出他極之小心，唯恐不測。

而那婦人仍然站着不動。涂龍伸出去的手，眼看已要碰到她的手腕了，這時候，涂龍的動作，陡地快了起來，五指倏地一緊，便向那婦人的脈門，抓了下去！

這一下出手，當真可說是快疾之極，只見他五指緊處，已然牢牢將那婦人的脈門扣住，他臉上也

現出了一絲喜色來，又道：「我們——」

可是他才說了兩個字，情形便突然起了變化！

只見那婦人突然轉過頭來，向涂龍望了一眼。涂龍也像是知道事情要發生變化一樣，面色突然變了一變。可是，變化却來得太突然了，那婦人才一轉過頭來，手已揚起，一掌便向涂龍的臉上摑來！

涂龍連忙一側首，可是却已然慢了一步，「叭」地一聲響，一掌已被摑了個正着，那一掌的力道，竟是極重，摑得涂龍的身子，騰騰離地向後，連連退了三步，抓住那婦人脈門的手，也自然鬆了開來。

他站定身子之後，甘德霖首先失聲叫道：「大哥，你臉上——」

涂龍伸手在臉上摸了一下，他頰上不但熱辣辣地疼痛，而且一摸了上去，五道墳起的手指印，也可以立即摸了出來。

只見涂龍的面色，變得難看之極，那樣一來，他臉上的血印，也更明顯了，他吸了一口氣，一抖手，已取了一件奇形兵刃在手。

那是一柄長可三尺的龍爪鈎，通體純銅打就，五股利爪閃閃生光，像是一隻排開了的龍爪一般。

他一取了兵刃在手，甘德霖也大是緊張起來，鐵笛向前，對準了那婦人的胸前要穴，可是他剛才吃過苦頭，這時却不敢貿然出手。

這時，在屋中偷窺的唐豪，看了這等情形，心中也不禁駭然之極！

天一堡主涂龍的武功極高，那是天下皆知之事，二十五年之前，天下武林人物，曾在嵩山聚會，各論武藝，每日由武功高的人當壇主，直到有武功更高的人出現，才由後來者繼任壇主，當時，天一堡主涂龍，便曾連任七日壇主之久。

而這次聚會中，能連任七日壇主的，只不過四個人而已，可知他的武功之高。

而這，還是二十五年的事，時至如今，他的武功自然只有更高。可是，他已然伸手扣住了那婦人的要害，那婦人却若無其事，翻手摑了他一掌，將他震退三步，那婦人的武功之高，豈非更是匪夷所思？

唐豪屏住了氣息，只見涂龍握着龍爪鈎，又慢慢地向前，逼了過去。

涂龍的面色，十分難看，神情更是緊張。

他是在那婦人的左面逼近去的，而在他逼近去的同時，甘德霖手中的鐵笛，微微向下，也已在向前，慢慢地走了近去。

看這兩大高手，如此戰戰兢兢，去對付一個木立不動的婦人，看來似乎很滑稽，但是唐豪却並沒有這樣的感覺，因為他是看到過那婦人出手如風，武功非凡的。

涂龍向前，連跨邁了三步，來到了那婦人的身前，他身形一凝，沉聲道：「你別胡鬧了，還是快快跟我回去吧！」

他內功深湛，這兩句話，聲音如同閃雷一樣，聽來極其驚人。

那婦人的身子，略震了一震，忽然又尖聲笑了起來。

涂龍怒道：「你笑甚麼？」

他一面講話，一面手背疾揚了起來，龍爪鈎幻起了一股精虹，自上而下，向那婦人的頂門，迅疾無比地疾抓了下來！

唐豪在屋內，離涂龍少說也有三四丈，可是龍爪鈎下垂之際，所發出尖銳之極的「嗤嗤」聲，在他聽來，却還如同就在他的耳際響起一樣，唐豪的心中，不禁一凛，只聽得那婦人忽然也怪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你想殺我？」

她這一聲，「你想殺我」，和涂龍剛才那一聲「你笑甚麼」之間，一點空隙也沒有，是接着叫出來的，只見她話才出口，身形便陡地一矮。

這一下身形一矮，可以說是奇特之極。因為涂龍的那一招，龍爪鈎是向她當頭擊了下來的，她身形一矮，除了使龍爪鈎遲一些擊中她之外，可以說絲毫也沒有躲避的作用在的。

涂龍一見，腕力陡地加强，手中的龍爪鈎，去勢更疾，只聽得他和那婦人，同時發出了一下怪叫聲來，只見那婦人的身子，忽然一斜，緊接着又向下一挺，已然向上，疾拔了起來。

而涂龍那一擊，力道太大，一時收不住勢子，龍爪鈎向地上直擊了下去！

地上的積雪有好幾寸深，可是龍爪鈎擊了下去，還是直擊在青石板上，積雪翻飛中，居然仍有連串火星，向上直冒了起來。

那婦人在斜斜拔起身子逃開，涂龍一擊擊空之際，本來是有大好機會，可以取勝，可是她落了下來之後却只是呆立不動。

涂龍一挺身，站定了身子，他面上青白不定，十分尷尬，過了半响，才聽得他無可奈何地一笑，道：「你……武功竟這樣高了？」

那婦人尖聲怪笑着。

涂龍硬的不成，又用軟的，他將聲音放得十分溫和，道：「你……唉，其實，你若不是瘋了，我也不會冷冷清清地讓你一個人住在塔上的。」

那婦人恍若未聞，涂龍又慢慢地向前走去，甘德霖叫道：「大哥，小心！」

涂龍却向甘德霖搖了搖手，示意他不要出聲，

他一直來到了那婦人的身邊，又放柔聲音道：「嫦娥……」

他當然在叫了一聲之後，還講了別的話，可是血掌唐豪，却一些也沒有聽到。

唐豪一聽得凃龍的口中，叫出了「嫦娥」兩個字來，腦中只覺得「轟」地一聲響，刹那之間，眼前什麼也看不到，耳際也什麼也都聽不到了！

當然，那只是極短時間的事，緊接着，一下尖銳的婦人尖叫聲，又將他從那種不聽不見的情景中拉了回來，他不由自主，微微地喘着氣，向前看去，只見凃龍已狼狽後退。

而那婦人，却正盯住了凃龍在看。

那婦人的一雙眼睛，唉，那實在不是一對活人的眼睛，它的眼珠和眼白，幾乎全是灰白色的，看了令人噁心和不寒而慄。

但是，血掌唐豪，剛才聽得淸淸楚楚，凃龍叫那婦人的名字是嫦娥。

嫦娥，那是二十五年之前，他替一個絕色的苗家少女起的名字，那少女本來有一個十分難讀的名字，唐豪記了幾次也記不住，他只是叫她嫦娥，唐豪並不是滿腹經綸的才子，他只知道，月裏嫦娥是天上最美的仙子，而他的嫦娥則是地上最美女子。

唐豪認識嫦娥的時候，已然三十出頭了，而他在武林中，也已相當有名氣。

唐豪的血掌功夫，本是十分邪門的毒掌，他爲人也絕不是甚麼正人君子，是以他的名氣也决不是甚麼俠名，正名，一提起他的名字，令人想到的便是凶殘、恐怖，然而這一切，一直生活在苗疆中的嫦娥，却也是不知道的。

嫦娥只知道他叫唐豪，叫血掌唐豪。

而在嫦娥的心靈中，血掌唐豪，就等於是天神一樣，是她最愛的，最崇拜的一個人。因爲若不是唐豪，她早已被兩頭猛虎吞吃了，而她在虎口餘生之後，却是親眼看到唐豪將兩頭猛虎生生裂死的。

唐豪絕未曾想到，自己苗疆之遊，本來是想來尋找武林中傳說，昔年點蒼派高人，遺落在苗疆的一本絕頂旁門武功秘笈的，但結果，却會遇到了嫦娥！

他在苗疆，依照苗人的習俗，和嫦娥結成了夫婦，在苗疆整整住了三年。

那三年，可以說是他一生之中，最幸福的時刻了，和接下來的二十多年相比，一個就如在雲端之上，過神仙生活，但一個，就像是在地獄之中受折磨。

三年之後，唐豪想起中原的故舊，也想將自己的美妻在人前炫耀一下，但是嫦娥却不肯離鄉，唐豪約以一年爲期，重臨苗疆，那時，他已然打定主意，準備和嫦娥在苗疆安居一世的了。

如果不是唐豪這次的離開，那麼以後的一切，自然也不同了。

但是唐豪却離開了苗疆，在他準備一生隱居苗疆之前，恩恩怨怨，總得有一個了斷。而當他在這一年之中，着實做了幾件轟動武林的大事，重又回到了苗疆之後，却一切全不同了。

當唐豪興冲冲回到了苗疆之後，他本來居住的砦寨，已成了一片平地，他在廢墟之上，號叫了幾個時辰，才有幾個刼後餘生的苗人，從隱藏處走出來，告訴他發生了甚麼事。

就在他走後不久，有一批漢人，衝了進來，個個武功高強，據稱是來找什麼武功秘笈來的，可是一看到嫦娥，驚爲天人，武功秘笈也不找了，當塲便有幾個人，爲了爭嫦娥，打了起來，後來被一個身形極其高大的，搶着嫦娥走了。

嫦娥在被搶走之前，曾拔出身邊的尖刀，刺向她自己的胸口。那幾個苗人之中，有一個曾親眼看到，那柄尖刀，已直沒至柄，嫦娥只怕是當塲死了的，但是她還是被人帶走了。

當時，唐豪全身就像是完全僵硬了一樣，直挺挺地站着，倒令得那幾個苗人害怕起來，圍着他叫嚷了好久，唐豪才「哇」地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那時候，血掌唐豪，已是武林中十分有名的人物了，而且，他行事也相當邪，令得人家，聞名喪胆。可是這時，他却搥胸頓足，痛哭了起來。

他自然知道，那一干進入苗疆的人，全是中原武林高手。可是苗人却也自然叫不出他們這些人的名字，令得唐豪想追查也無從追查起！

他哭得天昏地黑，足足有三天，水米不沾牙，好幾次昏了過去，全是那幾個苗人將他救轉的，一天之後，他離開了苗疆。

從那時起，他失去了嫦娥，而武林之中，也失去了血掌唐豪這個人。

唐豪化了足足半年工夫，根據那幾個苗人所描述的，搶走嫦娥那人的身形，容貌，到處探訪，才查出那人，可能是武林怪傑塞北天一堡堡主凃龍，他於是遠赴關外，他一到關外，便和凃龍見了面，而且也一言不合，便立時動起手來。

那一次，唐豪並沒有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他和凃龍，也只不過過了三招。就在那三招之中，他知道自己的武功，和凃龍比較，還相去太遠，還一定要痛下苦功。

接着，他又知道，天一堡戒備森嚴，堡中高手如雲，要混進堡中去，當眞比登天還難。

於是，他下定了決心，在天一堡之外，以一個

關內逃荒者的身份，搭了一間茅屋，過着極其淸苦簡陋的生活，住了下來。

多少年來，天一堡中的人，都只知道那老頭是陳老爹，沒有人知道他眞正的底細，而唐豪在這二十年中，一有機會，便在挖掘地道，終於也給他挖通了一條直通天一堡的地道。

他之所以會有那樣的毅力，全是他一定要爲嫦娥報仇的决心在支持着他的，在他的心目中，他的嫦娥，一定是早已死了的。

可是如今，他却又淸淸楚楚，在凃龍的口中，聽他叫出了「嫦娥」的名字！

眼前這個鬼怪也似的醜婦人，就是嫦娥？

歲月無情，已經二十年了，在這二十年中，自己何嘗不是由翩翩年少，而變成了一把枯骨，嫦娥變得那樣，又何足出奇？

可是，嫦娥本來是一個溫柔如水，纖秀得幾乎連吹一口氣都會被吹倒的女子，何以在二十年之後，她雖然瘋瘋顛顛，但是武功却如此之高？

血掌唐豪，這時的心中，亂到了極點，無數的疑問，在他的心中盤旋，以致他覺得天旋地轉起來，要不由自主，向旁跌出了幾步，扶住了牆，才能站定。

他將雙眼睜得極大，望着外面，只見凃龍的身子，在急速地後退。

凃龍的身子，是被那婦人的手指，直指着他，而不得不後退的。

那婦人尖聲道：「是你在叫我麼？」

聽到了這一句話，唐豪的心中，已可以肯定那婦人就是他的嫦娥了。

因爲相隔了二十多年，她的音調，當然完全變了，變得如此尖利，如此可怖，如此令人毛髮直豎。但是她那種苗人學講漢語的生硬之音，却還未曾盡去！

凃龍道：「是啊，嫦娥，你別再胡鬧了，還是回去，一個人靜靜的想想好。」

嫦娥直着雙眼，道：「我想誰？」

凃龍冷笑一聲，道：「自然是想你心中所要想的人啊！」

嫦娥的喉際，發出了一種異樣的哽咽之聲，道：「唐豪……血掌唐豪？」

唐豪在屋中，聽得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嫦娥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來，在這一聲凄厲的叫喚之中，實是蘊滿了二十年來的血和淚！

他實在隱忍不住了，他祇覺得自己的喉頭，也哽咽了起來，以致不可自制地，發出了一種「咯咯」聲來。

凃龍那時，還全神貫注地在對付着嫦娥，並未曾聽到自屋中傳出的那聲音，可是在一旁的甘德霖，突然聽到有怪聲自屋中傳了出來，他不禁陡地一怔，失聲道：「大哥，屋中是什麼人？」

凃龍一呆，道：「沒有人——」

他一句話未曾講完，也已聽到，屋中有異樣的聲音，傳了出來，他連忙一側身，身形斜斜向旁，掠開了兩三步，手中的龍爪鈎一揚，喝道：「甚麼人？」

這時，就算凃龍不大聲呼喝，唐豪自己，也是一樣要走出來的了。

唐豪的心中，實在想直衝而出，衝到嫦娥的面前，向她傾訴別後之苦。但是，二十年的蟄居，却使他變得深沉得多了，他知道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，若是不小心行事，那麼自己祇怕性命難保！

是以他一聽得呼喝，一伸手，將凃雪紅抓得更緊，右掌緊貼在她的頭頂之上，然後，才緩緩地向外走去，道：「凃堡主，是我。」

這個院落，空置已久，凃龍身爲天一堡堡主，自然不會不知，聽到有異聲，已經是十分怪異，却不料一問之下，竟立時有人答應，一聽聲音，便知道來的是陌生人，凃龍的心中這一驚，實是非同小可！

今晚已然一連生了兩個意外，大雪之夜，四野可稱平靜之極，但是在天一堡中，却殊不平靜，凃龍連受兩次意外打擊，愛女下落如何，至今未明，忽然之間，又有生人混進了天一堡來，他爲何不大驚？

要知道天一堡防守極嚴，若是有甚麼人竟能神不知鬼不覺地混進來，那幾乎是沒有可能之事，但如今人已到了天一堡之中，可知來人定然非同凡响了！

是以他一面心中吃驚，一面向甘德霖擺了擺手，示意他小心，一面倏地循聲定睛望去。

唐豪話一出口，人已走出了屋子。

凃龍一眼望去，首先看到的，是被唐豪制住了的凃雪紅！一見愛女，凃龍忙叫道：「紅兒！」身形一閃，騰地向前跨去。

可是，他才跨出了一步，便看到女兒的性命，是在人家的手中！

他又立時站定，這才看到了唐豪！

凃龍的雙眼之中，精光四射，定在唐豪身上，好半晌，兩人都不說話，還是在一旁的甘德霖，忍不住問道：「大哥，他是誰？」

凃龍緩緩地道：「我想，這位朋友，定然便是在武林之中，久已沒有人提起的血掌唐豪了，是不是？」

血掌唐豪發出了一下驚心動魄的冷笑聲來，道：「正是唐某人！」

涂龍「嘿嘿」地笑着，道：「閣下居然能私入天一堡，這可是難能得很啊。」

唐豪語音冰冷，道：「天下無難事，只怕有心人。」

涂龍慢慢地向前，走出了一步，道：「適才我出天一堡，和堡中諸人，以及帝后雙煞相遇，道閣下在天一堡外，扮着逃荒老漢，已經住了二十年之久，想來就是爲了要進天一堡了。」

唐豪的心中，怒火翻騰，然而他究竟是老江湖了，他知道自己制住了涂雪紅，形勢就對自己有利。可是在如今的情形看來，還不是絕對有利，仍需沉着應付的。是以他强抑着心頭的怒火，道：「正是。」

涂龍仰天大笑，他的笑聲，十分怪異，綿綿不絕，傳了開去。唐豪只聽得在他來到了一半時，外面似乎有許多雜沓的脚步聲，傳了過來。

他笑了許久，方始大聲道：「然則，閣下可是和涂某人有仇麼？」

唐豪緊緊地咬着牙，一字一字，如同從齒縫中迸了出來一樣，道：「是的，奪妻之仇！」

在唐豪而言，以爲涂龍一定是知道自己和他之間，有着甚麼仇恨的，他也預料到自己「奪妻之仇」這四個字一出口之後，涂龍可能立時有所動作，是以全神貫注，以防有變。

可是，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涂龍却是一怔，大惑不解地問道：「閣下此言何意？」

唐豪厲聲道：「你還不知道？二十多年前，你從苗疆搶回來的，是甚麼人？」

涂龍面色一變，失聲道：「嫦娥？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騰地後退了一步，望了望嫦娥，又望了望唐豪，恍然大悟地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怪不得她口中常呼唐豪之名，原來她是你的——」

不等涂龍講完，唐豪已然撕心裂肺地怪叫道：「她是我的妻子！」

那一下呼叫，實在是驚人之極，而隨着這一下呼叫聲，唐豪的左手，仍然扣住了涂雪紅的脈門！本來按在涂雪紅頭頂的右手，却疾揚了起來，掌心轉得血也似紅，拉着涂雪紅，向前撳去，翻手一掌，便攻向涂龍的胸口！

那一掌的來勢，快絕無倫，涂龍一眼看到他手心殷紅如血，怵目驚心，掌風捲到，一股極其難聞的血腥味，也隨之壓到，涂龍身形急速後退，手中的龍爪鈎，却自下而上，抓向唐豪的右腕。

唐豪一看到了涂龍，便想起自己這二十餘年來的苦楚，怒氣本已升至頂點，只不過是强自壓抑着而已，這時，他在實在忍不住的情形之下了，發掌出擊，將壓了許久的怒氣，一齊引了起來，實已不可收拾！

只見他眼中滿是血絲，口中發着令人心悸的怪叫聲，一掌不中，手背倏地縮了回來，却連攷慮也不加攷慮，一掌便拍向涂雪紅的頭頂！

涂雪紅的脉門爲唐豪所扣，可以說絕無反抗之可能，那一掌去勢，如同電光火石一樣，眼看血掌一下，涂雪紅便難免腦漿迸裂了！

可是，也就在那一刹之間，情形却又生出了變化！

當唐豪一掌向涂雪紅的頭頂拍下之際，涂龍早已驚得呆了，他張大了口，想叫唐豪手下留情，有話好說。可是他却是張大了口，說不出話來。

而在唐豪一動上手之際，甘德霖手中鐵笛，也已帶起「嗤」地一股勁風，向前疾點而出，然而，當他的鐵笛點出之際，唐豪却已縮回右臂來。

唐豪此際，壓了二十餘年的仇恨，一齊發洩了出來，狀態瘋狂，勢不可當，一舉手一投足之間，所帶起的力道，盡皆强得出奇，甘德霖剛一攻到他的身後，便遇到一股勁風，迎面撞了過來，不由自主，騰地向後，退出了一大步。

他在退出了一大步之後，却恰好撞在嫦娥的身上……

甘德霖吃過嫦娥的苦頭，一撞到了嫦娥的身上，便已知道不妙，可是還來不及脫身，便聽得嫦娥一聲怪叫，他肩頭一緊，已被嫦娥抓住！

甘德霖大吃了一驚，但事情變化得實在太快，他連驚呼聲也未曾發出來，嫦娥的手背一振，他整個人已然被直拋了起來，向唐豪壓了下去！

這一切，全是在電光石火間，幾乎是同時間內所發生的！唐豪一掌還未曾拍到涂雪紅的頭頂，甘德霖老大的身軀，已然壓了下來。

對唐豪來說，這也是意外之極的事，他想退避，也已不及，百忙之中，眞氣隨意念運轉，已然倏地改招，手腕翻動，拍向涂雪紅的一掌，翻了起來，向甘德霖疾拍而出，「叭」地一聲響，正擊在甘德霖的肩頭！

唐豪的血掌功夫，何等厲害，甘德霖雖說也是一等一的高手，但這時，他却是身不由主，被人家硬生生抛了出來的，那有還手之力？

隨着那「叭」地一聲響，甘德霖發出了一下慘叫聲來，身子如同斷綫風箏也似的，向外直跌了出去！

而也就在那一刹間，涂龍却已定過神來。

涂龍究竟是武林大豪，就在那間不容髮之間，

他看出唐豪右臂上揚，左臂扣住了涂雪紅的脈門，胸前門戶大開，是可趁之機！

他不再猶豫，踏中宮，走空門，龍爪鈎蕩起一股晶虹，直攻唐豪的胸口！

唐豪才一掌將甘德霖的身子擊飛，龍爪鈎便已攻到了胸前，他再想迴臂應敵，那是萬萬不能，而龍爪鈎的來勢，如此疾勁，若不設法，立時便有性命之虞！

在這樣緊急關頭，自然是先保住了性命要緊，唐豪一聲怪叫，左手五指，鬆開了涂雪紅的脈門，將涂雪紅推得向外疾滾了開去。

而他左手一探，迎着龍爪鈎的來勢，向前直抓了出去，那一抓，雖然發得倉猝，可眞是又狠又準，五指一緊，已將龍爪鈎緊緊抓住！

兩人一齊用力向後一帶，若論內功，却始終是涂龍畧勝一籌，是以兩人一齊用力向後一拉間，唐豪身形不穩，向前跌出了半步。

這時，他們兩人，各自一手，還都抓住了龍爪鈎，龍爪鈎總共不過三尺長，他們兩人的距離之近，也可想而知，高手過招，絕少這樣近身搏殺，自然看來也更是驚心動魄之極。

而涂龍剛才仰天大笑，他的笑聲，本來是一種信號，天一堡中高手，又各舉火把，向前奔了過來，將那院子團團圍住了。

在院子四周的圍牆之上，也爬滿了人，祇不過唐豪，涂龍等人，因爲一動上手，根本沒有閒暇去注意別的事，是以未曾留意而已。

而這些人一到，便看到鐵笛震五湖甘德霖中掌跌出，又看到堡主和對方相距如此之近，在作生死之門，也全都驚得目瞪口呆！

唐豪一掌向涂龍迎面擊出，涂龍心知自己的內力雖然勝過對方，但是血掌却是旁門四大毒掌之一，若是硬接，也難免吃虧！

是以他一低頭，突然之間，手一鬆，竟棄了龍爪鈎不要，身形疾轉，在雪地上疾滑而過，將地上的積雪，帶得飛濺了起來，成了一股雪泉，一眨眼間，他已然到了唐豪的背後。

他到了唐豪的背後，唐豪還在發怔，涂龍手起掌落，一掌向唐豪的背上拍下！

這一下棄鈎搶攻的招數，堪稱妙絕，唐豪覺出背後風生，心知不妙，足尖一點，「嗖」地向前，直竄了出去。本來，涂龍已在他的背後，始終是制了先機的，可是也就在此時，忽然聽得涂雪紅一聲怪叫，道：「爹，快……快來救我！」

涂龍一聽，顧不得發出第二掌，連忙回過頭，向涂雪紅望去！

他不看猶可，一看之下，不禁亡魂皆冒！

只見涂雪紅已落在嫦娥的手中了！嫦娥鳥爪也似的怪手，抓住了涂雪紅的肩頭，將涂雪紅的身子，提了起來，提得雙足離地。

涂雪紅雖然在竭力掙扎，可是却無補於事。

而更令得涂龍吃驚的，是嫦娥臉上的那種詭異神情！

嫦娥的臉上，本來已瘦得一絲肌肉也沒有的了，但是由於她的顎骨正在抖動着，是以看來，像是她的五官，在不斷變動着位置一樣。而自她的眼中，却閃耀着一種詫異之極的光芒！

涂龍一見這等情形，幾乎連人都凉了半截，他忙搖着手，喘着氣，可是，却又急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。

在那樣的情形之下，他自然顧不得再去進攻唐豪了，唐豪在向前竄出了丈許之後，轉過身來，一看到這等情形，他也是一怔。

只聽得涂龍叫道：「放她下來，放她下來！」

天一堡主涂龍的內功，何等深湛，再加上涂雪紅乃是他疼愛的女兒，這時他撕心裂肺的一叫，聲勢之强，更是駭人之極！唐豪本來要趁勢向前掠過去的，也被他的呼喝聲，阻了一阻。

天一堡中的高手雖多，但是一看到堡主的愛女，已落入瘋婦人的手中，也全皆面色蒼白，沒有了主意，在涂龍的叫聲靜了下來之後，刹那間，四圍竟靜到了極點。

只有被嫦娥捉住的涂雪紅，喘着氣，掙扎着道：「爹，你怎麼不來救我？你怎麼不動手？」

汗珠從涂龍的額上，滾滾落了下來，他向前連連跨出了兩步，可是這時候，嫦娥的神智，像是清醒了不少，她冷冷地望定了涂龍，道：「你再向前走來，我就捏死了這小女娃。」

涂龍縱有通天的本領，在這樣的情形下，也是絕不敢妄動的。

他假裝歡喜，道：「嫦娥，你清醒了，這可好了，我們有話，可以慢慢地說！」

嫦娥語音冰冷，道：「這許多年來，我從來就是清醒的，我甚麼時候不清醒來？我甚麼時候不記得你這禽獸不如的東西是怎樣對我的？」

嫦娥這時的話，如此清醒，這不禁令得涂龍十分狼狽，可是他却一點也不敢發作，祇是道：「是，是的，可是……你先將她放開了吧！」

嫦娥的話，雖說十分清醒，可是這時，她却又像是糊塗了起來，祇聽得她桀桀怪笑道：「爲甚麼？我……好不容易找到了他，怎還肯放手？」

涂龍一面抹汗，一面道：「嫦娥，你弄錯了，你當你抓住的是甚麼人。」

嫦娥的雙眼，又發起直來，只聽得她尖着喉嚨叫道：「唐豪……血掌唐豪……」

此情此景，唐豪身歷其境，心中的痛苦，實在是難以形容的，他全身發着抖，他不知有多少話要說，可是，除了喉間不住發出「咯咯」聲之外，他却是半個字也難以講得出來。

涂龍略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嫦娥，你弄錯了，你抓住的怎會是唐豪？你看看清楚，那是一個小女娃，一個女孩子，不是你的唐豪！」

嫦娥像是呆了一呆，突然將涂雪紅提了起來，瞪大了雙眼，望定了涂雪紅。

這時，她的鼻尖，幾乎和涂雪紅的鼻尖相對，像死魚眼睛一樣的雙眼，泛着可怕的光芒，涂雪紅緊緊地閉住了眼睛，不斷地尖叫着。

嫦娥看了涂雪紅片刻，搖了搖頭，道：「你說得對，這……不是我的唐豪。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竟然一鬆手，涂雪紅身子陡地向下跌來，但是她身子還未落地，涂龍身形一矮，雙掌已一齊向前推出。

「轟」地一聲，一股極强的勁力過處，將涂雪紅的身子，湧得向外直跌了出去，涂龍在雙掌一發之際，便叫道：「二弟！」

甘德霖一聲答應，就在涂雪紅的身子向外跌出之際，他身形疾展，掠向前去，追上了涂雪紅的身子扶住。

涂雪紅在甘德霖的身上，剛才，她倒還有力量勉力掙扎尖叫，但這時她已脫了險境，却全身都軟了下來，一聲呻吟，昏了過去。

涂龍忙又叫道：「二弟！」

甘德霖忙道：「不妨事，她只不過是驚恐過甚，昏了過去而已。」

涂龍直到此際，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，身子向後退去，可是他退了兩步，便聽得嫦娥尖聲道：「涂龍，你別走！」

涂龍一呆，右手對向身後，防止在身後的唐豪，突然來襲，道：「你還叫住我作甚？我一直以為你瘋了，為了你好，才將你鎖在塔上的，如今你既然已經清醒，你喜歡離開，我絕不留你！」

嫦娥像是一時之間，弄不明白涂龍的這一番話是甚麼意思一樣，她側着頭，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我……上那裏去呢？」

涂龍的身子，突然向旁閃開了七八尺，道：「那你可以問問你的血掌唐豪！」

嫦娥發出了一下凄然欲絕的苦笑聲來，道：「唐豪？他……在甚麼地方？」

血掌唐豪直到這時，才能發出聲來，他先發出了一下異樣的怪叫聲，然後道：「我……我在……這裏！」

由於他的心中，實在太激動了，是以他這樣的一句話，也是分成了幾截，才講出來的。

嫦娥又側起了頭，唐豪的身子，一面發抖，一面向前走來，直來到了嫦娥的面前，道：「嫦娥，是我，我就是你的唐豪！」

嫦娥這一次，像是已聽明白了，她的眼睜得老大，眼光停在唐豪的身上，唐豪也睜大了眼，可是淚水已自他的眼中，流了出來，他的心中在想，嫦娥一定已認出他來了，一定已認出來了！

以為嫦娥打量着他，就一定可以認得出他，那自然只是唐豪一厢情願的想法。

事實上，不要說嫦娥是一個瘋了的人，就算是一個極其清醒的人，也難以將當年風度翩翩的美少年，和如今滿面皺紋，眼佈紅絲的唐豪，連在一起的。

唐豪正想再說甚麼之際，却不料嫦娥已突然揚起手掌，向唐豪的臉上摑來！

唐豪這時，面對着嫦娥，心中是如何地激動，在那一剎間，他可以說甚麼事全想到了，可就是未曾想到嫦娥會出手打他。

再加上嫦娥的出手，快捷無比，電光石火之間，只聽得「叭」地一聲，已然摑中了唐豪，那一掌的力道，當真大得可以，打得唐豪的身子，猛地向旁一側，一個站立不穩，跌倒在地上。

唐豪雖然立時手在地上一按，站了起來，可是他的臉上，却也立時紅腫了起來。

唐豪站定了身子之後，只是不住地喘着氣，一時之間，實是不知該如何才好。

但是嫦娥却已尖着聲，罵了起來，道：「你是甚麼東西，你怎會是我的唐豪！」

唐豪尖叫了起來，道：「嫦娥，我是唐豪，我確是唐豪，你看看清楚，我……變了不少，但是你一定仍可以認出我來的。你看看清楚！」

嫦娥的眼光，一直就未曾離開過唐豪的臉，但是，她當日，未到天一堡，人便已瘋瘋癲癲了，她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已變成了甚麼樣子，而在她的印象之中，唐豪一直是一個年少英俊的人，忽然一個糟老頭子，自認是她的唐豪，這令得她的心中，陡地大怒起來，只聽得她發出了一下極其難聽的怪叫聲，道：「你再說！」

她這三個字，實在是尖銳之極，宛若有六枝利箭，直穿入了耳膜一樣，令得聽到的人，盡皆面上失色。

甘德霖，涂龍等人，接連向後，退出了幾步，而伏在圍牆上的衆人之中，有十幾個人，竟然心神

受震太甚，自圍牆上跌了下去！

首當其衝的唐豪，在剎那之間，更是氣血翻湧，只覺得心口一陣陣發甜，他身形連連後退，眞氣强運，想將那一口鮮血，忍了下去。

他不由自主地在後退，却在不知不覺中，退到了涂龍的面前。

涂龍一見有機可趁，如何肯輕易放過，手起掌落，「叭」地一掌，已然擊中了唐豪的背部。

嫦娥在尖聲嚷叫，她本是無意傷人的，但由於她的內功，極其卓絕，鼓足了眞力一叫，那便和佛門「獅子吼」，邪派中的「呼魂懾神」之法，大同小異，令得聽到的人，心神皆震。以唐豪的功力而論，强運眞氣，本來也可以無事的。

可是正在他眞氣運轉的緊要關頭，背後忽然受了那一掌，他的身子，猛地向前一仆，「哇」地一聲，鮮血如泉，自他的口中，直噴了出來！

他的身子仆倒在地之後，立時縮成了一團，他噴出的鮮血，落在積雪之上，紅白相映，更是觸目驚心。涂龍一見擊倒了唐豪，心中大喜，踏前一步，又待再發一掌時，却聽得在圍牆之前，傳來一聲怪叫，道：「涂堡主留手，這人我們暫時還要他活着？」

緊接着，一條人影，「颼」地掠下，却正是黑風仙后曾希！

緊跟在黑風仙后曾希身後的，則是金蜈神君厲嘯。幾個人躍進圍牆，那是神刀雙虎等堡中高手。

涂龍在踏出了一步之後，一掌已待擊下，曾希一到，他立時住了手，道：「原來是兩位到了，兩位可是和血掌唐豪有仇麼？」

曾希沉聲道：「正是，我們追尋了他二十餘年，今日方得他行踪，涂堡主若是將他交給了我們，我們絕不敢忘記涂堡主盛情。」

涂龍「哈哈」一笑，道：「曾仙后太客氣了，此人既是賢伉儷要追尋的仇人，天一堡焉會加以阻攔。」

曾希和厲嘯兩人，一齊拱手，道：「多謝涂堡主！」

他們兩人，行動一致，一面說，一面向前走去，各自一俯身，倏地伸手，一左一右，已將唐豪左右兩手的脈門扣住，手臂一振，將唐豪萎頓在地的身子，硬拉了起來。

這時，唐豪的樣子，看來更是駭人，只見他半邊面門腫着，口角滿是血漬，天氣嚴寒，血都凝成了冰渣子，沾在他的鬚眉之上，他內傷十分沉重，身子雖然被厲，曾兩人，硬提了起來，但却仍然垂着頭。曾希和厲嘯兩人，不約而同，發出了一陣驚心動魄的聲音來，道：「唐豪，你也有今天！」

金蜈神君厲嘯一面說，一面手起掌落，便待向唐豪的頭頂，拍了下去。

可是他一掌才揚了起來，曾希便陡地彈出了一指，喝道：「你作甚麼？就這樣一掌劈死了他，那有這等便宜之事？」

厲嘯的手腕，被曾希一指彈中，忙不迭縮回手來。

曾希一字一頓，叫道：「唐豪！」

唐豪仍然垂着頭，一聲不出。

曾希又叫道：「唐豪！」

她第二聲呼叫，唐豪依然沒有出聲，却聽得嫦娥冷冷地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，唐豪的名字，也是你叫得的麼？」

嫦娥的這句話，一傳入了曾希和厲嘯兩人的耳中，兩人不禁陡地一怔。黑風仙后曾希的性子，何等暴烈，心中立時大怒。

若不是她身在天一堡之內的話，只怕她早就發作了，然而這時，她却也知道，能不和天一堡翻臉，最好還是不要鬧翻的好。

他們兩人，是剛隨着神刀雙虎等人，來到了天一堡之中的，自然也不知嫦娥是甚麼來頭，當下，曾希向嫦娥望了一眼，却轉過頭去，道：「涂堡主，這位却是何人？」

涂龍心念電轉，淡然一笑，竟道：「曾仙后這一問，可問倒我了，她是和唐豪一齊混進天一堡來的，我怎知她是誰？」

涂堡主這幾句話一出口，甘德霖，神刀雙虎等堡中高手，齊皆怔了一怔，因為涂堡主所講的，可說沒有一句是實話。

但是，江湖上人，何等精靈，那些人在一怔之後，自然也立時明白了涂堡主的意思，是以沒有一個人出聲，人人都是靜以觀變。

黑風仙后曾希一聲冷笑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麼，你要替唐豪出頭了？」

嫦娥却又茫然道：「唐豪在那裏？」

曾希和厲嘯兩人，互望了一眼，總是他們兩人，一直闖蕩江湖，可是一時之間，却也猜不透對方是甚麼路數，曾希强自壓着怒意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唐豪在那裏，你不知道麼？」

嫦娥乃是一個失心瘋的人，當她迷糊的時候，她根本甚麼也不知道，她心中記得的，只有唐豪，是以她聽得曾希這樣問，便哭了起來，道：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唐豪在那裏？」

見了這等情形，曾希和厲嘯兩人的心中，更是大疑，曾希再道：「唐豪就被我們抓着，難道你竟然看不見麼？」

嫦娥在心中迷糊之際，她的眼珠子灰暗無光，看來十足是一個瞎子一樣，是以曾希才會有此一問的。

可是嫦娥却立時道：「在那裏？你們抓住了他？你們為甚麼要抓住我的唐豪？」

她一面尖聲怪叫，一面身形向前，疾逼了過來，曾希一見對方逼了過來，向厲嘯使了一個眼色，厲嘯立時會意，眼看嫦娥三兩步，便搶到了他們兩人的身前，厲嘯立時一鬆手。

本來，他們夫婦兩人，是一邊一個，抓住了唐豪的雙手的。

這時，厲嘯一鬆手，曾希的手臂，向後一揮，將毫無抵抗能力的唐豪，揮到了身後，而在此同時，厲嘯已雙掌一搓，兩掌一齊向嫦娥的胸前打去！

曾希為人極工心計，她還怕對方和天一堡是有關係的，是以在厲嘯雙掌向前而出之際，她目射精光，手中已扣定了一把暗器，四面望着，準備天一堡中人，一有所動作，便立時以暗器對付。

可是，在她遊目四矚之際，却看到天一堡中人，每一個都站着不動，果然是一副袖手旁觀之態！

曾希看到了這等情形，心中剛放了點心，已然聽得「砰」地一聲響。她連忙轉頭看去，只見厲嘯的那兩掌，已一齊擊在嫦娥的胸前！

金蜈神君厲嘯的功力如何，曾希自然是再清楚也沒有的了。她一見雙掌擊中，心知普天之下，能夠當得起他雙掌全力一擊的人，當真還寥寥可數，只怕連天一堡主凃龍，都不在其中，那麼，自己這一方面，當然已可以大獲全勝了！

是以，她一昂首「桀桀」一聲，怪笑了起來。

可是，她一下笑聲，才發了出來，却聽得厲嘯突然發出了一下異樣之極的悶哼聲來，曾希猛地一驚，已見厲嘯的雙掌，還未曾收了回來，身子便已騰地向後，退出了一大步。

在他退出一大步的那一剎間，他的臉色，已迅速地由白而紅，由紅而白，連續三次。這時在場的，全是武林高手，人人都可以看出，那是厲嘯已然受了極其深重的內傷，才會這樣的。

而黑風仙后曾希，心中的吃驚，更是難以形容，她也不及去問厲嘯究竟傷成怎樣，手腕倏地翻起，六枚毒蒺藜，已然電射而出。

那六枚蒺藜的去勢極快，「嗤嗤」連聲，向前射出，「拍拍拍拍」六下響，一齊射在嫦娥的身上，可是嫦娥伸手一拂，却將之拂落，一面又若無其事地向前走來，道：「唐豪在那裏？你抓的是唐豪麼？」

她問了兩句，厲嘯已然是滿口鮮血，汩汩地湧了出來。這時候，曾希再看到嫦娥向前逼來，實是如見鬼魅，拉了厲嘯，向後便退。

可是她站着不動，嫦娥向前逼來的勢子也不快，她一向後逃去，嫦娥也如旋風也似，向前捲了過來，道：「你不准抓住我的唐豪！」

在嫦娥向前逼來之際，曾希只覺得一股大力，迎面壓到，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，而且，這時她的丈夫，也已身受重傷，她可以說一點鬥志也沒有了。雖然她追踪二十年，為了報殺子之仇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唐豪，實在是不肯放手的。

但是，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，她却實在非放手不可了！她心中又驚又怒，一面真氣暗提，一面厲聲道：「你的唐豪在這裏！」

她一個「裏」字才出口，手臂一揮，已將唐豪揮得直向嫦娥，跌了出去。

唐豪本已受了重傷，生死由人，而曾希在將他揮出之際，扣住他脈門的五指，又疾一運力，更令得他傷上加傷，一面向嫦娥撲去，一面口中鮮血，又自狂噴！

而曾希一拋出了唐豪，便已帶着厲嘯，身形向上，疾拔了起來，一翻而越過了圍牆，口中則叫道：「凃堡主，閣下相助之情，實不敢忘！」

要知道她這時，只求全身而退，却是不敢再得罪天一堡中人的。

神刀雙虎等人向凃龍望了一眼，凃龍一揚手，示意於他們兩人離去，不必追趕。衆人仍舊不動，一起向嫦娥看去，只見她扶住了一碰就跌的唐豪，淚水迸流，正在痛哭着，甘德霖低聲道：「大哥，這婦人……」

凃龍揚手，道：「我們不要出聲，靜悄悄越出圍牆去再說！」

神刀雙虎道：「堡主，這也不是辦法。」

凃龍苦笑道：「你們剛才沒有看到麼？她的武功，如此之高，誰是她的敵手？她只怕要哭上些時，唐豪多半也活不成，我們先在圍牆之外，多派人守着，她有甚麼動靜時，再作打算！」

衆人都點頭稱是，一個個相繼躍過了圍牆，最後，方是凃龍帶着凃雪紅，躍了出來。

直到出了圍牆，凃雪紅驚定思驚，才「哇」地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凃龍忙道：「紅兒，現在已沒有事了，還哭甚麼？」

凃雪紅一面哭，一面道：「爹，你連一個婦人家也敵不過，我日後在江湖上行走，若是說自己是天一堡主之女，連我自己也覺得面目無光。」

凃龍神色尷尬，道：「別胡說，這瘋婦人……我是不願和她真正動手！」

凃雪紅「哼」地一聲，但是她却不再說下去，一擰身，道：「爹，那麼林浩生和玉琴這兩個人呢？我可還得帶人去追他們！」

凃龍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紅兒，你聽我的話，別再去理他們了。他們既然已離開了天一堡，那就讓他們去吧，今晚若不是你定要去追他們，只怕也不會惹出那麼多的事情來！」

凃龍一面講，凃雪紅的臉色就一路變。凃雪紅本來，容顏俏麗，看來十分動人，可是這時候，她面色鐵青，目射兇光，却給人以十分可怖之感。

一等她父親說完，她就尖聲叫了起來，頓着足，道：「不能！不能！我一定要立時去追他們，一定要將他們追了回來！」

凃龍在武林之中，是頂天立地，一等一的高手，可是在這個他從小就嬌縱慣了的女兒面前，他却也擺不出高手的威嚴來。

他畧呆了一呆，濃眉緊蹙，道：「堡中剛亂成一片，又要派人守着那院子，還是——」

不等凃龍講完，凃雪紅便一跺足，道：「好，沒有人跟我去，我自己去！」

她一面說，一面已向外走了開去，凃龍急叫道：「紅兒，你再胡鬧，若不是你胡鬧，怎會將血掌唐豪這樣的人，引進了堡中來？」

凃雪紅大怒，道：「你在做夢哩，林浩生和玉琴兩人，就躲在血掌唐豪挖成的地道之中，唐豪是他們兩人，引進來的。」

凃龍面色一沉，道：「雪紅，你越來越沒規矩了，你知道在對誰說話麼？」

凃雪紅呶起了小嘴，道：「那怪得我麼？誰叫你不分青紅皂白，就硬派人的不是？」

凃龍對這個女兒，實在也有無法可施之感，他只得又長嘆了一聲，道：「紅兒，浩生好歹是你的表哥——」

可是，他的話還未曾講完，凃雪紅却又尖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我可沒有這樣的一門親戚，他算是甚麼，嘿，我和他可是什麼關係也拉扯不上！」

對於凃雪紅的任性，凃龍心中也不禁發怒，他面色一沉，道：「好，那我問你，若是我找回了他們兩人，你準備怎樣？」

凃雪紅咬牙切齒，道：「我……我要將他們……將他們一齊……」

凃雪紅的話還未曾講完，可是凃龍却已然疾聲道：「別說了！」

他一聲喝斷了女兒的話，可是他的心頭，却仍然不免猶有餘悸，凃雪紅母親死得早，為了照料這個女兒，他多少年來，未曾離開過天一堡，女兒的任性，和有甚麼人違了她的意思之後，她慘酷的報復，凃龍焉有不知之理？而這次，林浩生和玉琴一起逃走，凃龍更知道女兒的心中，恨到了極點，他實在不願意聽女兒口中講出如何折磨他們兩人的方法來！

而凃雪紅却殘忍地笑了起來，道：「爹，你放心，只要抓到了他們，我一定有法出氣的。」

凃龍慢慢地向女兒走近去，道：「紅兒，你不是從小就十分喜歡浩生麼？或者我們找到了他，待我去勸勸他，那麼也許——」

凃雪紅用力咬着下唇，她的面色，又轉成了慘白，而她的雙眼之中，却是淚花亂轉，只不過她竭力忍着，才使淚水不致於落下來。

半晌，她才說道：「真丟人了，爹，別再丟人了！」

凃龍一呆，道：「你這是甚麼話，那有甚麼丟人？」

凃雪紅並不回答，却陡地轉過身去，凃龍伸手向她的肩頭搭去，想將她的身子扳回來。但是，他却太知道自己女兒的脾氣了，是以他手還未碰到凃雪紅，便縮了回來，只是道：「又怎麼了？」

凃雪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我，我已經對他說過了。」

凃龍一怔，心中恍然大悟，原來自己的女兒，已對林浩生表示過愛意了。

他呆了一呆，道：「浩生這渾小子，他怎麼說了？」

凃雪紅的聲音，變得十分冷酷，倒像是她在講的，是人家的事情，與她無關一樣。她道：「他怎麼說？他說，他絕不想在天一堡中，過寄人籬下的生活，他總是要出去另闖天地的，他絕不要人家以為他是只有靠了天一堡，才能活下去！」

凃龍緊皺雙眉，他聽得女兒轉述林浩生的話，心中自然不能沒有怒意，但是他也終究是武林大豪，聽到了這樣的話，心中也有幾分豪意頓生之感，脫口道：「好小子，居然有些志氣！」

凃雪紅尖聲道：「是的，他有志氣，哼，他既然不想靠天一堡，他既然不要我，我……我就叫他立即就滾，別再賴在天一堡中！」

凃龍吃了一驚，道：「你趕他走？」

凃雪紅刷地轉過身來，道：「怎麼？人家已經明明白白地說不要靠天一堡了，咱們反得低聲下氣地來求他麼？莫非天一堡還靠他？」

凃龍頓足道：「話不是這樣說，你又一直很喜歡他，這樣做不是……唉，不是太……」

——未完待續——

新派俠義奇情長篇連載

明駝俠影

司馬紫烟・著
董培新・圖

・前文提要・

上回書至明駝令主關山月，隨着彭菊人前往大巴山，抵達山脚，彭菊人似另有苦衷，告別而去，關山月獨自攀上山頂，進入廣寒宮中，憑着一隻玉環，獲與生母月華夫人相認，後又由駝翁白鐵恨口中，知悉了生父原名萬新月，因與月華夫人及劉逸夫之間，發生了一幕畸形戀愛的悲慘往事，萬新月鬱鬱以歿，關山月體念父親苦心，拒絕恢復姓萬。月華夫人要關山月說出殺死劉逸夫那人的姓名地址，關山月婉言拒絕，月華夫人不禁臉色微變，但最後却嘆了口氣，說是她終能找出那兇手來——

令主隨波去　魔教踞山猖

關山月急道：「不！母親！請你相信我，我答應了那位前輩，自然不能失信，不過我向你保證，這件事我一定替你追究個水落石出！」

月華夫人道：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關山月道：「我準備再去見那位前輩一次，問問她是否有過那回事？」

月華夫人又道：「假如有呢？」

關山月毅然道：「那我就將她請出來由你去跟她解決！」

月華夫人又問道：「萬一我們動起手來，你帮那一邊呢？」

關山月道：「我那一邊都不帮！」

月華夫人道：「假如你眼看着我打不過了，也不肯帮忙嗎？」

關山月痛苦的道：「是的！母親！你是爲夫報仇，我算是什麼呢？」

月華夫人一嘆道：「你那様已經很够了，我對你不能作太多的要求！」

關山月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，低沉地道：「母親！你假如被她殺死了，我會替你報仇的，只有在這種情形下，我才有一個正當出手的理由！」

白鐵恨一拍桌子大叫道：「好小子！恩怨分明，這才像個大丈夫的作爲，我那死去的老弟在九泉之下也應當瞑目了！」

關山月聽他又提到死去的父親，心中却不知是什麼滋味，他在未明身世之前，倒沒有什麼感覺，現在却反而感到一種無比的落寞！

入畫端來了一個食盒，打開食盒，取出七八個碟子排在桌上，同時低聲地對月華夫人道：「公子馬上就來了！」

白鐵恨立刻就大叫道：「誰叫妳去通知他的，那小畜生一來，嘔得人滿肚子不痛快！」

月華夫人輕輕一皺眉頭道：「入畫！妳也是多事，難道妳不曉得駝翁跟他合不來！」

入畫低聲道：「那是飛觴去通知的！婢子攔不住她！」

白鐵恨怒聲道：「夫人！快叫人去攔住妳那個小畜生，否則老朽馬上就走！」

月華夫人一皺眉頭道：「駝翁！請你看在這孩子份上，暫時忍耐一下好不好！」

說時指指關山月，白鐵恨尚未答話，門口傳來一個冷峭的聲音道：「娘！老駝子要走就讓他走好了！」

跟着聲音，閃進一個遍體錦裝的青年人，腰懸長劍，神情十分傲慢。

關山月知道這一定是劉幼夫，對他十分注意，但見他比自己略爲年青，相貌倒十分清秀，長眉斜挑入鬢，儒雅中却又顯得煞氣很重！

月華夫人立刻喝道：「幼夫！你怎麼對客人這麼沒禮貌！」

劉幼夫冷笑一聲道：「廣寒宮中從來就沒有這種粗莽的客人！」

駝翁白鐵恨怒叫道：「小畜生！你這是對誰說話！」

劉幼夫也朝他一瞪眼道：「自然是對你了！老駝子！」

白鐵恨氣得直吹鬍子，厲聲大叫道：「小畜生！老夫若不因爲你是晚輩，早就一掌劈了你！」

劉幼夫嘿嘿冷笑一聲道：「老駝子！你別不要臉了！廣寒宮中那有你充長輩的餘地！」

月華夫人見他實在太不像様了，一拍桌子叫道：「幼夫！你眼中還有我這個母親沒有？」

劉幼夫桀傲之態未減，橫目一掃關山月，說道：「娘！你又有了一個好兒子了，還會要我這個兒子嗎？」

月華夫人不禁一愣。劉幼夫又冷笑一聲道：「這才是你親親熱熱的乖兒子，你看他長得多英俊啊，完全跟你當年的情人是一個様子！娘！這下子你的悠悠相思，可有了個寄託了……」

月華夫人氣得渾身亂顫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！

白鐵恨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：「夫人！劉逸夫能有這麼一個兒子，也是件值得驕傲的事！」

劉幼夫怒喝一聽道：「住口！你少提我父親的名字，我父親活生生地被你們這些小人害死的！」

白鐵恨一怔道：「小畜生！你胡說些什麼？……」

劉幼夫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不要以爲我不明白，我比誰都清楚！」

月華夫人從座位上猛地站了起來，手指着劉幼夫，顫着聲音，怒斥道：「你明白什麼！你說，你說！……」

劉幼夫冷冷一笑道：「娘！你自己的事自己還不明白，要我這個兒子的說出來，似乎太不好意思了，我看還是大家留點顏面的好！」

月華夫人哇地一聲，嘴裏噴出一口鮮血，人也頹然地坐了下去，入畫與黄茗趕忙過去要扶她，却被她推開了，凄然地道：「好……幼夫！你父親死

的時候，你才四歲多一點，我千辛萬苦將你養到這麼大，想不到却換來你如此對我……」

劉幼夫仍是冷笑不語。

關山月却實在忍不住了，厲聲叫道：「混帳！你太不像話了！跪下來！」

劉幼夫斜睨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「你別對我大呼小叫的，雖然你比我大，雖然你我同出一母，我可不承認有這麼一個兄長！」

關山月怒叫道：「誰要做你的兄長！」

劉幼夫笑笑道：「那倒很好，我們兩不承認，你憑什麼叫我跪下！」

關山月怒道：「我要教訓你一點做人的道理，教你如何尊敬自己的母親！」

劉幼夫大笑指着月華夫人道：「她是你的母親可不是我的母親，因爲你才是她在情投意合之下的愛情產果，至於我……哈哈……我是她在背叛的心情下，無可奈何才生下來的……」

月華夫人發出一聲悲鳴，接着氣昏了過去！

白鐵恨也怒形於色，拍案起立，劉幼夫却飛快地在身上掏出一方陳舊的綫絹，丟在地下道：「白駝子！這是我父親臨終前留下的血書，他秘密地交給飛觴保管，直到我十五歲那年，她才交給我，你們看過了他的血淚陳詞，自然會明白我今天態度的由來！」

關山月不禁一愣，彎腰伸手想去拾取那綫絹，劉幼夫却拔出長劍叫道：「等一下！」

劍光掠過關山月的身前，將他逼退了一步！

劉幼夫抽回長劍道：「等我們之間的問題解決了，你再看不遲！」

關山月怔然道：「我們之間有什麼問題？」

劉幼夫一笑道：「我們雖然從未見面，但是這一場戰鬥似乎是早就安排好的，從我開始知道有你這麼一個人時，我就一直在等待着有這麼一天！」

關山月不禁微愕道：「難道你父親的遺書中要你跟我打一場嗎？」

劉幼夫搖頭笑道：「沒有！我父親不但沒叫我向你挑戰，反而要我出去尋訪你，跟你化除怨隙，叫我視你如同胞手足……」

關山月微覺愕然，不禁哦了一聲，可是劉幼夫却一臉獰色道：「現在我找你挑戰完全是爲了我個人的理由，我這一生中只想找兩個人好好地拚一場，最難得的是這兩個人居然合而爲一，全集中在你一個人身上去了……」

這一番話把關山月講得更迷糊了，振腕掣出白虹劍道：「打就打吧！什麼兩個人一個人的……」

劉幼夫哼了一聲道：「這話倒要說說清楚，我說的這兩個人，一個就是萬新月與我娘所生的兒子，爲了這個從未謀面的人，使得我在娘心中全無一絲地位……」

月華夫人剛從昏迷中醒來，聞言立刻大叫道：「幼夫！你簡直胡說，這些年來，我對你還不够好嗎？」

劉幼夫冷笑一聲道：「好是一回事，這些年來，妳心中除了萬新月與這個今天見面的兒子外，還想過別人沒有？」

月華夫人不禁一怔，劉幼夫又冷笑對着關山月說道：「我要找的第二個人：就是關山月，偏巧又是你……」

關山月詫然地道：「我怎麼又惹着你了！」

劉幼夫的臉上湧起猙獰的狠意，厲聲道：「我們雖然今天才見面，可是對你這個名字却不陌生，差不多每天都要在菁菁的口中聽到四五遍，不管我把心剜出來給她，她依然念念不忘她的關大哥，那時我就對自己發了誓，只要讓我見到這個關山月，我一定要跟他鬥上一鬥……」

這一說，關山月算是整個明白了，爲什麼侍書要替自己改名爲明千里，爲什麼琴挑等人再三要求自己不要洩露眞正的身份，原來，都是爲着了這層原故。

想到這裏，他不禁長嘆一口氣道：「劉幼夫，我不辭與你一鬥，但絕不是爲了你所說的兩個理由，我不想跟你爭在母親心中的地位，也不願跟你爲了一個女孩子而拚命……」

劉幼夫哇哇大叫道：「你說，那你是爲了什麼理由……」

關山月凛然道：「換諸異日，我是爲了你是劉逸夫的兒子而與你一決，可是今天，我却要爲了替母親懲誡一個不孝的逆子！」

他言詞中的浩然正氣，使得劉幼夫爲之一懾，但立刻又被一種驃肆的神情代替了，揚着劍大叫道：「不管你用什麼理由，反正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死！來吧！」

挺劍刺了過來，關山月用劍架住了，凛然地道：「你錯了！今天只有你殺死我，我是不會殺你的，當年我父親仁劍之下能容忍你的父親，今天我豈會要你受到傷害……」

劉幼夫怒意更甚，霍地又是一劍劈到，厲叫道：「放屁！你別假仁假義了，你老子要是好人，他就不該勾引有夫之婦……」

給他這一說，關山月也生氣了，伸手再度擋開他的長劍，正式展開招式，與他交戰成一團。

劉幼夫的劍路十分怪異，腕力也很強，關山月自負神力，擋住他的一招招狼劈居然十分費勁，逼得沒有辦法，只得把大羅四式又使了出來！

大羅劍的招式雖然是針對修羅七式而創，可是用來對付其他的劍法也具有相當威力，「乾坤始定」、「山岳永峙」兩式守招，將對方雷霆萬鈞的攻勢都封了回去！

然後他舌綻春雷，怒喝一聲，劈手刺出「白虹貫日」。

白虹劍上湧出半丈餘的精光，將劉幼夫罩在劍風之中！

劉幼夫似乎沒想到他的攻勢會如此凌厲，呆了一呆，一時不知如何抵抗！

而月華夫人也適時發出一聲驚叫，關山月並沒有傷害劉幼夫之意，所以在劍光快臨劉幼夫之際，立即停手不發，沉聲喝道：「把劍丟下來！」

劉幼夫忽地冷笑一聲，手中那柄暗紅色的長劍猛地向上發出一股莫大的彈力，將關山月的白虹劍彈出老遠！

然後他的劍又反刺回來，關山月大驚失色，連忙想將白虹劍抽回來自保，却似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吸住了一般，怎麼樣也抽不動！

劉幼夫的劍毫不留情地刺了過來，逼得他只好放開了手，側身避過那一刺。

劉幼夫大喝一聲：「你躺下來吧！」

長劍一圈，抖出萬道光芒，像魚網一般地平洒出去！

關山月赤手空拳，根本無法抵抗，而且他知道劉幼夫的長劍必然也是一枝寶劍，劍上的利芒絕非護身氣功所能擋避，長嘆一聲閉目束手待斃……

就在這萬分緊迫的關頭，旁邊電閃似的飛進一道人影，揮着一片青光，嗆然急響中替他擋過了那一劍！

關山月睜目驚視，發覺那出手之人，竟然是廣寒七大侍者之一的彈劍！

劉幼夫神色憤極，厲聲大叫道：「彈劍！你好大的胆子！」

彈劍一言不發，舞動手中的青光，向着劉幼夫撲去，劉幼夫冷哼一聲，暗紅色的光華突他凝成一線，在青光中鑽了進去。

緊接着紅光一冒，血水四射！

彈劍的身子被他攔腰掃爲兩截，劉幼夫却並不停留，手中暗紅色的劍光仍然向關山月追擊而至！

廳中一片呼叱聲，琴挑，司棋，入畫，侍書等四大侍者，都出手發動了，而且完全是要搶救關山月。

劉幼夫毫不在意，劍下分擊四人，而月華夫人與白鐵恨也發動了！

月華夫人的身形進得最快，單臂微動，她衣上的羅袖已捲了出去，裹住劉幼夫的長劍，將它摔了開去！

白鐵恨跟踪而至，撩臂突出一拳，拳風勁厲，將劉幼夫的身形擊退了兩步！

劉幼夫冷笑一聲，咬牙切齒地道：「好！你們全跟我作上對了……」

月華夫人顫着聲音道：「幼夫！你……」

劉幼夫一言不發，也不聽她說話，飛身從門口搶了出去。

白鐵恨身形猛地向外撲去，飛速地攔在劉幼夫前面，迎面搗出一拳，勁烈的拳風逼住了劉幼夫，使他無法再前進。

劉幼夫退了兩步，目中充滿了陰冷的寒意，冷冰冰地道：「駝鬼！你想幹什麼？」

白鐵恨怒喝道：「我要斃了你這小畜生！」

劉幼夫冷笑道：「對啊！不趁着今天人多殺了我，以後只怕有你們好受的！」

白鐵恨大叫道：「放屁！小畜生！老夫要宰你易如反掌，那裏還用得着人家幫忙！」

劉幼夫哈哈大笑道：「駝鬼！你別吹了，你眞要有那麼大的本事，也不會一次次地敗在我父親手下了，我雖然還趕不上死去的父親，可是單打獨鬥的話，還不見得就怕了你這個老駝子！」

白鐵恨怒不可遏，呼的一聲，又是一拳擊出，拳風如山湧至，劉幼夫身形輕轉，避開他的正鋒，雙手分上下交叉拍至！

白鐵恨不禁愕然地退後一步叫道：「小畜生！你這是從那兒學來的功夫……」

劉幼夫冷笑不語，運掌如飛，刹那之間，已經連續地攻出了十幾招。

這些招式，不僅詭異難測，而且速度也快得驚人！

白鐵恨連閃帶躲，好容易才應付過去，找到一個機會，又攻出了一拳，這一拳望去雖無驚人之處，可是他在發拳之時，態度十分凝重！

劉幼夫依然輕鬆地一笑道：「老匹夫！你把壓箱底的功夫都掏出來了！」

口中說着話，身子仍無動作，白鐵恨的拳勢進迫到離他身前兩尺之處，勁力突發，但聽得轟然巨響中，天搖地動！

而劉幼夫的身子突然平躺下去，將那股凌厲無匹的拳勢擦着身子掠過，餘勁碰觸在牆上，連整個廳堂都震動了！

劉幼夫在地下雙手一撐，身子像一支急箭般地倒射而至，分開雙腿，向白鐵恨的脚上絞去。

白鐵恨似乎沒料到他會使出這種怪招，一時無

法招架，雙脚立刻被他絞中，再也無法立穩，向旁邊跌撞出去。

連滾帶翻五六尺遠，才努力控制住身形。

劉幼夫也一個打挺恢復直立，見白鐵恨仍是屹立無恙，神色畧有驚異之狀，可是他的臉上仍浮着冷笑道：「老駝子！你的硬功練得很着實了，居然能硬受我的金蛟剪腿一招……」

白鐵恨咬牙切齒，鬚髮皆張，全身的骨節中，格格起了一陣急響，顯然是在凝聚一種很厲害的功力！

月華夫人見狀大驚叫道：「駝翁！請看在妾身份上，饒恕他狂妄無知……」

白鐵恨怒笑一聲道：「他能踢老夫一脚，可見不算得無知，而且還高明得很，因此狂妄兩字，也下得不妥！他是有値得驕傲的地方！」

月華夫人急叫道：「駝翁！他到底年紀輕，你就不能看在妾身的份上擔待一點嗎？」

白鐵恨哼聲道：「那老夫一腿就算白挨了！」

月華夫人見他的語氣已經鬆動了一點！連忙轉頭道：「幼夫！快向白伯伯道歉，請他寬恕你，白伯伯的破玉拳功已臻碎山裂石的境界，你萬萬不是敵手……」

語氣中有着哀懇的成份，同時也將白鐵恨的功夫點明了出來。

誰知劉幼夫仍是傲然一笑道：「劉逸夫的兒子只知道拚命，還沒有學會道歉！」

白鐵恨大叫道：「夫人！妳聽見了！這可怪不得老夫辣手！」

語畢又是一拳擊出，這次拳勢更爲平靜，拳是無聲無息！

劉幼夫口中雖發着狂語，也知道白鐵恨那一拳的厲害，攻勢未到，已經作了準備！身子猛然向前一彎，雙手握住自己的脚尖，放開自己的後背，讓拳力擊中！

他這個抗拳的姿勢十分奇特，白鐵恨的拳力擊在他背上，居然中在一片羽毛上一般，全無一絲抗力！

同時他的身子彎成了一個圓環形狀，在拳風的衝激下，滴溜溜滿地亂滾！

白鐵恨又叫道：「好小子！你眞有兩手，再接我這一拳看看！」

拳勢未及發出，劉幼夫却一彈身跳高丈許，手中紅光耀眼，向白鐵恨罩去。

原來他在滿地亂滾時，早已將被月華夫人羅袖裏飛出的長劍拾回手中，深知白鐵恨的拳力難當，搶先攻了出來！

白鐵恨冷笑一聲；拳勁及時發出！

劉幼夫人在空中，擧劍劃了一道扁形圓弧，原是想化開他的拳勁的。

誰知白鐵恨那一拳竟是虛招，劍上毫無阻力。

劉幼夫心知不妙，轉招已是不及，遂將牙一咬，挺劍加速對準白鐵恨刺去。

白鐵恨手揑拳訣，大喝一聲：「滾！」

拳勢突發，將劉幼夫的身子凌空擊起，可是他本身也險到了極點。

因爲劉幼夫的捨命一刺，劍身未至，劍尖前突然湧出五尺長的紅色劍炁，竟然透過了他勁厲的拳風，掃了過來！

白鐵恨見機得早，拳發身退，劍炁掠過頷下，削斷了一撮長鬚！

劉幼夫挨了一拳，還幸他身在空中，着力較輕，一直被拳風推着向牆上飛去，形將觸牆之際，他又擧劍朝前一揮。

鋒利的劍炁先在牆上割破了一道裂口，然後他的人才撞上去。

砰然一聲激響！半面厚牆向外倒去，劉幼夫的身子也跟着跌了出去！

白鐵恨怒喝一聲，首先追了出去，關山月與月華夫人等也緊追出來，但見劉幼夫艱難地由磚礫中爬了起來，口角流下了鮮血！

白鐵恨大叫道：「小畜牲！容你不得！」

擧拳又待發出，橫裏一條人影掠來，擋在他的前面！

白鐵恨見那人竟是關山月，不禁怒叫道：「小子！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關山月輕輕地道：「伯伯！請您放過他吧！」

白鐵恨大叫道：「什麼？你也要我放過他？」

關山月點點頭道：「是的！我父親是敗在劉逸夫的劍下才抑鬱而死，您要是殺了他，我父親在地下也不會瞑目的！」

白鐵恨被他說糊塗了，大叫道：「你這話怎麼講！」

關山月莊容道：「劍下之恥，只有用劍來洗雪，劉逸夫死了，幸好還有個兒子在，假如我不能在劍下擊敗他！我便對不起死去的父親！」

白鐵恨算是懂了，然而他想了一想，睜大眼睛道：「你行嗎？」

關山月依然正容道：「剛才動手的情形您看見了，並不是我的劍法不如他，只是他的劍相當怪異！下次動手的時候，我會注意到的……」

白鐵恨終於放下了拳頭，輕輕地一嘆道：「好吧！我答應你！只是這小畜牲相當陰險，你要是吃了他的虧，可不要怪我！」



關山月坦然一笑道：「小侄知道！絕不會怪您老人家的！」

劉幼夫手挺長劍，等待着再與關山月一搏！

誰知關山月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已經受了傷，我現在卽使勝了你也沒有意思，還是等你把傷養好了；我們再正正經經地比一場！」

劉幼夫一言不發，轉身就走，才跨出四五步人已顯出搖搖不支之狀。

月華夫人想搶過去扶他，可是他竟悍然地用劍一攔道：「不要妳碰我！」

月華夫人一怔，道：「幼夫！你……你連娘都不認了……」

劉幼夫張口噴出一口鮮血，大聲叫道：「等妳死了之後，我會到妳墳上磕個頭，報答妳生我之德，只要妳活着一天，我再也不要看到妳。」

月華夫人熱淚盈眶，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

劉幼夫又努力地鎭住上衝的氣血，點點首叫道：「飛觴！來扶我下山去！」

滿臉愁容的飛觴走過來，輕輕地扶住他的一條手臂道：「公子！您要下山去！」

劉幼夫哼了一聲道：「當然是下山了，這地方難道還能待下去？」

月華夫人急忙叫道：「幼夫！你怎麼說出這種話？」

劉幼夫冷笑道：「這裏原來是妳與萬新月的秘密香巢，我姓劉的憑什麼再留下……」

月華夫人氣得失聲痛哭起來，飛觴却扶着劉幼夫，一步步地向山下走去，連頭都不回一下……

等他們走出很遠後，月華夫人忍不住又想去追他回來！

琴挑却溫和地阻止她道：「夫人！妳還是讓他走吧！他不願意留在山上，並不是眞正爲了跟您決裂！」

月華夫人一怔道：「那是爲了什麼呢？」

琴挑輕嘆一聲道：「爲了張姑娘！」

月華夫人身子一震，回頭望了望關山月，黯然搖頭嘆道：「唉！孩子！爲什麼你偏偏就是關山月呢……」

關山月是明白的，但是他無法說什麼。

倒是白鐵恨十分高興地道：「夫人！妳心心念念的孩子終於找到了，失去一個兒子，得到一個兒子，對妳並無什麼損失呀！而且這個兒子比那一個强得多了……」

月華夫人揮淚長嘆道：「駝翁！你不會明白的，在一個母親的心中，兒女是無法替換的……」

白鐵恨一瞪眼道：「這麼說來，妳是不承認這個孩子了……」

月華夫人連忙搖手道：「不，駝翁，你弄錯了。」接着又是一嘆道：「對於濶別多年的孩子歸來，我心中有着說不出的高興，可是，我也不願意失去幼夫，因爲他也是我親生的骨肉，可憐天下父母心，他們絕不會嫌兒女多的……」

白鐵恨怔了一怔，才伸手摸摸被削斷的短鬚道：「老夫的確不懂，幸好我是孤家寡人一個，用不着操這份心，我們還是進去吧，看看劉逸夫留下的信上說些什麼？」

月華夫人凄然垂淚，彷彿連脚都抬不動了，月老依然凝覩着山下。

飛觴與劉幼夫早已不見影子了。悵然良久她才搭着關山月的肩膀，慢慢地回到廳中。

劉幼夫擲在地上的綢帛仍在原處，質地微微泛黃，可見已保存了很久！

大家都望着那裏，却沒有人去檢起來！

白鐵恨急着想知道內容，却又不好意思去拿，只得命令關山月道：「賢侄！你去看看……」

關山月見月華夫人點頭示可，遂彎腰拾起綢帛，想交給月華夫人。

月華夫人凄苦嘆道：「我不想看，你把它唸出來吧！」

琴挑與侍書司棋入畫等人立刻準備退出廻避。

月華夫人搖搖頭道：「當年的事你們都知道了，留下聽聽也沒有關係！」

那五人急忙止住脚步，可見他們心中也很想知道那封遺書的內容！

關山月慢慢地抖開綢帛，輕輕地唸道：「書諭幼兒知悉：

余卽將就死矣！余之死因雖爲受人所創，實則鬱憤難平也！

往事言之，徒增凄楚，汝可詢之飛觴，彼知之頗詳，且對余忠心耿耿，當盡可告兒而不致有所隱諱……現僅抒余心之所恨！

余所恨有三：萬新月固爲禍首，白鐵恨帮兇難恕，然其均爲外人，諒情度理，報不宜過烈，殺之可耳！

最難堪者，卽爲汝母，余受創臥床，彼念念不忘者，却爲他人，遂致余憤急交攻，而告不治，然余本愛彼之心，且不欲汝逆倫弒母，可依余言以報之！

汝母與萬新月另生一子，長汝兩歲，汝母念之頗切，可於殺死萬新月後，擒之於汝母之前，剖其心而碎其屍，此擧可貽汝母終身之痛，余恨消矣！

余遊海外，曾得劍術秘册，歸來未遑勤練而度生，遂密封藏之，交飛觴保存，汝十五歲時，根骨

巳凝，可於無人處秘加虔修，計十年可望有成，斯時始可作雪恨之舉，功力未成前，切忌輕舉妄動，蓋萬白二人武功非凡，小不忍則反爲所害，則余雪恨無日，泉下亦不饒汝，切記！切記！

再者傷余之人，劍道極精，汝藝成之日，可往訪之，爲余雪一劍之仇，斯人爲一相貌極醜之老婦，可用赤霞敎三陽神功以尅之……」

關山月唸完之後，大家都默然無語。

月華夫人微微一嘆道：「想不到劉逸夫會恨我如此之深，臨死之前，還安排了這一着……」

白鐵恨也愕然地道：「難怪那小子剛才能連擋我破玉拳兩招，原來劉逸夫還秘密地留下了武功，他今年二十四歲，差一年才能藝成，那個時候恐怕我老骯子還要敗在他手裏呢！」

月華夫人仍是呆呆地道：「他一直是跟在我身邊的，直到十五歲那年，他忽然要求獨自一人居住在折桂峯頂上去，我以爲孩子大了，不願意再跟我親近了，誰知他竟背着我去偸練武功……」

入畫這時才揷口道：「是的，那地方連我們也不准去，只有飛觴一人可以上去，他們一定是在那兒秘密地練功夫……」

月華夫人搖搖頭道：「你錯了！飛觴並沒有練，只有幼夫一個人在練……」

入畫不信道：「她保管那些武功抄本十幾年，會忍住不偸偸地練？」

月華夫人點頭道：「不錯！劉逸夫從出海回來之後，武功突飛猛進，我一直懷疑他得到什麼特殊的練功法門，可是他一直不肯告訴我，劉逸夫死了之後，我也曾試探過飛觴，因爲劉逸夫生前與她很親近，然而我始終找不到一點痕跡……」

入畫奇怪地說道：「她怎麼會捨得放棄不練的呢？」

月華夫人輕嘆一聲道：「這是她聰明的地方，她若對那些秘笈稍微動了一絲貪念，必定無法瞞過我，爲了保密起見，她才絕意不練，因此我對幼夫也放鬆了注意……」

入畫仍是不解地道：「她是夫人的侍婢，爲什麼反會帮着劉逸夫來欺瞞夫人呢？」

月華夫人苦笑一聲道：「七大侍者以她入門最早，劉逸夫未死之前，她已是個十八九歲的大姑娘了！」

入畫一怔道：「夫人！您是說她與劉……」

雖然她沒有問下去，意思却很明顯，月華夫人笑了一下道：「不錯！她偸戀着劉逸夫，而劉逸夫也對她很好！」

入畫憤然道：「這怎麼可能呢！她與夫人相比，簡直就是螢火之於明月……」

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：「感情與姿色是兩回事……當然劉逸夫並不眞正地喜歡她，可是他在我那兒飽受冷落，自然而然地會對飛觴好一點！」

入畫又問道：「夫人知道嗎？」

月華夫人道：「知道！」

「那您容許他們那樣……」

月華夫人嘆了一聲道：「我自己是一個不貞的妻子，有什麼權利去干涉別人呢！而且我對劉逸夫的歉意很深，因爲我與萬新月在一起後，再也無法把全副的愛意給他了，有一個人能代替我給他一點慰藉，正好能稍補我心中的歉疚，所以對他們之事，我不但不加反對，暗中還故意促成他們……」

入畫這才點點頭道：「難怪飛觴對公子那麼忠心了！她把他當作了自己感情的寄託……」

大家都沒有作聲，半晌之後，仍是白鐵恨道：「現在說那些空話都沒有用了，反正劉幼夫再也不會回到妳身邊了！」

月華夫人凄然地道：「是的，假如沒有張菁菁的事，可能他還不會離得我那麼絕！」

白鐵恨連忙道：「張菁菁是誰？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月華夫人嘆道：「張菁菁是個很美麗的女孩子，醫道很精，她與一個姓彭的老婦人無意之中，闖到山上來，那時剛好我心口痛的老毛病發作了，她治好了我的病……可是她的姿容與溫柔使得幼夫如醉如痴，我也很喜歡她，便將她硬留了下來，原是想慢慢地說服她，叫她嫁給幼夫，可是這小妮子心上早已有了別人……」

白鐵恨大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她心上的人便是關山月，我這賢侄的人品比那小畜牲強多了，她怎麼會移情別戀呢！」

月華夫人輕輕地一嘆道：「不錯！幼夫對菁菁好到了極點，可是她口口聲聲仍是念着她的關大哥，我沒有辦法，只好叫那個姓彭的老婦人下去將關山月找來……」

白鐵恨忽地冷笑一聲道：「妳找關山月的目的，只怕是要殺掉他吧！」

月華夫人沒有回答，白鐵恨又催逼問道：「妳爲什麼不說話呢？」

月華夫人一咬嘴唇道：「是的！那時我的確有這個意思！因爲我不忍看幼夫那樣痛苦！一個母親爲了孩子的幸福會不顧一切的……」

關山月似乎有點生氣愠然地道：「難怪我一到山上，他們都叫我不要說出眞正的身份……」

月華夫人目光一掃琴挑侍書司棋等三人，他們立刻低下了頭，關山月却不顧這些，憤然地道：「

母親！也許我不該批評你，但是你這種做法是不對的，感情之事，千萬不能勉强，尤其是利用不正當的手段……」

月華夫人歉然道：「孩子！我怎麼知道關山月就是你呢！」

關山月愠然道：「不管你是否知道，這都是一種卑鄙的行爲，即使你眞的殺死了我，撮合了這段勉强的婚姻，其結果還是一場悲劇，你自己已經充份地體驗到其中的痛苦了，爲什麼還要再犯這種錯誤呢！」

月華夫人臉色一變，白鐵恨却哈哈大笑，打破了僵局道：「幸虧老夫來巧了，否則大錯鑄成，只怕夫人眞的要抱恨終身了……」

月華夫人愀然無語，關山月却猶自憤憤不平地問道：「菁菁呢？」

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：「在琉璃別府裏，你快去看看她吧！」

關山月立刻問道：「琉璃別府在那兒？」

侍書恭身道：「屬下願爲公子領路！」

月華夫人點點頭，關山月一抱拳道：「謝謝大哥……」

侍書帶領着關山月穿過後廳，循着一條小山路前進着，走出里許，遠遠可以看見一座孤峯上華光微透，蓋着一棟精緻的小樓！侍書作了一躬道：「上面就是琉璃別府，公子請自己上去吧！」

關山月見他說話時的神態有點異樣，在興奮中又帶着一點惆悵，而且目中隱隱有淚光閃爍，不禁奇道：「大哥！你怎麼了？」

侍書用手輕輕拭去目中的淚痕低聲道：「屬下是替公子高興，也是替張姑娘高興，張姑娘與公子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，且喜機緣巧合，天從人願，屬下實在太高興了……」

關山月見他說話的時候，目中又是淚光隱隱，快要落了下來，不禁更爲奇怪道：「大哥！請你老實告訴我一聲，在山下的時候，你只知我是關山月，並不知我與月華夫人的關係，然而你極力設法帮助我上山，而且還甘冒危險，爲我隱蔽身份，你一定有着什麼特別的原因。」

侍書怔了一怔，最後才嘆了一聲道：「這告訴公子也沒有關係，連琴挑，司棋，彈劍三人對張姑娘都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……」

關山月一怔，道：「你們……」

侍書苦笑一下嘆道：「我們只是心儀張姑娘的仙露明珠般的丰采，並不敢存有一絲冒瀆之意，因爲張姑娘對公子情深如海，我們都願意捨出性命來帮助公子與張姑娘見面……張姑娘爲公子相思日苦，公子快點上去安慰她一下吧……」說完他又施了一禮回頭向來路走去。

關山月望着侍書的背影，心頭泛起一陣異樣的感覺！自從有知識以來，他始終都是與恩師獨孤明生活在一起，他們隱跡在大戈壁沙漠中，牧馬，練功，學武，讀書……可是始終都沒接觸到女孩子。

大漠中的第一次盛會是他英雄歲月的開始，當他乘着明駝，以明駝令主的身份會見羣豪時，他的心中只有洶湧的豪情！

然後是中毒，受傷，機緣湊合，使他認識了張菁菁，他感激她，喜歡她，却並沒有什麼綺情的成份。

第二次中毒受傷，又虧了張菁菁，這次小女孩兒成熟了，對他獻出了少女最珍貴的感情，可惜他是在昏迷未醒中，絲毫都沒有感覺！

崑崙山中，雪老太太治好了他的傷，那時他才多少體驗到一點男女之間的微妙感情，可是他懂得太少……

龍華會上，柳依幻對他表示過好感，却被他拒絕了，可是由於師父與林香亭之間那一段不平凡的感情，使他了解到愛的眞諦，也使他燃起對張菁菁如渴的思念，所以他才不顧一切地追隨彭菊人來到了這大巴山中！

意外地得知了自己離奇的身世，也找到從未謀面的母親！更從自己父母那段畸戀中使他意識到愛的力量了。

所以他此刻想見到張菁菁的心情竟是異樣地迫切！

那小樓就在數十丈處，關山月只走了一半就拉開嗓子叫道：「菁菁！菁妹！我來了！妳的關大哥來了……」

在他的意識中，張菁菁一定會飛也似地跑下來迎接他！

誰知他的呼喊僅只激起了山谷的廻聲，却連一點回應都沒有。

關山月不禁有點奇怪，一面加緊脚步，一面又喊了一聲：「菁菁！我來了！關山月來了……」

小樓中仍然沒有回應，這下子他有點着急了，幾個急步，撲到小樓前，來不及打量環境，一逕向門裏衝進去。

樓下悄悄的不見人影，他又衝到樓上。

素帷低垂，寶燭生光，可就是沒有伊人踪跡。

這下子把她急怔住了！

「菁菁上那兒去了？」

一面在心中自問，一面開始在四下搜索，找到後樓的一間小屋子，却見兩個十四五歲的小女孩躺在地下。

一個腦前被人砍了一劍，鮮血汩汩地流着，人已經氣絕了！

另一個却是被人制住穴道的樣子！

關山月心中一沉，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意外，連忙把那個未死的女孩子扶了起來檢驗了一下，發現她的將台穴上被人用重手法點了一下。

爲了要得知張菁菁的遭遇與下落，他只得暫時按捺下焦急的心情，解開那女孩子的衣服，雙手按照解救的步驟推拏着……

過了片刻，那女孩子才慢慢地復甦過來，睜眼看見他，立刻大聲驚叫起來！

關山月只得和顏悅色地道：「小姑娘！妳不要怕！快告訴我張姑娘到那兒去了？」

那女孩子睜着眼睛，骨碌碌地望着他，神情又恐怖又詫異！

關山月見她仍不開口，不僅有點焦急大聲叫道：「妳說話呀！張姑娘到那兒去了？妳們是怎麼一回事……」

那女孩子仍是不開口，關山月這才想到她不認識自己，連忙道：「我叫關山月！」

那女孩子一聽關山月三個字，立刻跳了起來，用手指着後窗叫道：「你就是關大哥……你是小姐常說的關相公……」

關山月點點頭，急忙問道：「張姑娘呢？」

那女孩子繼續指着後窗叫道：「小姐被飛觴阿姨趕跑了，從這兒走的，我叫小紅，還有一個小綠，被飛觴阿姨殺死了……」

關山月腦中如受重擊，來不及聽她說下去，飄身穿出樓窗就向前奔去，小紅則伏在樓窗上急叫道：「關相公，你走錯了，在左邊！」

關山月聽見了之後，雖然立定了身子，却有點不相信，因爲眼前只有自己所奔的方向是一條通路，這琉璃別府是建造在一座孤峯之上，左右兩邊都是懸崖與險坡！

小紅却急得大叫道：「一點都不錯，她趕着小姐兩個人都從這兒跳下去的！」

由於左面是一片懸崖，關山月估計高度，離下面的實地足有三四十丈高，因此畧畧有點不信，小紅只好又道：「關相公，我絕不騙你，飛觴提着劍，惡狠狠地趕來要小姐跟她走，小姐不答應，她便要殺死小姐，小綠過來阻擋，被她砍了一劍，接着又點了我的穴道……」

關山月連忙道：「慢着！妳既然被制住穴道，怎會知道她們從這兒跳下去的……」

小紅急得跳脚道：「我雖被控制住行動，耳目還是可以視聽，小姐先從窗口裏跳出去，飛觴也跟了出去，我聽見她狠狠地說道，『妳就是跳了崖，我也不會放過妳的……』我心裏一急，這才昏了過去……」

關山月看她的神情不像說謊，乃又問道：「這下面是什麼地方？」

小紅道：「下面有一片樹林，穿過樹林是一條溪流，一直通到山外……」

關山月不再多問，身形一縱，向崖下飄去，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來，他還是第一次，但是他想到張菁菁與飛觴都能跳，他爲什麼不能呢？

落脚處是一片凸出的山石，再底下則是更深的山谷，就在他的脚步踏在山石上的時候，那塊山石突地一鬆，向下面落去……

關山月似乎沒有想到這一着，但是他已來不及應變了，身子一翻，連同那塊巨大的山石，跌下深溝的急湍，一人一石濺起兩片水花，流水又恢復了先前的湍急，關山月却不再看見浮上來了！

在崖上的小紅身畔，突然多出一個飛觴，她目注着關山月被急流吞滅後，用手拍拍小紅的肩膀道：「小紅！做得好！現在我們快離開這兒吧！」

兩人在一個崖角的石影下，抬出昏迷不醒的張菁菁，飛觴解下腰帶，把張菁菁綁在背上，飛也似地從關山月第一次所走的方向離開了。

× × ×

廣寒宮中的大廳上，每個人都帶着沉重的臉色，那已經是關山月墮入水中的半天以後了！

白鐵恨怒氣冲冲地大叫道：「夫人！到了現在妳還在替那個小畜生掩護，我認爲這一定他與飛觴兩個人做的好事……」

月華夫人愁眉深鎖地道：「會不會是關山月帶着張菁菁偷偷地離開了呢？」

白鐵恨冷笑一聲道：「妳這是自欺欺人之談，關山月已知道他是妳的兒子，再也沒有人會阻碍他與張姑娘在一起，他爲什麼要偷偷地溜走！而且他要溜也用不着出手殺人呀……」

琴挑也一皺眉頭道：「屬下也認爲溜走之事絕無可能，第一是關公子無此必要，第二是小紅那丫頭失踪得離奇，小紅與小綠雖然都是夫人身邊的侍兒，由夫人派到琉璃別府去侍候張姑娘，可是據屬下所知，小紅與飛觴特別接近，小綠身死而小紅失踪，可能是她們串通好刼走了張姑娘……」

月華夫人暴躁地問道：「那麼關山月呢？」

琴挑黯然一嘆道：「關公子的下落只有兩個可能，第一是他發現張姑娘失踪之後，從現場的情形一看就明白是發生了變故，趕着追下去了，第二個可能屬下不敢說……」

月華夫人急說道：「說！這個時候還賣什麼關

子！」

琴挑應了一聲嘆息道：「那就是關公子可能已遭到了謀害！」

月華夫人立刻道：「胡說！他就是死了也該有個屍首……」

琴挑嘆了一聲道：「琉璃峯下就是大竹河源，水流湍急……而且峯下的一塊浮石也不見了，屬下認爲第二個可能性大一點……」

月華夫人沉着臉不再作聲。

白鐵恨却大叫道：「關山月若是眞的受了暗算，我可不能饒了那小畜生……」

月華夫人急道：「駝翁！事情眞相未明……」

白鐵恨怒叫道：「兩個都是妳的兒子，本來我可以不管，可是關山月却是我故友唯一的骨肉，我總不能讓他死得不明不白……」一面說着，一面已站了起來！

月華夫人急急叫道：「駝翁！請你看在我的份上……」

白鐵恨冷笑一聲道：「我馬上就去找那個小畜生，只要關山月安然無恙，我便饒了他，否則我一定將他碎屍千段，那時候妳可別怪我手段太狠，劉幼夫是妳從小養大的，關山月却是今天才見面，一樣的兒子，妳有親疏厚薄，我却只有一個侄子，因此我不管妳對這事如何看法，我也不會因爲妳而改變主張！」說完他拔起脚來，急冲冲地走了。

月華夫人沒有攔他，也不再跟他多說，直等白鐵恨的身形去遠後，才輕輕一嘆道：「老天爺！你爲什麼要給我安排這麼一個悲慘的命運，幼夫！你也做得太令我傷心了……」說着她的眼淚撲簌簌地直往下落，半晌之後，她才一擦眼淚道：「琴挑，司棋！你們二人沿着大竹河找下去，看看能否發現他的屍體，賚茗留在此地看家，侍書與入畫跟着我出山去！」

賚茗問道：「夫人！你要出山？」

月華夫人沉重地一點頭，道：「是的！我要出去！我必須要在白駝子之前找到他，向他問問清楚，假如他眞的做下了那件事，我也不能讓老駝子去殺他！」

琴挑吶吶地道：「夫人！你是說……」

月華夫人凄然地一點頭，道：「我要自己宰了他！」

幾個侍者都不作聲，他們都恨不得殺了劉幼夫，但是聽見月華夫人自己作了這個決定，又不禁替她難受起來！

琴挑等了一下才道：「夫人！我們先走一步了，但願關公子吉人天相……」

月華夫人點頭，一嘆道：「那希望太渺茫了，你們若是有了結果，把他帶到山上來埋葬了，若是沒有結果，就趕快向南邊來找我，幼夫一定會向滇南洱海去，那是他老子的地方……」

琴挑點點頭，於是這一批人也分頭出發了！

× × ×

南行走向滇邊的路上，有着三個落寞的人影，却有四匹坐騎！

月華夫人黎秋菊騎着一匹黑馬領先，入畫的胭脂馬居中，侍書的黑馬殿後，最後却跟着關山月的那乘明駝，駝身上掛着獨脚金人。

明駝，金人，這都是明駝令主的獨家標誌，然而駝在人渺，却又令人費思不解，這一路行來，已惹起不少江湖人的注意！

月華夫人雖無江湖閱歷，可是她腰下佩着劍，服采鮮明，年紀雖大一點，丰采依然明艷照人，後面跟着兩個人也都氣宇非凡，再加上關山月的一乘明駝。

人家雖然猜不透他們的身份，却也不敢去惹他們，所以一路行來，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故！

離開大巴山半個月，漸漸進入滇境，情形就不對了。

過宜賓時，就有一批人緊跟在他們身後，渡白水，過威寧，在通往宣威府的路上，接連有好幾個人越過他們的馬頭疾馳而去。

馬上的人多半是年紀大的老頭子，也有着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兒，可是，在月華夫人的眼中，他們都像是內外兼修的高手，心中畧畧地提高了一絲警覺！

最後一次掠過他們的，也是一個中年女子，月華夫人臉色微動地道：「我相信前面一定會有些麻煩！」

入畫連忙道：「夫人怎麼知道的？」

月華夫人輕輕一哼道：「今天已經有好幾個人過去了，他們都不像是庸手，而且對我們特別注意，分明是看上我們了，剛才過去的那個女子，神態尤見凝鍊，比早先的幾個老頭子還要高明，據我的猜想，他們一定是一夥的！那個女的，還是他們中的首領，那些人，一定是等她到來了才開始要找麻煩……」

入畫奇道：「我們與江湖人從無牽涉，他們爲什麼要找我們的麻煩呢！」

月華夫人冷笑一聲道：「江湖人生事一向莫名其妙，毫無來由的，所以我不願意在外面多跑，就是怕引起那許多無謂糾紛。」

說着遠遠看見一片棗林，林前有一塊空地。有幾匹馬拴在樹上，空地上簇圍着一羣人。

遠遠望去，有老有少，最後掠過他們的那個女子，正擁在中間，好似在商量着什麼事，見到他們後，立刻四下散開來，頗有阻路之意！

月華夫人輕輕地說一句道：「我說的如何？」

入畫最好事，立刻一催坐騎，搶過了月華夫人，衝向前去，口中還叫道：「讓開！讓開！別擋着路！」

馬向着人羣中衝去，看看將要接近之際，人羣中閃出一個小女孩兒，輕捷無比地過來一把控住她的馬轡道：「下來啦！我們有事問問妳！」

疾駛的駿馬被那小女孩兒一拉，居然無法衝前，長嘶一聲，人立而起，差點把入畫掀了下來。

入畫不禁微怒，手中長鞭對準那小女孩兒抽去，口中叫道：「小鬼！妳在找死！」

那小女孩兒身形却十分靈活，扭頭一躱，由她的馬腹下鑽到另一邊去了，入畫一鞭抽空，鞭梢落在馬頸上。

馬匹叫小女孩兒拽住了嚼口，前進不得，又挨了一痛鞭，頓時性發起來，後蹄飛空拔起猛踢，頭低了下去，倒立了起來！

入畫沒有注意到這一下，馬上立刻坐不住了，向前一栽，尙幸武功根底實，空中一穩身形，才沒有摔下來！

當她站穩身子，却見那小女孩兒笑嘻嘻地由馬腹下又鑽了回來，在馬頸旁的血筋上用手指一戮，那匹馬四肢一軟，立刻跪倒在地上。

那小女孩兒笑着丟開手中的韁繩道：「妳這匹馬脾氣太壞，騎不得啦，另外再換一匹吧！」

從這小女孩兒制馬的手法來看，足證她的身手殊非等閒，入畫知道對方是存心留難了，因爲那許多大人還在一旁看着那小女孩兒胡鬧而不作一點表示！

月華夫人與侍書也漸漸地來近了，遠遠地駐馬而立，也不作任何表示。

入畫知道月華夫人也不禁止她鬧事，胆氣一壯，沉着臉過來，一言不發，嗆然地由馬鞍後抽出長劍，比着那小女孩兒喝道：「小鬼！妳爲什麼要傷害我的馬？」

小女孩兒一笑道：「我不是說過妳這匹馬癖性太劣嗎，起初牠不聽妳的指揮亂衝亂撞，幸好我還懂兩手制馬的方法，才沒叫牠衝上，牠又使性子把妳給顚了下來，像這種劣馬還要牠幹嗎？我另外賠妳一匹吧！」

入畫怒哼道：「好！妳賠吧！妳知道牠值多少錢？」

小女孩兒把那匹胭脂馬估量了一下，笑笑道：「這種劣馬，既不能騎，便只好賣給馬肉舖子，五分銀子十斤，牠還不算瘦，至少可以賣到二三兩銀子……」

入畫怒喝道：「放屁！我是以一千兩身價買來的！」

小女孩兒笑笑道：「妳倒眞會敲竹槓，連妳的人算進去也值不了一千兩！」

入畫早就有意發作，只是對着一個赤手空拳的小女孩發威似乎有點說不過去，正想借個題目發揮，聽那小女孩兒如此一說，剛好抓住機會，長劍一探，劍光掠向她的頭上怒叫道：「小鬼！妳居然敢出口傷人！」

那小女孩兒縮頭一躱，好似十分害怕她的劍，退過一邊，大叫道：「哎呀！强盜婆娘！妳要行兇殺人……」

其實她躱的姿勢十分巧妙，剛好化開了入畫的一刺。

入畫冷笑一聲，劍光再舉，將那小女孩又圈入劍中道：「妳別耍賴，不賠出一千兩銀子，妳就拿命來抵償！」

那小女孩兒左右兩閃，還未能逃出劍勢的威脅，只好停住身形，反倒朝她的劍上撲過來叫道：「殺了我也賠不出一千兩銀子，乾脆把命給妳吧！」

入畫並不想傷害她，連忙把劍一收，誰知那小女孩兒刁鑽異常，利用她撤劍的刹那空間，身子撞了進來叫道：「賊婆娘，妳隨便用劍嚇人，一定不是好玩意！」

入畫畧一疏神，脅上吃她打了一拳，力道很重，雖然不致受傷，却也被她打得連退幾步，怒中火燒，一揮長劍掃了過去，直逼她的上中下三路！

這一招又速又狠，那小女孩兒似乎也沒有防到她會如此厲害，直等劍光迫體，她才往後一仰，接連兩三個滾翻，堪堪逃過一劍。

入畫還待追過去，那小女孩兒已滾到那中年女子身畔叫道：「仙子！請允婢子出手！」

中年女子點點頭道：「靈姑！對方劍法不凡，妳要小心一點！」

小女孩兒答應一聲，回到她自己的坐騎前拔出一雙短劍，劍身雪亮，看來似乎很鋒利，可只有兩尺來長，比普通的劍要短到一尺。

她手持雙劍，一縱身來到入畫身前，雙劍一揚道：「賊婆娘！不是妳一個人會使劍，我們來較量看看！」

入畫對她的短劍看了一眼，露出不齒的神情道：「我懶得跟小孩子胡鬧，叫妳家大人出來！」

小女孩冷笑一聲道：「剛才我空着雙手，妳倒是兇得很，現在看我拿了武器，妳又不敢跟我比了

，只要妳贏得我雙劍，自然會有大人來跟妳說話，否則妳就跪在我面前磕三個響頭，叫我三聲小祖宗，我便饒過妳……」

入畫性情暴躁，那裏忍得住，厲叱一聲，長劍飛洒而出！

小女孩兒雙劍一交，輕響聲中一劍斜落，劈開她的攻勢，另一劍却逕向她的左邊將台穴上戳到，連守帶攻，用式尤爲精妙！

入畫試出這小女孩兒的腕力頗强，微微一怔中，飛速回劍自保，雖然封住了她的攻勢，却已顯得有些慌亂！

小女孩兒微微一笑道：「怎麼樣！妳知道厲害了吧！」

入畫又羞又怒，長劍再度攻出，劍前銀星亂舞，小女孩兒連忙將雙劍揮成一片劍幕，擋住那點點銀星，叮叮交觸聲中，但見火花四冒，頃刻之間，兩人已各換了十幾招，居然不分勝負！

交手中一大一小兩條身影如穿梭般地互相來往，打得頗爲猛烈，而在兩邊觀戰的人也都顯出詫異的神情，雙方對自己這邊的人都具有絕對信心，是以都不相信也會有如此高明。

大約到了三十多招後，月華夫人開始說話了：「入畫，妳簡直太不像話了，對付一個小孩子也要如此費力！」

入畫久戰不下，心中已開始躁急起來，再經月華夫人一催，不由性起，大叫一聲，劍勢突轉，在面前斜劃出一招。

劍上發出凄厲的呼嘯，雜以一片濛濛如雲如霧的劍氣，將小女孩兒圈入其中。

小女孩兒輕噫一聲，雙劍並舉合成一股，齊上而下，居中力劈出一招！

噹然一聲巨響中，入畫的身子連退三步，怔然無語。

小女孩兒的雙劍都被震飛了，空着一雙手，也站在那兒發怔！

誰都可以看出小女孩兒在招式上，應該可以勝過入畫的，只是她對於所使的那一招劍法還不够純熟，以至發動太遲，爲入畫及時返劍補救，而且她畢竟是個小孩子，腕勁强而無法持久，才被入畫磕飛了雙劍！

「入畫！回來！」

「靈姑！回來！」

月華夫人與那中年女子，幾乎是同時發聲，召回在場中決鬥的兩個人，而且也同時挪動身子向前走去。

侍書也下了馬，牽着他與月華夫人兩匹座騎，臉上也有詫色！

兩個中年女子走到距離丈許處站定，互相打量着，月華夫人的年歲雖較那中年女子大，可是她雍容的神態顯然超過對方甚多，因此那中年女子微一欠身道：「借問夫人……」

月華夫人淡淡地道：「我叫黎秋菊！」

那中年女子立刻低頭沉思，想了半天，大概仍是無法想出這個名字與江湖上的成名人物有關，乃輕輕道：「賤妾李塞鴻！」

月華夫人對任何名字都沒有印象，是以毫無反應地問道：「你們故意擋住去路，存心惹事，究竟是什麼意思！」

李塞鴻輕輕地道：「那位大姊是夫人的什麼人？她的劍法是否夫人所授？」

說時，一指入畫，月華夫人淡淡地道：「是我的侍兒！那劍法也是我教的！」

李塞鴻臉色微動，將侍兒兩個字輕唸幾遍才問道：「那夫人與謝靈運有何淵源？」

月華夫人冷笑一聲道：「我不認識這個人，也沒有聽過這個名字！」

李塞鴻神色又是一動，似是不信地道：「剛才那位大姊所使的劍法，正是修羅七式之一，修羅七式除謝靈運外，並無他人曉得，夫人說不認識謝靈運似乎是欺人之談吧！」

月華夫人哼了一聲道：「不認識就是不認識，我用不着騙人，不過妳既然提起有人也會那套劍法，我倒是想見識一下，妳說那謝靈運是個怎麼樣的人？」

李塞鴻咬了一下牙道：「是個大惡人……」

月華夫人打斷她的話頭道：「我不管那人的好壞，只問他是男人還是女人！」

李塞鴻莫明其妙地說道：「謝靈運自然是個男人，他此刻正在晉中五台上，籌組天魔教，自立爲教主……」

月華夫人有點失望，淡然地道：「一個臭男人，我也懶得去找他了，我只問你們攔阻在這兒是何用意？」

李塞鴻又用手一指那乘空駝道：「這匹坐騎是怎樣落到夫人手中的，牠的主人何在？」

月華夫人立刻問道：「妳問這幹嗎？」

李塞鴻道：「我們正在找他，天魔教勢力方張，唯有關山月可以遏阻他們橫行……」

月華夫人有點興奮地道：「關山月有這麼大的本事嗎？」

李塞鴻莊容道：「當然了，明駝令主俠譽滿天下，除邪蕩魔，全仗他來主持，夫人若是知道他的下落，請馬上告訴我們……」

月華夫人黯然一嘆道：「我也不知道他到那兒去了？」

李塞鴻臉色一變道：「胡說！明駝令主向來人不離駝，現在他的坐騎，他的獨門兵器都落在你們手中，妳怎會不知他的下落……莫非是你們將他謀害了！」

月華夫人尚未開口，入畫已搶着道：「妳才胡說呢！關公子是我們夫人的兒子，我們又怎會謀害他……」

此言一出，李塞鴻，靈姑與她們身後的那些老者一個個都顯出詫異的神色，而且還好像有點不大相信的樣子！

月華夫人輕輕一嘆，道：「關山月的確是我孩子！」

李塞鴻的態度變爲相當恭敬，作了一禮道：「賤妾不知道夫人是關公子的慈堂，因爲關公子從未提及……」

月華夫人凄然苦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們母子失散多年，大家一直互不知音訊，直到半個月前，才意外地相逢，只是我們聚首不到兩個時辰，他又失踪了！」

李塞鴻驚叫道：「失踪了……」

月華夫人點點頭道：「我希望是失踪了，否則我一定不饒過那個畜生！」

她這番話內情只有入畫與侍書明白，李塞鴻還想問下去，入畫連忙阻止道：「妳別問了！這事情一時也說不清楚！」

李塞鴻有點着急道：「我們非儘快找到關公子不可，謝靈運的天魔教勢力日增，若不急加遏止，朗朗乾坤，將入邪魔掌握……」

月華夫人神色微轉道：「妳說那姓謝的人，他的劍法與我侍女眞的全一樣嗎？」

李塞鴻點頭道：「是的！修羅七式雖然有幾個人知曉，却以謝靈運所擅最精……」

月華夫人搖頭不信道：「不見得吧！我聽關山月說過還有一個女人……」

李塞鴻也搖頭道：「不可能！謝靈運是我的師兄，我們兄妹四人中，沒有一人會比他更精，否則我們就不必借重關公子來對付他了！」

月華夫人想想道：「我相信我的兒子不會騙我，旣然如此，我可以跟你們去找那個姓謝的，也許從他那兒可以問出那個女人的下落！」

李塞鴻被許多事情弄糊塗了，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，反倒是靈姑上前問道：「夫人找那個女人做什麼？」

月華夫人頓了頓才道：「那個女人曾經用那套劍法殺死了我的丈夫，我要找她報仇！」

靈姑呼叫道：「什麼！您是說那個女人殺死了關公子的父親？」

月華夫人瞅了她一眼問道：「妳知道那個女人嗎？」

靈姑雙手連搖道：「不！不……」

月華夫人神色一整，又道：「我相信，妳是知道的！」

在她峻厲眼光的逼視下，靈姑感到無所遁形，口不擇言地說道：「您別問我，關公子知道得更清楚！」

月華夫人搖搖頭道：「他不肯說！」

靈姑微異道：「爲什麼，難道關公子肯放過殺父之仇嗎？」

月華夫人嘆了一聲道：「我老實對妳說吧！關山月雖是我的孩子，可是我的丈夫並不是他的父親，而且他們之間還有着一些難解的仇恨，這中間的內情很複雜，我也不必對妳細說，月兒不肯對我說，是因爲他與我的丈夫有仇，我不能逼着他幫助我替他的仇人報仇……」

靈姑的臉色一鬆道：「夫人！旣是這樣情形，我可以幫助您找那個人，其實那個人也正等待着把事情解決！」

月華夫人詫然道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靈姑輕輕一嘆道：「姥姥一生中只傷過一個人，她經常爲這件事而感到不安，近年來她參研佛門心法，深悟寃仇果報的道理，這件事不了，她內心永遠也無法平息，她曾經把這件事告訴過我，也託我代爲尋訪那個被她殘去一臂的人，她認爲那個人劍法超羣，必定不甘埋沒隱名一生的……却不想那人是夫人的……」

李塞鴻輕嗯了一聲，道：「靈姑！她說的是師娘！」

靈姑點點頭，月華夫人斜瞟了李塞鴻一眼，李塞鴻連忙道：「夫人！我從來就沒有見過師娘，也是關公子口中才知道師娘尚在人間，因此您問到我的時候，我無從答覆……」

月華夫人目光移向靈姑道：「那妳是知道的了，爲什麼我問詰的時候，妳還不肯承認！」

靈姑不安地道：「那時因爲牽涉到關公子，婢子不明就裏，不敢倉卒答覆！」

月華夫人輕輕一嘆道：「算了！事情旣有了着落，我也不再追究了，那個人現在在那裏？」

靈姑想了一下道：「姥姥的居處一時不會變動，您早去遲去都沒關係，夫人何不幫着我們先把謝靈運的問題解決了呢？」

月華夫人不太興趣地道：「我不想介入江湖糾

紛……」

靈姑連忙道：「天魔教中每一個人都與關公子有着深仇大恨，他們第一個要對付的人便是關公子，你是關公子的母親，似乎不應該置身事外！」

月華夫人輕哼一聲道：「妳是在教訓我該怎麼做？」

靈姑眏着慧黠的眼睛道：「這個婢子怎麼敢，可是天魔教的事情未了前，婢子無法抽身帶您到姥姥那兒去，您是否能等呢？」

月華夫人望着她，忽地微微一笑道：「妳以爲我一定要妳帶路嗎？」

靈姑也笑笑道：「除了婢子與公子外，天下再也不會知道姥姥的住處了，除非您能找到關公子陪您去，否則您就非答應婢子的要求不可！」

月華夫人又想了一下，才笑着道：「妳這小鬼頭太狡猾了，看來我只好答應妳，不過妳想我必能對付得了那個姓謝的傢伙嗎？」

靈姑一笑道：「謝靈運所仗恃着的不過是一套修羅七式，旣然您的丈夫也是傷在那套劍法之下，婢子想您若無相當把握，也不會輕易出來尋仇！」

月華夫人無言可答，乃笑着點點頭道：「好吧！小鬼頭！我就陪着你們上一趟五台山，侍書！事情已有眉目，我們也不必再亂闖了，你趕快去通知司棋跟琴挑他們，叫他們也跟着來吧……還有，你們若碰上幼夫的話，不許跟他衝突，叫他也到五台山去，他父親的仇，應該由他去解決……」

侍書答應着，把月華夫人的馬交給入畫，策馬先走了，靈姑却好奇地問道：「夫人！您還有一個兒子！」

入畫嘴快，搶着道：「是的！關公子的失踪，與他有着很大的關係……」

月華夫人不准她多說下去，用嚴厲的目光將她止住了！靈姑看出其中尷尬，一轉眼珠，笑着走上前，在胭脂馬的頸下拍了一掌，推活牠的筋血，牽着交給入畫道：「這位大姊！方才多有得罪，請妳別見怪，寶駒奉還，這是匹良馬，眞要賣到馬肉舖太可惜了……」

入畫也不生氣了，笑着拉着她的手道：「小妹妹！妳這張嘴眞厲害，那幾手劍也使得爐火純青，以後我們得好好交交！」

靈姑也笑着道：「是的！大姊姊，我們要親近親近，妳的劍法也值得佩服，除了三位仙子，與關公子外，我沒有見過比妳更高明的人了！」

入畫笑笑問道：「三位仙子是誰？」

李塞鴻一沉臉道：「靈姑！別廢話，我們得急着趕路！」

靈姑伸伸舌頭做了一個鬼臉，這時那幾位老者也過來了，李塞鴻一一介紹。

月華夫人淡淡點頭招呼，却對閒游一鷗，萬里無雲，一輪明月等希奇古怪的名字感到很詫異，不禁一皺眉道：「你們怎會叫這些怪名字！」

李塞鴻代爲解釋道：「他們都是仙榜上的人物，龍華會上規定只稱號而不稱名，他們的本名遂棄置不用了！」

月華夫人道：「我也聽見月兒說過什麼仙魔榜，那是怎麼一回事？」

李塞鴻輕輕嘆道：「這話說來很長，請夫人上馬，由賤妾邊行邊說吧！」

一行人重新上馬，改折向北行，途中李塞鴻陪着月華夫人，靈姑陪着入畫，一邊說着走着，說話的內容當然是關於龍華會的一切與關山月。

無限感慨，無數嘆息，也加上無限担憂着關山月的安危！

× × ×

橫越過秦中，進入晉界，五台山在晉冀交界處，走了將近一個月，算算路程還有一天才可以到達五台山。

而天魔教的勢力已如火如荼地展開，沿途已有不少橫眉豎目的江湖人注意着他們的行踪，可見那都是天魔教中的眼線，然而這一羣人太惹眼了；月華夫人與入畫無人識得，曾經參加過龍華會的人，豈有不認識李塞鴻與一鷗的道理，因此他們一路行來，倒是避免了許多無謂的麻煩！

這一天他們到達了忻山的一個小山村中，由於那兒沒有客舍，只好借居在一家較大山戶人家，那家人只能讓出兩間空房，於是他們男女各分一間住下！

入夜之後，李塞鴻與月華夫人都在閉目養神，靈姑盤膝打坐，只有入畫已呼呼進入夢鄉。

突然，由外面繫絹馬匹的地方傳來一絲輕微的騷動聲，李塞鴻與月華夫人同時睜開眼睛，靈姑動作最快，早已一溜烟似的由門中竄了出去！

當她們趕到那裏的時候，但是一條白影向前疾射，後面又追着一個小黑點，不用說白影是關山月的那頭明駝，黑點正是靈姑輕巧的身形！

明駝是通靈的異獸，爲什麼會突然狂奔呢？

兩人對望一眼，也不假思索地拚命向前追去。

這正是月晦的日子，僅靠着朦朧的星光照明，對着前途模糊可見的影子追逐着，追了半天之後，地勢愈來愈高，好像向山上而去。

同時當她們轉過一道山峯時，不僅失去了明駝朦朧的白影，而且連靈姑也看不見了，山壁阻面，前程已無通路。

月華夫人不禁怔然止步，李塞鴻也訝然道：「奇怪了！我們一路行來，並沒有其他的岔路呀！」

月華夫人且不說話，細心去探查四下的痕跡，最後指着壁間的一個小隙縫道：「我想那畜生是從此地通過的！」

李塞鴻愕然道：「夫人別開玩笑了，那頭明駝身軀比馬匹還大，這隙縫寬不過尺許，如何能擠得過去……」

月華夫人則莊重地道：「我絕不說假話，除非那畜生能長上翅膀，飛過百丈高峯，否則牠一定是由此處通過！因爲這裏還留着牠的一個脚印！」

晚來新雨，明駝經過濕漉漉的泥土地，沾了一脚泥土，然後在這塊大石上留下一個脚印，看來月華夫人的判斷並無錯誤！

李塞鴻不禁奇怪地道：「這麼窄的一條縫如何能容牠龐大的身軀通過！」

語音才落，那壁縫中傳出一個陰險的聲音道：「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妳們眞是少見多怪！」

二人俱都一驚，四下搜索，均無藏人的可能，那個聲音當是由壁縫中透出無疑，可是那壁縫十分曲折，看不見裏面的情景！

雖然扁着身子，她們可以擠進去，可是她們兩個人都輕易不涉險，壁中人敵友未分，萬一遇到襲擊，在那個夾壁中，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……

壁中人見她們仍無回應，乃冷笑着道：「一頭大駱駝，一個小女孩兒，都被我接引在谷中，妳們若不相信的話，何妨也進來看看！」

李塞鴻立刻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壁中人哈哈大笑道：「等妳們進來了，我們互相認識也不算遲！」

李塞鴻用目光望着月華夫人，似乎在問她要不要進去！

月華夫人冷笑道：「自然要進去，不過我絕不從這條扁縫中擠進去！」

壁中人笑着道：「這是進谷的唯一通路！」

月華夫人怒叱道：「胡說！任你有通天澈地之能，我也不信你把一頭駱駝由那條夾縫中牽進去，我更不信你自己也會像一條蛇樣地由那條夾縫中擠出擠進……」

壁中人先是一頓，沉默片刻後，繼而輕輕地問道：「妳怎會想到將人比蛇的？」

月華夫人冷笑道：「因爲那壁縫中還留着幾片蛇蛻的遺殼，很明顯的那是蛇虫出沒之所……」

壁中人又默然片刻道：「妳說的半對半錯，我這千蛇谷中，的確另有通路，那頭駱駝是從別的路進來的，可是我自己的確由那壁縫中出入的，那蛇皮就是由我身上脫落下來的……」

兩個女子都爲之一驚，李塞鴻似信非信地問道：「你是人還是蛇，怎麼身上會脫下蛇皮的……」

壁中人輕輕一笑道：「等妳們進谷後，自然會知道！」

月華夫人等了片刻才道：「我們一定會進來，而且一定要從另一條通路中進來！」

壁中人笑了笑，道：「很好！妳們去找那條通路吧！」

月華夫人立刻開始在附近搜索，過了一會兒，她突地拔出腰下的長劍，一抖劍光，對準一叢山籐上刺去。

壁中人發出警告道：「小心一點，那地方很危險！」

月華夫人根本不予理會，劍光刺進籐葉，信手一絞，掃落無數枝葉！

接着從斷枝殘葉中，竄出一條灰影，向她劍上捲來，月華夫人撩劍一掃，迎上那條灰影，却反被那條灰影纏住了劍身！

她連忙又朝外一摔，居然無法將灰影摔落，在朦朧的星光下，她看淸那灰影正是一條身子細長的青蛇，蛇身在劍上纏了七八道，沉甸甸地，一顆三角形的蛇頭還對着她嘘嘘吹氣作聲……

怕蛇是女人的本性，月華夫人縱然武功超羣，也不能例外，大叫一聲，連蛇帶劍都脫手向地上丟去！

那條細蛇落地之後，立刻擺脫了長劍，呼的一聲，又朝月華夫人襲來！

李塞鴻趕了過來，飛速地拔出長劍，看準蛇頭劈去。

那細蛇身子堅韌，不懼鋒利，然而牠的頸是比較脆弱，當不起這一劈，在空中一縮頸，避過了一劈。

李塞鴻看出牠的弱點，長劍再掠，仍是砍向牠的頭上，那細蛇連忙把身子捲成一個圓盤，將頭藏了進去，李塞鴻的劍，砍在蛇身上，却絲毫傷不了牠！

月華夫人也從地上拾起長劍，比着捲起的蛇身，狠狠地道：「孽畜！現在兩枝劍對着你，看你怎麼躲過去……」

說着，用劍尖去撩撥蛇身，從夾縫中去刺牠的頭……

那細蛇想是懂得厲害，一面縮頭不出，口中嘘嘘作聲，片刻之間，那山壁上的蔓藤中嗖嗖連聲，湧出十幾條細蛇，將她們兩人包圍了起來！

李塞鴻與月華夫人顧不得再去傷害那條蛇，連忙回劍作勢，保護着自己。

（未完待續）